

郑振铎全集

第二卷

诗歌
散文



花山文艺出版社

第二卷说明

本卷是诗歌和散文卷。诗歌收《雪朝》和《战号》两个诗集及《集外》。散文收《山中杂记》、《海燕》、《西行书简》及《蛰居散记》等四个散文集及《集外》。

《雪朝》于一九二二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是作者与叶绍钧、朱自清等八人的诗歌合集。一九六三年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二卷时，收入了作者的全部诗作，本卷即据此版本。

《战号》一九三七年十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一九六三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二卷时，删去了其中一篇译作《骑士的死》，本卷即据此版本。

诗歌《集外》收作者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未曾结集的诗和散文诗。这些作品，大多先后发表在《新社会》、《文学周报》、《小说月报》和建国后的《人民日报》等报刊；一小部分抄自作者手稿。一九六三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二卷时，编成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六年以及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两辑，本卷即据此版本。

《山中杂记》一九二七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一九六三年编入《郑振铎文集》第二卷，本卷系据此版本。

《海燕》一九三二年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一九六三年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二卷时，仅收入了散文九篇；其他杂论《谴责小说》、《论武侠小说》、《致文学青年》、《且慢谈所谓国学》、《插图之话》、《编辑者发刊词》、《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等八篇及附录《论所谓“国学”》、《封建势力在报纸上》等二篇杂文和论著，另行编入杂文及相应各卷内。本次即据此版本。

《西行书简》是以书信形式写的游记。一九三七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一九八三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三卷，本卷即据此版本。

《蛰居散记》收散文二十篇。大部分原刊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六年间的上海《周报》。一九五一年上海出版公司作为“文艺复兴丛书”之一出版。需要说明的是，原刊于《周报》的《散记》中的《一个女间谍》等五篇，作者在结集时，未曾编入书中；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文集》第三卷收入《散记》时，作为《补遗》，编入了其中四篇，仍有《吴佩孚的生与死》一篇未编入，本次则将上述的五篇，全部作为《补遗》编入本卷。

散文《集外》收作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八年间未曾结集的散文。这些散文，大多原发表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民主》和建国后的《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一九八三年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三卷时，按写作年代编为一九二三到一九四八年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八年两辑。本卷以此版本为依据，又增补了《一位最好的先驱》、《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选文小记》、《忆贤江》及《华沙行》等五篇。



铁路管理学校时期的郑振铎

小說

一個不幸的車夫

鄭振鐸

上學的路上遠遠的瞧見一大堆人圍在一塊。馬路的兩旁商店裏，也出來好幾個人，由我身旁跑過去看。我頓時發生了好奇心，匆匆的走到那裏，也擠進人羣裏去。只見一個衣服破爛的人，倒在地上，身旁通是鮮紅的血，一輛破洋車擱在一邊，輪子彎了，車把也斷了。洋車的旁邊，又停着一部汽車，初昇的太陽照着他閃爍的發亮。兩個游緝隊的兵士和一個巡警，圍守着倒地的人，不使閒人走近。一瞥之下，我就知道這個人是一個給汽車撞倒的不幸的車夫了。

一陣悽慘的感情，充溢在我的心上，狠想立刻[illegible]眼睛擠出[illegible]的路。但是不能……再仔細的看了一看，這個不幸的人，約有五十餘歲的樣[illegible]而且[illegible]年多沒有剪的長頭髮，已有一半是灰白的了。手上臉上，通是黑垢，破碎而[illegible]的衣[illegible]不知他的傷在什麼地方，只見得渾身都染有血跡。身子躺在地上，一點也不[illegible]臉色[illegible]怕，眼睛時時往上翻，雖然說不出話來，他的薄而褪色的嘴唇，却不住的一張一闔，咳嗽[illegible]人話却總說不出來。顯然是感得無限的痛苦。

悽慘與恐怖的情緒，一陣一陣的還是侵襲着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的視線只得避開他的身上，拿耳朵聽站在旁邊看熱鬧的人的話。

「他怎麼會給汽車撞了的呢？」

「我看見他撞的，他拉着空車慢騰騰的經過這個胡同口。那個時候，恰好由胡同裏跑出來那一輛汽車。叫笛嗚嗚的響。不知他爲什麼聽不見，不躱開，還是慢慢的走。汽車夫一時停不住車，就把他撞倒了。」

「這樣寬的一條大路，還躱不開，難道他是聾子，聽不見汽車的叫笛響麼？」

一

郑振铎发表在铁路管理学校校刊上的小说《一个不幸的车夫》，系今所知的第一篇小说创作。



鄭振鐸 譽民

現年二十三歲

福建長樂

前在浙江

溫州中學校

畢業



李勝春 任[illegible]

現年二十[illegible]

直隸饒陽

前在直隸

深縣中學校

畢業





苗雲沛 光焙

現年二十三歲

直隸天津

前在天津

南開中學校

畢業

铁路管理学校学生登记册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雨轩成立。这是成立会时之合影。前排左三：黄英（庐隐），左四：王统照，后排左二：郑振铎，左四：许地山。



1921年3月底，郑振铎（坐者左）与叶圣陶（站者右）、沈雁冰（坐者右）、沈泽民（站者左）在上海半淞园。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目　　录

诗　　歌

雪朝

散 文

山中杂记

海燕

西行书简

蛰居散记

诗　歌

雪　朝

短 序

诗歌是人类的情绪的产品。我们心中有了强烈的感触，不管它是苦的，乐的，或是悲哀而愤懑的，总想把它发表出来：诗歌便是表示这种情绪的最好工具。

诗歌的声韵格律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因为情绪是不能受任何规律的束缚的；一受束缚，便要消沉或变性，至少也要减少它的原来的强度。

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要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斲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率”的残害者。

虽然我们八个人在此所发表的诗[①]，自己知道是很不成熟的，但总算是我们“真率”的情绪的表现；虽不能表现时代的精神，但也可以说是各个人的人格或个性的反映。

如果我们这些弱小的呼声，能够稍稍在同情的读者心中留下一个印象，引起他们的更高亢的回响，我们的愿望便十分满足了。

郑振铎

1922年1月13日

---

① “我们八个人”，指的是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和作者自己。“在此所发表的诗”，指的是1922年6月初版的《雪朝》一书中所收辑的诗。《雪朝》一书，是《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共分八集：第一集收朱自清诗19首；第二集收周作人诗27首；第三集收俞平伯诗15首；第四集收徐玉诺诗48首；第五集收郭绍虞诗16首；第六集收叶绍钧诗15首；第七集收刘延陵诗13首；第八集收郑振铎诗34首。这篇《短序》，就是为这本新诗集写的。

祈　　祷

　　汽车飞快地驶过去，
迫近地驶过坐着五六个女工的手车旁边，几乎把它冲
　　翻。
女工们的脸，因恐怖而变白了。
汽车却从容无事地照着先前的速度驶去了。
我愤怒，我想大声地说话。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
只是合掌地祈祷。
　　大雨泞泥中，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拉着车儿向北跑。
他小手用力地压在车柄上两肘向上反举。
车上坐着一个年龄和身体至少都比他大两倍的人，
我看着有点奇怪。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
只是合掌地祈祷。
　　年老的骨瘦如柴的车夫向我殷勤地招呼。
我不忍看他，避开走了。

他却悻悻地说：
“嫌我老么？我跑得很快呢！
年轻人不一定跑得快。”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
只是合掌地祈祷。
　　血腥扑鼻地，
从我身旁呀呀地推过几辆血肉模糊的车子。
牛的肉，牛的头——
它们的眼睛还像曚眬地向道旁注视呢！
我的心突然给重负压住了。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
只是合掌地祈祷。

在电车上

三等车里拥挤得不堪了，
头等车里只坐着三个人。
中间不过隔了一扇玻璃的门。
愚蠢的人类呀，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扇门打破了，
大家坐得舒服些？

柳

春风徐徐地吹拂着，
枯黄的柳丝微微地绿了。

雁荡山之顶

红的白的杜鹃花，
随意在山径旁开着。
我迎着淙淙的溪声，
上了瀑布之顶——
雁荡山之顶。
疲倦了的夕阳光，
只照我一个人的身上。
偶然有几只归巢的乌鸦，在沉寂的空中，呀呀地叫了几声。
凄凉的感觉，
突然沁入我全身的细胞中。
“荒山不可以久留，
还是归来好。”
这样地，我便复归于喧嚣的人间。
人间虽喧嚣，
总把我的心牢牢地维系住了。

死了的小弟弟

　　虽然我们只见了五六面，
但是这初生婴孩的最后的哑而不扬的哭声，
至今还使我负着悲哀的重担。

夜游三潭印月

　　船夫一桨一桨地
把我们由万点灯火之湖滨，送到万点萤光之芦中。
但K君的歌声，
却使阁阁的蛙声顿然停止了。

成人之哭

　　小孩子大声地哭。
但是成人的眼泪却是向腹中流的。
可怜的成人呀!

J君的话[①]

“心中有了‘相思’，好像多了一件东西，
又好像少了一件东西。”
我不懂J君的话，
但是——怕了。

① 这首诗原在《诗》第一卷第二号（1922年2月15日出版）上发表时，首句原有“‘相思’总之使我们的心曲，扰乱而不安。”一句。

社　　会

　　金鱼养在白磁盆里，
很美丽地在翠绿的水草间游来游去。
一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谁也找不到它了。

小　鱼

小鱼成群的在清澈见底的山溪里游着。
孩子见了水面唼喋的波纹,
不经意地拾了一块石子掷过去。
小鱼的和平生活破坏了。

赤子之心

——赠圣陶

　　我们不过是穷乏的小孩子。
偶然想假装富有,
脸便先红了。

母　亲

　　人都是自私的。
成功的时候，谁也是朋友。
但只有母亲——
她是失败时的伴侣。
　　人的心都是藏在衣袋里的。
甜如蜜的话，可以不经意地说。
但只有母亲——
她的泪，滴滴由心之深处滴出。

荆　　棘

几个穿着白罗衫的人，倚在朱红的栏干上看荷花；
一个说：荷花的清香，令人闻之神爽。
别一个说：翠绿的荷盖与粉红色的荷花是非常地可爱的。
他们都带着贪婪与羡慕之心向荷花看着。
荷花因恐怖发抖了。
荆棘立在池旁自幸。

一对爱人细声地亲密地谈着。
他们走到池边的草亭上坐下。
亭旁走过一个少女，他贪婪地看了几眼，过往的少年也常常引起她的注意。
但是他们还继续地细声而亲密的谈着。
他偶然见了红玫瑰立在墙角，走下亭来，采了一朵，慎重地把它佩在她的衣襟上，说道："我爱你！永永地爱你！"
荆棘鄙夷地笑了。

一株梨树

一株梨树，立在庭前，
春天到了，
便披上绿裳，
开着白如雪朵的花。
三天，四天，
花瓣落了。
再过了几月，
枯黄了的叶子也落了——
只随着秋风在庭中乱转。

旅　程

一个人在旅行。

他执着手杖，走过山野，走过森林，渡过溪流。

白兔子从草丛中窥见了他，屏息战栗，心想："这是一个可憎恶的猎人吧?"

松鼠们坐在松枝上闲谈；被他的足声惊得四散。它们从浓密的松针里，偷偷地望着，心里想道："可怕的人类来了！不知哪个小兄弟，又要受他的摧残了?"

鸟也带着恐怖，拍拍地从树间飞起。

松柏摇头叹气道："贪婪的樵夫又来了。"

荆棘恃胆立在路旁等着他，自夸它是不怕的。但也终于低头战栗。

小溪蹙额，呜咽地流过山间，绝望地哭道："我的亲爱的鱼儿呀，渔翁来了，来了!"

但是"森林之子们"呀，

请不要发愁，

他——他不过是一个过路的旅客。

“回　　忆”

　　“回忆”呀！
让“过去的悲哀”，安静地躺在坟里，
永久地安静地躺在它的坟里吧！
不要掘起它——
不要掘起它！
它是魔鬼，
是一个惯于撕裂人心的魔鬼呀！
　　“回忆”呀！
让“过去的悲哀”，安静地躺在坟里，
永久地安静地躺在它的坟里吧！
它已经在过去的时候，
把我的心撕裂得粉碎了。
　　“回忆”呀！
请不要再掘起它，
我的脆弱之心禁不起好多次的捣击呀！

静

窗外室内，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响。
抬头只看见一方天井，几棵寒梅。
麻雀飞到窗台上，嗦嗦地叫了几声，
又飞去了。
我的心，
沉，沉，沉到无底的深渊里去。
唉，
烦闷的衢菌又侵入我的身中，心中，
把我的全部的心灵占领了。

忘 了

　　穿着破衣的乞丐，
终日在街上游荡；
秋风起了，吹得他索索的抖。
白衣的死神一天来把他带走。
他什么也忘了。
　　壮健而有威严的将军，
默默地在看地图，
有时也忙于观战。
胜利的呼声，使得他骄贵过于一切。
白衣的死神一天来把他带走。
他什么也忘了。
　　聪慧而富著作的文士，
只是埋头在案上写字。
一年，一年，他的著作日多，
成了群众崇慕的中心。
白衣的死神一天来把他带走。
他什么也忘了。

富商的手里刻刻离不了算盘，
他经营了数十年，
成了国内的巨富。
谁也仰慕而妒忌着他。
白衣的死神一天来把他带走。
他什么也忘了。

工人被无形的链锁住，
永远地在厂中矿中受苦。
农夫也辛勤了一生，
把背都耕得驼了。
白衣的死神一天来把他们带去。
他们也什么都忘了。

鼓　　声

“人生”带着一面鼓，
一边走着，一边打着。
在凄凉的鼓声中，
他一步步地向墓场走去。

本　　性

荆棘生来是有刺的，
它不以人的憎恶，便把它的刺去了。
玫瑰花生来是娇红可爱的，
它不因人的采摘，便变成丑恶了。

脆弱之心

　　高高地坐在人力车上，
我依靠了劳动者的力由南往北的跑着。
后边追上了别一辆的车，
这个车夫的汗滴与迫切的呼吸声，
终于迫我下车步行了。
　　我很安逸地在马路上走着；
旁边推过了一辆独轮车，
车上堆着一人高的货物。
车夫的耶许声与车轮的“依押”声相应。
我的呼吸因此沉重了。

鸡

——记船中所见

一个水手由笼中取出几只鸡和几只鸭来，
依次地把它们杀死。
只有一只鸡，由这个屠夫的手中脱逃了。
几个人追着捉它，
它跳到船旁，跳到船尾，
终于被迫地跳到海中去了。
很奇怪，
为了这只英雄的鸡，
我的午餐竟不能下咽了。

有卫兵的车

　　一辆汽车极快极快的冲过去，
车沿上站了四个全副武装的卫兵。
我全身为愤怒所占领了。
只要有武器呀——
就如我这样懦弱的人
也要一试了。

侮　　辱

去年，我在北京，与济之、菊农同坐车经过东交民巷口。我的车夫偶然轻触了一个奉天人的身体。他大怒，骂了一顿，还赶过来打了车夫两个耳光，还当他心口打了一拳，才气愤愤地走了。车夫背地里骂了几声，又同他同伴谈了几句。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了。后来竟呜咽着哭了。这个印象，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着，想是永远忘不掉了。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你的哭声只不过一声声打入我的心里。
他们，
他们强暴的人能听见么？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像你，一样的哭声，一天还不知有多少呢。
从几百几千年来，你们的眼泪已成河了，已成海了。
谁还留意你的弱小的哭声？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现在虽黑暗，

天气终究会清朗的。
黑雾虽弥漫四塞，
只要太阳一来，它们就会散开的。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让我们做太阳，
让我们做太阳光的一线。
只要我们把无数线的太阳光集在一起，
就可以把黑雾散开了。

灰色的兵丁

　　我怕见兵士们。
他们执着枪，白亮亮的
刺刀的光，总在枪头上闪耀着；
过往的行人，受他们的锐利的视线的注射，
不觉地引起灰色的生的感慨了。

小　孩　子

如果我还是一个小孩子——
黄昏的时候，母亲叫我进屋去，
抱我坐在她的膝上，
唱歌给我听，
讲故事给我听；
她用手拍我，
我渐渐地靠在她怀中睡了。
这是多少甜蜜，满足的生活呀！
但是现在的我是成人了，
母亲再也不抱我了。

如果我还是一个小孩子——
在下午的时候，同了许多小同伴，
在门外树荫底下游戏。
我们可以任意地谈话，说笑，
也可以随意地争论，相斗。
虽有极大的争端，
不到一刻钟，

便又手携手地一同游戏了。
这是多少快乐的生活呀!
但是现在的我是成人了,
谁也潜蓄着猜疑的心对我了。
　　如果我还是一个小孩子——
终日不担心地在草地上游逛,
有许多自由的天地,
随便我们的意思行止。
我们用网来捉蝴蝶,
用泥沙来盖房子,
也采摘了许多花,
坐下来编打花圈。
这是多少自由的生活呀!
但是现在的我是成人了,
一层层的世网,已经牢牢的缚住我们的周身,不准我们
　　自由行动了。

安　慰

只要把小孩子的玩具夺去了一次，
我们便晓得夺去一切成人的安慰
是如何的残忍而且不人道了。

燕　子

燕子问玫瑰花道：
“你也是有刺的，
为什么要开出美丽的花朵，供人类采摘呢?
荆棘，它因为没有花，所以没有困扰。”
玫瑰花低了首，轻轻地叹气道：
“人类也要斫伐荆棘呢!”
燕子无言地飞去了。
它飞了一程，停在一家瓦檐上。
天井中有许多鸡。
主人请客，把肥的鸡捉去杀了。
瘦的鸡们骄傲地自幸。
但是不久，主人因为恐鸡更瘦了，也连忙把它们捉去杀了。
燕子见了，悲哀地飞去了。
它飞到山上，飞到森林中，飞到水边，
择一所无人之地住着；
它不忍再到人世间游行了。

雪

白洁的雪覆盖了大地。
雪呀，为什么不更深更深地覆盖下来，
把所有的“生”，都安静地埋压在下面呢？

痛　苦

痛苦是永久的。

它像蔓草，蔓延遍播于人的心上，虽被野火烧尽了，只要春风微微地一吹，它又复活了。

它又像埃及的金字塔，小孩子看见它站在那里，成人同样的看见它。白发的老人仍旧看见它站着。

所以孤独人的悲哀与丧了儿子的母亲的眼泪是永永不死，永永不干枯的。

快乐不过是一瞥。

它像阴雨之夜的天空的电光，失路的人等待了许久，但是它飞来一瞬，只有一瞬，便又飞去了。

它又像溪流遇见大石时所溅出的白色水花，水流一平静，它便不见了。

它只不过在想望，寻求，与回忆中存在着。

漂 泊 者

我们都不过是一个在生命之路上碌碌奔波的漂泊
者，
火车站便是我们的家。
谁能有一日的安居呢？

无报酬的工作

雨水灌溉了玫瑰花，但是当玫瑰花灿烂地开着的时候，她还记住曾灌溉她的小雨点么？

工人辛辛苦苦地建筑了马路与铁路。旅客坐在车上疾驰而过。在他们的安乐里，有谁曾想到了那些建筑道路的辛苦的小工人呢？

唉，忘了便忘了，不要紧的。小小的劳苦算得了什么？

自　由

"'自由'，它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国王，一个军官，一个农夫和一个孩子会集在"生的旷原"中，这样地互相问讯。

国王说道："唉，我找'自由'许久许久了，但是终没有找到。别人以为我是王，一定可以脱离了一切的束缚。其实我是终日被'尊严'与'荣誉'的金冠覆盖着的。一天到晚的我都包围在锦绣的幕里，何曾看见'自由'呢？但是你们，你们是平常的百姓，可也曾找到了'自由'么？请告诉我。"

"没有，陛下!"军官答道，"我受你的支配，'责任'与'赏罚'的魔鬼终日跟随着我，哪里还有工夫去寻找'自由'呢？但是你们，你们无责任的人，可也曾找到了'自由'么？请告诉我们。"

"唉，没有!"农夫悲声答道，"我是终日被'工作''饥饿'与'赋税'所困扰的。他们布了一层层的铁网在我四周，使我身里心里都没有丝毫的余暇，哪里会看见什么'自由'呢？但是你，小孩子，你是个快乐的，立在'生之网'以外的人，可也曾找到了'自由'么？请告诉我们。"

“没有，没有，”小孩子答道，“我母亲爱护我，她一步也不许我离开。而且我还没有读书，不知道‘自由’到什么地方去找。”

他们徘徊于“生之旷原”，这样地互相问询，只是找不到“自由”。

死之神由天空飞下，他说道：“你们要寻找‘自由’么，请随我来。”

国王与军官与农夫与孩子全都随着死之神飞起来。他们飞了许久，到了死之宫。在那里谁也是大而深陷的眼窝，细而白长的骨骼；在那里“尊严”与“责任”与“饥饿”与一切束缚人类的身与心的恶魔都徘徊门外而不能进去；在那里一切都是寂静而平安，超脱了所有的束缚。

在死之宫里，他们最后找到了“自由”了。

空虚之心

只有我，我的心是空虚的。

夜莺唱着夜之歌。它的心被闪烁的星光，蔚蓝的天空，与一切夜之美沉醉了。它的心的负载满盈盈地，而且流溢在歌声里了。

萤火虫栖息在湖滨芦苇中，饮着苇叶上的露水，夜夜游行于绿色的水面上。它的心受了被夜风吹皱了的湖水与水面上反映着的自己身上射出的青白色的萤光所感动，只是满盈盈地，在水面上飘游着，如一只满载佳客的画艇。

玫瑰花，红的白的，互相依傍着。它们与它们的邻人们，同发出优婉的清香互相安慰着。它们的心里都满盈盈地装载着和平之梦与甜美的微笑。

只有我，我的心是空虚的。

二

我的心，它好像一只空的船，漂泊在失望的海上，没有风也是会颠簸的。
谁能仁爱地把些东西装载在它上面呢？
“茉莉花圈是最有重量的装载，一个，只要一个，便可以使心之船充实了。”一个微声这样说。
我的心憧憧无归路，在美丽的青紫色的黄昏里，徘徊于盛开的茉莉花架下。
但是有谁呢？谁能把茉莉花圈做成呢？

三

我的心，它好像一个殷忧的病夫，在痛苦的床上呻吟着。
谁能仁爱地把些药来止住它的呻吟呢？
“只有微笑，温和的微笑，是医治它的病的最好的药。”一个人这样地说。
我的心憧憧无归路，在幼稚的淡黄色的早照里，徘徊于洒满清露的稻田中，寻找温和的微笑。
但是有谁呢？谁能将温和的微笑给它呢？

四

“工作”在田间唤道：“种秧的时候到了，把绿油油的稻苗取来种下吧。”
但是我的心，它是空虚的，怎能耐得工作的劳苦呢？

百灵鸟高飞在晴明的空中，向着朝阳唱可爱的邀客的歌调。它唱
　　道："来吧，客人！隐在日光的金幕后边的群星正在宴会呢。
　　来吧，赴宴的客人！"
但是我的心，它是空虚的，怎能耐得寂寞的长征呢？
空虚的心除了怅惘与彷徨与寻求以外，还能做些什么事呢？
唉，我的心呀，你还不如死了的好！

战号

献　　词

我不是一个诗人。但在十余年里，每于觉得以“诗”的形式最足以表现我的情绪时，便写着“诗”。这些“诗”，数量虽不多，却托寄着我的悲愤，我的热情，我的希望，乃至我的信仰，我的幻想。有好几首不曾发表过。理由是，每一个“希望”的开场，立刻便给我以一个“幻灭”的结果。那些“诗”便也不愿意发表，且也不愿意再去写了。

芦沟桥战役的发生，给我的刺激太大。——六年来，同样的太大的历次的刺激，并不曾使我麻木，反使我便深切的自信。——我连续写着一些“诗”，不顾任何的形式，只是觉得这样的写，最能够表现我的悲愤，我的热情，我的希望，乃至我的信仰，我的幻想而已。

我不喜战争。——我想，除非狂人，没有一个人是喜欢战争的。——有一个时期，我还是一个非战主义者。但六年来的大陆侵略者的穷兵黩武的事实，使我深切的感觉到，以“战”止“战”，是不磨的正论。穷兵黩武固然是罪恶，以“退让”和“忍耐”来长侵略者的罪恶的气焰，尤是一种罪恶。“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所谓“不得已”，便是《汉书·魏相传》所指的

“应兵”——“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应兵”才是王者之师，才是以“战”止“战”，以“和平”为鹄的之战争。

《魏相传》又云：“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败。……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

以“应兵”临“忿兵”、“贪兵”、“骄兵”，殆无有不操胜算者。

谨以这本《战号》贡献给一切抗战的战士们！

作　者

1937年8月26日

第一辑

卷头语

沉睡者，起来，起来！
大雷雨已使你们知道了屋顶的罅漏。
雨水如急泉似的淋湿了屋内的一切，
雷声震醒了全个世界，
是起来，是努力修屋的时候了，
你们难道还在安睡！？

沉睡者，起来，起来！
无辜者的血，如红霞似的挂在大雷雨后的天空；
被践踏者的泪，如雨后的残水，还在檐角树间点点的滴

　　着。

复仇女神在翱翔，在拍翼，

听呀，她正在凄厉的号叫着呢。

你们难道还忍在安睡!?

1925年6月

为 中 国

我不知道我是在梦中或是非梦，
但我很清楚的听见这些话：
“我们应该各捐前嫌，为中国而携手前进。”
几个人这样恳切的说。
“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自相争斗，我们不应该刻毒的自相讥弹，谩骂，仇杀。”
又几个人这样悲郁的忏悔。

“为中国，我们携手向前，为中国，我们合力工作，为中国，我们贡献了我们的一切。”
无量数的语声，继续的这样说。
我不知道我是在梦中或是非梦，
但我实在的，很清楚的听见了这些话。

我不知道我是在梦中或是非梦，
但我很清楚的看见这些事：
军号呜呜的吹着，

兵士们都陆续的从家里出来集合，

他们将要为中国而战。

全城的人都拥挤在那里欢送他们。

空气是异常的激动而亲切。

许多将领们在前敌会议，

谁都谦抑的听从首领的指挥，

代替“骄恣”与“妒忌”的是“一心”与“勇毅”。

空气是异常的亲切而严肃。

后方，什么人都在预备，都在工作。

“胜利”已在我们的一面翱翔着。

我不知道我是在梦中或是非梦，

但我实在的很清楚的看见了这些事。

1925年6月

墙角的创痕

六月二十六日走到老闸捕房的对面，见某店的墙角，印着十余堆新墁的湿泥，泥块小如人指。“是枪弹的创痕呀!”我凄然的想着。手摩抚这些创孔，热泪不自禁的挤聚于眼眶。这些是仅留的大屠杀的创痕呀!

这些墙角的创痕——仅留在这大屠场上的创痕呀！它们
　　使我回忆起那一日，那永不忘记的大屠杀的一日。
我摩抚着它们，凝视着它们，
似乎一个个创孔，都在汩汩的流着红血。
淹溢了“无耻”与“懦怯”吧，
冲扫了“暴力”与“蔑视”吧，
这血，这无辜者的红血!
仿佛，这些创孔，又涨大了，涨大了，
每个创孔中似都现出一个无辜者的痛楚的脸。
他们的口在伸诉些什么?
他们的眼在凝望着什么?

后死者呀，后死者呀，
你们将何以慰他们？
将何以使他们安心的瞑目？

1925年7月7日

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
　　是你在召唤我们么？
是的，我们来，
　　我们将放下一切而来！

　　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
　　是谁将你的光荣蔑辱？
我们的刀将为你而拔，
　　我们的生命将为你而舍弃。

　　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
　　那张忧郁悲闷的脸是你的么？
不，不，你将不再颓唐自放！
　　我们将为你除去了一切忧闷之原。

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
是你这样的瘠弱，贫困么？
我们将为你而工作，工作，工作，
直到你恢复你的强健与富饶。

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
是你在召唤我们么？
是的，我们已准备了，
我们将放下了一切而来！

1925年7月16日

第二辑

我们的伤痕永不在背上

——献给抗日烈士之灵

其　一

“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上了刺刀的枪，紧握在双手。
远空里电鞭般的炮光不断的在抽闪着，
狂雷般的炸裂的声音在前，在后，在左，在右，
窒人气息的黄烟，在涌滚，在包围，在弥漫，
野火的紫光，在吞咬，在追逐，在熔毁，

红的，热的，是血，是火，是人，是马，
倒了的在前，在后，在左，在右。
但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我们的伤痕永不在背上！

“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上了刺刀的枪，紧握在双手。
蜻蜓似的怪鸟，一只，两只，三只……高着低着，飞在
　　我们的头上，
它们在怪叫；在向下扫射着吃人的毒弹，
在抛投下最酷暴的炸裂物，
一声声的巨响，震得大地的心肝都要炸开，
红的，热的，是血，是火，是人，是马，
倒了的在前，在后，在左，在右。
但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我们的伤痕永不在背上！

“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上了刺刀的枪，紧握在双手。
在烟与火里，冲向我们来的是，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的坦
　　克。
那可憎的怪物们，一个个都在伸吐着它们的恶毒的赤舌，
妖蛇似的在咽下，在绞绕，在绊倒所遇见的一切，
那坚顽得像不可克服的铁堡似的怪物。
红的，热的，是血，是火，是人，是马，
倒了的在前，在后，在左，在右。
但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我们的伤痕永不在背上!

“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上了刺刀的枪，坚握在双手。
地平线上出现了无量数的幺麽们，
远远的闪耀着亮晶晶的钢盔和刀头。
(那讨厌的幺麽们，老是躲在铁堡似的坦克之后，不肯
向前，)
近了，近了，更近了，看得清他们失神的张惶的脸了，
但我们却直冲了上去！不错过面对面见得着幺麽们的这
个好机会!
红的，热的，是血，是火，是人，是马，
倒了的在前，在后，在左，在右。
但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我们的伤痕永不在背上!”

其　二

“倒下了的是我们，
但我们的伤痕永不在背上，
倒下了的是我们，
但当我们倒下时，
我们却清楚看见——
跟着我们来的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猛肃的队伍。
(您得明白，我们永不回顾，只在倒下的一刹那，得个
见到后面的机会。)

"一个无穷无尽的猛肃的队伍，
正踏着我们的血迹向前进。
他们前进，他们前进，
面对着东方的太阳。
我们清楚的看见——
他们在鞭打，在驱逐我们的敌人！
（您得相信这无穷无尽的猛肃的队伍，是有充分的力量，
足够得鞭逐我们的敌人。）

"他们在鞭打，在驱逐我们的敌人，
终得要压迫得敌人们退，退，退！
我们远了，我们去得更远了，
但我们却仍清楚的听得他们杀敌的呼号！
我们的血迹冲出了一条红的河道，
但他们的足步便将这河床踏成了康庄大路！
（您得明白，建设是要在赤血流过的河床上建设的。）

"我们远了，我们去得更远了，
但我们还清楚的听得更高更高的杀敌的呼号。
那顽敌是除了鞭打不会退的，
该准备好一个打得他不会更爬起的力量。
只有更高的杀敌的呼声，
是使得我们安心的去的一个信号。
（您得相信，我们虽是去得远了，更远了，我们的整个
的心是还在这一边悬着的呢！）"

1932年3月9日

吴淞口的哨兵

——记 所 见

太阳光辉煌的照在浑黄的江水上，
不断的绿草顽强的蔓生在不断的堤岸。
吴淞口上立着我们的哨兵，
可爱的芒鞋背笠的哨兵。
他执着枪，
天神似的立在吴淞口断垣危壁之下，
眼盯着断桥对岸的敌人，
一步不移动他的岗位。

轰轰轰轰的敌人的炮声，
打倒了坚墙，摧毁了当前的一切，
但打不动他的心。
他执着枪，
天神似的立在吴淞口断垣危壁之下，
眼盯着断桥对岸的敌人，
一步不移动他的岗位。

呼呼呼呼的敌人的子弹，
在前在后，在上在下，在左在右，
呼呼的飞过，嗤嗤的打在他的身傍的墙上，
但打不动他的心。
他执着枪，
天神似的立在吴淞口断垣危壁之下，
眼盯着断桥对岸的敌人，
一步不移动他的岗位。

嗡嗡嗡嗡的敌人的飞机，
就在他头顶上盘旋着，
低着机头落下了一颗大炸弹，
被炸起的碎土破砖，
打落在他的左近，
但打不动他的心。
他执着枪，
天神似的立在吴淞口断垣危壁之下，
眼盯着断桥对岸的敌人，
一步不移动他的岗位。

这里是他的岗位，
这里是他的哨视的岗位，
这里也便是他的葬身之地！
他执着枪，
勇毅无畏的天神似的站在吴淞口断垣危壁之下，
眼盯着断桥对岸的敌人，

一步不移动他的岗位。

太阳光辉煌的照在浑黄的江水上，
不断的绿草顽强的蔓生在不断的堤岸。
吴淞口上立着我们的哨兵，
可爱的芒鞋背笠的哨兵。
他执着枪，
天神似的立在吴淞口断垣危壁之下，
眼盯着断桥对岸的敌人，
一步不移动他的岗位。

作于“一二八”战役

“哀　兵”咏

——丰台事件的前夜

　丰台站上站着一个岗兵，
执着枪神威棱棱，
　面对着太阳光，
雪亮的刺刀上闪闪的反射出寒明，
坚定的被晒黑的脸，
显示着战士的忠贞。
不知从哪里溜进了一个红箍帽的敌人，
走近他的身傍，仿佛要识荆。
摸摸他的钢盔，察视他的枪杆和刺刀，
他坚定的古树似的站着，神色不惊。
虽然他心头怒焰腾腾，
可是他守着命令，不和这幺麽理评。
红箍帽愈来愈猖獗，
　竟动手来牵拉他的衣，探抚他颌下的须茎。
眼都红了，可还是古树似的坚定的站着；
长官的叮咛，他听得清：

“不忍小愤，必乱大谋，
“琐琐的挑衅，要强忍不可与争。”
为国家，
他宁牺牲了武士的人格与光荣。
那幺麽撼撼他的肩头，
但他的眼直视前方，身躯不动半步路程。
那幺麽吐了一口吐沫，
在他脸上拍了一掌，响若雷声。
他脸红了半边，泪珠在眼眶上滚，
心房要炸裂，愤怒要冲冠訇轰。
但长官的叮咛，他听得清，
要端起枪的手，复又放正。
他咬紧了牙根，决定了他的心，
忍受那没有一个武士，从古至今，所能忍受的牺牲！
红箍帽又吐了一口吐沫，
懒洋洋的向车站里行。
见到的人，个个都裂眦泪零，
他坚定的古树似的站着，但视线也已为泪水所盲。
替班的来了，
他载着满腔的悲愤回营。
“为国家，
我牺牲了武士的人格和光荣！
我没有资格再揣着羞脸做武士，
可是你们得替我复仇，雪恨，弟兄！”
他端正了自己的枪，向胸口顶着，
砰的一声了结了他忠贞的一生。
他以死来洗去他的耻辱，

来保持他的武士的人格和光荣!
弟兄们个个都悲愤欲绝,
“总有一日会雪恨,洗耻,功成!”
但“荒淫”和“无耻”正弥漫于国内,
失去东北四省的将军还不失其威武和雄英,
这小小的一个武士的牺牲,
谁还寄与同情!?
但总有一日,这小小的牺牲,
会激起一场洪水,把那“荒淫”与“无耻”扫净,荡清!
把那“荒淫”与“无耻”扫净,荡清!

“什么时候是我杀敌的时候呢!?”

——步兵之歌

“什么时候是我杀敌的时候呢!?
“等候得已经太久了!
“忍受得已经太久了!
“听呀，敌人的机关枪已在卜卜卜的作响，
“敌人的飞机队已像雨后蜻蜓似的飞在天空，
“听呀，敌人们已在呐喊，快要冲锋过来了!
“他们已经踏在我们的土地了!
“还不让我们赶他们出去!?
“安上了刺刀，
“托正了我的枪，
“只等候一声号令!
“等候得已经太久了!
“忍受得已经太久了!
“什么时候才是我杀敌的时候呢!?”

"暾起于东方兮"

——马队之歌

"暾起于东方兮",
玫瑰色的红。
晨风冷爽的吹着,
马蒲蒲的喷着气,
马蹄在地上,笃笃的不规则的打着,
壮士骑在马上,
镇定若石像,
凛凛若天神。
他们在等候着"冲锋",
冲向敌人的最密集的中心去。

"暾起于东方兮",
玫瑰色的红。
浴在黎明的清光里,
人如天神马似龙。
冲锋的号声呜呜的响,

英勇无敌的壮士便疾风似的驰向前去。
"冲锋!"
青天白日旗猎猎的向后鼓拂着,
随着军旗疾风似的驰向前去的是英勇无敌的马队!
驰向前去,
驰向死之所,
驰向敌人们最密集的中心。
执起马枪,
冲向前去,
踏平了敌人!
最密集的敌人的枪炮,
挡不住我们的疾驰前冲!

"暾起于东方兮",
玫瑰色的红。
在我们之前的敌人,
已如落叶在疾风之前似的被扫荡。
召集号呜呜的吹着,
马踏着整齐的步伐,
得胜归来。
全都染得满身是血,人和马,
人如天神马似龙,
浴在黎明的清光里,
壮士骑在马上,坚定若石像。
准备,准备第二次的更壮烈的冲击,
直到敌人的队伍粉碎,荡尽。

第三辑

芦沟桥

芦沟桥——
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也是我们的墓地。
保卫芦沟桥！
宁死埋于此，但不能退后一寸！
以铁和血来保卫芦沟桥！
宁死埋于此，但不能退后一寸！

芦沟桥——
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也是我们的墓地。
保卫芦沟桥!
只有冲向前去，才能叫敌人没有机会冲过来!
以铁和血来保卫芦沟桥!
只有冲向前去，才能叫敌人没有机会冲过来!

芦沟桥——
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也是我们的墓地。
保卫芦沟桥!
给敌人以最重的打击，永不使他们的足迹踏上芦沟桥半步!
以铁和血来保卫芦沟桥!
给敌人以最重的打击,永不使他们的足迹踏上芦沟桥半步!

芦沟桥——
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也是我们的墓地。
保卫芦沟桥!
民族的命运系在我们的枪杆上，存或亡在此一举!
以铁和血来保卫芦沟桥!
民族的命运系在我们的枪杆上，存或亡在此一举!
【合唱】
保卫芦沟桥，
保卫芦沟桥!
宁死埋于此，但不退后一步!
民族的命运系在我们的枪杆上，存或亡在此一举!

保卫北平曲

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这可爱的古城，
保卫这可爱的文化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我们执着枪，握着大刀，
我们与这古城共死生！
不可越过的濠沟，
不可攻克的坚城！
“敌来，我与你偕亡！”
粉碎了他们！
把他们赶出国境！把侵略者肃清！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这可爱的古城，

保卫这可爱的文化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景山高峙于城中,
　　翠绿淹没了万家的檐甍。
“春城无处不飞花”,
　　夕阳照在碧澄澄的三海，一泓莹清。
不可越过的濠沟,
不可攻克的坚城,
　　骆驼项下叮当的宏浊而徐缓的铃声,
显示着坚贞而不屈的丹心。

　　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这可爱的古城,
保卫这可爱的文化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平畴千顷
　　黄澄澄的水稻即将收成,
朝暾射在如带的西山,
　　紫绛乱涂得像锦绣在相迎。
清莹的玉泉水，淙淙的流着,
流到濠沟，不可越过的深盈。
　　不可越过的是濠沟,
但更不可越过的是我们的忠勇的守卫的兵。

　　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这可爱的古城，
保卫这可爱的文化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圆明园如受伤的兽，
躺在那里，警示着侵略者所给的牺牲。
姊妹似的并肩躺着颐和园与清华园，
提防它们再受到不可补救的伤黥！
仰望巍巍的古城，
薜萝与灌木杂生在城墙，
是坚厚不可克的坚城！
但更不可克的是我们坚厚若山岳的守卫的兵！

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这可爱的古城，
保卫这可爱的文化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这饱历沧桑的古城北平，
她听惯了饶舌的流莺，
也看惯了舍生拚死的斗争。
她偷偷落泪于异族的占领，
但重见汉族衣冠，却大笑忘情。
那历史是阴郁的时代多过晴明，
我们该不让这可爱的古城，
再度饮泣吞声！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这可爱的古城，
保卫这可爱的文化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无穷尽的宝藏，
无穷尽的活的文化，经营。
先民的精灵，将怎样在地下啜泣睁睛，
若失去了这古城，
现代文化的幼婴，将怎样因失乳而泪水盈盈，
若失去了这可爱的文化城！
不，不，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我们的文化！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这可爱的古城，
保卫这可爱的文化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这里如今是国防的前线，
也是冀、察的卫城。
千里的黄河，绥和晋，
安与危就在这古城的掌上擎！
这古城的亡和存是我们所必争，
无穷尽的守卫的忠勇的士兵，
给世界保证，必粉碎敌人，如果他们敢一步前行。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这可爱的古城，
保卫这可爱的文化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北平是我们的莫斯科，
就是拿破仑也得在此地全军亡倾！
北平是我们的西比利亚，
谁侵入一步，谁便别希望有回程！
猛烈的敌人的攻击，
但更猛烈的是我们的炮声。
回击得敌人永永不得起身，
回击得敌人没力量再潢池弄兵！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北平！
保卫这可爱的古城，
保卫这可爱的文化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
我们站在这里，如山岳不可移动，
我们站在这里，是永永不可攻克的人的城！
我们的一批倒下了，
但无穷尽的是我们的弟兄，弟兄，弟兄！
敌人冲得破坚厚的城，
但永远冲不过这坚厚的人的城！

敌人轰得倒坚实的炮垒，

　　但永远，永远轰不倒这坚厚的人的城！

　　我们以铁和血来保卫北平！

1937 年 7 月 24 日

回　　击

只有回击，
　　只有重重的回击，
才能叫侵略者徘徊却顾，
才能使侵略者仓皇止步！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我们的忍耐已经太久了，
无辜者的血已经流得太多了，
　　回击！
　　重重的回击！

　　只有战士的血，
只有战士的枪和刀，
才能挡住了侵略者的前进，
才能阻止了侵略者的无穷的贪欲和野心。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无穷尽的战士们山岳似的站在那里，
山岳似的站着等待出击的命令！
　　回击！
　　重重的回击！

苟安的和平是一条死路，
忍辱的退让是一种罪恶。
以铁来回答铁的呼啸，
以血来回答血的渴望。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抗战才是一条活路，也是给侵略者一个最好的道德的教
　　训，
为中国，也为世界的和平。
　　回击！
　　重重的回击！

当我们倒下来时

当我们倒下来时，
兄弟，
执起我们的枪，
踏着我们的血迹，
前进，前进，前进！

当我们倒下来时，
兄弟，
执起我们的枪，
完成我们未完成的任务，
前进，前进，前进！

当我们倒下来时，
兄弟，
执起我们的枪，
为我们的民族复仇雪耻，
前进，前进，前进！

当我们倒下来时，
兄弟，
执起我们的枪，
为我们的民族抗战牺牲，
前进，前进，前进！

当我们倒下来时，
兄弟，
执起我们的枪，
踏着我们的血迹，
前进，前进，前进！

枪执在我的手里

　　枪执在我的手里，
枪，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生命。
不浪费一粒子弹，
见一个敌人便给他一粒！
寒光雪亮的刺刀，
要饮喝的是敌人的血。
我倒下，
但一同倒下的是我的枪。
有一丝气儿在，
敌人可别想碰一碰它。
　　枪执在我的手里，
枪，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生命。

祈 战 死

人生莫不有一次的死，

但能够有选择自己的死所的机会，却只有一个：

杀敌而死，

死在战场上！

战号在吹着，

战鼓在隆隆的击着，

炮车轰轰的驰过，

飞机嗡嗡的在头顶上飞向前去，

“坦克”爬虫似的沉重的驶着。

马喷气若虹，

人是整肃的走向战场，

痛快的杀敌之场，

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死所。

走向战场，那杀敌之场，

走向战场，那死之场，

去了便不想活着回来，
痛快的死，强似恶活！
做国殇，做鬼雄，
胜似僵卧在死床上！

朋友，再喝这末一杯，
临歧酒，也是奠酒。
祈战死！
去了便不想活着回来。
战号响了！
去，掷下你的杯！
碎杯将去我的心！
祈战死！
去了便不想活着回来。
不多天，我便要踏着你的血迹前进，朋友！

孩子，再喝这末一杯！
临歧酒，也是奠酒。
祈战死！
去了便不想活着回来。
战号响了！
去，掷下你的杯！
碎杯将去我的心！
祈战死！
去了便不想活着回来！
有子为国殇，年老人还有什么别的盼望，孩子！

夫，再喝这末一杯！
临歧酒，也是奠酒。
祈战死！
去了便不想活着回来。
战号响了！
去，掷下你的杯！
孩子们你可不必牵挂。你的血扫荡了胡尘，他们大了准
是自由人，夫！

人生莫不有一次的死，
但能够有选择自己的死所的机会，却只有一个——
杀敌而死，
死在战场上！

吊平津

　　保卫北平的歌声正扬着，
北平的古城，却已被敌人轻易的夺去。
　　通州的保安队正高举反正之旗，
天津却遭逢着最坏的恶运，成为一片焦土。
　　听任敌人的铁骑蹂躏国土，
听任敌人的飞机肆意轰炸，
　　听任敌人的刀枪任情斫，射，
听任敌人的铁骑称心捕杀国民，
　　我们还是有国之民呢，还是无保护之民?
我不怪守土的卫士们，
　　他们已尽了守土之责，
以血肉和钢铁来相碰，
　　那场悲壮的牺牲，值得使我们泪零!
佟麟阁杀敌之声犹存，
　　赵登禹永为忠贞的尽职之人。
是谁，是谁，
　　剥夺了卫士的矛戈，

听任他们以肉血和钢铁来相碰?

　　把忠勇的卫士这样无防御的放置在前线,

为主将者将怎样的宽恕他自己?

　　被屠杀的千千万万的平民,

被轰炸的南开,那四十年的苦心支撑的津沽的文化中心,

　　被抛下的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

被舍弃的那无量数的文化的宝藏,

　　他们将怎样的瞑目无怨?

他们将怎样的裂眦吞声?

　　假如地下的先民有灵,

对这轻率的退却放弃,也将泪落淋淋!

　　天昏地黑,

胡腥又一度的沾染冀野。

　　那历史是阴郁的时代多过晴明,

这饱历沧桑的古城,北平,

　　想不到这样轻易的又逢到她的末运!

愤怒烧干了泪水,

　　放悲声却无涕可挥。

但我们的责任,自己看得明白:

　　后死者必将为冀地涤除秽腥。

翠绿依然掩没了万家的檐甍,

　　繁花将不再在春光里嬉笑。

朝暾依然射在如带的西山,

　　相迎着锦锈似的紫绛之峰的却还有谁?

薜萝依然披离的杂挂在古城之上,

那进出于古城的却是异族的衣冠。
荡桨于北海的中央，
浓阴下幽静的悬钓的，
将不再是黄胄的子孙，
将不再是春气勃勃的我们的少年。
翠色玻璃瓦下的万架图书，
将永为饱书虫之腹，
抑或为异族的学士们的汲古之所？
远东最大的一个学府的宝库，
那“水木清华”的潜修之所，
五四的光荣，汉花园的巍巍高楼，
一旦都弃之如敝屣。
千万的“青青子衿”，
百千的国家的精华，那学士大夫们，
一旦都被无保卫的抛弃在这古城，
听任敌人的铁骑在捕捉称心。
愤怒烧干了泪水，
放悲声却无涕可挥。
我们的责任，自己看得明白：
后死者必将为冀地涤除秽腥。
只有钢铁才能抵抗钢铁，
我们的责任，自己看得明白。
北平是西比利亚，
北平是莫斯科，
我们的责任，自己看得明白，
重重的回击，将使敌人有来无回。
忠勇的卫士们，

其毋悲愤的在地下不宁不平，

　　无辜的牺牲的兄弟们，

其毋睄睄的睁目不瞑，

　　后死者的责任，我们懂得明白，

无辜者的血泪决不白流。

　　涤荡了冀地的胡腥，

是我们的志，我们的愿，我们的心！

我翱翔在天空

——飞机师之歌

我翱翔在天空，
我在狂风骤雨里上下翱翔。
我穿过乌黑的云块，
我的避风镜为雨水所蒙。
我要翱翔在敌人炮火的上空，
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
洗刷了挨打不还手的垢辱，
为“一二八”惨死在轰炸弹下无辜者报仇。

我翱翔在天空，
我在狂风骤雨里上下翱翔。
我穿过噼噼拍拍的高射炮的网层，
那锐利的弹尖只在我机的前后左右飞过。
我直飞向敌人炮火的上空，
我对准了那炮火最密的敌舰的中心，
松下轰炸弹的机钮，

然后，向重云里箭似的飞去；
一声轰隆的爆烈，
浓烟直向高空冲起。
这一个五百磅的重弹的打击，
够他们幺麽们受的!

我翱翔在天空，
我在狂风骤雨里上下翱翔。
飞起来便不想无功而回，
以身许国是我们个个空军战士的誓言。
松下轰炸弹的机钮，
我翱翔在敌人阵地的天空，
用机枪向敌人扫射着。
星星火舌似的枪火，
扫倒了的敌地上的幺麽。
洗刷了挨打不还手的垢辱，
也有这一天为“一二八”惨死的无辜者报仇!

1937年8月18日

机关枪手

有一伤兵被救护车运到医院。他伤在左手。包扎了以后，医生说，要住院三天。但他立刻要出院，回到前方去，他说，我是机关枪手，需要的是右手；左手受伤，没有什么关系。他竟然回到前线去了！

一

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枪的枪座，
我们三个人守在一处。
只要还有一个人在，
只要还有一颗子弹，
我们必守这里，不退一步。
只要敌人敢前进，
这里便是他们的死所。

二

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枪的枪座，
我们三个人守在一处。
敌人的大炮就在前面炸裂，
敌人的飞机就在上空嗡嗡的回旋的飞翔着，
我们是守在这里，不退一步。
我们静静的藏蔽的守在这里，
只等候着敌人来给他以狠狠的迎头的打击，
一颗子弹准了结他们一个。

三

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枪的枪座，
我们三个人守在一处。
我们静静的藏蔽的守在这里，
等候敌人的轰炸工作的了结。
我们是守在这里，不退一步。
来了，他们的步兵阴影似的一个个的来了，
不等候他们进到射程可及的范围以内，
我们还是隐伏着不动。

四

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枪的枪座，
我们三个人守在一处。

来了，他们的步兵阴影似的一个个的来了，

进到我们的射程可及的范围来。

好！我们的机会来了！

卜卜卜，卜卜卜，我们的子弹镇定的扫射着，

他们如蝇似的纷纷的倒下，一颗子弹了结他们一个。

五

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枪的枪座，

我们三个人守在一处。

卜卜卜，卜卜卜，倒下第一批敌人。

第二批又惊怯的伏地而进。

他们的机关枪座也在向这边放射着。

卜卜卜，卜卜卜，我们的子弹镇定的扫射着，

一座机关枪座，便是一座不可跨越的山峰。

只要敌人前进一步，

这里便是他们的死所。

六

这里是我们的机关枪的枪座，

我们三个人守在一处。

卜卜卜，卜卜卜，应答着双方的机关枪声，

敌人被挡住无法前进。

右边摇枪机的老王倒下了，

立刻老刘便代替了他的位置。

老刘也壮烈的垂倒了他的头颅，

但老张却更勇敢的独力支持这局面。

卜卜卜，卜卜卜，我们的子弹镇定的扫射着，
敌人敢前进一步，

这里便是他们的死所。

七

这里是我们机关枪的枪座，
守在这里的只剩下了一个。

卜卜卜，卜卜卜，我们的机关枪还在镇定的扫射着，
直到了敌人的枪声已经消逝无声。

不知在什么时候，老张的左手中了一弹，
但他的右手还紧握着枪机，双眼锐利的在窥望着前面。

虽然红血流了一地，
但老张还不肯退后一步。

只要还有一个人在，
只要还有一颗子弹在，

我们必守在这里，不退一步。

（后　　文）

老张被后方的救护车送到医院，
但他是十分不愿。

“包扎好了便出院，
“我要守在机关枪这枪座，

“直等到没有一颗子弹留在！”

他的左手包扎好了，
医生却不让他出院。
“这样的枪伤，
“至少得休养个三天。”
“三天！谁还忍耐得了三天不杀敌！
“开机关枪用得到的是右手，
“左手的伤影响不了我的功业！”
老张说了便出院，
再回到前线去杀敌。
卜卜卜，卜卜卜，我们的机关枪镇定的扫射着，
这里有一个机关枪手，老张。
一座机关枪座，便是一座不可跨越的山峰，
只要敌人敢前进一步，
这里便是他们的死所。

1937年8月22日写

剩在的三个战士

忠勇的战士一百人，
冲锋向前。
刺刀的光芒白得耀眼，
机关枪的枪座一步步向前移迁。
幺麽们躲藏在街头屋角，
冷不防射来一二颗子弹。
但弟兄们蔑视这些呼呼的飞弹，
在呼呼的子弹的雨中，
沿途搜索着，扫荡着向前，向前，向前。

面对面的见到敌人们的俯伏着队伍了，
端正了白芒芒的刺刀，
一声喊杀，冲锋向前。
卜卜卜，卜卜卜，敌人机关枪在扫射着，
但弟兄们还是向前，向前，向前；
冲向敌人们密集的中心，
冲向敌人们蟠踞着的巢穴。

前面的一个倒了，
后面的一个跟着向前。
夺获敌人的一座座的机枪，
迫得他们狼狈的退后。
一颗子弹，了结他们一个，
白芒芒的刺刀上也满染的是敌人的血。

我们的弟兄们不白死，
一个勇士准得拚着他两三个。
倒下的还在挣扎着要爬起，
只可惜少气力再杀死他们几个。
喊杀的呼声高响入云，
继续着冲锋向前，向前，向前。

　　最后的目的地快到达，
敌人的机枪的火力已是锐减。
　　但我们一百个的弟兄们，
剩在的也没有几个。
　　敌人们死得更多，
沿途上只见到伏地的倒死的幺麽。
　　弟兄们只有一个心思，
要扫荡前面矗立着敌人的巢穴。
　　不管只有几个人，
还是继续着冲锋向前，向前，向前。

　　到达敌人的门前，

我们的弟兄们只剩在三个。
　　敌人的机枪已沉默无声，
但剩下的狼狈的九个幺麽，
　　还在惊惶的乱放枪弹。
我们的弟兄们三个，
　　高举着枪头的刺刀，
　　不理会那忙乱的抵抗，
直冲着他们肉搏着向前，向前，向前。

　　一下刺刀了结他们一个，
那股勇猛的劲儿，便天神也要惊怕。
　　三个人了结他们九个，
没有一个幺麽逃得掉他注定的夭亡的运命。
　　三个剩在的战士，
便这样占领了敌人的巢穴。

　　后面的队伍把受伤的三个里的一个，老张，
抬送到后方医院。
　　老张兴奋的谈着这一役的经过，
还叮嘱医生们要快快的把他治好。
　　他要裹着伤上战场，
再度往敌人的密集的中心冲锋向前，向前，向前。
“有敌无我”，
　　这句话是个个战士的口号！

1937年8月24日

“勇　　士”

“勇士不忘丧其元”，
　　这小小的创痛算得了什么！
咬着牙不喊一声痛，
　　呻吟枕席的不是好汉。

“勇士不忘丧其元”，
　　这小小的创痛算得了什么！
在枪林弹雨的丛中出没着，
　　没能够多杀几个敌人才是憾事。

“勇士不忘丧其元”，
　　这小小的创痛算得了什么！
闭着口不漏出半声儿呻吟，
　　但愿伤痕立刻收口，不耽延杀敌的好机会！

“勇士” *103*

在伤兵医院里，女看护们把写着“勇士”二字的纸牌钉在每个伤兵的床头。“勇士是不喊痛的”，她们微笑着说。医院里是寂寂无声！

1937年8月26日

跋

前诗凡二十多首，分为三辑。第一辑作于一九二五年，是“五卅”时候的歌。第二辑作于“一二八”到克服百灵庙的时候。第三辑是最近一个多月之所作（一部分诗随作随佚，不复收入）。但题材却只有一个——抗敌!

人生莫不有一次的死，
但能够有选择自己的死所的机会，却只有一个：
杀敌而死，
死在战场上!

——《祈战死》

作　者　8月26夜

集外

第一辑

(1919—1946)

我是少年

一

我是少年！ 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二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沸腾的热血和活泼进取的气象。
我欲进前！进前！进前！
我有同胞的情感，
我有博爱的心田。
我看见前面的光明，
我欲驶破浪的大船，
满载可怜的同胞，
进前！进前！进前！
不管它浊浪排空，狂飙肆虐，
我只向光明的所在，进前！进前！进前！

（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第1号）

灯　　光

深秋中夜，黑云四罩，风吹叶落，萧萧作响。一个人提着灯，在荒野中寻路迈往。
灯光四射，融和光朗；照着前途明白。
但他总觉得孤孤单单的；有无限的凄凉、感伤，无限的恐慌。
好了！前面有几个人的声响了！
他极力的前进，想把他们追上；
他叫他们，想同他们共享这个灯光，共向前迈往。
但他们都不理他，仍旧在黑暗的荒野当中乱闯，他们嫌他的灯光耀眼，
叫他远远的离开，不许加入他们的党。
走！走！走！他看见前面是一片河荡。
他就大声的叫道："朋友！朋友！不可再前往！
你们快跟着灯光来，我愿意做你们探路的拐杖。"
但等了好久，没有一些回响。
黑云四罩，寒风萧萧；
他还是孤孤零零的一个人，挟着无限的凄凉、感伤，向

前迈往。

(原载 1919 年 11 月 11 日《新社会》第 2 号)

追寄秋白、颂华、仲武①

秋白、颂华、仲武走了。我们送了他们上车以后，感得很不舒服。晚上做了这首诗追寄给他们。

济之 振铎

1920 年 10 月 17 日

汽笛一声声的吹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但是——

① 此诗原亦在 1920 年 10 月 24 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过。瞿秋白著《饿乡纪程》（见《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亦录有此诗。但均与《晨报》所录者不尽相同。读者可参阅之。

我们呢？仍旧是陈旧，黑暗；
更加了孤寂。

松柏依旧青着，
秋花依旧笑着。
旧游——几时再续？
惜别——谁忍记起！
汽笛吹碎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秋风起了，
黄叶落了，
西比利亚的草原还青着么？
高加索山的寒气已重么？
别离——一日，两日，
相隔——千里，万里！
鱼雁呀！你们能把我们的心事带着去么？

汽笛吹着，
车轮转着，
灰色的国，远了，看不见了！
红光，近了，更近了！
汽笛呀！你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原载1920年10月25日《晨报》）

微　光

微光，微光，
来呀，来呀！
微光，微光，
贯入黑雾之心呀！

Satan 高坐着呢，
Satan 高坐着呢。
亚当之子，忍受着苦役，
忍受着鞭笞、枪尖呢。

羞啊，羞啊，
亚当之子！
竟匍匐么？
竟呻吟么？
竟低首于 Satan 之前，而永久忍受么？

青年之血！沸呀，沸呀！

神圣之泪！流呀，流呀！
把 Satan 的宝座烧掉吧！
把 Satan 的宝座漂了吧！

卑怯之生呀，
尊严之死呀！
Jesus 呀，
Sophia 呀，
我拜，
我拜！

Satan 高坐着呢，
Satan 高坐着呢。
亚当之子忍受着苦役，
忍受着鞭笞、枪尖呢。

微光，微光，
来呀，来呀！
微光，微光，
贯入黑雾之心呀！

1921 年 8 月 24 日上海

（原载 1921 年 8 月 30 日《文学旬刊》第 12 期）

生命之火燃了![1]

让我们做点事吧!
生命之火燃了!
死的静默,
不动的沉闷,
微弱的呼声。
“再也忍不住了!”
让铁锤与犁耙把静默冲破吧!
让枪声与硝烟把沉闷的空气轰动了吧!
只要高唱革命之歌呀!
生命之火燃了!
熊熊地燃了!

---

① 此诗最初发表在1921年7月14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诗末原刊有这样一段话:“今天在《晨报》上见我的朋友周长宪君做的同一题目的诗，忍不住便把我的感觉也写了下来。在现在的沉寂的空气中间，革命的呼声也许是大家共同的要发的呼声啊!”后在《评论之评论》上发表时，则与周诗一并刊出，这一段话已经删去。

让我们做点事吧，
我们也应该做点事了！

（原载1921年12月15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号）

温柔之光

温柔之光呵——
只在我黑漆漆的心幕外
淡淡地耀着。

灰色之心在“烦闷之渊”中颤动着，
渴望这一线温柔之光的来临。

但是温柔之光呵——
它只在我黑漆漆的心幕外
淡淡地耀着。

（原载 1922 年 1 月 15 日《诗》第 1 卷第 1 号）

两件故事

　　朦胧的灯光底下，
一个壮年而饱历风尘的兵丁，
用粗壮的口音说道：
“我在口外当了十四年的兵，
什么地方都经历过。
受了许多饿，
受了许多冷。
□□之战，三天只吃了一包饼干，
军官说战胜了便休息一天，
但是战胜了——
五更的时候，军号响了，
又开拔了。
军人真不好当！
现在我父母叫我回去，
所以便回去了。”

　　一个宪兵，

在二等车中，
向初次攀谈的客人历数他剿匪的成绩。
“但是有一次，我觉得可怜他们了。
我看见同伴，把一个土匪打死。
他的血由胸口流出，流了一地。
我看见他的尸身，
很觉得可怜他。
假如我没有当兵，
没有饭吃，
还不是要当土匪去么？”

听了这两个老练的军人的话，
我真成了一个偏狭的小人了！
我的憎厌灭了，
而且自愧了。

3月6日津浦归途

（原载1922年3月12日《晨报副镌》）

厌憎

在拥挤的车中，
到处见不整齐的灰色兵丁。
我凝视他们的粗率而无知的脸，
宽恕与同情，屡次闪耀在我的心上。
但他们的骚扰与强暴与顽狡的表现，
竟使我全心浸在极强烈的厌憎之渊而不能自拔了。
我究竟是一个偏狭的人呀!

3月6日津浦归途

(原载1922年3月12日《晨报副镌》)

题《影鸾草》

□□□兄以《影鸾草》见示，我读之而泫然。又尝与平伯，与菊农，与济之共读。每读一过，辄凄郁至于竟日。所谓《影鸾草》，盖即□□兄与其夫人赵娴清女士平居唱和之作，与女士死后□□兄所作追忆之诗与文之小册子。他们虽非诗人，而缠绵凄恻深情充溢，决非无病而呻之诗人所能及。我读至《记得词》附记："五年夏家居，忽梦自京归来，陡闻君已先卒。一时万感钻心，不自知其为梦为真也。痛哭而醒。以语君，君亦垂泪不已。""是日黎明即起，惟君送至门际，相视无语。执手而别，途中返顾者三，犹见楚楚者伫立而远望也。"等语，虽未身经其境，亦不觉酸楚至于欲泣矣。平伯既题诗于册首，我亦拟写所感。适□□兄亦来信嘱我为他一题，遂勉成此诗。然殊不能尽我受感动之心所欲言之百一也。

这悲哀的
缠绵而凄恻的小诗集，
从死别者的心中流出，泪中流出，
而使我的心也为之悲哀了，凄恻了。

它好像秋日的轻云呀!
从泪海上升,
弥漫在我的心的天空上。
又好像随风飘荡的一缕游丝,
我的心一被它粘着,
悲哀的网便织成了。
这——无穷尽的悲哀之流呀!

(原载1922年4月1日《文学旬刊》第33期)

忧　　闷

美丽的青春之花为什么萎谢了呢?
“因为忧闷。”
活泼泼的少年之发为什么变白了呢?
“因为忧闷。”
忧闷无端,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
它好像日光下的人影子,息息不离地随了我们走。
好像招致疟疾的霉菌,河边屋角,到处潜伏着。
只等机会一到,它便快快地窜入人心中,
便使勇敢者懦弱了,
活泼的人沉滞了,
便使少年的高昂直视的颈低垂了。
总之它是一副很奇怪而残酷的眼镜,
无论谁,只要把它一戴上,
视线中的一切美丽与荣华便都变成干枯而惨淡了。
微笑的花哭了,低唱快乐之歌的水流突然呻吟而悲啼了。
一切所有的一切只要是透过它的镜片的,

便都凄凉了,荒芜了,浸入悲哀的灰色水中了。
谁能战退这个细小而顽悍而且无所不在的仇敌呢?

(原载 1922 年 4 月 10 日《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

荒芜了的花园

一座荒芜了的花园里,
只有有毒的恶草与刺人的荆棘生长着;
除了蟋蟀在草丛中悲鸣以外,听不见别的声响了。
美丽的池从前淙淙地流过石桥的,现在因为没有人管理,
　　渐渐地干了——干得见底了。
美丽的花木从前灿烂微笑地盛开着的,现在因为没有人
　　时时灌溉,也渐渐地萎枯尽了。
就是从前天天飞到园里唱夜之歌的夜莺,也因为它的好
　　朋友玫瑰死了,好久没有再飞来了。
有一天忽然有好几个人来到园里。
他们看见这座美丽的花园的凄凉情况,几乎要痛哭了。
他们坐在快要坍倒的草亭破椅上,谈起这座花园的以前
　　的美景,个个人脸上都显出追慕惋惜的神色。
一个人叹气道:"难道我们就任它长此荒芜了么?"
其余的人都毅然站起身来答道:"不,决不,我们应该大家
　　努力把它整理好。"
于是他们跑到池旁,坐在一块假山上,细细地讨论怎样改

造这座荒芜的花园的方法。

青蛙带着满肚子的喜欢，由池岸下石罅中跳出来听。

终夜悲鸣的蟋蟀也暂时停止了它的哭声，由草丛中露出半个头来，看他们讨论。

他们悉心地讨论，还用粉笔在石上画了许多草图，计划着将来园中的种种布置。

他们由黎明讨论到早餐过后，还没有商议好一件事。因为他们的意见有许多不能相同。

青蛙暗想道："为什么他们还不动手作工，只在那里滔滔不息地讨论呢？"

后来他们舍了将来的详细计划，转而讨论改造这座废园的入手的方法。

一人说："应该先把恶草和荆棘斫除掉，然后才能把花木栽下。"

别一人说："不然。应该先把花木运来，然后再去斫伐恶草和荆棘，因为——"

别一人说："不然，我表同情于Y君的话。恶草和荆棘如果不先除去，佳木好花是决不能栽种的。因为——"

其余的人说："不然。你的话错了。我赞成B君的意见。因为——"

他们各举了许多理由，互相辩论着，还引了许多例来证明他们的话。由早餐的时候一直辩论到正午，家家炊烟起了，还没有停止。甚至因为意见不合，他们至于互相谩骂……而且扭打了。

青蛙等得不耐烦了，哭丧着脸，不高兴地，一步一步慢腾腾地仍旧走进石罅中去。

蟋蟀的希望也渐渐地减少了；它不愿意看见他们的争斗；

终于把头缩回草丛中，跑到墙角下，拖长它的音调，
重重曼声悲鸣起来。

荒芜了的花园还是照旧荒芜着。

（原载 1922 年 4 月 10 日《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

枫　叶

　　枫叶向秋风点头微笑，
秋风淡漠地跑过去了。
枫叶脸红红地站着。
不，它不是愤怒。
“将无限的幽怨自咽。”
这就是它所能做的了。

（原载1922年4月15日《诗》第1卷第4号）

旅舍中之一夜

明天便将相见了。
想着,心便紧跳着,切望着。
是郁闷厌倦的长夜;
睡吧,夜很长的。
但是心紧跳着呢!
切望——这把我牵住了。
几回起身向窗外探望。
无边的夜,依旧,依旧。
光亮的只是室内的灯。
睡吧,夜很长的。
但是心紧跳着呢,
切望——这把我牵住了。

(原载 1922 年 4 月 15 日《诗》第 1 卷第 4 号)

同了E君

同了E君
在候车处站着。
“外国瞎子,外国瞎子!”
一个孩子这样的喊着,带着好奇的心。
还用了他手里拿的扫帚,撩过E的头上。
“侮蔑,加于人类全体的侮蔑!”
我想着,便想跳过去,把他捉住。
“算了吧,
“他不过是一个小孩子。”
我虽是这样地强自慰解着,由愤怒中宽恕了他,
但是心里究竟觉得沉沉地。
荒地!
四面都还是凄凉的荒地呀!

(原载1922年4月15日《诗》第1卷第4号)

下午的园林

“鸟呀,恬适地唱着你的小歌儿吧!
“我是你的朋友。
“我要听要听你的优婉的歌声呢。
“不要飞去了呀,”
“我要躺在树荫底下,碧草的毡上听你呢。”
但是鸟儿不理会我。
它一听见我的渐近的足声,
便鼓翼飞起,
穿过绿叶
飞到很远很远的树枝上憩着了。

“小孩子呀,不要跑开了呀!
“我是你的朋友,
“我要同你一起游逛,
“在开着紫的黄的小花的草地上游逛,
“在水明如镜的池边游逛。好不好呢?
“来吧,我采一朵好看的花给你。”

但是小孩子也不理会我。
他看我向他走去,
便睁着大而可爱的眼睛对我望了几望,
转身跑入竹篱里去,
隐没在绿的花叶中了。

夕阳的光淡淡地洒在园的东角墙上。
我的心载着怅惘与悲哀,
静悄悄地立着。
我没有鸟枪呀,
也不是拐子呀!
为什么他们见了我便飞去了,跑去了。
虽然鸟还在远远的枝上唱着,
但是我不敢再走近了……
只载着怅惘与悲哀,
懒懒地徐步归去。

(原载1922年4月15日《诗》第1卷第4号)

智者的成绩

　　一群小孩子在沙滩上游戏。
他们走了，
留下许多足迹。
有的便被潮水湮平了，
有的保留得久些。
智者的成绩也就是如此了。

（原载1922年4月15日《诗》第1卷第4号）

辛　苦

　　辛苦的蜜蜂，
为养蜂的人酿蜜。
蚕儿——为养蚕的人吐丝。
不要不平呀，
取丝取蜜的人也是为别人辛苦呢。

（原载1922年4月15日《诗》第1卷第4号）

悲鸣之鸟

“悲鸣之鸟,
“不唱也罢!
“寂沉沉的墟墓的人间,
“哪里有一个灵魂在听你?”

“不,
“只要有一个灵魂起来!”

几次,几次,
悲鸣之鸟勉振着唱哑了的歌声唱着。

它悲叹现在的“人”的血都冷了,
它悲叹已往的“人”的成绩,可惜现在的“生人”都死了,
它悲叹找不到一个英雄,一个为兄弟而死的英雄,
它悲叹在现在寂沉的世间,连一个为自己的生命与权利
与自由而奋斗的人也没有了。

“冷了,冷了,人的血都冷了!”
“死了,死了,一切的‘生人’都死了!”
它这样的反复的唱着,
但是寂沉沉的墟墓的人间,
没有一个灵魂在听它。

　　它唱得更悲哀了。
转而唱一个明眸皓齿的孩子,被一只饿狼追着,
孩子一边跳着,一边大声呼救。
但是寂沉沉的田野中,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救他。
他只好束手被饿狼拖倒吃了。
在它的歌声中听出这个孩子的临死的惨号。

　　它又唱一个可怜的工人,为饥饿所迫,
夺了些富家的腐粟与生了绿锈的钱。
他被捉了。
残暴的人把他定了死刑。
在他升到绞架上之前,
他用盛着满眶热泪的眼望着挤满了一片空地的观者。
但是寂沉沉的观众中,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救他。
他只好咬紧了牙,把头伸入绞索中。

　　它又唱许多穿戴着衣冠的虎豹,
混迹在人间,
凭借了他们的地位与力,

残虐善良的人,吃了他们的血与肉。
许多许多未被吃的兄弟们,
寂沉沉的眼望着他们的被杀,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救他们。
他们一个一个的,像囚在栖中的家禽,俯头受这些残虐者
　　的残害。

　　它又唱一群驯善如绵羊的人,
被野狼似的兵士们赶着。
兵士们取去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占领了他们的美满之家,
把他们赶到一个石壁下。
一排的枪弹由兵士们那里放过来,
许多的死者伏在地上了。
未死者战栗哀号。
但是寂沉沉的石壁的四境,虽住着无数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救他们。
哀号止了,伏尸遍地了。
它愈唱愈悲,
歌声中带着哭声,
绵延而凄怨,
高亢而愤怒,
竟至于凄凄而哭:
心之琴弦断了,
再也唱不下去了!

　　四围的物都静静的听它的唱。

都听得伤心，和着它哭了，哭得头也抬不起来了。
小溪水听得伤心，也哭了，一路上只是哭着走去。
花呢，美丽的花瓣都哭得落了，全落在地上了。
飞蛾的心里更是难受，一翻身扑入火焰中竟自杀了。

　　但是在冷清清的明月底下，
墟墓的人间还是寂沉沉的。
灵魂呢？灵魂呢？
哪里有一个灵魂在听它？
哪里有一个灵魂起来！
"我走遍雅典，
找不到一个'生人'"！

这也许不是诗。但不管它，只当是我一瞬间的热泪流注在报纸上的痕迹罢了。自己不去暗杀，而躲在背后，鼓吹别人去做英雄，这是很可耻的。我这诗也许太过于"挑拨"，但尚不至此。它不过是一首感慨的哀吟。我太懦弱了，也太怕见赤之色，决不敢鼓吹别人去做什么英雄的事。

1922年4月24日夜

（原载1922年5月1日《文学旬刊》第36期）

死　　者①

　　谁杀了我们的兄弟呢?
血——亲爱的兄弟们的血呀,
想起,想起,
哽咽了,滚热的泪,滴滴的……

　　谁杀了我们的兄弟呢?

---

① 今年黄爱庞人铨二君,被赵恒惕杀于长沙城外,死状极惨。我们听见这个消息时,愤怒极了。当时我便想在泪火燃着的时候,写一首诗来吊他们。但是一个人当情绪紧张的时候,是什么话也不能写出的。所以到了现在才成了这一首。"我们应该用赵恒惕所用的方法,来对待赵恒惕。"真的,这是应当的。我们本想宽恕一切,但可惜我们的度量太小了。不要让最初流血者的鲜红的血无谓的流去呀! 泪的河,血的河,继续的,继续的,流去流去。我们怕——这实是可怕的——但是为了兄弟,这也是无法的。人世间的幕本就是由千万年来的"悲惨"与"恐怖"织成的。

亲爱的兄弟呀！你的眼闭了吧，不要睊睊的。[1]
悲痛与愤怒，充塞了我们的心腔了。——
但只是悲愤而已么？

　　谁杀了我们的兄弟呢？
宽恕一切，爱我们的敌，
我们原也知道这种宽大的话，
但是我们竟没有这样的大量呀！

　　谁杀了我们的兄弟呢？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血——亲爱的兄弟呀！
不要目睊睊的。
多着呢，多着呢，
我们的血——

(原载1922年5月15日《诗》第1卷第5号)

---

① 赵恒惕加于黄庞二人的死刑是"斩首之罚"。据说：黄爱死时被斫数刀，头尚未断。他们即把他埋于土内。天明，他们把他的尸身，由土中掘出，装入棺内。此时，离他受刑时已有三四小时了。但是他的眼睛还"啪啪而视"，两手还握裤作忍痛状……唉，不忍再往下写了。只要是"人"，是一个"人"，谁忍加这种刑罚在他的兄弟的身上呢？

思

留着不尽的依恋，
在车中，沉静中思想着。

（原载 1922 年 5 月 15 日《诗》第 1 卷第 5 号）

往　事

　　往事如梦，
梦到凄苦处便醒了。
醒了——
莫再提吧！

（原载1922年5月15日《诗》第1卷第5号）

读了一种小诗集以后

兄弟们！
是鸡鸣风急的黎明！
喋喋的语声，
漠然的笑，
无谓而虚伪的呻吟，
寂了吧！
心之灯油要停储些，
要停储着为这个昧爽的朦胧之用。
正是为了兄弟而要擎了灯立着的时候呀！

兄弟们！
是鸡鸣风急的黎明！
骤雨滴落在荷叶上，
打落了许多花瓣。
薄而弥漫的雾笼罩了一切。
心的火焰跳动着，如一盏在暗中独放光明的灯。
心之灯油要停储些，

要停储着为这个昧爽的朦胧之用。
正是为了兄弟而要擎了灯立着的时候呀!

(原载1922年5月21日《文学旬刊》第38期)

泪之流

——呈平伯兄

“人间的泪，
还向人间流去。”
但孤寂者的啜泣，
徒然是孤独的啜泣呀！

不，不，
天上落下的泪点，却洒遍了春之野，
使春之野绿了。
只怪人间的泪太少了呀！

（原载1922年5月21日《文学旬刊》第38期）

无　　言

未见之前，
千言万语奔驰而上心头。
见了，
转觉无言。
请恕我呀，朋友！
无言，
但一切在不言中了。

（原载1922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

工作之后

倦了——为谁忙着呢?
这淡而苦涩的“生之果”,
不如舍弃了吧。
但是我是无勇的人呀!
无勇的人只好匍伏在“工作”之前了。

(原载1922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

蚁之争

看着黑的蚁与黄的蚁在争夺着蜻蜓之尸，
不觉地——或是漠然地——笑了。
不要笑了，
抬头看看晴夜之天空吧，
沉默之“夜的母亲”也在笑我们呢。

（原载1922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

感 觉

　　听了墙根下的饥寒的呼号，
听了躺在病榻上的兄弟们的呻吟，
听了临难的人与物的惨叫，
听了车夫与工人的喘息与耶许之声，
我的两手便自然而然的盖在两耳上了。
但虽能盖住，这伤痕已永留在心上了。

　　见了强者的皮鞭与木棒的降下，
见了家畜们奔走逃避，竭力避了被捉之状，
见了戏台上的唱者的努力之状，
见了将受死刑者的在到法场的路上所具有的惨白的脸，
　　颤动的唇，大而充满着恐怖与无告的眼睛，
我的目光便自然而然的向旁避开了。
但虽能避开，这伤痕已永留在心上了。

(原载1922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

湖　　边

取了一块石，
抛入碧玻璃似的湖水中。
湖水漾荡了一会，
便又平静了。
映着夕阳的红光，
漾荡着的水也好，
明镜似平的水也好，
总是说不出地美的。

（原载1922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

给歌者

你以为月儿在笑，
所以你也笑笑么？
错了，可爱的歌者呀！
不见月儿送下的冷悄的清光么？
是她的哭倦了的无泪的眼呀！
她在高的天空中，
经历了人间的无数世纪、无数国度的悲苦。
她的眼已哭倦了，泪已哭枯了，
所以只好冷悄的窥着人间。

你以为清涟涟的溪流在低唱，
所以你也唱唱么？
错了，可爱的歌者呀！
不见水流遇了溪石所激起的白浪沫么？
是由她碎了的心涌出来的血花呀！
她由山泉中流出，流到山脚，流到城中，
遍尝了乡中城中的人的悲苦，

她的心已因悲伤而涨得脆薄，
所以一遇着溪石便碎了。

（原载 1922 年 7 月 1 日《文学旬刊》第 42 期）

小　　诗

一

在恋时的心，
　　如在蒙蒙之雨中的新叶，
颤动而且陶醉着。

二

“别”使我们的心接近，
　“死”使我们互相亲爱。

三

静穆的湖面上，
　　飘泊着一缕无名的悲意，
我的心一触着，

便惘然的受伤着了。

四

夜是多少美丽呢!

广漠无涯的墨石,

镶着熠熠的灯光。

熠熠的星光。

(原载 1922 年 10 月 10 日《文学旬刊》第 52 期)

小诗两首

一

云雀载着满腔的热情在天空歌唱着。
听的人却一个也没有。

二

红玫瑰浓浓的喷着芬芳；
她知道雕残了便不能被送到美人的瓶中。

1923年2月9日

（原载1922年2月11日《文学旬刊》第64期）

毒龙之国

一

　　是人间的地狱？
是地狱的人间？
　　毒龙蒙了羊皮在牧场走着。
小心呀，乳羊。

二

　　我还愿在地狱，
我还愿见萨坦。
　　毒龙蒙之羊皮，
却使人间较地狱更为可畏了。

1923年2月9日

（原载1923年2月11日《文学旬刊》第64期）

怅惘

一

已上了电车
　　还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

二

听了什么友人恋爱的故事，
　　却无端惘然的感伤了。

三

空虚的心如飘浮在风中的蛛丝，
　　热望着要粘着什么。

四

想拭灭心头的恋感，
　　反更深的刻上了一道伤痕。

五

勃勃欲吐的情怀，
　　向谁倾诉呢？

六

提了笔又放下了。
　　乱云似的情思，什么也写不出。

七

曼长的汽笛，
　　今夜又凄切的叫着。

八

死以上的凄楚，
　　是梦醒的夜半，愁情乱箭似的钻集心头时。

1923年2月9日

九

为什么又醒了呢?
　　夜间死似的寂静,
　　　　倚在枕上听着隔室送来的鼾声。
　　　　　　什么也没有这样无聊的了。

十

孤闷的睁着眼睡着,
　　忍耐的望着窗外黑布似的天空。
　　　　天色怎么还不亮呢?

十一

在喧闹谈笑的群中,
　　独自低头坐着。

十二

微飓吹送着蒙蒙的春雨。
　　得不到它们的惠施的蓓蕾却渐渐的萎黄了。

十三

寒水似的明月,
冷笑的向床头窥着,
孤寂的心被引得要哭出来了。

十四

万松的谷中,
静静的立在溪石上,听着潺湲的水声,
心逐着溪流的远去了;
等到瞿然觉来时,却又无端的触着孤闷的游丝了。

十五

檐前的雨点,淅沥的滴个不休。
它不知“愁思的阶石”快被滴穿了。

十六

也太容易感伤了:
偶然听些无谓的话,
怎么便把“欢笑”从心里逐去了?

十七

飘泊的心终日终夜在灰暗的狭道上跑着。
　　家在什么地方呢?

十八

愁闷和波涛似的在心海上相逐着,
　　怎样也不能使它静谧。

十九

太阳暖暖的,
　　蛱蝶似的小豆花盛开着,
　　　　蜜蜂在豆棚底下飞来飞去。
　　　　　　怎么他的心里独还没有春的感觉?

二十

春景似的年华,
　　便这样的在愁风苦雨里埋送了么?

1923 年 3 月 4 日

(一至八节,原载 1923 年 2 月 11 日《文学旬刊》第 64 期;
一至二十节,原载 1923 年 3 月 1 日《民铎》第 4 卷第 1 号)

爱

每朵春花都爱和暖的日光么?
——是的。
每棵绿草都爱蒙蒙的细雨么?
——是的。
每条游鱼都爱粼粼的碧波么?
——是的。
那末,我呢,我的爱——?
你给了我光,给了我水,给了我生命之源,我怎能不爱你呢?

1923年4月29日夜

(原载1923年5月15日《诗》第2卷第2号)

云 与 月

——寄 M

我若是白云呀，我爱，
我便要每天的早晨，在洒满金光的天空，
从远远的青山，浮游到你的门前。
当你提了书囊出门时，
我便要随了你，投我的阴影在你身，为你遮着日光了。

我若是小鸟呀，我爱，
我早已鼓翼飞到你的窗前，
当黄昏时，停在梨树的枝头，
看着你在微光里一针一针的缝你的丝裳。
只要你停针，抬头外望，
我便要唱歌，一支爱的歌给你听了。

我若是月光呀，我爱，
我便当高高的挂在中天，
用我的千万只眼，照进白纱的帏帘，

窥望着你在甜蜜的眠着。
只要你的身向外转侧,
我便要在你的前额,不使你警觉,轻轻的密吻着了。

1923年4月29日夜
(原载《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泥泽

夜色灰暝如死,
雨不断的落着,
风虎虎的吹过枯秃的枝干,
地上铺着数寸厚的腻滑的湿泥。
一大群的人,在这样的风雨中,在这样的路上,摸索的走着。
他们的衣衫湿透了,
他们的足倦僵了,
他们渴欲求一个栖息的所在。
有几个自命识途者,欲领导了他们前进。
但他们是不信任引导者的。
“我们要自己向前觅路,跟在人家后面走是最可耻的。”——
谁都是这样刚愎的说。
但终于他们是一大群的向前摸索的盲走着。
一路上,滑跌了不少人。
他们因此激怒,互相申申的怒骂着,

有的竟挥拳而互击了。
又因此滑跌了好些人。
如此的,扰嚷的,摸索的,困苦的走着,
终于,走到了一个大泥泽的边上,
这是一个最深的泥泽,落下去便是死亡。
但他们却谁也不晓得前途是有这样的险阻——
直待最先走的几个惨叫一声而跌入泽中。
“前面有大危险!”他们同声叫道,立刻都站住了。
他们恐怖的,彷徨的四顾,不知向什么方向走去好,
但他们还是不肯信任引导者。
“谁使我们到这样的绝路上呢? 打他,打他!”
他们更激怒的互相怒骂着,
有几个又已动手相殴打了。
滑跌的又是好几个人。
夜色灰暝如死,
雨不断的落着,
可怖的虎虎风声中却更杂入了扰嚷、怒骂、扑打的声音。
这些可怜的人们呀,
他们将永永的彷徨于这样的风雨中,这样的路上么?
上帝的信仰者恳挚的祷道:
“慈悲的上帝救他们,救他们!”
但前面的天空是现着更光明的几个大字:
“合群是力。”
唉,希望他们能抬头看见!

1925年7月4日夜

(原载1925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

旅　中

一

今夜是在寒光如水的江干，
繁灯絮语的家，暂别了。

二

旅人的匆慌呀，
今夜领略到了。

三

地上也都是人卧着呀！
谁非作客者。

四

展转反侧着不能入睡，
想着家里的她是这么样的吓。

五

醒来——
斗室外仍喋喋着细碎的语声。

六

风怪大的——
小儿与白发的老翁睡在没栏的船旁。

七

"可怜呀——可怜！"
白须发的老翁的叹声捉住我的心了。

八

孤帆驶近落日的红波边。

九

秋月中，添了衣衫，倚在江舟栏上，
飘荡着的渺渺的轻烟般的微思。

十

十二夜的月光，
徘徊在盈盈的江水上。

十一

躺在甲板的卧椅上，
都听着船头潺潺的水声。

十二

相思她伴着月光，
正在江上飘游着。

1925年10月30日夜，作于江新轮上

（原载1925年12月27日《文学周报》第205期）

不死的爱情

她的棺木，或许已经朽了，
她的微笑，
还像霞一般的现在我眼前。
她的玉体，或许已经腐了，
她的香吻，
还像蜜一样的留在我唇边。
爱人呀！为什么不把你的爱情，
带进荒丘，
偏要像柔丝般的
紧扣住我心头？

（原载1926年3月1日《洪水》第1卷第12期）

微　　思

一

如毛的细雨打在脸上,
呵,春之感觉。

二

空山的脊上,
迎了柔而无力的夕阳的金光独立着。

三

窗外芭蕉的绿叶上有了淅沥的声响,
——雨了。

四

田间咯咯的蛙声突止了，
夜行者执着灯笼走过。

五

身影倒在小溪的清水上，
成群的聚在石边的针般的细鱼倏的惊散了。

六

嫩黄的丝丝柳条，在风中拂着，拂着，
呵，少女的金发。

七

松阴下憩着暑行的倦足，
飕飕的山风吹拂着。

八

奔流的瀑布，飞溅着细珠，
喘气的远行者也感着凉意了。

（原载1926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7卷第3号）

铜铃之什[①]

一

铜铃似的眼睛，已经没有神了，瘦得像两根柴似的腿，颤抖抖的，靠着双手扶着墙，走着，有气没力的干嚷道："饿杀哉！"

二

大冷天，在没有屋檐的水门汀上，睡着两个无家的孩子，互相拥抱着取暖。

三

一个褴褛的乞丐，抢了一匣洋点心，一边逃着，一边往嘴里将点心乱塞进去。被抢的人，干望着，不去追，惋惜地对旁观者说道：

① 这组诗抄自作者的手稿。

“这脏手拿过的东西，谁还要呢！”

四

头一天还看见躺在地上呻吟着的，第二天走过，已有一张纸盖在脸上了；身旁的洋铁筒里还有几张钞票放着。

五

捧着竹篮的小贩们，纷纷的窜进小衖，相互警告：“巡捕来哉！”

六

玻璃窗外，几只贪婪的，似羡似恨的光溜溜的眼，盯着你。放下了牙箸，似逃走般的溜出了菜馆。

七

包饭作的饭担在街头挑过。几个乞丐拦着路，把吃剩的饭菜全都抢吃个光。送饭师父悠然的站在一旁等待着。

八

一支短短的香烟从黄包车上抛下，火头还红着，立即奔来一个乞丐，把这烟蒂拾起来就吸。

九

一身汗臭，从厚的土蓝布的短褂上蒸发出来，站在路角，咕嘟嘟的吞下了一大碗的凉茶。

十

小毛头在船梢上独自爬走着呢，母亲专心的在摇橹，顾不了他。

北平杂忆[1]（一——三十二）

一

（九）白鹭鸶拳起了一只脚，独立在荷塘的一支木柱上，——图画似的岑寂。

二

（十五）紫葡萄一串串的挂在笼罩着天井的绿叶棚上，晶莹莹的像一串串的紫珠。

三

（十八）黑泥地上随风乱滚着的白色的柳絮，团结成一珠珠的棉花纱的圆球，——呵，春的感觉。

---

① 每则前括弧内的编号，即手稿《微思》（见本书第188页）中的原编号。

四

(十九、二十) 牡丹坛边飘飞着一团一块的柳絮，强侵入鼻孔里去，怪难受的轻烟似的窒塞。

五

(二十四) 夏雨的足步，重重的急打在地上，扬起了一阵扑鼻的泥土气息。

六

(三十) 晚湖明镜似的谧静，——谁把双桨荡乱了它?

七

家家在用竹杆打着鸡脚爪似的丑相的枣树，——地上扑落落乱滚着青色的半红的大枣子。

八

(三十三) 繁密的盛开着淡红色的杏花，被微风轻轻的一扫，便如春雨似的洒落满地，——帽檐上也带回来了几瓣。

九

（三十一）开了板门走出，一阵北风卷起了天井里的雪粉，迎面扑来，——好冷啊！

十

（三十九）一夜的狂风，把柔绿的池水冻结得像玻璃似的晶莹。

十一

穿戴着新衣帽，手执着长长的一串糖葫芦，——从厂甸傲然的归来。

十二

在微明的小灯光里，叫卖声嗡嗡的四起。俯着身在细拣着喜爱的货色，——怪能消磨时光的夜市。

十三

（五十七）醒来时，满窗的黄影，错疑是一个晴明的春天，——却是满天黄沙夹在暴风里呼呼的吹过。

十四

（五十二）夕阳照在湖面上，像千千万万的金色的鱼在翻身。

十五

（五十四）缓流着的河水，白鸭悠悠的游着，钓丝轻漾在水里，半枯的柳树懒懒的倚在岸边。

十六

（五十五）清莹的绿河面上，歧头的慈菇勃乱的茁生着。

十七

静定的湖底，一条条的水草柔顺的随着游鱼的触过而飘荡着，映得满湖的翠绿。

十八

（四十九）刚生了炉火的初冬，毛孔松舒舒的，怪不得劲。

十九

红红的煤球炉子，映得围坐的人脸上身上都是红色。开水壶呼呼的喷着气，似在欢愉的叫着。

二十

（四十五）一阵泥尘的云雾，在疾驰的汽车后面扬起，行人眯目掩鼻的躲避着过去。

二十一

托着一笼黄鸟在御河沿溜达着，晚春的早晨是那样的甜静。

二十二

（四十一）夏夜散步着，有什么东西绊着足，是出来求食的刺猬啊。

二十三

两部洋车夫赛跑似的疾跑而前。那车夫的急促的喘息之声，一声声如鞭似的抽打在心上。

二十四

（四十）执着铿铿有声的透明的冰板，手指头像被利刃割破了似的僵痛着。

二十五

（二十七）急雨驶过山寺的廊前；山下的一边是明朗朗的太阳光呢。

二十六

在圆明园的荒丘上乱踏着走，不知什么时候却为一道河所阻，——前面倾斜的白石的柱宇是珍奇的西洋楼的废址。

二十七

远望红山口的回式的堡垒，仿佛置身于过去的万里外的战场。

二十八

百物并列，百戏竞陈的庙会，——那不能忘的熙熙攘攘的北平的风光！

二十九

急雨打在什刹海菜棚的顶上和海里的荷叶上，爆豆似的响着，荷香似更强烈的透入茶座。

三十

（十一）清月如银色的梦，浸着孤吟的旅人，——秋衣已经有些挡不住夜寒了。

三十一

（二）山柿如红灯笼似的挂在树头，——西山的秋啊！

三十二

（五）秋把枫叶涂得血红，杂在秃了顶的干枯的树丛里，是那样的生气勃勃。

（原载1946年4月17日《联合日报晚刊》《文学周刊》第1期）

北平杂忆[①]（三十三——五十二）

三十三

独立在杏林下，杏花映得脸上衣上都带着浅红色。

三十四

△琉璃板似的冰上，滑过了一群嘻嘻哈哈的少年人。拍的一声，一个人往后坐下了，一脸的尴尬相。

三十五

土红墙的边上，几只骆驼踱方步似的在炉灰似的干泥地上一步步的走着。

---

① 这组诗抄自作者的手稿。其中有△号者，作者曾以《小诗十首》为题，发表在1946年5月31日《联合日报晚刊》《文学周刊》第7期上。

三十六

△车马辐辏的城门洞口，一个脸上黑炭似的汉子，反穿着黑白不明的羊皮袄子，牵了一只骆驼，挤夹在人和车的堆里踱方步似的慢慢的走着。驼铃叮当叮当的响着。好不悠闲啊。

三十七

△隔河是土红色的宫墙，河里长着碧油油的荷叶。一群羊被赶着走，咩咩的叫着。啪的一声，长鞭打在地上，羊群往前乱挤着跑。

三十八

急雨打在满池的荷叶上，啪啪啦啦的响着。

三十九

雨后，池荷好香啊，是花的清韵呢，还是叶的幽香。

四十

△暗绿色的古柏树下，茶座上坐着一群时装的少年男女们，是古与今的相接么？

四十一

梅花的香味不知从什么地方透进来。

四十二

△独立在景山顶上，目送着夕阳西下。万家灯火，星星亮在脚底下了。

四十三

△下午的太阳正耀着眼，朝东望着，整个古城仿佛沉没在绿树的怀抱里。

四十四

雪后，一片的白，站在金鳌玉蛛桥上，望北海和中南海，仿佛身入图画中。

四十五

△“有取灯儿吗，借光一下?”一个洋车夫，怯怯的说道。

四十六

△大热天，走的一头汗，站在街摊旁，喝下一碗酸梅汤。一丝冰线似的凉意，直透到胃里。

四十七

蓝花的小磁碗里，滋长着生气勃勃的小荷花，供在案头。

四十八

大客厅里，供着七八大盆的梅桩，无叶的枝干，倔强的有姿的长着。满厅子里是暗香。

四十九

△小市里闹洋洋的，谁都想拣些便宜货。偶在破书堆里，无意的得到了久觅不得的一册薄书。

五十

坐在一块岩边，静听着对面的小泉在潺潺的流着。

五十一

坐在玉泉山的石阶止，闭了眼听着：是松声，是水声。

五十二

△驴子倔强的走在山边，膝盖头都擦在岩上了，不知怎么能把它拉开。

微　　思[1]

一、墙上薜荔的叶子红得像火烧的铁，——深秋了。

三、山楂通红了脸，站在秃枝上和秋风相戏，傲慢而不退缩，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

四、滚圆的红山楂，——错疑作熟透了的海棠果。可是枝头和草地上不见了绿色。

六、夕阳照在秋林——火烧似的一片的耀眼的鲜红。

七、秋塘的芦苇，雪柳似的，顶着蓬松的白发，白茫茫的像丧车的行列。

八、嗤，嗤，嗤——蚱蜢展开了红翼在草原上飞过。

十、水面上乱躺着枯残了的黄而干的荷叶，还浓烈的喷出清香。

十二、疾行着的车，迎着扑面打来的雨点，——一下一下蚊虫叮似的痛的感觉。

十三、秋在夜里走过，抛了一地虫蚀的焦黄叶子。

---

① 这组诗抄自作者的手稿。原为五十七则。其中缺号者，已为作者收入一至三十二则的《北平杂忆》内(见本书第 176 页)，故此处不另刊录。

十四、收割了堆在打谷场边的稻草，蒸发着喷人的干草味儿。

十六、哗啦哗啦的急响着，——夏雨落在铅皮的工厂的屋顶上。

十七、静的水上，划开了一道锥形的小纹，游鱼在下面张开了鳍泳过。

二十一、暗蓝色的湖水跟了夏的急雨一同的跳跃着。

二十二、暴雨洗干净了煤烟熏黑了的街树。

二十三、急雨救了被夏热蒸晕过去的小树。

二十五、坐在山寺的廊前，默望着夏天的云在浮移过去。

二十六、山亭远望，太阳光是那么斑剥成纹的把云影投在绿地上。

二十八、蓝得像宝石的天上，懒懒的躺着白色的云块，像小白猫伏睡在地毡上。

二十九、躺在水面的红绿色的浮叶，把死水的小塘也渲染得热闹起来。

三十二、一地平铺着的白雪，那末匀洁浑成，舍不得把足印踏破了它。

三十四、乌篷船底的拍拍的水声，催眠曲似的摇送焦心的旅人入梦。

三十五、黑蜘蛛抱了蜻蜓在吃，那大的透明的网状翼还在无声的颤动。

三十六、知了在叽叽的喊救，它急扇着双翼，却扑打不脱坚柔的蛛丝。

三十七、微带暖湿的风，拂动了一庭的花影，——困人的天气啊。

三十八、冬天的太阳光，晒醒了僵睡在窗下的苍蝇，在嘤嘤的飞撞着玻璃。

四十二、拗折下一枝梨花，树枝被撼动得都把未给朝阳晒干的露点洒落在身上。

四十三、蜣螂紧抱了大的粪团，在大道上滚走。

四十四、春雨下肥茁茁的绿叶杂着白洁的花的梨树，把被雨水淋残得只剩蒂根的杏花，衬托得怎样的憔悴可怜。

四十六、被鞭打着者的脸上，在扭曲的绉忍着呢，——比 Laocoon[①] 还艰坚。

四十七、被屈伏者连怨毒的眼光也不被容许投射出。

四十八、冻得橘红的面颊，奔赴火炉边去，那火光融却了冷气。

五十、喝了烈性的酒，吹着西北风，冒着雪，更显得浑身是热。

五十一、狂风扫过蓝色的水面，白浪沫喜得跳起来。

五十三、晚风吹起一尺多高的麦浪，——翠绿得那末可爱的海水。

五十六、湖面上顶戴了橘红冠的白鹅傲慢的在昂着头，在徐游着。

---

① 拉奥孔，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祭司。

诗人唱些什么？

——为三十五年“诗人节”作

　　诗人唱些什么？
他不再唱献媚于一人的庙堂之歌；
　　他不再唱唐诗、宋词、元曲，学舌像鹦哥；
他不再唱渔翁独钓，烟雨一蓑；
　　他不再唱花前月下，耳鬓厮摩；
他不再唱“八绂一宇”挑动干戈；
　　他不再叹息的唱，人生如寄，日月如梭；
他不再傲慢的唱，杏花疏影，老子婆娑；
　　他不再自怜的唱，茜纱窗下，寂寞绮罗。
但他并不自甘寂寞。
　　他要唱的是人民世纪的新歌。

　　诗人唱些什么？
他唱的是人民世纪的新歌，
为这人民世纪而作，为这世纪的人民而高哦。
　　他唱出了人民的痛苦与欢乐，愁闷与跌蹉；

他唱出了人民的不平与焦躁，悲愤与怒诃；
　　他唱出了农民的忧郁，
　　　工人的生活，如马似骡；
他唱出了村庄的憔悴，饱受兵匪的殃祸；
　　小城的枯索，“贪污”吃去了民间所有的饽饦；
他唱出了大城市的荒淫与无耻，
　　统治着的是恶魔；
他唱出了女人们的被难吃苦；
　　唱出了孩子们的挨饥受饿；
在人民世纪里，
　　人民的痛苦重重，像难救的沉疴。

　　诗人唱些什么？
他唱的是人民世纪的新歌，
　　为这人民世纪而作，为这世纪的人民高哦。
他讥嘲着进步阻碍者的愚蠢与罪过；
　　他揭发着黑暗势力的灰色的网罗；
他愤怒于无理性的压迫与统治的烦苛；
　　他悲叹着夫死子散，农田荒芜，无目的的内战尽管延拖；
他沉痛的指责着贪污遍国，官肥如鹅；
　　他诅咒着黑暗，却把定了光明之舵。
他高吭的唱着人民的觉醒与人民争斗，
　　奔腾汹涌，若东下之长江大河；
他激昂的唱着民主力量的巨大，浩浩荡荡，若怒海之扬波。
　　“光荣归于民主”，

诗人是民主的光荣的嘉禾。

　　万千个诗人们齐声唱和：

为这人民世纪而歌；

　　为这世纪的人民而歌。

（原载1946年6月4日上海《大公报》）

小诗二十首[①]

一

后面的一辆洋车急急的追上了，那车夫的宏大喘息之声，好不撼人心肺啊！

二

△瘦马拖着破车，装载着过重的旅人与行李，踏踏地走过去。

三

初夏骤热的天气，在院子里乘着凉，闭了眼，默听着黄杨树上落花之声，淅淅沥沥的像在下雨。

---

① 这组诗抄自作者的手稿。其中有△号者，作者曾以《小诗十首》为题，发表在1946年6月7日《联合日报晚刊》《文学周刊》第8期上。

四

△黑漆漆的夜天，江上有灯光一闪一闪的互答着，“船”在说话呢。

五

△卖了一天的气力，汗还没干，便坐在摊头上吃喝什么的，自慰而骄傲。

六

挟着一部未见的书归来，喝着酒，贪婪地一页页的翻着：绝妙的下酒物啊。

七

纱灯笼照的时节，在芍药花丛里漫步，喝阻着顽童的摘花。

八

排阵在挤车，正等得不耐烦，却来了几个穿姜花制服的人站到最前头去，分别不出是悲、是愤的感情。

九

小船在荷叶丛中擦过,嗤嗤的作响。

十

△闷热里来了一阵暴雨,虽没带伞,也觉得快意。

十一

△都市的灯光,夺去了在月下徘徊的心情。

十二

△蹲在池边,望着小虾矫健地在清莹的水里游着,忆起了童年钓虾的故事。

十三

落叶一片片的飞坠在池面上,像小船似的,随风飘游着。

十四

△避人索居的时候,偶然在街头走着,从后面追上了一个人,拍拍肩,惊得跳了起来。

十五

△惆怅着天井的狭小，看不见横亘在夜天上的银河。

十六

独自在山脊上走着，目送着夕阳西下，松风在簌簌的作响，突然起了一缕岑寂之感。

十七

在庙门外乘凉，远远的有什么在啸。和尚道："老虎在叫呢。"连忙端了板凳进去，闩上了门。

十八

在灯下正写着字，静寂得心跳都听得见，窗外废园里，突然有鸟声在凄厉的啼着，连忙放下了笔，钻进帐子里去。

十九

△夏雨后，知了又在竹林里叫着了。把竹干摇了一下，知了随着雨点跌落下来。

二十

△忙着吃饭，错过了在船上看海天相接处太阳落下的光景！

第二辑
(1957—1958)

走进读书室[①]

村村有个读书室,
是取得知识的地方,也是音乐舞蹈的场所。
在保加利亚解放之前,
读书室运动是传播革命种子的火炬。
如今成了农业合作社的中心,
农民们作为他们自己的活动的逆旅。
人人烧砖炼瓦为什么?
自己下手来盖个两层楼房的读书室,弘丽像个别墅。

① 此诗抄自作者的手稿。

坐个五六百人的大礼堂，
是放映电影，也是表演戏剧歌舞之处。
农民们引以为骄傲，
“是我们自己动手建筑的，抹灰上粉，使用的也是我们
　　自己的伴侣”。
我走了一个农村的读书室，
看见农民们正在把墙壁和楼梯，彩画得丰富、漂亮像
　　公衙。
鲜花一束束地送到我们手上，
中保的友谊犹如这花朵般的芬芳，巩固得叫任何力量
　　不能阻。
《人民画报》放在阅览室里，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一同朝着社会主义前进，一同说着集体主义的言语。
业余的农村音乐团体，
为来宾们表演了美妙的歌曲的十几个节序。
穿着美艳轻盈的民族服装的女郎们，
一曲又一曲地歌唱出保加利亚人民的情绪。
是那样地柔和，
又是那样地刚劲和朗楚；
是那样地令人低徊地动心震肺，
又是那样地令人沉醉得像痛饮着甜醑，
“惟恐其尽”的节序，
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它的乐语。
像这样的音乐或舞蹈的场面，
在村村的读书室里都可以立时办举。
他们为自己建立了这样的一座文化娱乐的中心，
却不费国家一粒米的粮糈。

“自己的事业自己办”，
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作为前进的火炬。

1957年于保加利亚

为阿剌伯兄弟们欢呼胜利

五十万人齐怒吼:
美英侵略者们滚出黎巴嫩,滚出约旦!
阿剌伯人民已经斩断了百年来的枷杻,
中东不再是你们立足潜踪的渊薮。

帝国主义者们是日暮途穷,
将熄的油灯,还想回光返照显一下身手。
无奈纸老虎的威风,怎能抖擞,
破落户的长衫遮不住百般丑。

阿剌伯人民已经站起来,再不会向侵略者低首,
一举手便扑灭了内奸、走狗,
跨骆驼,执手枪,豪气迈牛斗,
那怕你们那些装腔作势的小丑。

波斯湾红霞满天,
正义的火把的光明照遍伊拉克的田亩,

百年的愿望如今实现了，
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自己来护守。
滚出黎巴嫩，滚出约旦！
阿刺伯人民的巨棒，你们不是没曾被殴。
整个阿刺伯，团结得像一个巨人，
那巨人像大山，谁敢动他一个小指头！

五十万人齐怒吼！
五十万人的吼声如出一口，
为阿刺伯兄弟们欢呼胜利，
阿刺伯兄弟们啊，正义的事业，全世界人民都会来援手！

1958年7月18日写

（原载1958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拥护周总理的声明[①]

中国六亿人民坚决而热烈的拥护这严正的声明，
这声明得到社会主义阵营人民的支持，
也博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
美帝要是敢于阻挠我们解放我们自己的领土台湾，
那就是他们要走向他们自掘的坟墓。

“要是美帝敢用小指头动一动中国，
“那末它失去的将不是一只手，
“而可能是它的头颅。”
那末明白而坚定的呼号，
怒吼地出之于六亿人民之口，
将阻止狂妄的美帝再前走一步。

我们爱好和平，
但也不怕战争。

① 此诗抄自作者的手稿。

美帝要是敢于挑起战火,
被战火烧毁的将是玩火者他们自己!

六亿人民心一条,
六亿人民站立着像一个巨人。
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还有全世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
美国侵略者要是不从台湾海峡地区撤走,
他们便将被消灭在那里。

周总理的严正声明,
明白地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情。
我们六亿人民的无比的愤怒
化成了巨大无比的力量,
像铜墙铁壁似的
挡住在侵略者的面前。
美国侵略者要是不见机地知难而退,
他们便将彻底被粉碎在这座铜墙铁壁之下。

目前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
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美国侵略者日益陷于孤立,
他们的侵略政策早已破产。
要是美国侵略者敢于阻挠我们的正义的解放台湾事业,
那结果将是他们侵略行动的永远结束!

1958年9月7日写

我们愤怒地控诉!

我们愤怒地控诉!
我们控诉美帝的侵略举措。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金门马祖是中国领海里的门户,
我们解放自己的领土,
怎能容忍美帝绊住我们前进的足步!

正义是在我们的一边,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全都同声指斥美帝的顽固。
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
将不再忍受任何恶魔的欺忤。

我们有力量保卫自己的领土,
对美帝的侵略,将毫不踌躇地喝令止步!
抗美援朝的鲜明的教训,
难道美帝还不曾痛苦地记住?

六万万人的愤怒，
变成了巨大无比的力量，正待展布，
壮气成云，勇士们涌向前去，就像夏天的大雷雨。
谁要敢绊住我们的前进的足步，
我们就要送他进坟墓。

1958年9月7日写

（原载1958年9月8日《人民日报》）

我们不能容忍

我们不能容忍
美帝疯狂地对我们的侵略的放肆!
我们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
怎容得美帝横加干涉与包庇!
金门、马祖是我们内海的要地,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中国六亿人民的雷霆万钧的威力,
将决不迟疑地拔掉那些棘刺。

我们爱好和平,愿意共处,
可是谁要侵略了我们的领土,
谁要阻挡我们实现解放台湾的意志,
我们就要叫他们被打得胆战心悸,
再也不敢叫嚣与放肆。
我们不能容忍

美帝疯狂地对我们的侵略的放肆!

1958年9月7日

(原载1958年9月11日《文艺报》第17期)

散　　文

山中杂记

前　　记

——山中通信

亲爱的诸友：

二十四日[①] 很早的起来，几乎近二三年来没有起得那末早过，匆匆的赶到车站，恰好高先生和唐先生也到了。这一次真不能不走。一则因为有好同伴，一路上可以谈谈，二则在上海实在不能做事，几乎有两个礼拜没有做事了，再不到清静些的地方，专心做些事，真要不了。因此便决心立刻走。

也许是靠了一班英美的贵族（在中国他们真的是贵族）的力量吧，由上海到莫干山，一路上真是方便。铁路局特别为游山者设了种种的便利的运输方法，到了艮山门（杭州的近郊）早有一列小火车在等着我们到拱宸桥了；到了拱宸桥，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着我们到莫干山前的三桥埠了；到了三桥埠，又早有许多轿夫挑夫在等着我们了。上了轿，行李无论多少，都不自用己费心，花了挑力，他们自然会把这些东西送上来，一件也不会少。比我们苏州扬州的

① 根据《山中的历日》一文所说日期以及本文文末所列写作月日，此处之“二十四日”疑为“二十二日”之误。

旅行,还要利便得多。一点麻烦也没有,车轿夫包围之祸也没有。如果旅行是如此的利便,我们真要不以旅行为苦而以为乐了;如果天目,雁荡,峨嵋,泰山诸名胜,也有那末样的利便,我想中国一定可以有不少人会诱起旅行的兴趣的。

话说到此,我们却不能光羡慕他们洋贵族的有福气,光嫉忌他们的有势力。我们自己不去要求,不去创造,幸福与势力,自然不会从天而降了。原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看不惯的事,就要设法改革,一受了什么委屈,就是大声控诉(不管这些控诉是否有效),与个人,与公共有妨碍或不便利的地方,便要写信或亲自去闹,去质问;人人如此的注意到,如此的关心到,个人与公共的幸福与势力,当事者自然的会一天天的晓得改良,以适应大家的需要,以免得大家的责备了,自然的会注意到个人与公共的安全与幸福了。试问我们有没有如此的注意到,关心到自己的与公共的幸福呢?请想一想,我们自己愧也不愧!

在《山中通信》这么清雅的题目之下,却一开头便写上这么一段的大议论,也许要引起一般雅士的厌弃,好在我的通信本也不预备给那些雅士看的。

沿路的景物真不坏,江南的春夏原是一副天上乐园的景色。一路上没有一块荒土,都是绿的稻,绿的树,绿的桑林。偶然见些池塘,也都有粗大的荷叶与细小的菱叶浮泛在水面。在汽船上,沿河都是桑林与芦苇。有几个地方,水的中央突出了一块桑田,四周都是碧油油的水,水面上浮着不少的绿萍,一二小舟,在那里徐徐的往来,仿佛是拾菱角的吧。我们的船一经过,大浪便冲上这些岸边,至少有千百的浮萍是被水带上岸滩而枯死的。轿子走了一段平路,便上山了。他们抬得真吃力:前面的一个,汗珠如黄豆大,滴在山石上,我初次还错认为下雨;后面的两个,急促的喘声,却自然而然的会使人起了一种不安之心。走到太高峭之处,有时我们也

下轿来步行，以减轻他们的劳苦，这自然使他们很高兴。轿夫大都是温州人，他们说的不三不四的官话，一听就知道是我的半同乡。五时上轿，到了八时才到滴翠轩。因为夜色朦胧，山径两旁的风光却不曾领略得到。晚霞留在山峰，云色至为绚烂；将圆的明月，同时在我们的后面升起；到了林径时，月光照在竹林，照在轿上，地面朦胧的有些影子摇动着。鼻管里嗅着一种特有的山野的香气，这些香气大约由无数的竹林，松林和野草山花的香花所混合成功的，所以我们辨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香气，却使我们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种由城市到山野的所特有的欣悦之情。这些情绪为什么会发生的呢？我以为这也许是蛮性的遗留，因为我们的祖先是千万年的久在山洞水涯的，所以时时有一种力，会引我们由城市到乡野，使我们每到山野便欣悦起来。但擘黄说，这也许是人类的好奇心，或厌故喜新的心理之表现。

闲话不谈，且说我们到了山中，见了灯光很亮的地方，同时又听见电机的扎扎，与瀑布的潺潺，便与高唐二位分路了，他们是到那灯光很明亮的铁路饭店的；我又走了一程，才到滴翠轩，全个房子乌黑的，看不见一点光，这真出乎意料之外。遇见了管事的孙先生和住在这里的郑心南先生，几乎面目都辨不清楚。好久，才点上一支红烛。心南说，大家早已去睡了，天一亮就起来，灯是不大点的。这真是“山中有古风”呀！

这里的轿夫和挑夫很和善，并不像上海和扬州苏州那末样的面目可怕，给他们些赏钱，便道了谢，再也不多要，也许是我们已给得满意了。然而数目实在是不多。

坐轿除了不安之心在作祟外，别的都不坏，省足力自然是第一，其次，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上石级时，轿子却有韵律似的谐和的波动着，那种的舒适真不是坐汽车，马车，人力车乃至一切的车所能想象得到的。不过我对于坐轿是一个“乡老”，因为向不愿意

坐，凡上山总是依赖自己的足力，这一次要不是被派定要坐的，也决不会自动的想坐的，所以说的话，在久于坐山轿的人看来，也许要有些“村气”。

自从上午十一时后，我们还没有吃一顿舒服的东西，肚里很饿。滴翠轩却什么食物也没有了，只得由旁路到铁路饭店找高唐二位，心南也同去，恰好他们在吃饭，便同吃了。那里真是一所 Modernized① 的旅馆，什么都有，电灯，风扇以及一切的设备，使我们不晓得自己是在山中，如果前面没有山，耳中没有听见潺潺的水声。可惜位置太低了，没有风，远不如滴翠轩之凉爽。

与他们回到滴翠轩，说是步月，那月光却暗淡已极，白云一堆堆的拥挤在天上。谈了一会，我去洗了一个澡，并没有什么设备，不过是冷热水同倒在一个大铅桶中而已。洗完了澡，他们已经去了，说是：明日也搬到这里来住，因为凉爽。晚，先在心南房里同睡。蚊子颇不少。

以后的话，下次的信再说；为了夜，什么东西也看不清，什么地方也未去，山上的风物和形势，毫不知道，只好止于此了。

再者，还有一件事未说：我们的汽船到了武康县左近时，见到无数的裸体小孩在水中立着泅着，住屋多半用木柱建在水上，颇像秦淮河两旁，水之不洁亦略相似。最可怪者，乃是有许多家的屋下，木柱之旁，建了不少的厕所，其形式颇似寺观中之所有者；一船的洋贵族，连我们，都很注意这种未之前见的奇景。我们真会废地利用呀！

7月24日早

---

① 英文，现代化。

避 暑 会

到处都张挂着避暑会的通告，在莫干山的岭下及岭脊。我们不晓得避暑会是什么样的组织，并且不知道以何因缘，他们的通告所占的地位和语气，似乎都比当地警察局的告示显得冠冕而且有威权些。他们有一张中文的通告说：

> 今年本山各工匠擅自加价，每天工资较去年增加了一角。本避暑会董事议决，诸工匠此种行动，殊为不合。本年姑且依照他们所增，定为水木各匠，每天发给工资五角。待明年本会大会时再决定办法。此布。
>
> 莫干山避暑会（原文大意）

增加工资的风潮，居然由上海蔓延到乡僻的山中来了，我想。避暑会的力量倒不小，倒可以有权力操纵着全山的政治大权。大约这个会一定是全山的避暑者与警察当局共同组织的，或至少是得到当地政治当局的同意而组织的。后来，遇到了几位在山上有地产，而且年年来避暑的人，如鲍君丁君，我问他们：

“避暑会近来有什么新的设备?”

“我不知道。”

“我们是向来不预闻的。”

这使我更加疑诧了。到底这个“莫干山避暑会”是由谁组织的呢?

“你能把这会的内容告诉我么?我很愿意知道这会里面的事。”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位孙君这样的问他。

“我也不大清楚,都是外国人在那里主办的。”

“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内么?”

“没有。”

“为什么不加入?”

“我也不晓得,不过听说中国人的避暑者也正想另外组织一个会呢。”

“年年来避暑的,如丁君鲍君他们都连来了二十多年了,怎样没有想到这事?”

“他们正想联络全山的中国避暑者。”

“进行得如何了?什么时候可以成立?”

孙君沉默了一会,似乎怪我多问。

“我也不大仔细知道他们的事。”

几天又过了,我渐渐明白了这避暑会的事业;他们设了一个游泳池,一个很大的网球场,建筑都很好,管理得都很有秩序。还有一个大会堂,为公共的会议厅,为公共的礼拜堂,会堂之旁,另辟了一个图书馆,还有一个幼稚园。每一个星期,大约是在星期五,总有一次音乐合奏会在那里举行。一切事业都举办得很整齐的。

一天,一位美国人上楼来找我们了。他自己介绍说是避暑会派来的,因为去年募款建造大会堂,还欠下一万多块钱的债,要每年向上山避暑的人捐助一点,以便还清。

“你没有到过大会堂么？那边有图书馆，可以去看书借书，还有音乐会，每星期一次，欢迎你们大家都去听。还有幼稚园，儿童们可以去上课。”

我便乘机略问了避暑会的情形。最后，他说，他是沪江大学的教员。见我桌上放了许多书，布了原稿纸在工作，便笑着说：“我每天上午也都作工，预备下半年的教材。”

我们写了几块钱的款，他道了谢，便走了。

原来，这个山，自开辟为避暑区域以来，不到四十年，最初来的是一个英国人施牧师，他买了二百多亩地，除留下十分之二三为公地，作球场礼拜堂之用外，其余的都由教友分买了。到了后来，来的人一天一天的多，避暑区域也一天一天的扩大，施牧师虽然死了，而他的工作却有人继续着做去。

他们的人却不多，而且很复杂。据说，全山总计起来，中国避暑者却比他们多得很多。他们的国籍，有美法英德，他们的职业，有教员，有牧师，有商人，有上海工部局里的巡捕头。我们愤怒他们之侵略，厌恶他们之横行与这种不问主人的越俎代谋的举动，然而我们自己则如何！

要眼不见他们的越俎代谋，除非是我们自己出来用力的干去，有条理的干去！

我们一向是太懒惰了，现在是非做事不可了！能做的便是好人，能一同向前走去，为公共而尽力的便是好人，能不因私意而阻挡别人之工作者便是好人！

这个愤谈却禁不住的要发。

本来要写《山中通信》第二封，第三封……的，因为工作太忙了，且赶着要把它做完，所以没有工夫再写下去。现在把回忆中所有的东西，陆续的写出，作为如上的山中杂

记，虽然并不是真的在山中记的，却因为都是山中的事，便也如此题着了。

8月30夜追记

三　死

日间，工作得很疲倦，天色一黑便去睡了。也不晓得是多少时候了，仿佛在梦中似的，房门外游廊上，忽有许多人的说话声音：

“火真大，在对面的山上呢。”

“听说是一个老头子，八十多岁了，住在那里。”

“看呀，许多人都跑去了。满山都是灯笼的光。”

如秋夜的淅沥的雨点似的，这些话一句句落在耳中。“疲倦”紧紧的把双眼握住，好久好久才能张得开来，匆匆的穿了衣服，开了房门出去。满眼的火光！在对面，在很远的地方，然全山都已照得如同白昼。

“好大的火光！”我惊诧的说。

心南先生的全家都聚在游廊上看，还有几个女佣人，谈话最勇健，她们的消息也最灵通。

“已经熄下去了，刚才才大呢；我在后房睡，连对面墙上都满映着火光，我还当作是很近，吃了一个大惊。”老伯母这样的说。“听说是一间草屋，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住在那里，不晓得怎么样了？”她轻柔的叹了一口气。

江妈说道："听说已经死了，真可怜，他已经走不动了，天天有人送饭给他吃，不知今晚为什么会着火?"

"听说是油灯倒翻了。"刘妈插嘴说。

丁丁的清脆的伐竹的声音由对山传出，火光中，人影幢幢的往来。渐渐的有人执着灯笼散回去了。

"火快熄了，警察在斫竹，怕它延烧呢。"

"一个灯笼，两个灯笼，三个灯笼，都走到山下去了，那边还有几个在走着呢。"依真指点的嚷着说。在山中，夜行者非有灯笼不可；我们看不见人，只看见灯光移动，便知道是一个人在走着了。

"到底那老人家死了没有呢，你们去问问看。"老伯母不能安心的说道。

"听说已死了。"几个女佣抢着说。

丁丁的伐竹声渐渐的稀疏了，灯笼的光也不大见了，火光更微弱了下去。

"去睡吧，"这个声音如号令似的，使大家都进了自己的房门。我又闭了眼竭力想续前面的甜甜的睡眠。

几个女佣还在廊前健谈不已，她们很大的语声，如音乐似的，把我催眠着。其初，还很清晰的听见她们的话语，后来，朦胧了，朦胧了如蚊蝇之喧声似的；再后，我便睡着了。

第二天，许多人的唯一谈话资料，便是那个不幸的老翁。

"那老人家是为王家看山的。到山已经有五六十年了，他来时，莫干山还没有外国人呢。"

"他是福建人。二十多岁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由家乡出来，就住在山上了。一直有六十年没有离开过这里。他可算是这山上最老的人了。"

"听说，他近五六年来，走路不大灵便，都由一个姓杨（?）

的家里，送东西给他吃。”

约略的，由几个女佣的口中，知道了这位老翁的生平。下午，楼下的仆人说，老翁昨夜并没有烧死。他见火着了，便跑了出来，后来，因为棉被衣物还没有取出，便又进去了两次去取这些东西，便被火灼伤了，直到了今早才死去。

“听说，杨家的太太出了五十块钱，还有别的人也凑齐了一笔款子，为他办理后事。”

“听说，尸身还在那里，没有殓呢。”

“不，下午已经抬下山去了。”

隔了两天，对山火场上树了一个杆子，上面有灯，到了晚上，锣钹木鱼之声很响的敲着，全山都可听见，是为这位老翁做佛事了。

这就是这位六十年来的山中最老的居民的结果。

半个月过去了，老翁的事，大家已经淡忘了。有一天早上，却有几个人运了许多行李到楼下来，女佣们又纷纷的传说，说昨夜又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住在山顶某号屋中，只有十七八岁，犯了肺病死的。到山来疗养，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是住在下面铁路饭店的，刚来不久，前夜还好好吃着饭，不料昨天便死了。那些行李，是后一个死者的亲属的，他们由上海赶来看他。

不到一刻，死耗便传遍全山了。山上不易得新闻。这些题材乃为众口所宣传，足为好几天的谈话资料。尤其后一个死者，使我们起了一个扰动。

“也许是虎列拉，由上海带来的，死得这样快。他的家属，去看了他后，再住到这里，不怕危险么?”我们这几个人如此的提心吊胆着，再三再四的去质问楼下的孙君。他担保说，决没有危险，且决不是虎列拉病死的。我们还不大放心。下午，死者的家属都来了，他们都穿着白鞋。据说，一个是死者的母亲，一个

是死者的妻，两个是死者的妾，还加几个小孩，是死者的子女，其余的便是他的丧事经理者。他是犯肺病死了的，在山上已经两个多月了，他的钱不少，据说，是在一个什么银行办事的人。

死者的妻和母，不时的哭着，却不敢大声的哭，因为在旅舍中。据女佣们说，曾有几次，死者的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只好跑到山旁的石级上，坐在那里大哭。

第三天，这些人又动身回家了。绝早的，便听见楼下有凄幽的哭泣，只是不敢纵声大哭。太阳在满山照着，许多人都到后面的廊上，倚在红栏杆，看他们上轿。女佣们轻轻的指点说，这是他的大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第一妾，第二妾。他们上了山，一转折便为山岩所蔽，不见了。大家也都各去做事。

第二天还说着他们的事。

隔了几天，大家又浑忘了他们。

1926 年 9 月 6 日追记

月夜之话

是在山中的第三夜了。月色是皎洁无比，看着她渐渐的由东方升了起来。蝉声叽——叽——叽——的曼长的叫着，岭下涧水潺潺的流声，隐略的可以听见，此外，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月如银的圆盘般大，静定的挂在晚天中，星没有几颗，疏朗朗的间缀于蓝天中，如美人身上披着蓝天鹅绒的晚衣，缀了几颗不规则的宝石。大家都把自己的摇椅移到东廊上坐着。

初升的月，如水银似的白，把她的光笼罩在一切的东西上；柱影与人影，粗黑的向西边的地上倒映着。山呀，田地呀，树林呀，对面的许多所的屋呀，都朦朦胧胧的不大看得清楚，正如我们初从倦眠中醒了来，睁开了眼去看四周的东西，还如在渺茫梦境中似的；又如把这些东西都幕上了一层轻巧细密的冰纱，它们在纱外望着，只能隐约的看见它们的轮廓；又如春雨连朝，天色昏暗，极细极细的雨丝，随风飘拂着，我们立在红楼上，由这些蒙雨织成的帘中向外望着。那末样的静美，那末样柔秀的融和的情调，真非身临其境的人不能说得出的。

“那末好的月呀!”擘黄先生赞赏似的叹美着。

同浴于这个明明的月光中的，还有梦旦先生和心南先生。静

悄悄的，各人都随意的躺在他的摇椅上，各自在默想他的崇高的思绪。也不知道有多少秒，多少分，多少刻的时间是过去了，红栏杆外是月光，蝉声与溪声，红栏杆内是月光照浴着的几个静思的人。

月光光，
照河塘，
骑竹马，
过横塘。
横塘水深不得过，
娘子牵船来接郎。
问郎长，问郎短，
问郎此去何时返。

心南先生的女公子依真跳跃着的由西边跑了过来，嘴里这样的唱着。那清脆的歌声漫溢于朦胧的空中，如一塘静水中起了一个水沤似的，立刻一圈一圈的扩大到全个塘面。

“这是各处都有的儿歌，辜鸿铭曾选入他的《幼学弦歌》中。”梦旦先生说。他真是一个健谈的人，又恳挚，又多见闻，凡是听过他的话的人，总不肯半途走了开去。

“福州还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民歌，也是以月为背景的，真是不坏。”梦旦先生接着说；于是他便背诵出了这一首歌。

原文：

共哥相约月出来，
怎样月出哥未来？
没是奴家月出早？

没是哥家月出迟？
不论月出早与迟，
恐怕我哥未肯来。
当日我哥未娶嫂，
三十无月哥也来。

译文：

与他相约月出来，
怎么月出了他还未来？
莫不是我家月出得早？
莫不是他家月出得迟？
不论月出早与迟，
只怕他是不肯来了吧！
当日他没有娶妻时，
没有月的三十夜也还来呢。

这首歌的又真挚又曲折的情绪，立刻把大家捉住了。像那末好的情歌，真不多见。

“我真想把它钞录了下来呢！”我说。于是梦旦先生又逐句的背念了一遍，我便录了下来。

“大约是又成了《山中通信》的资料吧，”擘黄先生笑着说道，他今天刚看见我写着《山中通信》。

“也许是的，但这样的好词，不写了下来，未免太可惜了。”

“我也有一个，索性你再写了吧。”擘黄说。

我端正了笔等着他。

七月七夕鹊填桥，
牛郎织女渡天河。
人人都说神仙好，
一年一度算什么！

“最后一句真好，凡是咏七夕的诗，恐怕不见得有那样透彻的口气吧。可见民歌好的不少，只在自己去搜集而已。”擘黄说。

大家的话匣子一开，沉静的气氛立刻打破了，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谈着唱着，浑忘了皎洁月光与其他一切。月已升得很高，倒向西边的柱影，已渐渐的短了。

梦旦先生道：“还有一首歌，你们听人说过没有？”

“采蘋你去问秋英，
怎么姑爷跌满身？”
“他说：相公家里回，
也无火把也无灯。”

“既无火把也要灯！
他说相公家里回，
怎么姑爷跌满身？
采蘋你去问秋英！”

“是的，听见过的，”擘黄说，“但其层次与说话之语气颇不易分得出明白。”

“大约是小姐见姑爷夜间回来，跌了一身的泥，不由得起了疑心，便叫丫头采蘋去问跟班秋英。采蘋回到小姐那里，转述秋英的话，相公之所以跌得一身泥者，因由家里回来，夜色黑漆漆

的，又无火把又无灯笼也。第二首完全是小姐的话，她的疑心还未释，相公既由家回，如无火把也要有灯，怎么会跌得一身泥?于是再叫采蘋去问秋英。虽然是如连环诗似的二首，前后的意思却很不同。每个人的口气也都逼真的像。”梦旦先生说。

经了这样一解释，这首诗，真的也成了一首名作了。

真鸟仔，
啄瓦檐，
奴哥无“母”这数年。
看见街上人讨“母”，
奴哥目泪挂目檐。
有的有，没的没，
有人老婆连小婆!
只愿天下作大水，
流来流去齐齐没。

这一首也是这一夜采得的好诗，但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所谓“真鸟仔”者，即小麻雀也。“母”者，即女子也，即所谓公母之“母”是也。“奴哥”者，擘黄以为是他人称他的，我则以为是自称的口气。兹译之如下：

小小的麻雀儿，
在瓦檐前啄着，啄着，
我是这许多年还没有妻呀!
看见街上人家闹洋洋的娶亲，
我不由得双泪挂眼边。
有的有，没有的没有，

有的人，有了妻，却还要小老婆。
但愿天下起了大水，
流来流去，使大家一齐都没有。

这个译文，意思未见得错，音调的美却完全没有了。所以要保存民歌的绝对的美，似非用方言写出来不可。

这一夜，是在山上说得最舒畅的一夜，直到了大家都微微的呵欠着，方才散了，各进房门去睡。第二夜，月光也不坏。我却忙着写稿子；再一夜，天色却不佳，梦旦先生和擘黄又忙着收拾行囊，预备第二天一早下山。像这样舒畅的夜谈，却终于只有这一夜，这一夜呀！

1926年9月14日

山中的历日

“山中无历日”，这是一句古话，然而我在山中却把历日记得很清楚。我向来不记日记，但在山上却有一本日记，每日都有二三行的东西写在上面。自七月二十三日，第一日在山上醒来时起，直到了最后的一日早晨，即八月二十一日，下山时止，无一日不记。恰恰的在山上三十日，不多也不少，预定的要做的工作，在这三十日之内，也差不多都已做完。

当我离开上海时，一个朋友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一个月，”我答道。真的，不多也不少，恰是一个月。有一天，一个朋友写信来问我道：“你一天的生活如何呢？我们只见你一天一卷的原稿寄到上海来，没有一个人不惊诧而且佩服的。上海是那样的热呀，我们一行字也不能写呢。”

我正要把我的山上生活告诉他们呢。

在我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中，没有像如今的守着有规则的生活，也没有像如今的那末努力的工作着的。

第一晚，当我到了山时，已经不早了，滴翠轩一点灯火也没有。我向心南先生道：“怎么黑漆漆的不点灯?”

“在山上，我们已成了习惯，天色一亮就起来，天色一黑就

去睡，我起初也不惯，现在却惯了。到了那时，自然而然的会起来，自然而然的会去睡。今夜，因为同家母谈话，睡得迟些，不然，这时早已入梦了。家中人，除了我们二人外，他们都早已熟睡了。”心南先生说。

我有些惊诧，却不大相信。更不相信在上海起迟眠迟的我，会服从了这个山中的习惯。

然而到了第二天绝早，心南先生却照常的起身。我这一夜是和他暂时一房同睡的，也不由得不起来，不由得的不跟了他一同起身。“还早呢，还只有六点钟，”我看了表说。

“已经是太晚了。”他说，果然，廊前太阳光已经照得满墙满地了。

这是第一次，我倚了绿色的栏杆——后来改漆为红色的，却更有些诗意了——去看山景。没有奇石，也没有悬岩，全山都是碧绿色的竹林和红瓦黑瓦的洋房子。山形是太平衍了。然而向东望去，却可看见山下的原野。一座一座的小山，都在我们的足下，一畦一畦的绿田，也都在我们的足下。几缕的炊烟，由田间升起，在空中袅袅的飘着，我们知道那里是有几家农户了，虽然看不见他们。空中是停着几片的浮云。太阳照在上面，那云影倒映在山峰间，明显的可以看见。

“也还不坏呢，这山的景色，”我说。

“在起了云时，漫山的都是云，有的在楼前，有的在足下，有时浑不见对面的东西，有时，诸山只露出峰尖，如在海中的孤岛，这简直可称为云海，那才有趣呢。我到了山时，只见了两次这样的奇影。”心南先生说。

这一天真是忙碌，下山到了铁路饭店，去接梦旦先生他们上山来。下午，又东跑跑，西跑跑。太阳把山径晒得滚热的，它又张了大眼向下望着，头上是好像一把火的伞。只好在邻近竹径中

走走就回来了。

在山上，雨是不预约就要落下来的，看它天气还好好的，一瞬眼间，却已乌云蔽了楼檐，沙沙的一阵大雨来了。不久，眼望着这块大乌云向东驶去。东边的山与田野却现出阴郁的样子，这里却又是太阳光满满的照着了。

“伞在山上倒是必要的；晴天可以挡太阳，下雨的时候可以挡雨，”我说。

这一阵雨过去后，天气是凉爽得多了，我便又独自由竹林间的一条小山径，寻路到瀑布去。山径还不湿滑，因为一则沿路都是枯落的竹叶躺着，二则泥土太干，雨又下得不久。山径不算不峻峭，却异常的好走。足踏在干竹叶上，柔柔的如履铺了棉花的地板，手攀着密集的竹干，一干一干的递扶着，如扶着栏杆，任怎么峻峭的路，都不会有倾跌的危险。

莫干山有两个瀑布，一个是在这边山下，一个是碧坞。碧坞太远了，听说路也很险。走过去，要经过一条只有一尺多阔的栈道，一面是绝壁，一面是十余丈深的山溪，轿子是不能走过的，只好把轿子中途弃了，两个轿夫牵着游客的双手，一前一后的把他送过去。去年，有几个朋友到那里去游，却只有几个最勇敢的这样的走了过去，还有几个却终于与轿子一同停留在栈道的这边，不敢过去了。这边的山下瀑布，路途却较为好走，又没有碧坞那末远，所以我便渴于要先去看看——虽然他们都要休息一下，不大高兴走。

瀑布的气势是那末样的伟大，瀑布的景色是那末样的壮美；那末多的清泉，由高山石上，倾倒而下，水声如雷似的，水珠溅得远远的，只要闭眼一想象，便知它是如何的可迷人呀！我少时曾和数十个同学们一同旅行到南雁荡山。那边的瀑布真不少，也真不小。老远的老远的，便看见一道道的白练布由山顶挂了下

来。却总是没有走到。经过了柔湿的田道，经过了繁盛的村庄，爬上了几层的山，方才到了小龙湫。那时是初春，还穿着棉衣。长途的跋涉，使我们都气喘汗流。但到了瀑布之下，立在一块远隔丈余的石上时，细细的水珠却溅得你满脸满身都是，阴凉的，阴凉的，立刻使你一点的热感都没有了；虽穿了棉衣，还觉得冷呢。面前是万斛的清泉，不休的只向下倾注，那景色是无比的美好，那清而弘大的水声，也是无比的美好。这使我到如今还记念着，这使我格外的喜爱瀑布与有瀑布的山。十余年来，总在北京与上海两处徘徊着，不仅没有见什么大瀑布，便连山的影子也不大看得见。这一次之到莫干山，小半的原因，因为那山那有瀑布。

山径不大好走，时而石级，时而泥径，有时，且要在荒草中去寻路。亏得一路上溪声潺潺的。沿了这溪走，我想总不会走得错的。后来，终于是走到了。但那水声并不大，立近了，那水珠也不会飞溅到脸上身上来。高虽有二丈多高，阔却只有两个人身的阔。那末样委靡的瀑布，真使我有些失望。然而这总算是瀑布，万山静悄悄的，连鸟声也没有，只有几张照相的色纸，落在地上，表示曾有人来过。在这瀑布下留连了一会，脱了衣服，洗了一个身，濯了一会足，便仍旧穿便衣，与它告别了。却并不怎么样的惜别。

刚从林径中上来，便看见他们正在门口，打算到外面走走。

“你去不去?”擘黄问我。

“到哪里去?”我问道。

“随便走走。”

我还有余力，便跟了他们同去。经过了游泳池，个个人喧笑的在那里泅水，大都是碧眼黄发的人，他们是最会享用这种公共场所的。池旁，列了许多座位，预备给看的人坐，看的人真也不少。沿着这条山径，到了新会堂，图书馆和幼稚园都在那里。一大群的人正从那里散出，也大都是碧眼黄发的人。沿着山边的一

条路走去，便是球场了。球场的规模并不小，难得在山边会辟出这末大的一个地方。场边有许多石级凸出，预备给人坐，那边贴了不少布告，有一张说："如果山岩崩坏了，发生了什么意外之事，避暑会是不负责的。"我们看那山边，围了不少层的围墙。很坚固，很坚固，哪里会有什么崩坏的事。然而他们却要预防着。在快活的打着球的，也都是碧眼黄发的人。

梦旦先生他们坐在亭上看打球，我们却上了山脊。在这山脊上缓缓的走着，太阳已将西沉，把那无力的金光亲切的抚摩我们的脸。并不大的凉风，吹拂在我们的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舒适之感。我们在那里，望见了塔山。

心南先生说："那是塔山，有一个亭子的，算是莫干山最高的山了。"望过去很远，很远。

晚上，风很大。半夜醒来，只听见廊外虎虎的啸号着，仿佛整座楼房连基底都要为它所摇撼。

山中的风常是这样的。

这是在山中的第一天。第二天也没有做事。到了第三天，却清早的起来，六点钟时，便动手作工。八时吃早餐，看报，看来信，邮差正在那时来。九时再做，直到了十二时。下午，又开始写东西，直到了四时。那时，却要出门到山上走走了。却只在近处，并不到远处去。天未黑便吃了饭。随意闲谈着。到了八时，却各自进了房。有时还看看书，有时却即去睡了。一个月来，几乎天天是如此。

下午四时后，如不出去游山，便是最好的看书时间了。

山中的历日便是如此，我从来没有过着这样的有规则的生活过！

1926年9月20日追记

塔山公园

由滴翠轩到了对面网球场，立在上头的山脊上，才可以看到塔山；远远的，远远的，见到一个亭子立在一个最高峰上，那就是所谓塔山公园了。到山的第三天的清早，我问大家道："到塔山去好吗?"

朝阳柔黄的满山照着，鸟声细碎的啁啾着，正是温凉适宜的时候，正是游山最好的时候。

大家都高兴去走走，但梦旦先生说，不一定要走到塔山，恐怕太远，也许要走不动。

缓缓的由林径中上了山；仿佛只有几步可以到顶上了，走到那处，上面却还有不少路，再走了一段，以为这次是到了，却还有不少路。如此的，"希望"在前引导着，我们终于到山脊。然后，缓缓的，沿山脊而走去。这山脊是全个避暑区域中最好的地方。两旁都是建造得式样不同的石屋或木屋，中间一条平坦的石路，随了山势而高起或低下。空地不少，却不像山下的一样，粗粗的种了几百株竹，它们却是以绿绿的细草铺盖在地上，这里那里的置了几块大石当做椅子，还有不少挺秀的美花奇草，杂植于平铺的绿草毡上。我们在那里，见到了优越的人为淘汰的结果。

一家一家的楼房构造不同，一家一家的园花庭草，亦布置得不同。在这山脊上走着，简直是参观了不少的名园。时时的，可于屋角的空隙见到远远的山峦，见到远远的白云与绿野。

走到这山脊的终点，又要爬高了，但梦旦先生有些疲倦了，便坐在一块界石上休息，没有再向前走的意思。

大家围着这个中途的界石而立着，有的坐在石阶上。静悄悄的还没有一个别的人，只有早起的乡民，满头是汗的挑了赶早市的东西经过这里，送牛奶面包的人也有几个经过。

大家极高兴的在那里谈天说地，浑忘了到塔山去的目的。太阳渐渐的高了，热了，心南看了手表道：

“已经九点多了。快回去吃早餐吧。”

大家都立了起来，拍拍背后的衣服。拍去坐在石上所沾着的尘土，而上了归途。

下午，我的工作完了，便向大家道：“现在到塔山去不去呢?”

“好的，”擘黄道，“只怕高先生不能走远道。”

高先生道：“我不去，你们去好了。我要在房里微睡一下。”

于是我和心南、擘黄同去了。

到塔山去的路是很平坦的。由山后的一条很宽的泥路走去，后面的一带风景全可看到。山石时时有人在丁丁的伐采，可见近来建造别墅的人一天天的多了，连山后也已有了几家住户。

塔山公园的区域，并不很广大，都是童山，杂植着极小极小的竹树，只有膝盖的一半高。还有不少杂草，大树木却一株也没有。将到亭时，山势很高峭，两面石碑，立在大门的左右，是叙这个公园的缘起，碑字已为风雨所侵而模糊不清，后面所署的年月，却是宣统二年（?）。据说，近几年来，亭已全圮，最近才有一个什么督办，来山避暑，提倡重修。现在正在动工。到了亭

上，果有不少工匠在那里工作，木料灰石，堆置得凌乱不堪。亭是很小的，四周的空地也不大，却放了四组的水门汀建造的椅桌，每组二椅一桌，以备游人野餐之用。亭的中央，突然的隆起了一块水门汀建的高丘，活像西湖西冷桥畔重建的小青墓。也许这也是当桌子用的，因为四周也是水门汀建的亭栏，可以给人坐。

再没有比这个亭更粗陋而不谐和的建筑物了，一点式样也没有，不知是什么东西，亭不像亭，塔不像塔，中不是中，西不是西，又不是中西的合璧，单直可以说是一无美感，一无知识者所设计的亭子。如果给工匠们自己随意去设计，也许比这样的式子更会好些。

所谓公园者，所谓亭子者不过如此！然而这是我们中国人在莫干山所建筑的唯一的公共场所。

亏得地势占得还不坏。立在亭畔，四面可眺望得很远。莫干山的诸峰，在此一一可以指点得出来，山下一畦一畦的田，如绿的绣毡一样，一层一层，由高而低，非常的有秩序。足下的冈峦，或起或伏，或趋或耸，历历可指，有如在看一幅地势实型图。

太阳已经渐渐的向西沉下，我们当风而立，略略的有些寒意。

那边有乌云起了，山与田都为一层阴影所蔽，隐隐的似闻见一阵一阵的细密的雨声。

“雨也许要移到这边来了，我们走吧。”

这是第一次的到塔山。

第二次去是在一个绝早的早晨，人是独自一个。

在山上，我们几乎天天看太阳由东方出来。倚在滴翠轩廊前的红栏干上，向东望着，我们便可以看到一道强光四射的金线，

四面都是斑斓的彩云托着，在那最远的东方。渐渐的，云渐融消了，血红的血红的太阳露出了一角，而楼前便有了太阳光。不到一刻，而朝阳已全个的出现于地平线上了，比平常大，比平常红，却是柔和的，新鲜的，不刺目的。对着了这个朝阳而深深的呼吸着，真要觉得生命是在进展，真要觉得活力是已重生。满腔的朝气，满腔的希望，满腔的愉意，满腔的跃跃欲试的工作力!

怪不得晨鸟是要那样的对着朝阳宛转的歌唱着。

常常的在廊前这样的看日出。常常的移了椅子在阳光中，全个身子都浸没在它的新光中。

也许到塔山那个最高峰去看日出，更要好呢。泰山之观日出不是一个最动人的景色么?

一天，绝早，天色还黑着，我便起身，胡乱的洗漱了一下，立刻起程到塔山。天刚刚有些亮，可以看见路。半个行人也没有遇见。一路上急急的走着，屡次的回头看，看太阳已否升起。山后却是阴沉沉的。到了登上了塔山公园的长而多级的石级时，才看见山头已有金黄色，东方是已经亮晶晶的了。

风虎虎的吹着，似乎要从背后把你推送上山去。愈走得高风愈大，真有些觉得冷栗，虽然是在六月，且穿上了夹衣。

飞快的飞快的上山，到了绝顶时，立刻转身向东望着，太阳却已经出来了，圆圆的血红的一个，与在廊前所见的一模一样，眼界并不见得因更高而有所不同。

在金黄的柔光中浸溶了许久许久才回去，到家还不过八时。

第三次，又到了塔山，是和心南先生全家去的，居然用到了水门汀的椅桌，举行了一次野餐会。离第一次到时，只有半个月，这里仿佛因工程已竣之故，到的人突多起来。空地上垃圾很

不少，也无人去扫除。每个人下山时都带了不少只苍蝇在衣上帽上回去。沿路费了不少驱逐的工夫。

1926年9月30日追记

蝉与纺织娘

你如果有福气独自坐在窗内，静悄悄的没一个人来打扰你，一点钟，两点钟的过去，嘴里衔着一支烟，躺在沙发上慢慢的喷着烟云，看它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这静境之内，你便可以听到那墙角阶前的鸣虫的奏乐。

那鸣虫的作响，真不是凡响；如果你曾听见过曼杜令的低奏，你曾听见过一支洞箫在月下湖上独吹着；你曾听见过红楼的重幔中透漏出的弦管声，你曾听见过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间流过，或你曾倚在山阁上听着飒飒的松风在足下拂过，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鸣虫之叫声想象到一二了。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曲，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的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声，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同样的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咭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之叮令，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

它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它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你如果是一个孤客，独宿于荒郊逆旅，一盏荧荧的油灯，对着一张板床，一张木桌，一二张硬板凳，再一听见四壁唧唧知知的虫声间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稳稳的安睡了，什么愁情，乡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会一串一串的从根儿勾引起来，在你心上翻来覆去，如白老鼠在戏笼中走轮盘一般，一上去便不用想下来憩息。如果你不是一个客人，你有家庭，你有很好的太太，你并没有什么闲愁胡想，那末，在你太太已睡之后，你想在书房中静静的写些东西时，这唧唧的秋虫之声却也会无端的窜入你的心里，翻掘起你向不曾有过的一种凄感呢。如果那一夜是一个月夜，天井里统是银白色，枯秃的树影，一根一条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触将更深了。那也许就是所谓悲秋。

秋虫之声，大都在蝉之夏曲已告终之后出现，那正与气候之寒暖相应。但我却有一次奇异的经验；在无数的纺织娘之鸣声已来了之后，却又听得满耳的蝉声。我想我们的读者中有这种经验的人是必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听见的只有蝉声，鸟声还比不上。那时天气是很热，即在山上，也觉得并不凉爽。正午的时候，躺在廊前的藤榻上，要求一点的凉风，却见满山的竹树梢头，一动也不动，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静静的站着，如老僧入了定似的。风扇之类既得不到，只好不断的用手巾来拭汗，不断的在摇挥那纸扇了。在这时候，往往有几缕的蝉声在槛外鸣奏着。闭了目，静静的听了它们在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阵绝清幽的乐阵在那里奏着绝清幽的曲子，炎热似乎也减少了，然后，朦胧的朦胧的睡去了，什么都不觉得。良久，良久，清梦醒来时，却又是满耳的蝉声。山中的蝉真多！绝早的清晨，老妈子

们和小孩子们常去抱着竹干乱摇一阵，而一只二只的蝉便要跟随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第一个早晨，在我们滴翠轩的左近，至少是百只以上之蝉是这样的被捉。但蝉声却并不减少。

常常的，一只蝉两只蝉，叽的一声，飞入房内，如平时我们所见的青油虫及灯蛾之飞入一样。这也是必定被人所捉的。有一天，见有什么东西在槛外倒水的铅斗中咯笃咯笃的作响，俯身到槛外一看，却又是一只蝉，这当然又是一个俘虏了。还有好几次，在山脊上走时，忽见矮林丛中有什么东西在动，拨开林丛一看，却也是一只蝉。它是被竹枝竹叶挡阻住了不能飞去。我把它拾在手中。同行的心南先生说，“这有什么稀奇，放走了它吧，要多少还怕没有!”我便顺手把它向风中一送，它悠悠扬扬的飞去很远很远，渐渐的不见了。我想不到这只蝉就在刚才是地上拾了来的那一只!

初到时，颇想把它们捉几个寄到上海去送送人。有一次，便托了老妈子去捉。她在第二天一早，果然捉了五六只来放在一个大香烟纸盒中，不料给依真一见，她却吵着，带强迫的要去。我又托那个老妈子去捉。第二天，又捉了四五只来。依真的纸盒中却只剩下两只活的，其余的都死了。到了晚上，我的几只，也死了一半。因此，寄到上海的计划遂根本的打消了。从此以后，便也不再托人去捉，自己偶然捉来的，也都随手的放去了。那样不经久的东西，留下了它干什么用! 不过孩子们却还热心的去捉。依真每天要捉至少三只以上用细绳子缚在铁杆上。有一次，曾有一只蝉居然带了红绳子逃去了；很长的一根红绳子，拖在它后面，在风中飘荡着，很有趣味。

半个月过去了；有的时候，似乎蝉声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来。虽然是叽——叽——的不息的鸣着，却并不觉喧扰；所以大家都不讨厌它们。我却特别的爱听它们的歌唱，那样的高旷清

远的调子，在什么音乐会中可以听得到！所以我每以蝉声将绝为虑，时时的干涉孩子们的捕捉。

到了一夜，狂风大作，雨点如从水龙头上喷出似的，向槛内廊上倾倒。第二天还不放晴。再过一天，晴了，天气却很凉，蝉声乃不再听见了！全山上在鸣唱着的却换了一种咭嘎——咭嘎——的急促而凄楚的调子，那是纺织娘。

“秋天到了，”我这样的说着，颇动了归心。

再一天，纺织娘还是咭嘎咭嘎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当太阳晒得满山时，蝉声却又听见了！且很不少。我初听不信；叽——叽——叽格——叽格——那确是蝉声！纺织娘之声却又潜踪了。

蝉回来了，跟它回来的是炎夏。从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复放入箱中。下山之计遂又打消了。

谁曾于听了纺织娘歌声之后再听见蝉的夏曲呢？这是我的一个有趣的经验。

11 月 8 日夜补记

苦 鸦 子

乌鸦是那末黑丑的鸟，一到傍晚，便成群结阵的飞于空中，或三两只栖于树下，苦呀！苦呀的叫着，更使人起了一种厌恶的情绪。虽然中国许多抒情诗的文句，每每的把鸦美化了。如“寒鸦数点”“暮鸦栖未定”之类，读来未尝不觉其美，等到一听见其声，思想的美感却完全消失了，心上所有的只是厌恶。

在山中也与在城市中一样，免不了鸦的打扰。太阳的淡金色光线，弱了，柔和了，暮霭渐渐的朦胧的如轻纱似的幔罩于冈峦之腰，田野之上，西方是血红的一个大圆盘悬在地平上，四边是金彩斑斓的云霞，点染在半天；工作之后，躺在藤榻上，有意无意的领略着这晚霞天气的图画。经过了这样静谧的生活的，准保他一辈子不会忘了，至少是要在城市的狭室中不时想起的。不幸这恬静可爱的山中的黄昏，却往往为苦呀！苦呀的鸦声所乱。

有一天，晚餐吃得特别的早；几个老婆子趁着太阳光未下山，把厨房中盆碗等物都收拾好了，便也上楼靠在红栏杆上闲谈。

“苦呀！苦呀！”几中乌鸦栖在对面一株大树上，正朝着我们此唱彼和的歌叫着。

“苦鸦子！我们乡下人总说她是嫂嫂变的。”汤妈说。

江妈接着道：“我们那里也有这话。婆婆很凶，姑娘又会挑嘴，弄得嫂嫂常常受婆婆的气，还常常的打她，男人又一年间没有几时在家。有一次，她把米饭从后门给了些叫化的；她姑娘看见了，马上去告诉她的娘。还挑拨的说：‘嫂嫂常常把饭给人家。’于是婆婆生了大气，用后门的门闩，没头没脑的打了她一顿，她浑身是伤。气不过，就去投河。却为邻居看见了救起，把她湿淋淋的送回家。她婆婆姑娘还骂她假死吓诈人。当夜，她又用衣带把自己吊死在床前了。过了几个月，她男人回家，他的娘却淡淡的说，她得病死了。但她的灵魂却变了乌鸦，天天在屋前树上苦呀！苦呀的叫着。”

“做人家媳妇实在不容易。”江妈接着说，“像我们那里媳妇吃苦的真不少！”

汤妈说，“可不是！前半年的少爷家里用的叶妈还不是苦到无处说！一天到晚打水，烧饭，劈柴，种田，摘豆子。她婆婆还常常的叽哩咕噜骂她。碰到丈夫好些的，也还好，有地方说说。她的丈夫却又是牛脾气，好赌。输了，总拿她来出气，打得呀，浑身是伤！有一次，她给我看，一身的青肿，半个月一个月还不会退。好容易来帮人家，虽然劳碌些，比在家里总算是好得多了。一月三块半工钱，一个也不能少，都要寄回家。她丈夫还时时来找她要钱！她说起来常哭！上一次，她不是辞了回家么？那是她丈夫为了赌钱的事，被人家打伤了，一定要她回去伏侍。这一向都没有信来，问她乡里人也不知道。这一半年总不见得会出来了。”

江妈道：“汤奶奶你是好福气！说是童养媳，婆婆待你比自己的女儿还好。男人又肯干，家里积的钱不少了，去年不是又买了几亩田么？你真可以回去享福了，汤奶奶！”

“哪里的话！我们哪里说得上享福两个字！我们的婆婆待我可真不差，比自己的姆妈还好！”

这时，一声不响的刘妈插嘴道：“汤奶奶待她婆婆也真是好；自己的娘病，还不大挂心，听说她婆婆有什么难过，就一定要回去看看的了！上次她婆婆还托人带了大棉袄给她，真是疼她！”

汤妈指着刘妈向江妈道：“她真可怜！人是真好，只可惜有些太老实，常给人欺负。她出来帮人家也是没法的。她家里不是少吃的，穿的，只是她婆婆太厉害了，不是打，就是骂，没有一天有好日子过。自从她男人死了，婆婆更恨她入骨，说她是克夫。她到外边来，赛如在天堂上！”

刘妈一声不响的听着她在谈自己的身世。栏杆外面乌鸦还是一声苦呀！苦呀在叫着，夜色已经成了深灰色了。

“刘妈，天黑了，怎么还不点灯？天天做的事都会忘了么！”她主妇的声音，严厉的由后房传出。

“噢，来了，”刘妈连忙的答应，慌慌张张的到后面去了。

“真作孽，像她这样的人，到处要给人欺负。”江妈说。“还好她是个呆子，看她一天到晚总是嘻嘻的笑脸。”

“不，”汤妈说，“别看她呆头呆脑的；她和我谈起来，时时的落泪呢。有一次，给她主妇大骂了一顿以后，她便跑到自己房里痛哭。到了夜里，我睡时，还听见她在呜咽的抽气！”

想不到刘妈是这样的一个人，自到山中来后，我们每以她为乐天的痴呆人，往往的拿她来取笑，她也从没有发怒过，谁晓得她原是这样的一个“苦鸦子”！

这时，黑夜已经笼罩了一切。江妈说，“我也要去点灯了。”

“苦呀，苦呀！”的乌鸦已经静止，大约它们是栖定在巢中了。

11月12夜追记

不速之客

这里离上海虽然不过一天的路程，但我们却以为上海是远了，很远了；每日不再听见隆隆的机器声，不再有一堆一堆的稿子待阅，不再有一束一束来往的信件。这里有的是白云，是竹林，是青山，如果镇日的靠在红栏杆上，看看山，看看田野，看看书，那末，便可以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偶然的听着鸟声喋格喋格的啭着，或一只两只小鸟，如疾矢似的飞过槛外，或三五丛蝉声曼长的和唱着，却更足以显出山中的静谧与心中的静谧来。

然而我们每天却有两次或三次是要与上海及外面世界接触的；一次便是早晨八时左右邮差的降临，那是照例总有几封信及一束日报递来的。如果今天邮差迟了一点来，或没有信件，我们心里便有些不安逸。

“我有信没有?”一见绿衣人的急步噔噔噔的上了楼，便这样的问；有时在路上遇见了，那时时间是更早，也便以这同样的问题问他。

他跑得满头是汗，从邮袋中取了信件日报出来，便又匆匆的转身下楼了。我到了山中不到三天，已与这个邮差熟悉。因为每

次送这一带地方邮件的总是他。据他说，今年上山的人不到三百。因为熟悉了，在中途向他要信时，他当然不会不给的。

再一次是下午一时左右；那时带了外面的消息来的，又是邮差，且又是同样的那一个邮差；不过这一次是靠不住的，有时来，有时不来。

最后一次是夜间九十时左右，那时是上海或杭州的旅客由山下坐了轿子来的时候。因为滴翠轩的一部分是旅馆，所以常常有旅客来。我的房间隔壁，有两间空房，后面也有一间，这几个房间的住客是常常更换的。有时是官僚，有时是军人，有时是教育家，有时是学生，——我还曾在茶房扫除房间时，见到一封住客弃掉的诉说大学生生活的苦闷的信——有时是商人；有时是单身，有时是带了女眷。虽然我是不大同他们攀谈的，但见了他们的各式各样的脸，各式各样的举动，也颇有趣。不过他们来时，往往我们已经睡了。第二天一清晨，便听见老妈子们纷纷传说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有时，坐谈得迟了，便也看见他们的上山。大约每一二夜总有一批人来。一见轿夫挑夫的喧语，呼唤茶房的声音，楼梯上杂乱匆促的足步声，便知山客是又多了几个了。有时，坐在廊前，也看见对山有灯火荧荧的移动。老妈子们便道："又有人上山了。"刘妈道："一个，两个，还有一个，妈妈呀，轿子多着呢！今天来的人真不少呀！"这些人当然不是到滴翠轩来的，因为到滴翠轩是走老路近，而对山却是新路，轿夫们向来不走的。走新路的，都是到岭上各处别墅上去的。

第一次第二次的外面消息，是我们所最盼望的，因为载来的是与我们有关的消息。尤其热忱的来候着的是我。因为，箴没有和我同来，我几次写信去，总催她快些上山来。上海太热，是其一因，还有……

别离，那真不是轻易说的。如果你偶然孤身作客在外，如果

你不是怕见你那母夜叉似的妻，如果你没有在外眷恋了别一个女郎，你必定会时时的想思到家中的她，必定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离情别绪萦挂在心头的，必定会时时的因事，因了极小极小的事，而感到一种思乡或思家之情怀的。那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无庸其讳言。即使你和她向来并不怎么和睦，常常要口角几声，隔了几天，且要大闹一次的，然而到了别离之后，你却在心头翻腾着对于她的好感。别离使你忘了她的坏处。而只想到了她，特别是她的好处。也许你们一见面，仍然再要口角，再要拍桌子，摔东西的大闹，然而这时却有一根极坚固极大的无形的情线把你和她牵住，要使你们互相接近。你到了快归家时，你心里必定是"归心如箭"，你到了有机会时，必定要立刻的接了她出来同住。有几个朋友，在外面当教员的，一到暑假，经过上海回家时，必定是极匆忙的回去，多留一天也不肯。"他是急于要想和他夫人见面呢，"大家都嘲笑似的谈着。那不必笑，换了你，也是要如此的。

这也无庸讳言，我在这里，当然的，时时要想念到她。我写了好几封信给她，去邀她来。"如果路上没有伴，可叫江妈同来。"但她回了信，都说不能来。我们大约每天总有一封信来往，有时有两封信，然而写了信，读了信，却更引起了离别之感。偶然她有一天没有信来，那当然是要整天的不安逸的。

"铎，你不在，我怎么都不舒服，常常的无端生气，还哭了几次呢。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这是她在我走了第二日写来的信。

凄然的离情，弥漫了全个心头，眼眶中似乎有些潮润，良久，良久，还觉得不大舒适。

听心南先生说，有两位女同事写信告诉他，要在山上来住。那是很好的机会，可以与箴结伴同行的。我兴匆匆的写了信去约

她。但她们却终于没有成行，当然她也不来了。我每天匆匆的工作着，预备早几天把要做的工做完。她既不能来，还是我早些回去吧。

有一次，我写信叫她寄了些我爱吃的东西来。她回信道："明后天有两位你所想不到的人上山来，我当把那些东西托他们带上。"

这两位我所想不到的人是谁呢？执了信沉吟了许久，还猜不出。也许是那两位女同事也要来了吧？也许是别的亲友们吧？我也曾写信去约圣陶、予同他们来游玩几天，也许竟是他们吧？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这两位还没有到，我几乎要淡忘了这事。

第三夜，十点钟的左右，我已经脱了衣，躺在床上看书。倦意渐渐迫上眼睫，正要吹灭了油灯，楼梯上突然有一阵匆促的杂乱的足步声；这足步到了房门口，停止了。是茶房的声音叫道：

"郑先生睡了没有？楼下有两位女客要找你。"

"是找我么？"

"她说是要找你。"

我心头扑扑的跳着。女客？那两位女同事竟来了么？匆匆的穿上了睡衣，黑漆漆的摸到楼梯边，却看不出站在门外的是谁。

"铎，你想得到是我来了么？"这是箴的声音，她由轿夫执的灯笼光中先看见了我。"是江妈伴了我来的。"

这真是一位完全想不到的不速之客！

在山中，我的情绪没有比这一时更激动得厉害的了。

1926 年 11 月 28 日夜追记

山　市

未至滴翠轩时，听说那个地方占着山的中腰，是上下山必由之路，重要的商店都开设在那里。第二次清晨到楼下观望时，却很清静，不像市场的样子。楼下只有三间铺子。商务书馆是最大，此外还有一家出卖棉织衣服店，一家五金店。东边是下山之路，一面是山壁，一面是竹林；底下是铁路饭店。“这里下山要到三桥埠才有市集呢，”茶房告诉我说。西边上去，竹荫密密的遮盖在小路上，景物很不坏！——后来我曾时时到这条路上散步，——但也不见有商店的影子。茶房说，由此上去，有好几家铺子，最大的元泰也在那里。我和心南先生沿了这条路走去，不到三四百余步，果然见几家竹器店，水果店，再过去是上海银行，元泰食物店及三五家牛肉庄，花边店，竹器店；如此而已。那就是所谓山市。但心南先生说，后山还有一个大市场，老妈子天天都到那里去买菜。

滴翠轩的楼廊，是最可赞许的地方，又阔又敞，眼界又远，是全座“轩”最好的所在。

一家竹器店正在编做竹的躺椅。“应该有一张躺椅放在廊前躺躺才好，”我这样想，便对这店的老板说，“这张躺椅卖不卖。”

“这是外国人定做的，您要，再替您做一张好了，三天就有。”

“照这样子，”我的身体躺在这将成的椅上试了一试，说：“还要长了二三吋。价钱要多少？”

“替外国人做，自然要贵些，这一张是四块钱，但您如果要，可以照本给您做。只要三块八角，不能再少。”

我望望心南先生，要他还价，因为这间铺子他曾买过几样东西，算是老主顾了。

“三块钱，我看可以做了，”心南先生说。

“不能，先生，实在不够本。”

“那末，三块四角钱吧，不做随便你，”我一边走，一边说。

“好了，好了，替您做一张就是。”

“三天以后，一定要有，尺寸不能短少，一定要比这张长三吋。”

“一定，一定，我们这里不会错的，说一句是一句，请先付定洋。”

我付了定洋，走了。

第二天去看，他们还没有动手做。

“怎么不做，来得及么？大后天一定要的，因为等要用。”

“有的，一定有的，请您放心。”

第三天早晨，到山上去，走过门前，顺便去看看，他们才在扎竹架子。

“明天椅子有没有？一定要送去的。”

“这两天生意太忙，对不起。后天给你送去吧。今天动手做，无论如何，明天不会好的。”

再过一天，见他们还没有把椅子送来，又跑去看。大体是已经做好了。老板说，“下午一定有，随即给你送来。”

躺在椅上试了一试，似乎不对，比前次的一张还要短。

“怎么更短了?”

“没有，先生，已经特别放长了。”

前次定做的那张椅子还挂在墙角，没有取去。

“把那张拿下来比比看。”我说。

一比，果然反短了二吋，不由人不生气！山里做买卖的人总以为比都市里会老实些，不料这种推测却完全错误!

“我不要了，说话怎么不作准？说好放长三吋的，怎么反短了二吋!”

“先生，没有短，是放长的，因为样子不同，前面靠脚处把您编得短些，所以您觉得它短了。”

“明明是短!”我用了尺去量后说。

争执了半天，结果是量好了尺寸，叫他们再做一只。两天后一定有。

这一次才没有偷减了尺寸。

每次到山脊上散步时，总觉得山后田间的景色很不坏。有一天绝早，天色还没有发亮，便起了床，自己预备洗脸水。到了一切都收拾好时，天色刚刚有些淡灰色。于是独自一人的便动身了。到了山脊，再往下走时，太阳已如大血盘似的出现于东方。山后有一个小市场，几家茶馆饭铺，几家米店，兼售青菜及鸡。还有一家肉店。集旁是一小队保安队的驻所，情况很寂寥，并不热闹。心南先生所说的市集，难道就是这里么？我有些怀疑。

由这市集再往下走，沿途风物很秀美。满山都是竹林，间有流泉淙淙的作响。有一座小桥，架于溪上，几个村姑在溪潭旁捶洗衣服。在在都可入画。只是路途渐渐的峻峭了，毁坏了，有时且寻不出途径，一路都是乱石。走了半个钟头，还没有到山脚。头上汗珠津津的渗出，太阳光在这边却还没有，因为是山阴。沿

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良久，才见下面有一个穿蓝布衣的人向上走。到了临近，见他手执一个酱油瓶，知道是到市集去的。

“这里到山脚下还有多少路?”

他以怀疑的眼光望着我，答道：“远呢，远呢，还有三五里路呢。你到那边有什么事?”

“不过游玩游玩而已。”

“山路不好走呢。一路上都是石子，且又高峻。”

我不理他，继续的走下去，不到半里路，却到了一个村落，且路途并不坏，较上面的一段平坦多了。不知这个人为什么要说谎。一条溪水安舒的在平地上流着，红冠的白鹅安舒的在水面上游着。一群孩子立在水中拍水为戏，嘻嘻哈哈的大笑大叫，母亲们正在水边洗菜蔬。屋上的烟囱中，升出一缕缕的炊烟。

一只村犬见了生人，汪汪的大叫起来，四面的犬应声而吠，这安静的晨村，立刻充满了紧张的恐怖气象。孩子们和母亲们都停了游戏，停了工作，诧异的望着我。几只犬追逐在后面吠叫。亏得我有一根司的克护身，才能把它们吓跑了。它们只远远的追吠，不敢走近来。山行真不能不带司的克，一面可以为行山之助，一面又可以防身，走到草莽丛杂时，可以拨打开蛇虫之类，同时还可以吓吓犬!

沿了溪边走下去，一路都是水田，用竹杆搭了一座瓜架，就架在水面上；满架都是黄色的花，也已有几个早结的绿皮的瓜。那样有趣而可爱的瓜架，我从不曾见过。再下面是一个深潭，绿色的水，莹静的停储在那里，我静静的立着，可以照见自己的面貌。高山如翠绿屏风似的围绕于三面。静悄悄的一点人声鸟声都没有。能在那里静立一二个钟头，那真是一种清福。但偶一抬头，却见太阳光已经照在山腰了。

一看表，已经七点，不能不回去了。再经过那个村落时，犬

和人却都已进屋去，不再看见。到了市集，却忘了上山脊的路，去问保安队，他们却说不知。保安队会不知驻在地的路径，那真有些奇闻！我不再问他们，自己试了几次，终于到达了山脊，由那里到家，便是熟路了。

回家后，问问心南先生，他们说的大市集原来果是那里。山市竟是如此的寂寥的，那是我初想不到的；山中人原却并不比都市中人朴无欺诈，那也是我初想不到的。

1926 年 11 月 28 日夜追记

海　燕

我们在ATHOS上

——一篇小小的序文

阿托士（Athos）这个名字，凡读过大仲马的名著《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的，大约都会记住他，而现在这个名字却应用在我们的船上。还有波托士，达达南呢，他们也都是这个M.M.公司的邮船。这船是阿托士第二，还有阿托士第一是不幸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在地中海沉没了。我们的餐厅的壁上还竖着一块铜牌，写着那次牺牲者的姓名。

阿托士第二，新造不久，载重二万四千吨，在大海中驶着，据我们这几天的经历，并不怎么颠簸，大约与我们坐长江船时所受的颠簸差不多。我们船上的生活很安适，没有一个曾感到旅行的苦。有一个餐厅，可以供我们当书房用，每人独据一张餐桌，便如独据了一张书桌。

我们是五个人。

船已到了大海，夜色灰暗了，墨黑了，天上阴沉沉的不见一粒星光。海涛微微的抚拍着船旁，微微的作响，如母亲之摇着她儿子的摇篮，低唱着催眠歌，小浪沫时时在舱洞所射出的圆光中跳跃着。远远的地方，有几座灯塔，间隔的发出光明，如在互相

答语。大家默默的躺在甲板上放着的藤椅上。

我们是在 Athos 上。

天是五月的夜天，地是东海之中央。

“你们写些东西不好么?”陈记起了孙和她说的这一句话，把它重说着。

写些东西！那是我们所时常最愿意做的工作。我们如顽童似的往往东涂西抹着。如今在此很可写作些东西的情境中，还会不写么?

陈首先提了笔去写；中道在画着；徐在踌躇着，预备捉住一个最好的题材；兆淇在他的日记中写了一段，又扯去。我在很忙的写着信，还未想到写些什么好。

后天早晨可以到达香港。

我们要把我们所写的东西，在香港第一次寄回给亲爱的国人和亲友。第二次也许在西贡，也许更远些。

我们离开了中国，我们的心愈萦念着中国。我们在可以允许我们写些东西的环境中写作着，告诉我们的亲爱的亲友和读者以我们在 Athos 上所感到的，所想到的，所见闻到的。我们什么都写。

这是第一次。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我们是五个人，五个人写的画的想的东西还不会集成一本薄薄的册子么?

离　别

一

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着的中国，当我倚在高高的船栏上，见着船渐渐的离岸了，船与岸间的水面渐渐的阔了，见着许多亲友挥着白巾，挥着帽子，挥着手，说着 Adieu，Adieu！[①]听着鞭炮劈劈拍拍的响着，水兵们高呼着向岸上的同伴告别时，我的眼眶是润湿了，我自知我的泪点已经滴在眼镜面了，镜面是模糊了，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船慢慢的向前驶着，沿途见了停着的好几只灰色的白色的军舰。不，那不是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它们的旗帜是“红日”，是“蓝白红”，是“红蓝条交叉着”的联合旗，是有“星点红条”的旗!

两岸是黄土和青草，再过去是两条的青痕，再过去是地平上

① 法语：“再会，再会!”

的几座小岛山，海水满盈盈的照在夕阳之下，浪涛如顽皮的小童似的跳跃不定。水面上现出一片的金光。

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着的中国！

我不忍离了中国而去，更不忍在这大时代中放弃每人应做的工作而去，抛弃了许多亲爱的勇士们在后面，他们是正用他们的血建造着新的中国，正在以纯挚的热诚，争斗着，奋击着。我这样不负责任的离开了中国，我真是一个罪人！

然而我终将在这大时代中工作着的，我终将为中国而努力，而呈献了我的身，我的心；我别了中国，为的是求更好的经验，求更好的奋斗的工具。暂别了，暂别了，在各方面争斗着的勇士们，我不久即将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你们当中了。

当我归来时，我希望这些悬着“红日”的，“蓝白红”的，有“星点红条”的，“红蓝条交叉着”的一切旗帜的白色灰色的军舰都已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我们的可喜爱的悬着我们的旗帜的伟大舰队。

如果它们那时还没有退去中国海，还没有为我们所消灭，那末，来，勇士们，我将加入你们的队中，以更勇猛的力量，去压迫它们，去毁灭它们！

这是我的誓言！

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着的中国！

二

别了，我最爱的祖母、母亲、妹妹以及一切亲友们！我没有想到我动身得那末匆促。我决定动身，是在行期前的七天；跑去告诉祖母和许多亲友们，是在行期前的五天。我想我们的别离至多不过是两年，三年，然而我心里总有一种离愁堆积着。两三年

的时光，在上海住着是如燕子疾飞似的匆匆滑过去了，然而在孤身栖止于海外的游子看来，是如何漫长的一个时间呀！在倚闾而望游子归来的祖母、母亲们和数年来终日聚首的爱友们看来，又是如何漫长的一个时期呀！祖母在半年来，身体又渐渐的恢复康健了，精神也很好，所以我敢于安心远游。要在半年前，我真的不忍与她相别呢！然而当她听见我要远别的消息时，她口里不说什么，还很高兴的鼓励着我，要我保重自己的身体，在外不像在家，没有人细心照应了，饮食要小心，被服要盖得好些，落在床下是不会有人来拾起了；又再三叮嘱着我，能够早回，便早些回来。她这些话是安舒的慈爱的说着的，然而在她慢缓的语声中，在她微蹙的眉尖上，我已看出她是满孕着难告的苦闷与别意。不忍与她的孩子离别，而又不忍阻挡他的前进，这其间是如何的踌躇苦恼，不安！人非铁石，谁不觉此！第二天，第三天，她的筋痛的旧病，便又微微的发作了。这是谁的罪过！行期前一天的晚上，我去向她告别；勉强装出高兴的样子，要逗引开她的忧怀别绪；她也勉强装着并不难过的样子，这还不是她也怕我伤心么？在强装的笑容间，我看出万难遮盖的伤别的阴影。她强忍着呢！以全力忍着呢！母亲也是如此，假定她们是哭了，我一定要弃了我离国的决心！一定的！这夜临别时，我告诉她们说，第二天还要来一次。但是，不，第二天，我决不敢再去向她们告别了。我真怕摇动了我的离国的决心！我宁愿负一次说谎的罪，我宁愿负一次不去拜别的罪！

岳父是真希望我有所成就的，他对于我的离国，用全力来赞助。他老人家仆仆的在路上跑，为了我的事，不知有几次了！托人，找人帮忙，换钱，……都是他在忙着。我不知将如何说感谢的话好！然而临别时，他也不免有戚意。我看他扶着箴，在太阳光中，忙乱的码头上站着，挥着手，我真的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许多朋友，亲戚……他们都给我以在我预想以上之帮忙与亲切的感觉，这使我便不忍于离别了！

果然如此的轻于言离别，而又在外游荡着，一无所成，将如何的伤了祖母、母亲、岳父以及一切亲友的心呢！

别了，我最爱的祖母以及一切亲友们！

三

当我与岳父同车到商务去时，我首先告诉他我将于二十一日动身了。归家时，我将这话第二次告诉给箴，她还以为我是与她开开玩笑的。

“哪里的话！真的要这末快动身么?”

“哪一个骗你，自然是真的，因为有同伴。”

她还不信，摇摇头道：“等爸爸回来问他看。你的话不能信。”

岳父回来，她真的去问了。

“哪里会假的；振铎一定要动身了，只有六七天工夫。快去预备行装!”他微笑的说着。

箴有些愕然了，“爸爸也骗我!”

“并没有骗你，是一点不假的事。”他正经的说道。

她不响了，显然的心上罩了一层殷浓的苦闷。

“铎，你为什么这样快动身?再等几时，八月间再走不好么?”箴的话声有些生涩，不如刚才的轻快了。

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俩除同出去置办行装外，相聚的时候很少，我每天还去办公，因为有许多事要结束。

每个黄昏，每个清晨，她都以同一的凄声向我说道：“铎，不要走了吧!”

“等到八月间再走不好么?”

我踌躇着，我不能下一个决心，我真的时时刻刻想不走。去年我们俩一天的相离，已经不可忍受了，何况如今是两三年的相别呢?

我真的不想走!

“泪眼相见，觉无语幽咽，”在别前的三四天已经是如此了。每天的早餐，我都咽不下去，心上似有千百重的铅块压着，说不出的难过。当护照没有签字好时，箴暗暗的希望着英法领事拒绝签字，于是我可以不走了。我也竟是如此的暗暗的希望着。

当许多朋友请我们饯别宴上，我曾笑对他们说道：“假定我不走呢，吃了这一顿饭要不要奉还?”这不是一句笑话，我是真的这样想呢。即在整理行装时，我还时时的这样暗念着：“姑且整理整理，也许去不成。”

然而护照终于签了字，终于要于第二天动身了。

只有动身的那一天早晨，我们俩是始终的聚首着。我们同倚在沙发上。有千万语要说，却一句也都说不出，只是默默的相对。

箴呜咽的哭了，我眼眶中也装满了热泪。谁能吃得下午饭呢!

码头上，握了手后，我便上船了，船上催送客者回去的铃声已经丁丁的摇着了。我倚在船栏上，她站在岳父身边，暗暗的在拭泪。中间隔的是几丈的空间，竟不能再一握手，再一谈话。此情此景，将何以堪！最后，岳父怕她太伤心了，便领了她先走。那临别的一瞬，她已经不能再有所表示了，连手也不能挥送，只慢慢的走出码头，她的手握着白巾，在眼眶边不停的拭着。我看着她的黄色衣服，她的背影，渐渐的远了，消失在过道中了!

“黯然魂消者惟别而已矣!”

Adieu! Adieu!

希望几个月之后——不敢望几天或几十天，在国外再有一次“不速之客”的经历。

“别离”那真不是容易说的!

海　　燕

乌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积伶积俐，加上一双剪刀似的尾巴，一对劲俊轻快的翅膀，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一只小燕子。当春间二三月，轻飔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细雨无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齐舒了它们的黄绿的眼，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形成了烂熳无比的春天时，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飞来，加入了这个隽妙无比的春景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的生趣。小燕子带了它的双剪似的尾，在微风细雨中，或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声，已由这里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之下了。再几只却隽逸的在粼粼如縠纹的湖面横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的荡漾了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的憩息于纤细的电线上，——嫩蓝的春天，几支木杆，几痕细线连于杆与杆间，线上是停着几个粗而有致的小黑点，那便是燕子，是多末有趣的一幅图画呀！还有一家家的快乐家庭，他们还特为我们的小燕子备了一个两个小巢，放在厅梁的最高处，假如这家有了一个匾额，那匾后便是小燕子最好的安巢之

所。第一年，小燕子来住了，第二年，我们的小燕子，就是去年的一对，它们还要来住。

“燕子归来寻旧垒”。

还是去年的主，还是去年的宾，他们宾主间是如何的融融泄泄呀！偶然的有几家，小燕子却不来光顾，那便很使主人忧戚，他们邀召不到那末隽逸的嘉宾，每以为自己运命的蹇劣呢。

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曾使几多的孩子们欢呼着，注意着，沉醉着，曾使几多的农人们市民们忧戚着，或舒怀的指点着，且曾平添了几多的春色，几多的生趣于我们的春天的小燕子！

如今，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托身于浮宅之上，奔驰于万顷海涛之间，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

这小燕子，便是我们故乡的那一对，两对么？便是我们今春在故乡所见的那一对，两对么？

见了它们，游子们能不引起了，至少是轻烟似的，一缕两缕的乡愁么？

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是平稳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样，偶有微风，只吹起了绝细绝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皱纹，这更使照晒于初夏之太阳光之下的、金光烂灿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我没有见过那末美的海！天上也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平贴于空中，就如一个女郎，穿了绝美的蓝色夏衣，而颈间却围绕了一段绝细绝轻的白纱巾。我没有见过那末美的天空！我们倚在青色的船栏上，默默的望着这绝美的海天；我们一点杂念也没有，我们是被沉醉了，我们是被带入晶天中了。

就在这时，我们的小燕子，二只，三只，四只，在海上出现了。它们仍是隽逸的从容的在海面上斜掠着，如在小湖面上一样；海水被它的似剪的尾与翼尖一打，也仍是连漾了好几圈圆

晕。小小的燕子，浩莽的大海，飞着飞着，不会觉得倦么？不会遇着暴风疾雨么？我们真替它们担心呢!

小燕子却从容的憩着了。它们展开了双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了，双翼如浮圈似的支持着体重，活是一只乌黑的小水禽，在随波上下的浮着，又安闲，又舒适。海是它们那末安好的家，我们真是想不到。

在故乡，我们还会想象得到我们的小燕子是这样的一个海上英雄么？

海水仍是平贴无波，许多绝小绝小的海鱼，为我们的船所惊动，群向远处窜去；随了它们飞窜着，水面起了一条条的长痕，正如我们当孩子时之用瓦片打水镖在水面所划起的长痕。这小鱼是我们小燕子的粮食么？

小燕子在海面上斜掠着，浮憩着。它们果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么？

啊，乡愁呀，如轻烟似的乡愁呀!

“A LA MER!”

海水渐渐的由淡蓝而转成绿色了，茫茫的水天相接的圆形，渐渐的也有了几个孤岛砥立在天与水之间了。对面，远处，有一座龟形的山。“新加坡快到了!”一位同舟的华侨说，“过了这两座龟山，便是新加坡了；你没有看见么，这边是一座，那面还有一座山呢。”他是生长在新加坡的，对于这边情形极熟悉。我们的 Athos，速率渐渐的减少了，几乎是停在龟山之口了。淡绿色的海水，温和的躺在船的四周，小浪时时轻拍着船边。远远的，在小轮舟与山岩之间，水面上突然的浮出几片的如小孩玩的小木船或纸船的一类东西来。我们很惊奇，不知这些东西是哪里飘泊来的，大海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玩具漂流着？这几片小艇，却渐渐的，渐渐的，近了，近了，更近了。上面还载着一个人呢！他们用了一支小桨，向 Athos 的方向驶来。你们有听见过“瓜皮小艇”这句话么？我想，一定是有的。你们有见过所谓“瓜皮小艇”么？我想，一定没有的，至少是不多。这些小舟，才可算是真真的瓜皮小艇呢。它们用极薄极轻的木料造成，其宽度只可以容得下一个人坐，其长度不到八尺，在海上飘着飘着，似乎一阵小浪沫，便可以把它们吞没下去了。时时有海水拥挤或溅流到艇

里去，驾艇者便极伶俐的用双足把水泼出艇外了。他们到了Athos的船边，都停住了，许多人倚在船栏上望着。我不知他们是为什么来的。"A la mer!""A la mer!"他们这样的叫道。有几个人便抛下一二银角子在海中。立刻，有一个驾艇者一翻身便扑没入水中了。你们有见过青蛙为人足音所惊时的噗咚一声跳入池中么？你们有见过青灰色的老鹳，缩颈的立在渔船头上，渔夫一声号令，便咚咚的都落到河中去捕鱼的样子么？你们有在河岸边偶然的见过一只两只黑色的水獭，由岸洞中极迅速的潜入水里么？如果你们见过的，那末，你们便可想象出这些驾艇者扑入水中时的身段的灵敏与漂亮了！如一条鱼，如一个海鸥似的，一眨眼间，水花儿一阵泼搅着，他们便又钻出水面了。一只手揩去头上的水，一只手举出所掠得的银角给我们看。随即伶俐的攀上了小艇，在水上掠得了他的小桨，将银角向艇头一抛，便又向我们仰首高叫道"A la mer!""A la mer!"

我曾在船上买得一打的途中风景速写画，其中有一幅是画着几个黑炭色的孩子立在船栏上向下跳入水中，上面标着"A la mer!"几个字，我们知道这是他们求乞的一法，"A la mer!"乃是到海中去的意思，是求人把钱抛到海中由他们拾去。但画上写的是"Djébouti"，不料我们很早的在新加坡便见到这个景象了。

这些驾艇者都是马来人，有的穿着红绿衣服，有的赤裸着。有几个水手把铜元抛下去，但他们摇摇头并不肯下水去拾。这铜元便等于废物的听其自然的沉到海底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是很新奇的情景，抛了不少钱下水去。他们差不多不能拾掠起是一种例外，每次都是拾掠得起的。有一次，一个小银角抛下水中好一会儿了，一位马来人方才从容的翻身入海。我们以为他一定是捡不到了。不料，隔了一会，水花一溅，他上来了，手中执的却是那个角子!

没有多久，大家抛角子的兴致减少了，而马来人驾了小艇而来者更多。他们高叫道：Madame，“A la mer!”而无论madame，mousieur，却都默默的望着他们；仅只偶然的有一二银角向水中落下。于是同时便有好几个人翻身下水去捡拾它。捡拾着的，意气扬扬；他，捡拾不着的，懊丧不已。这不是小的“名利场”么？

下午，我们上岸走了一会。归来时，他们还有许多在那里叫着“A la mer!”大多数还是早晨的那几个。他们见好久没有人把钱抛下，便很无聊的用小桨打着小皮球，往来抛掷着。听说，有的时候，小艇多时，往往列成了两排，在打着球，可惜这次只有两个人打着。其余的人，有带了一个小孩子，真真的小，看来还不到三四岁呢，他也会跳下海去，也会捡拾银角。然而并没有人因为这小孩的缘故而多抛下几个钱去。还有一只小艇上，船头蹲着一只小猴。别一只小艇上的人，故意把水花溅到它身上，它便摇摇身体，把水珠泼去了。

夕阳映着水面红红的，东方的云彩，奇幻得可爱。我们的船已吹了汽笛，将开行了。这些小艇，才渐渐的，一只只的，如疾箭似的，向岸驶去，消失在夕阳的金光中。

大 佛 寺

祝福那些自由思想者!

挂了黄布袋去朝山，瘦弱的老妇，娇嫩的少女，诚朴的村农，一个个都虔诚的一步一挨的，甚至于一步一拜的，登上了山；口里不息的念着佛，见蒲团就跪下去磕头，见佛便点香点烛。自由思想者站在那里看着笑着，“呵，呵，那一班愚笨的迷信者，”一个蓝布衣衫，拖着长辫的农人，一进门便猛拜下去，几乎是朝了他拜着，这使他吓了一跳，便打断了他的思想。

几个教徒，立在小教堂门外唱着赞美诗，唱完后便有一个在宣讲“道理”，四周围上了许多人听着，大多数是好事的小孩子们，自由思想者经过了那里，不禁嗤了一声，连站也不一站的走过了。

几个教徒陪他进了一座大礼拜堂。礼拜堂门口放了两大石盆，盛着圣水，教徒们用手蘸了些圣水，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便走进了。大殿的四周都是一方一方的小方格，立着圣像，各有一张奇形的椅子，预备牧师们听忏悔者自白时用的。那里是很庄严的。然而自由思想者是漠然淡然的置之。

祝福那些自由思想者!

然而自由思想者果真漠然淡然么?

他嗤笑那些专诚的朝山者，传道者，烧香者，忏悔者；真的是！然而他果真漠然淡然么?

不，不!

黄色的围墙，庄严的庙门，四个极大的金刚神分站左右。一二人合抱不来的好多根大柱，支持着高难见顶的大殿；香烟缭绕着；红烛熊熊的点在三尊金色的大佛之前，签筒的嗒的嗒的作响，时有几声低微的宣扬佛号之声飘过你的耳边。你是被围抱在神秘的伟大的空气中了。你将觉得你自己的空虚，你自己的渺小，你自己的无能力；在那里你是与不可知的运命，大自然，宇宙相见了。你将茫然自失，你将不再嗤笑了。

尖耸天空的高大建筑，华丽而整洁的窗户，地板，雄伟的大殿，十字架上是又苦楚，又慈悲的耶稣，一对对的纯洁无比的白烛燃着。殿前是一个空棺，披罩着绣着白十字的黑布，许多教徒的尸体是将移停于此的。静悄悄的一点声响也没有；连苍蝇展翼飞过之声也会使你听见。假使你有意的高喊一声，那你将见你的呼声凄楚的自灭于空虚中。这里，你又被围抱在别一个伟大的神秘的空气中了。你受到一种不可知的由无限之中而来的压迫。你又觉得你自己是空虚，渺小，无能力。你将茫然自失，你将不再嗤笑了。

便连几缕随风飘荡的星期日的由礼拜堂传出的风琴声，赞歌声以及几声断续的由寺观传到湖上的薄暮的钟声，鼓声，也将使你感到一种压迫，一种神秘，一种空虚。

那些信仰者是有福了。

呵，我们那些无信仰者，终将如浪子似的，如秋叶似的萎落在飘流在外面么?

我不敢想，我不愿想。

我再也不敢嗤笑那些专诚的信仰者。

我怎敢踏进那些“庄严的佛地”呢？然而，好奇心使我们战胜了这些空想，而去访问科仑布的大佛寺。

无涯的天，无涯的海，同样的甲板，餐厅，卧房，同样的人物，同样的起，餐，散步，谈话，睡，真使人们厌倦了；我们渴欲变换一下沉闷空气。于是我们要求新奇的可激动的事物。

到了科仑布，我们便去访问那久已闻名的大佛寺。我们预备着领受那由无限的主者，由庄严的佛地送来的压迫。压迫，究之是比平淡无奇好些的。

呵，呵，我们预备着怎样的心情去瞻仰这古佛，这伟佛，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到了！一所半西式的殿宇，灰白色的墙，并不庄严的立在南方的晚霞中。到了！我有些不信。那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佛地”，没有黄墙，没有高殿，没有一切一切，一进门是一所小园，迎面便是大卧佛所在的地方。我们很不满意，如预备去看一场大决斗的人，只见得了平淡的和解之结局一样的不满意。我们直闯进殿门。刚要揭开那白色嵌花的门帘时，一个穿黄色的和尚来阻止了。“不,”他说，“请先脱了鞋子。”于是我们都坐到长凳上脱下了皮鞋，用袜走进光滑可鉴的石板上。微微的由足底沁进阴凉的感触。大佛就在面前了。他慈和的倚卧着，高可一二丈，长可四五丈，似是新塑造的，油漆光亮亮的。四周有许多小佛，高鼻大脸，与中国所塑的罗汉之类面貌很不相同。“那都是新的呢,”同行的魏君说。殿的四周都是壁画，也似乎是新画上去的。佛前有好些大理石的供桌，桌上写着某人献上，也显然是新的。

那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大佛寺里的大卧佛！

不必说了，我们是错走入一个新的佛寺里来了！

然而，光洁无比的供桌，堆着许多许多“佛花”，神秘的花

香，一阵阵扑到鼻上来时；有几个土人，带了几朵花来，放在桌上合掌向佛，低微的念念有词；风吹动门帘，那帘上所系的小铜铃，便叮令作声。我呆呆的立住，不忍立时走开。即此小小的殿宇，也给我以所预想的满足。

我并不懊悔；那便是大佛寺，那便是那古旧的大卧佛!

出门临上车时，车夫指着庭中一个大围栏说，“那是一株圣树。”圣树枝叶披离，已是很古老了。树下是一个佛龛，龛前一个黑衣妇人，伏在地上默默的祷告着。

呵，怕吃辣的人，尝到一点辣味已经足够了。

阿刺伯人

阿刺伯人曾给世界——至少是欧洲——的人类以强大的战栗过；那些骑士，跨着阿刺伯种的壮马，执着长枪，出现于无边无际的平原高原上，野风刚劲的吹拂着，黄草垂倒了它们的头，而这些壮士们凛然的向着朝阳立着，威美而且庄严，便连那映在朝阳下的黑影子也显得坚定而且勇毅。啊，那些阿刺伯人，那些人类之鹰的阿刺伯人！

据说，如今长枪虽然换了火枪，他们的国土虽然被掠夺于他人之手，然而他们却还不减于前的勇鸷。

船由东而西，快要转折而北了，停泊的地方是亚丁。啊，亚丁，那是阿刺伯人的大本营呀！

上船来的是卖杂物的黑人，那细细的黑发，紧紧的拳曲在头上，那皮肤黑得如漆，显得那牙齿更白。夹杂在这些黑人之中的是阿刺伯人，有的瘦而微黑，有的肥胖。头上戴的是红毡的高帽子；他们是不异于印度人的，是不异于我们故乡的人的，是不异于日本人的；他们并不可怕。他们将那掮着的毛布，驼鸟毛扇子等等，陈列在我们之前，笑嘻嘻的在邀致生意。

那还是执长枪，跨壮马，驰骋于战场之下的阿刺伯人么？

我想起来了，那天在新加坡，为我们赶马车的和慈老头子，他并不断断争价，多给了半个银角，便笑嘻嘻的道谢的，也正是这个样子的人，也正是一个阿剌伯人呀！

啊，好和善可亲的阿剌伯人！

我们上了岸，太阳如一个绝大的火球，投射下无限的热气在我们身上。地上是一片的黄土，绝无一株绿草可见，与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仑布的情形绝不相同，那黄色的地土，也反射出无限的热气；在这上下交迫之间，我们步行不到十几步，便浑身是汗了。汗衫是湿透了，而额上的汗水尽由帽缘溜出，流得满脸都是。要用手去揩，而手背已是津津的若刚由水中伸出似的湿了。前面是一片小公园，很有布置的植种了许多树木；那树木是可怜的瘦小，那树木的枝叶是可怜的憔悴。左面是一带商店，店后便是奇形可怪的山岩，只草片苔不生的山岩，而店的隙处，便是一条通过山中而至"城内"的道路。

然而我们在寂寂悄悄的海滨大道上走着，除了洒水运货的骆驼车，除了骑在小驴子上的小阿剌伯人，除了兜揽生意的汽车夫之外，一点也没遇到什么。我们匆匆的归来，能在"阿托士"离开亚丁之前，赶得上船，还亏得是他们的指导。

那些阿剌伯人，那些和善的阿剌伯人，他们勇鸷之心，威壮之气，难道已随了时光之飞逝而消磨净尽么？

第二天清晨，"阿托士"又停泊在耶婆地了。照样的上来许多戴红毡帽的阿剌伯人，以及头发拳曲的黑人，照样的笑嘻嘻的在招揽生意。有好几个阿剌伯人，掮了笨大的布包，黑的白的驼鸟毛扇子，由三层楼的头等舱甲板，下到我们的甲板上来；梯口已用一个短铁栏阻住了。一位"侍者"坐在梯后。他见这一队阿剌伯商人下梯来，便立起来，用破椅上拆下的木条，猛敲他们几下。有几下是敲在梯级上了，有几个是敲在他们的腿上。他们一

个个见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便惶急得惊慌得不得了。一个个都匆急的跨过短栏去。看那惶恐的样子呀，唉，我真有些不忍！然而最猛重的一下却敲在一位瘦长的老头子手指上。他痛得只是把手来摇抖，而掮的货物又笨大，一时不易跨过短栏。他心愈惶急，而愈不易跨过。在这时，他身上又着了一二下木条子。我把头回转了不忍看；我望着柔绿的海水，几只海鸥正呱呱若泣的啼着飞过去。我再回头时，他已经立在我们的甲板上，不住的抚摩着那一只被猛敲的手，还用口来吻润着。而他的脸上眼中，还依样的和善，一点也看不出恨怒的凶光。

我不知怎样的，心上突感着一种难名的苦楚和悲戚。

我面前现出一队的骑士，跨着阿剌伯种的壮马，执着长枪，出现于无边无际的平原高原上，野风刚劲的吹拂着，黄草垂倒了它们的头，而这些壮士们凛然的向着朝阳立着，威美而且庄严，便连那映在朝阳下的黑影子也显得坚定而且勇毅。

啊，啊，这些阿剌伯的商贩们便是他们的苗裔么？

我不能相信，我不忍相信！

同舟者

今天午餐刚毕，便有人叫道："快来看火山，看火山！"

我们知道是经过意大利了，经过那风景秀丽的意大利了；来不及把最后的一口咖啡喝完，便飞快的跑上了甲板。

船在意大利的南端驶过，明显的看得见山上的树木，山旁的房屋。转过了一个湾，便又看见西西利岛的北部了；这个山峡，水是镜般平。有几只小舟驶过，那舟上的摇橹者也可明显的数得出是几个人。到了下午二时，方才过尽了这个山峡。

啊，我们是已经过意大利了，我们是将到马赛了；许多人都欣欣的喜色溢于眉宇，而我们是离家远了，更远了！

啊，我们是将与一月来相依为命的"阿托士"告别了，将与许多我们所喜的所憎的许多同舟者告别了。这个小小的离愁也将使我们难过。真的是，如今船中已是充满了别意了；一个军官走过来说：

"明天可以把椅子抛到海上了。"

一个葡萄牙水兵操着同我们说的一般不纯熟的法语道：

"后天，早上，再会，再会！"

有的人在互抄着各人的通信地址，有的人在写着要报关的货

物及衣服单，有的人在忙着收拾行装。

别了，别了，我们将与这一月来所托命的“阿托士”别了！

在这将离别的当儿，我们很想恰如其真的将我们的几个同舟者写一写；他们有的是曾给我们以许多帮忙，有的是曾使我们起了很激烈的恶感的。然而，谢上帝，我是自知自己的错误了；在我们所最厌恶者之中，竟有好几个是使我们后来改变了厌恶的态度的。愿上帝祝福他们！我是如何的自惭呀！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压根儿的坏的。我们应该爱人类，爱一切的人类！

第一个使我们想起的是一位葡萄牙太太和她的公子。她是一位真胖的女人，终日喋喋多言。自从香港上船后，一班军官便立刻和她熟悉了，有说有笑的，态度很不稳重。许多正人君子，便很看不起她。在甲板上，在餐厅中，她立刻是一个众目所注的中心人物了。然而，后来我们知道她并不是十分坏的人。在印度洋大风浪中的几天，她都躺在房中没出来。也没人去理会她——饭厅中又已有了一个更可注目的人物了，谁还理会到她。这个后来的人物，我下文也要一写——据说，她晕船了，然而在头晕脚软之际，还勉强的挣扎着为她儿子洗衣服。刚洗不到一半，便又软软的躺在床上轻叹了一口气。她同我们很好。在晕船那几天，每天傍晚，都借了我的藤椅，躺在甲板上休息着。那几天，刚好魏也有病，他的椅子空着，我自然是很乐意的把自己所不必用的椅子借给她。她坐惯了我的椅子，每天都自动的来坐。她坐在那里，说着他的丈夫；说着她的跳舞，“别看我身子胖，许多人和我跳舞过的，都很惊诧于我的‘身轻如燕’呢；”还说着她女儿时代的事；说着她剖了肚皮把孩子取出的事；说着她儿子的不听话而深为叹息。她还轻声的唱着，唱着。听见三层楼客厅里的隐约的音乐声，便双脚在甲板上轻蹬着，随了那隐约的乐声。船过了亚丁，是风平浪静了，许多倒在床上的人都又立起来活动着。

魏的病也好了。我于每日午晚二餐后，便有无椅可坐之感，然而我却是不能久立的。于是，踌躇又踌躇，有一天黄昏，只得向她开口了：

“夫人，我坐一会椅子可以不可以。”

她立刻站起来了，说道：“拿去，拿去！”

“十分的对不起！”

“不要紧，不要紧。”

我把我的椅子移到西边坐着，我们的几个人都在一处。隔了不久，她又立在我们附近的船栏旁了，且久立着不走。我非常难过，很想站起来让她，然怕自此又成了例，只得踌躇着，踌躇着，这些时候是我在船上所从没有遇到的难过的心境。然而她终于走开了。自此，她有一二天不上甲板。还有一顿饭是房里吃的。后来，即上了甲板，也永远不再坐着我们的椅子。

我一见她的面，我便难过，我只想躲避了她。

她的儿子Jim最初也使我们不喜欢。一脸的顽皮相，我们互相说道：“这孩子，我们别惹他吧。”真的，我们一个人也不曾理他。他只同些军官们闹闹。隔了好几天，他也并不见怎么爱闹。我开始见出我的错误。到西贡后，船上又来了二个较小的孩子。Jim带领了他们玩，也不大欺负他们。我们看不出他的坏处。在他的十岁生日时，我还为他和他母亲照了一个相。然而他母亲却终于在这日没有一点举动，也没有买一点礼物给他。在这一路上，没有见他吃过一点零食，没有见他哭过一声；对母亲也还顺和。别人上岸去，带了一包一包东西回来，他从来没有闹着要；许多卖杂物的人上船来，他也从不向他母亲要一个两个钱来买。这样的孩子还算是坏么？我颇难过自己最初对他之有了厌恶心。学昭女士还说——她本是与他们同一个房间的——每天早晨起来时，或每晚就寝时，这个孩子，一定要做一回祷告；这个小小的

人儿，穿着睡衣，赤着足儿，跪在地上箱上，或板上，低声合掌的念念有词；念完了，便睁开眼望着他母亲叫了声“妈”！这幅画够多末动人！

一位白发萧萧的老头儿，在西贡方才上船来；他的饭厅上的坐位，恰好可以给我们看得见。我不晓得他已有了多少年纪，只看他向下垂挂着的白须，迎着由窗口吹进来的风儿，一根根的微飘着；那样的银须呀，至少增加他以十分的庄严，十二分的美貌。他没有一个朋友，镇日坐着走着，精神仿佛很好。过了好几天，他忽然对我们这几个人很留意。他最先送了一个礼物来，那是由他亲手做成的，一个用线和硬纸板剪缀成的人形，把线一拉手足便会活动着。纸上还用钢笔画了许多眉目口鼻之类。老实说，这人形并不漂亮，然而这老人的皱纹重重的手中做出的礼物，我们却不能不慎重的领受着，慎重的保存着。他很好事，常常到我们桌子上来探探问问。什么在他都是新奇的；照相机也要看看，饼干也要问这是中国的或别国的；还很诧异的看着我们写字；我写着横行的字，这使他更奇怪：“是中国字么？中国是直行向下写的。”直到了我们告诉他这是新式的写法，他方才无话；然而“诧异”似还挂在他的眉宇间。有一天，他看见一位穿着牧师的黑衣的西班牙教士来探望我们，他一直注目不已。这位教士刚走出饭厅门口，他便跑来殷殷的查问了：“是中国人么？是天主教牧师么？”人家说，老人是像孩子的。这句话真不错。他简直是一位孩子。听说——因为我没有看见——那几天他执了剪刀，硬纸板，针和线，做了不少这些活动的人形分给同饭厅的孩子们。然而没有一个孩子和他亲热。军官们，少年们，太太们，没有一个人理会他。这几天，他是由房里取出一个袋子来，独自坐在椅上，把袋子里的绒线长针都搬出，在那里一针一针的编织着绒线衣衫。他织得真不坏！这绒线衫是做了给谁的呢？我猜不

出，我也不想猜。然而我每见了这位白发萧萧而带着童心的孤独的老人，我便不禁有一种无名的感动。

一位瘦瘦的男人，和一位瘦瘦的他的妻，最惹我们讨厌。第一天上船，他们的一个小孩子便啼哭不止，几乎是整夜的哭。徐袁魏三位的房门恰对着他的房门。他们谈话的声音略高，那瘦丈夫便跑来干涉，说是怕扰了孩子的睡眠。他们门窗没有放下，那瘦丈夫又跑来说，有女太太在对门不方便。这使他们非常的气愤。那样瘦得只剩皮和骷髅的脸，唇边两劈乌浓的黑胡子，一见面便使人讨厌。后来，他们终于迁居了一个房间。仿佛孩子也从此不哭了。他们夫妻俩似乎也很沉默，不大和人说话，我们也不大理会他，他们那两个孩子可真有趣。大的女孩不过五岁，已经能够做事了；当她母亲晕船的那几天，她每顿饭总要跑好几趟路，又是面包，冷水，又是菜。我见了那小小的人儿，小小的手儿，慎重其事的把大盆子大水杯子棒着，走过我的面前，我几乎要脱口的说道："小小的朋友，让我替你拿去了吧。"当然，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幻想，并没有真的替她拿过。他们的小女孩子，那是更小了，须有人领着，才会在甲板上走。她那双天真的小黑眼，东方人的圆圆的小脸，常常笑着看着人。我不相信，她便是那位曾终夜啼哭过的孩子。

再有，上文说起过的那位胖女人；她也是由西贡上船来的。我不是说过了么，有了她一上船，那位葡萄牙太太便失了为军官们所注意的中心人物么？她胖得真可笑，身重至少比那位葡萄牙的胖太太要加重二分之一。她终日的笑声不绝，和那些军官玩笑得更为下流。我们不由得不疑心她是一个妓女。那些和她开玩笑的军官，都是存心要逗她玩玩的，只要看他们那样的和同伴们挤小眼儿便可见。然而她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到这些。她是真心真意的说着，笑着，唱着，闹着，快乐着，不惜以她自己为全甲板，

全饭厅的人的笑料。没有一个人见了她不摇摇头。她常不穿袜子，裸着半个上身，半个下身，拖着一双睡鞋，就这样的入饭厅，上甲板。啊，那胖胖到褶挂下来的黄色肌肉，走一步颤抖一下的，使我见了几乎要发呕。我躺在藤椅上，一见她走过便连忙闭了眼不敢望她一下。没有一个同舟的人比之她使我更厌恶的。有一次，她忽然和一位兔脸儿的军官，大开玩笑。她收集了好几瓶的未吃的红酒，由这桌到那桌的收集着，尽往兔脸军官那儿送去。兔脸军官立了起来，满怀抱都是酒瓶。他做的那副神情真使人发笑。于是全饭厅的人都拍了掌。从这一天起，她便每天由这桌到那桌的收集了红酒往兔脸军官那儿送去。只有我们这个桌子，她没有来光顾过；她往往望着我们的酒瓶，我们的酒瓶早已空了。有一天，隔壁桌儿上的军官，故意的把水装满了一瓶放在我们桌上。她来取了，倒还机伶，先倒来一试，说道："水，"又还给我们了。总算我们的桌上，她是始终没有光顾过。后来，船到了波赛，不知什么时候她已上岸了。她的坐位上换了一个讨厌新闻记者，而饭厅里不复闻有笑声。

讲起兔脸军官来，我也觉得了自己的错误，有一天，他在Lavatory门口对我说了一声"Bon jour"①，我勉强的还了一声。然而他除了和胖女人逗趣外，并无别的讨厌的事。在甲板上，他常常带领了几个孩子们玩耍，细心而且体贴。Jim连连的捏了他的红鼻子，他并不生气，只是笑嘻嘻的，还替两个孩子造了两个小车，放在满甲板上跑。他总是嘻嘻笑的，对了我总是点头。

啊，在这里，人是没有讨厌的，我是自知自己的错误了。

然而那瘦脸的新闻记者，那因偷钱而被贬入四等舱而常到三等舱来的魔术家，我却是始终讨厌他们的。

---

① 法语："日安"。

不，上帝原谅我，我没有和他们深交，作兴他们也有可爱之处而为我们所不知道呢!

还有，许许多多的军官，同伴，帮忙我们不少的，早有别的人写了，我且不重复，姑止于此。

我在此，得了一个大教训，是：人都是好的。

宴之趣

虽然是冬天，天气却并不怎么冷，雨点淅淅沥沥的滴个不已，灰色云是弥漫着；火炉的火是熄下了，在这样的秋天似的天气中，生了火炉未免是过于燠暖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出外“应酬”去了。独自在这样的房里坐着，读书的兴趣也引不起，偶然的把早晨的日报翻着，翻着，看看它的广告，忽然想起去看《Merry Widow》[1] 吧。于是独自的上了电车，到派克路跳下了。

在黑漆的影戏院中，乐队悠扬的奏着乐，白幕上的黑影，坐着，立着，追着，哭着，笑着，愁着，怒着，恋着，失望着，决斗着，那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写了又写，演了又演的那一套故事。

但至少，我是把一句话记住在心上了：

“有多少次，我是饿着肚子从晚餐席上跑开了。”

这是一句隽妙无比的名句；借来形容我们宴会无虚日的交际社会，真是很确切的。

---

① 美国影片名，中译名《风流寡妇》。

每一个商人，每一个官僚，每一个略略交际广了些的人，差不多他们的每一个黄昏，都是消磨在酒楼菜馆之中的。有的时候，一个黄昏要赶着去赴三四处的宴会。这些忙碌的交际者真是妓女一样，在这里坐一坐，就走开了，又赶到别一个地方去了，在那一个地方又只略坐一坐，又赶到再一个地方去了。他们的肚子定是不会饱的，我想。有几个这样的交际者，当酒阑灯灺，应酬完毕之后，定是回到家中，叫底下人烧了稀饭来堆补空肠的。

我们在广漠繁华的上海，简直是一个村气十足的“乡下人”；我们住的是乡下，到“上海”去一趟是不容易的，我们过的是乡间的生活，一月中难得有几个黄昏是在“应酬”场中度过的。有许多人也许要说我们是“孤介”，那是很清高的一个名辞。似我们实在不是如此，我们不过是不惯征逐于酒肉之场，始终保持着不大见世面的“乡下人”的色彩而已。

偶然的有几次，承一二个朋友的好意，邀请我们去赴宴。在座的至多只有三四个熟人，那一半生客，还要主人介绍或自己去请教尊姓大名，或交换名片，把应有的初见面的应酬的话讷讷的说完了之后，便默默的相对无言了。说的话都不是有着落，都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泛泛的，是几个音声，由喉咙头溜到口外的而已。过后自己想起那样的敷衍的对话，未免要为之失笑。如此的，说是一个黄昏在繁灯絮语之宴席上度过了，然而那是如何没有生趣的一个黄昏呀！

有几次，席上的生客太多了，除了主人之外没有一个是认识的；请教了姓名之后，也随即忘记了。除了和主人说几句话之外，简直的无从和他们谈起。不晓得他们是什么行业，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性质的人，有话在口头也不敢随意的高谈起来。那一席宴，真是如坐针毡；精美的羹菜，一碗碗的捧上来，也不知是什么味儿。终于忍不住了，只好向主人撒一个谎，说身体不大好

过，或是说还有应酬，一定要去的。——如果在谣言很多的这几天当然是更好托辞了，说我怕戒严提早，要被留在华界之外——虽然这是无礼貌的，不大应该的，虽然主人是照例的殷勤的留着，然而我却不顾一切的不得不走了。这个黄昏实在是太难挨得过去了！回到家里以后，买了一碗稀饭，即使只有一小盏萝卜干下稀饭，反而觉得舒畅，有意味。

如果有什么友人做喜事，或寿事，在某某花园，某某旅社的大厅里，大张旗鼓的宴客，不幸我们是被邀请了，更不幸我们是太熟的友人，不能不到，也不能道完了喜或拜完了寿，立刻就托辞溜走的，于是这又是一个可怕的黄昏。常常的张大了两眼，在寻找熟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定要紧紧的和他们挤在一处，不敢失散。到了坐席时，便至少有两三人在一块儿可以谈谈了，不至于一个人独自的局促在一群生面孔的人当中，惶恐而且空虚。当我们两三人在津津的谈着自己的事时，偶然抬起眼来看着对面的一个坐客，他是凄然无侣的坐着；大家酒杯举了，他也举着；菜来了，一个人说："请，请，"同时把牙箸伸到盘边，他也说："请，请，"也同样的把牙箸伸出。除了吃菜之外，他没有目的，菜完了，他便局促的独坐着。我们见了他，总要代他难过，然而他终于能够终了席方才起身离座。

宴会之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将咒诅那第一个发明请客的人；喝酒的趣味如果仅是这样的，那末，我们也将打倒杜康与狄奥尼修士了。

然而又有的宴会却幸而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还有别的可以引起喝酒的趣味的环境。

独酌，据说，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少时，常见祖父一个人执了一把锡的酒壶，把黄色的酒倒在白磁小杯里，举了杯独酌着；喝了一小口，真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来夹菜。因

此，他食得很慢，大家的饭碗和筷子都已放下了，且已离座了，而他却还在举着酒杯，不匆不忙的喝着。他的吃饭，尚在再一个半点钟之后呢。而他喝着酒，颜微酡着，常常叫道："孩子，来，"而我们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夹了一块只有他独享着的菜蔬放在我们口中，问道："好吃么？"我们往往以点点头答之。在孙男与孙女中，他特别的喜欢我，叫我前去的时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髭的嘴吻着我的面颊，微微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气从他的口鼻中直喷出来。这是使我很难受的。

这样的，他消磨过了一个中午和一个黄昏。天天都是如此。我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乐趣，然而回想起来，似乎他那时是非常的高兴，他是陶醉着，为快乐的雾所围着，似乎他的沉重的忧郁都从心上移开了，这里便是他的全个世界，而全个世界也便是他的。

别一个宴之趣，是我们近几年所常常领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的喝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的谈着。有时说着很轻妙的话，说着很可发笑的话，有时是如火如剑的激动的话，有时是深切的论学谈艺的话，有时是随意的取笑着，有时是面红耳热的争辩着，有时是高妙的理想在我们的谈锋上触着，有时是恋爱的遇合与家庭的与个人的身世使我们谈个不休。每个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的袒开了，每个人都把他的向来不肯给人看的面孔显露出来了；每个人都谈着，谈着，谈着，只有更兴奋的谈着，毫不觉得"疲倦"是怎么一个样子。酒是喝得干了，菜是已经没有了，而他们却还是谈着，谈着，谈着。那个地方，即使是很喧闹的，很湫狭的，向来所不愿意多坐的，而这时大家却都忘记了这些事，只是谈着，谈着，谈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起告别的话。要不是为了戒严或家庭的命令，竟不会有人想走开的。虽然这些闲谈都是琐屑之

至的，都是无意味的，而我们却已在其间得到宴之趣了；——其实在这些闲谈中，我们是时时可发现许多珠宝的；大家都互相的受着影响，大家都更进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些教训与利益。

“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

“不，不能喝了，实在的。”

不会喝酒的人每每这样的被强迫着而喝了过量的酒。面部红红的，映在灯光之下，是向来所未有的壮美的丰采。

“圣陶，干一杯，干一杯，”我往往的举起杯来对着他说，我是很喜欢一口一杯的喝酒的。

“慢慢的，不要这样快，喝酒的趣味，有于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不在于‘杯干’，”圣陶反抗似的说，然而终于他是一口干了。一杯又是一杯。

连不会喝酒的愈之，雁冰，有时，竟也被我们强迫的干了一杯。于是大家哄然的大笑，是发出于心之绝底的笑。

再有，佳年好节，合家团团的坐在一桌上，放了十几双的红漆筷子，连不在家中的人也都放着一双筷子，都排着一个坐位。小孩子笑孜孜的闹着吵着，母亲和祖母温和的笑着，妻子忙碌着，指挥着厨房中厅堂中仆人们的做菜，端菜，那也是特有一种融融泄泄的乐趣，为孤独者所妒羡不置的，虽然并没有和同伴们同在时那样的宴之趣。

还有，一对恋人独自在酒店的密室中晚餐；还有，从戏院中偕了妻子出来，同登酒楼喝一二杯酒；还有，伴着祖母或母亲在熊熊的炉火旁边，放了几盏小菜，闲吃着宵夜的酒，那都是使身临其境的人心醉神怡的。

宴之趣是如此的不同呀！

黄昏的观前街

我刚从某一个大都市归来。那一个大都市，说得漂亮些，是乡村的气息较多于城市的。它比城市多了些乡野的荒凉况味，比乡村却又少了些质朴自然的风趣。疏疏的几簇住宅，到处是绿油油的菜圃，是蓬蒿没膝的废园，是池塘半绕的空场，是已生了荒草的瓦砾堆。晚间更是凄凉。太阳刚刚西下，街上的行人便已“寥若晨星”。在街灯如豆的黄光之下，踽踽的独行着，瘦影显得更长了，足音也格外的寂寥。远处野犬，如豹的狂吠着。黑衣的警察，幽灵似的扶枪立着。在前面的重要区域里，仿佛有“站住!”“口号!”的呼叱声。我假如是喜欢都市生活的话，我真不会喜欢到这个地方；我假如是喜欢乡间生活的话，我也不会喜欢到这个所在。我的天！还是趁早走了吧。（不仅是“浩然”，简直是“凛然有归志”了!）

归程经过苏州，想要下去，终于因为舍不得抛弃了车票上的未用尽的一段路资，蹉跎的被火车带过去了。归后不到三天，长个子的樊与矮而美髯的孙，却又拖了我逛苏州去。早知道有这一趟走，还不中途而下，来得便利么?

我的太太是最厌恶苏州的，她说舒舒服服的坐在车上，走不

了几步，却又要下车过桥了。我也未见得十分喜欢苏州；一来是，走了几趟都买不到什么好书，二来是，住在阊门外，太像上海，而又没有上海的繁华。但这一次，我因为要换换花样，却拖他们住到城里去。不料竟因此而得到了一次永远不曾领略到的苏州景色。

我们跑了几家书铺，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下来了，樊说，“我们找一个地方吃饭吧。”饭馆里是那末样的拥挤，走了两三家，才得到了一张空桌。街上已上了灯。楼窗的外面，行人也是那末样的拥挤。没有一盏灯光不照到几堆子人的，影子也不落在地上，而落在人的身上。我不禁想起了某一个大城市的荒凉情景，说道，“这才可算是一个都市！”

这条街是苏州城繁华的中心的观前街。玄妙观是到过苏州的人没有一个不熟悉的；那末粗俗的一个所在，未必有胜于北平的隆福寺，南京的夫子庙，扬州的教场。观前街也是一条到过苏州的人没有一个不曾经过的；那末狭小的一道街，三个人并列走着，便可以不让旁的人走，再加之以没头苍蝇似的乱钻而前的人力车，或箩或桶的一担担的水与蔬菜，混合成了一个道地的中国式的小城市的拥挤与纷乱无秩序的情形。

然而，这一个黄昏时候的观前街，却与白昼大殊。我们在这条街上舒适的散着步，男人，女人，小孩子，老年人，摩肩接踵而过，却不喧哗，也不推拥。我所得的苏州印象，这一次可说是最好。——从前不曾于黄昏时候在观前街散步过。半里多长的一条古式的石板街道，半部车子也没有，你可以安安稳稳的在街心踱方步。灯光耀耀煌煌的，铜的，布的，黑漆金字的市招，密簇簇的排列在你的头上，一举手便可触到了几块。茶食店里的玻璃匣，亮晶晶的在繁灯之下发光，照得匣内的茶食通明的映入行人眼里，似欲伸手招致他们去买几色苏制的糖食带回去。野味店的

山鸡野兔，已烹制的，或尚带着皮毛的，都一串一挂的悬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眼前，那香味直扑到你的鼻上。你在那里，走着，走着。你如走在一所游艺园中。你如在暮春三月，迎神赛会的当儿，挤在人群里，跟着他们跑，兴奋而感到浓趣。你如在你的少小时，大人们在做寿，或娶亲，地上铺着花毯，天上张着锦幔，长随打杂老妈丫头，客人的孩子们，全都穿戴着崭新的衣帽，穿梭似的进进出出，而你在其间，随意的玩耍，随意的奔跑。你白天觉得这条街狭小，在这时，你，才觉这条街狭小得妙。她将你紧压住了，如夜间将自己的手放在心头，做了很刺激的梦；她将你紧紧的拥抱住了，如一个爱人身体的热情的拥抱；她将所有的宝藏，所有的繁华，所有的可引动人的东西，都陈列在你的面前，即在你的眼下，相去不到三尺左右，而别用一种黄昏的灯纱笼罩了起来，使它们更显得隐约而动情，如一位对窗里面的美人，如一位躲于绿帘后的少女。她假如也像别的都市的街道那样的开朗阔大，那末，你便将永远感不到这种亲切的繁华的况味，你便将永远受不到这种紧紧的箍压于你的全身，你的全心的燠暖而温馥的情趣了。你平常觉得这条街闲人太多，过于拥挤，在这时却正显得人多的好处。你看人，人也看你；你的左边是一位时装的小姐，你的右边是几位随了丈夫父亲上城的乡姑，你的前面是一二位步履维艰的道地的苏州老，一二位尖帽薄履的苏式少年，你偶然回过头来，你的眼光却正碰在一位容光射人，衣饰过丽的少奶奶的身上。你的团团转转都是人，都是无关系的无关心的最驯良的人，你可以舒舒适适的踱着方步，一点也不用担心什么。这里没有乘机的偷盗，没有诱人入魔窟的"指导者"，也没有什么电掣风驰，左冲右撞的一切车子。每一个人都是那末安闲的散步着，散步着；川流不息的在走，肩磨接踵的在走，他们永不会猛撞着你身上而过。他们是走得那末安闲，那末小心。

你假如偶然过于大意的撞了人，或踏了人的足——那是极不经见的事！他们抬眼望了望你，你对他们点点头，表示歉意，也就算了。大家都感到一种的亲切，一种的无损害，一种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家都似躲在一个乐园中，在明月之下，绿林之间，优闲的微步着，忘记了园外的一切。

那末鳞鳞比比的店房，那末密密接接的市招，那末耀耀煌煌的灯光，那末狭狭小小的街道，竟使你抬起头来，看不见明月，看不见星光，看不见一丝一毫的黑暗的夜天。她使你不知道黑暗，她使你忘记了这是夜间。啊，这样的一个“不夜之城”！

“不夜之城”的巴黎，“不夜之城”的伦敦，你如果要看，你且去歌剧院左近走着，你且去辟加德莱圈散步，准保你不会有一刻半秒的安逸；你得时时刻刻的担心，时时刻刻的提防着，大都市的灾害，是那末多。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走马灯似的向前走，你也得匆匆的走；每个人都是紧张着矜持着，你也自然得会紧张着，矜持着。你假如走惯了黄昏时候的观前街，你在那里准得要吃大苦头，除非你已将老脾气改得一干二净。你假如为店铺的窗中的陈列品所迷住了，譬如说，你要站住了仔仔细细的看一下，你准得要和后面的人猛碰一下，他必定要诧异的望了望你，虽然嘴里说的是“对不起”。你也得说，“对不起”，然而你也饱受了他，以至他们的眼光的奚落。你如走到了歌剧院的阶前，你如走到了那尔逊的像下，你将见斗大的一个个市招或广告牌，闪闪在放光；一片的灯火，映射着半个天空红红的。然而那里却是如此的开朗敞阔，建筑物又是那末的宏伟，人虽拥挤，却是那样的藐小可怜，Taxi 和 Bus[①] 也如小甲虫似的，如红蚁似的在一连串的走着。大半个天空是黑漆漆的，几颗星在冷冷的睒着眼看人。

---

① 英语：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

大都市的荣华终敌不住黑夜的侵袭。你在那里，立了一会，只要一会，你便将完全的领受到夜的凄凉了。像观前街那样的燠暖温馥之感，你是永远得不到的，你在那里是孤零的，是寂寞的，算不定会有什么飞灾横祸光临到你身上，假如你要一个不小心。像在观前街的那末舒适无虑的亲切的感觉，你也是永远不会得到的。

有观前街的燠暖温馥与亲切之感的大都市，我只见到了一个委尼司；即在委尼司的 St.Mark 方场的左近。那里也是充满了闲人，充满了紧压在你身上的燠暖的情趣的；街道也是那末狭小，也许更要狭，行人也是那末拥挤，也许更要拥挤，灯光也是那末辉辉煌煌的，也许更要辉煌。有人口口声声的称呼苏州为东方的委尼司；别的地方，我看不出，别的时候，我看不出，在黄昏时候的观前街，我却深切的感到了。——虽然观前街少了那末弘丽的 Piazza of St.Mark，少了那末轻妙的此奏彼息的乐队。

西行书简

题　　记

这里刊出的十几封信，都是我在平绥路上旅行时沿途寄给君箴的。本来是私信，也有不少的私话，且都是随笔挥写，不加剪裁的东西，不大愿意发表出来。但友人们见到的，却都以为应该公之于众。有人天天在嚷着开发西北；西北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关于这一类的记载是极少。我这十几封给君箴的信，虽然对于西北社会的情形说得不多，且更偏重于古迹方面，却总有点足资未闻未见者的参考。我不愿说什么“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老话。但最近的将来，就将成为问题的中心的西北，其危急的情形，以及民间的疾苦，或可于此得到些消息吧，特别是关于西蒙一方面的事。故便趁着住在上海的十天，将它们整理一下，删去一部分的“私话”将它刊之于此！却并不曾增入什么。书简本是随笔挥写的东西，也许反因其为随笔挥写之故而反能不忸怩作态吧。即有些浅陋草率之处，也便索性的让它们“过而存之”了。

在平绥路上，这夏天旅行了两次，一次是七月间，到了平地泉，因路断而回。一次是八月间，由北平直赴绥远，再到百灵庙，包头等处。第七封信以前都是第一次旅行时所写的；第八封

信以后却是第二次写的。

此行得友好们的帮助不少，特别是冰心、文藻夫妇。这趟旅行，由他们发起，也由他们料理一切。我应该向他们俩和一切帮助我们的人，致恳切的谢意！

作　者

二十三年九月八日

一 从清华园到宣化

别后，坐载重汽车向清华园车站出发。沿途道路太坏，颠簸得心跳身痛。因为坐得高，绿榆树枝，时时扑面打来，一不小心，不低头，便会被打得痛极。八时十二分，上平绥车，向西走，"渐入佳境"。左边是平原，麦田花畦，色彩方整若图案。右边，大山峙立，峰尖郁郁若齿，色极青翠。白云环绕半山，益增幻趣。绝似大幅工笔的青绿山水图。天阴，欲雨未雨。道旁大石巨崖棋布罗立，而小树散缀于岩间，益显其细弱可怜。沿途马缨花树最多，树尖即在车窗之下，绿衣红饰，楚楚有致。九时半，到南口。车停得很久。下去买了一筐桃子，总有一百多个，价仅二角。味极甜美。果贩们抢着叫卖，以脱手卖出为幸，据说获利极少。过南口，车即上山。溪水清冽，铮淙有声。过了几个山洞，山势险峫甚。在青龙桥站停了一会，又过山洞，经八达岭下，即入大平原。俨然换一天地。山势平衍若土阜，绿得可爱。长城如在车下，回顾八达岭一带，则山皆壁立，峻削不可攀援。长城蜿蜒卧于山顶，雉堞相望。山下则堡垒形的烽火台连绵不断。昔日的国防，是这样的设备得周密，今已一无所用了。长城一线已不能阻限敌人们铁骑的蹂躏了！

十一时四十五分到康庄。这是一个很大的车站，待运的货物堆积得极多。有许多山羊，装在牲畜车上，当是从西边运来的。十二时二十五分，过怀来，山势又险峻起来。山色黄绿相间，斑斓若虎皮纹，白云若断若连的懒散地拥抱于山腰。太阳光从云隙中射下，一缕一缕的，映照山上，益显得彩色的幻变不居。

下午一时余，到土木堡。此地即明英宗被也先所俘处，侍臣及兵士们死难者极多。闻有大墓一，今已不知所在。有显忠祠一，祀死难诸臣的，今尚在堡内。我们下车，预备在此处停留数小时。堡离车站数里；在田垅间走着。进沛津门，即入堡。房屋构造，道路情形，已和"关内"不同。大街极窄小，满是泥泞，不堪下足，除小毛驴外，似无其他代步物。街下有"岁进士"和"选元"的匾额，初不知所指，后读题字，始知前者为"岁贡生"，后者为"选拔贡生"。商店很少，有所谓"孟尝君子之店"者，即为旅馆，门上又悬"好大豆腐"的招记，后又数见此招记。似居民食物主要品即为豆腐。到显忠祠，房屋破败不堪，明碑也鲜存者。此祠立于景泰间，至万历时焚于火，清初又毁于兵。康熙五十六年雷有乾等重建之。嘉庆间又加重修。祠后，辟屋祠文昌帝君，壁上画天聋、地哑像，乔模作态，幽默可喜。三时半，回到车站，四时又上车西去。六时二十分到下花园车站。这个地方，辽代的遗迹颇多，惜未及下车。鸡鸣山远峙于左，洋河浊浪滔滔，车即沿河而走。右有一峰孤耸，若废垒，四无依傍，拔地数十丈，色若焦煤。是一奇景。一路上都是稻田，大有江南的风光。六时五十五分到辛庄子，溯河而上，洋河之水，势极湍急，奔流而下，潺潺之声满耳。堤岸皆方石所筑，极齐整，间亦有已被冲刷坏了的。对山一带，自山腰以下，皆是黄色，风力吹积之痕迹，宛然可见。漠外的沙碛，第一次睹得一斑。山色本来是绿的；为了黄沙的烘托，觉得幽暗，更显出暗绿。柳树极

多，极目皆是。

七时四十分到宣化。车停在车站，拟即在此过夜。城外有兵士甚多，正在筑土堡，据说是在盖建营房。夜间，风很大，虎虎有声，不像是夏天。

八日，清晨即起身。遥望山腰，白云绵绵不绝，有若衣带环束者，有若炊烟上升者。半山黄沙，看得更清楚。七时半，坐人力车进城。入昌平门，门两旁有烧砖砌成之金刚神。城门上钉的是钟形之铁钉；极别致。城墙上有一石刻小孩作向下放便势；下有一猴，头顶一盘承之。据车夫说，从前每逢天将雨，盘上便有水渍。今已没有这效验了。穿城而过，出北门。北门的城楼，即有名之威远楼，明代所建，今尚未全颓。正对此楼，为镇虏台，台高四丈，远望极雄壮。旁有一小阜，名药王阁。我们走上去，无一人，屋内皆停棺木。狗吠声极凶猛。一老太婆在最高处出而问客。语声不可懂。她骨瘦如柴，说一声话，便要咳嗽几声。明白的是肺痨病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真所谓“与鬼为邻”的了。我心头上觉得有物梗塞，非常难过，便离开了她，向镇虏台走来。台下为龙王殿，台上有匾曰“眺远”。此台为嘉靖甲寅（一五五四年）所建，登之，可眺望全城。有时代碑记，凡“镇虏台”之“虏”字，皆已被铲去，殆是清代驻防军人所为。台下山旁，有洞穴二，初不知为何物，入其中，可容人坐立。车夫云：“为一山西客民所居，今已弃之而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穴居。

过镇虏台，便望见恒山寺（一名北岳庙）。寺占一山巅，须过一小河始可达。山径已湮役，无路可上。行于乱石细草之间，尚不难走。前殿为安天殿，后殿为子孙娘娘庙。有顺治十年及乾隆甲午二碑。山石皆铁色。对河即为龙烟铁矿办事处。本有铁路支线一，因此矿停工，路亦被拆去。此矿规模极大，炼矿砂处，

在北平之石境山。恒山寺下葡萄园极多，亦间有瓜田。平津一带所需之葡萄，皆由此处供给。又有天主堂的修道院一，建筑不久，式样似辅仁大学，当为同时所造的。院主为本国人吴君，在内修道者，有五六十人，都是从远方来的。

回到城内，游城中央的镇朔楼，本为鼓楼，大鼓尚存，今改为民众教育馆，办事精神很好，图书有《万有文库》等，尚不少。其北为清远楼，尚是旧形，原为钟楼，崇阁三层，为明成化间御史秦鸱所造，因上楼之门被锁上了，未能上去。清远楼正居城的中央，楼下通衢四达，似峨特式的建筑，全是圆拱式的。

甘霖桥东有朝玄观（亦作朝天观），有宣德九年杨荣撰及正统三年吴大节撰的碑记。楼阁虽已破败，而弘伟的规模犹在。

次到介春园（今名玉家花园），园本清初王毅洲（墨庄）的藏书处，乾隆间为李氏所得。道光十年，始为守备玉焕功所得，大加经营，为一邑名胜。鱼池花木，幽雅宜人，今也已衰败，半沦为葡萄园，闻年可出葡萄八千斤。园亭的建筑大有日本风，小巧玲珑。春时芍药极盛，今仅存数株耳。大树不少，正有两株绝大的，被斫伐去，斥卖给贾人。工匠丁丁的在挖掘树根。不禁有重读柴霍夫《樱桃园》剧之感。

次到弥陀寺。朝玄观的道士云："先有弥陀，后有宣化，不可不看。"但此寺今已改为第二师范，仅存明代的铜钟及大铜佛各一。其实，弥陀寺乃始建于元中书右丞相安童，元清皆曾重修。今碑文皆不见。铜佛高一丈八尺五寸，重四千余斤，为明宣德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比丘性杲真源募缘建造。校园中，有大葡萄树数株，远者已有六十余年。

次去参观一清真寺，脱鞋入殿。此地教徒约五千人，甚占势力。

宣化本为李克用的沙陀国城，余址今尚可辨，又有镇国府，

为明武宗的行在，曾辇豹房珍宝及妇女实其中，称曰“家里”，今为女子师范学校。惜因时促，均未及游。

宣化城内用水，皆依靠洋河，全城皆有小沟渠，引水入城，饮用，洗濯，及灌溉葡萄园皆用此水。人工河道，规模之小，似当以此处为最。

二 张家口

由宣化到张家口，不过半小时；下午七时三十五分开车，八时便到。饭后，到日新池沐浴。临时买了一瓶消毒药水，店伙竟以为奇，不知如何用法。大街上很热闹，商店极多，虽比不上上海、天津，却有北平最热闹街道的气象。洋货铺及麻菇店最多；西路东路的麻菇，皆以此地为总汇。又有悬挂“批发”招记而无售卖何物之标帜的，听说，都是批发“特货”的店铺。

九日，从睡梦中为喇叭声所惊醒。一队队的军士，肩负铁铲，唱着军歌，出去作工。这时，天色刚亮，红霞满天，仅五点多钟。从车窗里远望，山势蜿蜒，狼烟台依山势的高下布置着。虽然都已颓败，但还可看出古代军事家的有计划的国防布置。

八时，从车站到大境门。这门是通口外的大道，很重要。路过清水河，河上有桥名清水桥，工程甚大。过桥后，有名西来顺的一家商店，同行者指着道：“这店便是批发‘特货’的一家。”一看果然是没有任何标识，只有店名及“批发”二字。

又经下堡，即昨夜走过的商业区。下堡又名旧城，明宣德四年所建。

出大境门，沿西沟而至元宝山，此地为汉蒙交易处。“半里

许有地名马桥，由六月六日到九月十日止，每晨卖马牛羊者，集于此桥。”（白眉初《中国省区全志》第一册第二编六页。）商店皆用满、蒙、藏三种文字为店标。墙上又高标外国商店二家之名，一为英商西密得，专收皮革，一为德商德华洋行，做外蒙的买卖，规模极大，成为中蒙贸易的专利的公司。他们有长途汽车不少，往来于张家口、库伦间。每年获利极巨。闻去年即挣了纯利四百余万元。途中牛车百数十辆，连绵不断。山边有水泉流出，在沙地中流着，牛马皆就之而饮。泉水的发源地，在一所极小的小庙下的岩中。前望山岭，回环拥抱，仅此一线峡涧，为交通的孔道。峰回路转，气象万千。但此处为大车路，不通汽车，到库伦去的汽车，要经万全。

大境门上有“大好河山”四字为高维岳手笔。沿途稽查很严；每逢要摄影的地方，岗警必来要去名片并盘问几句。足见这地方在防守上地位的重要。实不能不这样防备的。

回车午餐，休息了一会，车上热度到华氏表九十八度。便坐车到公园，布置尚楚楚，动物笼中仅山兔及狼而已。次到赐儿山，山为张垣最有名的胜地，有汽车道，正在修理，可直达半山。山一名云泉山，上有云泉寺。寺为娘娘庙，顺治辛卯重修，求子者多祷于此，故香火很盛。殿下有二洞，一曰冰洞，终年皆冰，一曰水洞，冬日不冻。但入而观之，则水洞当此夏季，当然有水；而冰洞则干涸见底，不仅无冰，也不见有水。娘娘殿两旁有忠义宫及袁公亭。忠义宫祀关羽，袁公亭则祀清时粮厅袁某者。袁公亭最高爽，登览之顷，四山似皆在足下。整个张垣，历历可指。亭中，闻有某军官在避暑，阶上放着留声机一具；亭下小屋一间，贴着“小厨房”字样。

忠义宫中，满挂着仙佛的“照相”，阴影憧憧，鬼形可怖；闻民国十八九年间，扶乩之风最盛，此皆其所遗之痕迹。道人

云："近来已衰落了。"但观其陈列之物很整齐很新鲜，似还有人在开坛捣鬼。

园中有浊水一池，游人们多坐在池边纳凉；池中一无所有。公园四周，多树"格言画"牌，每牌画一个故事，表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大字的训条。西北军的传统的老信念也。

次到地藏寺，一进门，开殿门的人便给我们一个警告："有汗的不要进去。"其实我们都已走得汗出。"为什么?""洞里头冷，怕着凉。"进洞，确是很冷，和外面温度至少相差十五度。原来此殿是就山洞而造的。骤由太阳的炎光中走到这洞里，觉得很爽快。没有人肯听警告者的话。殿里很黑暗，柱上都盘着龙，不是彩画的，是泥和木塑成的，张牙舞爪，形状可怕，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这样的"龙柱"。旁有风神祠及仓神殿。仓神殿亦为扶乩之所，陈列的鬼影不少。风神祠惜因门锁闭，未得进去，不知风神果作何状。寺内有康熙、乾隆、嘉庆各时代的碑。一阵风来，天井中亭角的风铃当当作响，清脆可听。这声音，在南方似已不易听到了。

次到市圈，即所谓上堡（一名新堡）者是。堡修于明万历时，为对蒙交易之所。有万历四十四年汪道亨所作"新城来远堡题名记"，今尚存。殆为张垣最古的一碑。闻在中俄通商，库伦贸易未断之前，此处商业甚盛。还有医院一所。今则半成颓垣废瓦，空无居人，仅有军士数人看守耳。军士们作业甚勤，提筐倒土，执铲去泥，无役不作。即抬土时，亦开正步走。我们去时，正有兵士数人被罚跪于道旁。堡上最高处为关岳庙，规模甚大，其戏台乃在市圈广场之一边。庙中有"合圣佛坛"，亦为扶乩的地方。

次到旧堡，亦有城，甚大。有玉皇阁，在城边上，就城为庙，可望见全部商业地及四山。道人遥指道："对山是宋主席新

建的观音寺，还没有完工呢。”绿山之中，一大块的白茫茫的新斫的山岩，即为其地。

归时，往怡安市场，大似北平头发胡同的旧货市，不过所售者非旧物耳。

张垣风光，和东南及冀鲁都不相同。我们到处所见皆为新鲜的事物，几乎是带着好奇的心去考察。这里没有旧的文化，没有像大同那样的惊人的古迹，甚至没有像宣化那样漂亮的建筑和楼牌。这里始终是一个商业的中心，从明代到民国初元都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发展着。但现在却形势全非了！那地方的险要是什么人都知道的。西北几省的存亡，几以此一要塞的保全与否为关键；甚至在远东的国际战争上，也是握着极重要的关键。目前的这样熙熙攘攘的景象，果能保持到几时呢？

车正从一所戏园边经过，悲壮凄凉的秦声正从园中透出。

三 大同

十日，五时即起身。六时二十分由张家口开车。过阳高时，本想下去游白登堡，因昨夜大雨滂沱，遍地泥泞，不能下足，只好打消此议。下午一时半到大同。

大同在六朝做过北魏的都城，历代也都是大邑重镇。遗留古迹极多。在平绥路线上是一个最有过去的光荣的地方。现在车道可通太原等处。将来同蒲路修竣，这个地方在军事和商业上占的地位更为重要。

过大同的人，没有一个不耳熟于云岗石窟之名。这是北魏时代的一个伟大的艺术的宝窟。我憧憬于兹者已有好多年。到大同的目的，大半在游云岗。但并不是说，城内便没有可逛的地方。大同的城内也到处都是古迹，都有伟大的建筑物和艺术品在着。在大同，便够你逛个十天八天，逛个心满意足，还使你流连徘徊，不忍即返。

在车站上听见人说，连日大雨倾盆，通云岗的汽车道已被水冲坏，交通中断。这话使我的游兴为之减去大半。其田、文藻到骑兵司令部去打听关于云岗道上的消息，并去借汽车。——到云岗虽不过三十里，汽车一小时余可达，坐骡车骑马却都很费事，

故非去借汽车不可。过了许久，他们才回来，说赵司令承绶已赴云岗，他也因路断不能回来。现在正派工兵连夜赶修，大约明天这条路可以修好。

这样的在期待中，在车厢里过了半天，夜色苍茫，如豆的电灯光照得人影如鬼影似的，实在鼓不起上街的兴趣。到这陌生的地方，也不愿意夜游。便在车上闲谈，消遣过这半夜。

十一日六时起。九时左右，司令部的载重汽车来了。先游城内。云岗的修路消息还没有来，据说，要十二时前后方才知道确实的情形。颉刚游过大同数次，他独留在车上写信，不出去。

大同旧城外，有外郭三，除兵房外，无甚商店。但马路甚好，兵士时常的在修理。一进旧城，便是县政府的范围，那马路的崎岖不平，泥泞满涂，有过于北平人所称的“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们坐在大汽车上颠簸得真够受。旧城的城楼，曾改建成西式的楼房，作为图书馆。后冯玉祥军围大同，图书馆为炮火所毁，至今未能恢复，一座破坏了的洋楼孤巍巍的耸立在城头，倒是一个奇观。

到了阳和街东，便是九龙壁的所在。这是代王邸前的一道照壁。王邸已沦为民居，仅此照壁尚存。锁上了门，须叫看守者开门进去。那九条龙张牙舞爪的显得很活泼。琉璃砖瓦砌合的东西，光彩过于辉煌耀目，火辣辣的，一看便有非高品之感。但此壁琉璃砖上的彩色已剥落了不少，却觉得古色斑斓，恬暗幽静，没有一点火气，较之北海公园的那一座九龙壁来，这一座是够得上称做老前辈的了。在壁下徘徊了好久。壁的前面是一个小池。据看守人说，池里有水的时候，龙影映在水中，活像是真龙。又说，大小龙共计一千三百八十条。此数大约不确，连琉璃瓦片上的小龙计之，也不会到此巨数的。“九龙神迹”的一碑为乾隆重修时所立。又有嘉庆及民国十九年重修的二碑。门首有一碑，题

云：“奉旨传教修德立功为义殒躯杨司铎、雅各伯”，大约是“拳匪”时被杀者的纪念碑。

次游华严寺，这是大同城内最著名的梵刹。共有上寺下寺二所，相距甚近。当初香火盛时，或是相连的，后来寺址的一部分被侵占为民居，便隔成两地了。这是很可能的解释。上华严寺规模极大，现在虽然破坏不堪，典型犹在。旁院及后院皆夷为民居。大雄宝殿是保存得最好的一部分。终年锁上了门，可想见香火的冷落。找到了一个看守的和尚，方才开了门。此殿曾经驻过兵，被蹂躏得不堪。壁画尚完好。但都是金碧焕然，显为二三十年内所作的。有题记云：“信心弟子画工董安”，又云：“云中钟楼西街兴荣魁信心弟子画工董安”。这位董安，当是很近代的人。但画的佛像及布置的景色却浑朴异常，饶有古意。有好几个地方还可看出旧的未经修补涂饰的原来痕迹。大约董安只不过修补一下，加上些新鲜的颜色上去而已。原来署名的地方，一定是有古人署名的，却为他所涂却，僭写上了自己的名号了。此种壁画，当不至经过一次两次的涂饰。每经过一次的“装修”，必定会失去若干的“神韵”。凡董安所曾“装修”过的，细阅之，笔致皆极稚弱。仅存古作的躯壳耳。凡未经他的“装修”的，气魄皆很伟大，线条使色，都比较的老练，大胆。今日壁画的作家，仅存于西北一隅，而人皆视之为工匠，和土木工人等量齐观，所得也极微少，无怪他们的堕落。再过几年，恐怕连这类的“匠人”也不易找到了。北方的佛教势力实在是太微弱了，除了一年一度或数度的庙会之外，差不多终年是没有香火的。有香火的几个庙，不过是娘娘庙、城隍庙及关帝庙、玉皇庙的寥寥数座而已。为了生活的压迫，连宗教的崇拜也都专趋于与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神祇们身上，什么释迦如来之类，只好是关上大门喝西北风了。故北方的庙宇，差不多不容易养活多少个僧侣。像灵隐寺及普陀

山诸寺之每寺往往住着数百千个和尚的简直是没有。这有名的古刹华严寺，不过住着几个很穷苦的看守人而已，而其衣衫的破烂，殊有和这没落的古庙相依为命之概。北方的庙宇，听说，只有喇嘛庙还可以存在，每庙也常住着数百人。其经济的来源却是从蒙古王公们那方面供给的居多。然今日也渐渐的日见其衰颓了。

上华严寺的大殿上的佛像以及布置，都和江南及北平的不同。殿很大，共有九九八十一间。还是辽代的建筑，历经丧乱，巍然独存。佛像极庄严，至晚是金元时代的东西。供养佛前的花瓶，是石头造的。像后的焰光极繁缛绚丽，和永乐时代的木板雕刻的佛像有些相同。无疑的，木雕是从这实物上仿得的。

“大雄宝殿”四字是宣德二年写的。又有“调御丈夫”一额，是万历戊午年马林所题。此外，便无更古的题记了。

走过一条街便是下华严寺。一走进寺门，觉得气魄没有上寺大，眼界没有上寺敞。但当小和尚们——这里还有几个和尚及沙弥，庙宇保存得也还好——把大殿的门打开了时，我们的眼光突为之一亮，立刻喊出了诧异和赞叹之声。啊！这里是一个宝藏，一个最伟大的塑像的宝藏！从不曾见过那末多的那末美丽的塑像拥挤在一起的。这里的佛像确有过于拥挤之感，也许是从别的地方搬运了些过来的吧。简直像个博物院。上寺给我们的是衰败没落的感觉，到这下寺却使我们感到走进一个保存古物的金库里去。上寺的佛像是庄严的，但这里的佛像，特别倚立着的几尊菩萨像，却是那样的美丽。那脸部，那眼睛，那耳朵，那双唇，那手指，那赤裸的双足，那婀娜的细腰，几乎无一处不是最美的制造品，最漂亮的范型。那倚立着的姿态，娇媚无比啊，不是和洛夫博物院的 Venus de Melo 有些相同么？那衣服的褶痕、线条，哪一处不是柔和若最柔软的丝布的，不像是泥塑的，是翩翩欲活

的美人。地山曾经在北平地摊上买到过一尊木雕的小菩萨像，其姿势极为相同。当为同时代之物。大约还是辽代的原物吧？否则，说是金元之间的东西，是决无疑问的。在明代，便不见了那飞动，那婀娜的作风了。明的塑像往往是庄严有余，生动不足的。清代的作物，则只有呆板的形象，连庄严慈祥的表情也都谈不到了。眼前便有一个好例：在这宝库里，同时便有几尊清代的塑像杂于其间，是那样的猥琐可怜!

我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爬上了供桌，在佛像菩萨像之间，走着，相着，赞叹着。在殿前殿后转了好几个弯。要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的话，便住在这里一天两天三天都还不能看得饱足的。可惜天已正午，不能不走。走出这拥挤的宝殿时，还返顾了好几次!

殿内有“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为金天眷三年云中段子卿撰。原来这里是一个藏经殿。殿的四周，经阁尚存，但不知是否原物。打开了经阁看时，金代的藏经当然是不翼而飞了，但其中还藏着一部《正统藏》，残阙颇多，有的仅存经皮。赵城县广胜寺所藏的一部《金藏》或与这寺有些渊源关系吧。

回到车上，匆匆的吃了午饭。司令部的招待员不久便来，说云岗的汽车道已经修好了。我们便兴匆匆的又上了载重汽车。是带着那样的兴奋和期望走向我们的更伟大的佛教的宝藏云岗去!

在云岗预定至少要住两天。

四 云岗

云岗石窟的庄严伟大是我们所不能想象得出的。必须到了那个地方，流连徘徊了几天，几月，才能够给你以一个大略的美丽的轮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的看。你得仔细的去欣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一口吞下去，永远的不会得到云岗的真相。云岗决不会在你一次两次的过访之时，便会把整个的面目对你显示出来的。每一个石窟，每一尊石像，每一个头部，每一个姿态，甚至每一条衣襞，每一部的火轮或图饰，都值得你仔细的流连观赏，仔细远观近察，仔细的分析研究。七十丈，六十丈的大佛，固然给你以弘伟的感觉，即小至一呎二呎，二吋三吋的人物，也并不给你以邈小不足观的缺憾。全部分的结构，固然可称是最大的一个雕刻的博物院，即就一洞、一方、一隅的气氛而研究之，也是以得着温腻柔和，慈祥秀丽之感。他们各有一个完整的布局。合之固极繁赜富丽，分之亦能自成一个局面。

假若你能够了解，赞美希腊的雕刻，欣赏雅典处女庙的“浮雕”，假若你会在 Venus de Melo 像下，流连徘徊，不忍即去，看两次，三次，数十次而还不知满足者，我知道你一定能够在云岗徘徊个十天八天一月二月的。

见到了云岗，你就觉得对于下华严寺的那些美丽的塑像的赞叹，是少见多怪。到过云岗，再去看那些塑像，便会有些不足之感——虽然并不会以他们为变得丑陋。

说来不信，云岗是离今一千五百年前的遗物呢；有一部分还完好如新，虽然有一部分已被风和水所侵蚀而失去原形，还有一部分是被斫下去盗卖了。

那未被自然力或奸人们所破坏的完整部分，还够得你赞叹欣赏的，且仍还使你有应接不暇之慨。入了一个佛洞，你便有如走入宝山，如走到山阴，珍异之多，山川之秀，竟使你不知先拾哪件好，先看哪一方面好。

曾走入一个大些的佛洞，刚在那里仔细的看大佛的坐姿和面相，忽然有一个声音叫道：

“你看，那高壁上的侍佛是如何的美！”

刚刚回过头去，又有一个声音在叫道：

“那门柱上的金刚（?），有五个头的如何的显得力和威！还有那无名的鸟，躯体是这样的显得有劲！”

“快看，这边的小佛是那末恬美，座前的一匹马，没有头的，一双前腿跪在地上，那姿态是不曾在任何画上和雕刻上见到呢。”

“啊，啊，一个奇迹，那高高的壁上的一个女像，手执了水瓶的，还不活像是阿述利亚风的浮雕么？那扁圆的脸部简直是阿述帝国的浮雕的重现。”

这样的此赞彼叹，我怎样能应付得来呢！赵君执着摄影机更是忙碌不堪。

但贪婪的眼和贪婪的心是一点不知倦的；看了一处还要再看一处，看了一次，还要再看一次。

云岗石窟的开始雕刻，在公元四五三年（魏兴和二年）。那时，对于佛教的大迫害方才除去，主张灭佛法的崔浩已被族诛。

僧侣们又纷纷的在北朝主者的保护下活动着。这一年有高僧昙曜，来到这武周山的地方，开始掘洞雕像。曜所开的窟洞，只有五所。后来成了风气，便陆续的扩大地域，增多窟洞。佛像也愈雕愈多，愈雕愈细致。

《魏书·释老志》云："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憷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馀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湖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及画像迹。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又云："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均见卷一百十四）

又《续高僧传》云："元魏北台恒北石窟通乐寺沙门解昙曜传：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统，绥辑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馀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见存，未卒陈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贞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珍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疠疾，方始开始。帝既心悔，诛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以和平三年壬寅）。故于北台石窟，

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卷一）

然这二书之所述，已可见开窟雕像的经过情形，不必更引他书。惟《续高僧传》所云：“栉比相连三十馀里，”未免邻于夸大。武州山根本便没有绵延到三十余里之长。至多不过五六里长。还是《魏书·释老志》所述“开窟五所”的话，最可靠，但昙曜开辟了此山不久，此山便成了皇家崇佛的圣地。在元魏迁都之前，《魏书》屡纪皇帝临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

《魏书·显祖记》：“皇兴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公元四六七）以后又有七八次。

又《魏书·高祖记》：“太和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以后又有三次。

但也不仅皇家在那里开窟雕像；民间富人们和外国使者们也凑热闹的在那里你开一窟，我雕一像的相竞争。就连日所得的碑刻看来，西头的好几个洞，都是民间集资雕成的。这消息，足征各洞窟的雕刻所以作风不甚相同之故。因此，不久之后，武州山便成了极热闹的大佛场。

《水经注》“㶟水”条下注云：

“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

按《水经注》撰于后魏太和，去寺之建，不过四五十年，而已繁盛至此。所谓：“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决不是瞎赞。

《大清一统志》引《山西通志》："石窟十寺，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元魏建，始神瑞，终正光，历百年而工始完。其寺，一同升，二灵光，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内有元载所修石佛十二龛。"那十寺不知是哪一代的建筑。所谓元载云云，到底指的是元代呢，还指的是唐时宰相元载？或为元魏二字之误吧？云岗石刻的作风，完全是元魏的，并没有后代的作品掺杂在内。则所谓元载一定是元魏之误。十寺云云，也不会是虚无之谈。正可和《水经注》的"山堂烟寺相望"的话相证。今日所见，石窟之下，是一片的平原，武州山的山上也是一片的平原，很像是人工所开辟的；则"十寺"的存在，无可怀疑。今所存者，仅一石窟寺，乃是清初所修的，石窟寺的最高处，和山顶相通的，另有一个古寺的遗构。惜通道已被堵塞，不能进去。又云岗别墅之东，破坏最甚的那所大窟，其窟壁上有石孔累累，都是明显的架梁支柱的遗迹。此窟结构最为弘伟。难道便是《魏书·释老志》所称"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的故址所在么？这是很有可能的。今尚见有极精美的两个石柱耸立在洞前。

经我们三日（十一日到十三日）的奔走周览，全部武州山石窟的形势，大略可知。武州山因其山脉的自然起讫，天然的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可自成一局面。中有山涧将他们隔绝开。如站在武州河的对岸望过去，那脉络的起讫是极为分明的。今人所游者大抵只为中部；西部也间有游者，东部则问津者最少。所谓东部，指的是，自云岗别墅以东的全部。东部包括的地域最广，惜破坏最甚，沿窟也较为零落。中部包括今日的云岗别墅、石窟寺、五佛洞，一直到碧霞宫为止。碧霞宫以西便算是西部了。中部自然是精华所在。西部虽也被古董贩者糟蹋得不堪，却仍有极精美的雕刻物存在。

我们十一日下午一时二十分由大同车站动身，坐的仍是载重汽车。沿途道路，因为被水冲坏的太多，刚刚修好，仍多崎岖不平处。高坐在车上，被颠簸得头晕心跳。有时，猛然一跳，连坐椅都跳了起来。双手紧握着车上的铁条或边栏，不敢放松一下。弄得双臂酸痛不堪。沿武州河而行，中途憩观音堂。堂前有三龙壁，也是明代物。驻扎在堂内的一位营长，指点给我们看道："对山最高处便是马武塞，中有水井，相传是汉时马武做强盗时所占据的地方。惜中隔一水，山又太高，不能上去一游。"

三十华里的路，足足走了一个半钟头。渡过武州河两次，因汽车道是就河边而造的。第一次渡过河后，颉刚便叫道：

"云岗看见了！那山边有许多洞窟的就是。"

大家都很兴奋。但我只顾着坚握铁条，不遑探身外望，什么也没有见到；一半也因坐的地方不大好。

"看见佛字峪了，过了石窟寒泉了，"颉刚继续的指点道，他在三个月之前刚来过一次。

啊，啊，现在我也看见了，云岗全景展布我们之前。几个大佛的头和肩也可远远的见到。我的心是怦怦的急跳着。想望了许久的一千五百年前的艺术的宝窟，现在是要与它相见了！

三时到云岗。车停于石窟寺东邻的云岗别墅。这别墅是骑兵司令赵承绶氏建的。这时，他正在那里避暑。因为我们去，他今天便要回大同，让给我们住几天。这里，一切的新式设备俱全——除了电灯外。

这一天只是草草的一游。只到石窟寺（一作大佛寺）及五佛洞走走。别的地方都没有去。

登上了大佛寺的三层高楼，才和这寺内的一尊大佛的头部相对。四周都是黄的红的蓝的彩色，都是细致的小佛像及佛饰。有点过于绚丽失真。这都是后人用泥彩修补的，修得很不好，特别

是头部，没有一点是仿得像原形的。看来总觉得又稚弱又猥琐，毫没有原刻的高华生动的气势。这洞内几乎全部是彩画过的，有的原来未毁坏的，其真容也被掩却。想来装修不止一次。最后的一次是光绪十七年兴和王氏所修的。他“购买民院地点，装彩五佛洞，并修饰东西两楼，金装大佛金身。”不能不说与云岗有功，特别是购买民地，保存佛窟的一事。向西到五佛洞，也因被装修彩绘而大失原形。反是几个未被“装彩”过的小洞，还保全着高华古朴的态度。

游五佛洞时，有巡警跟随着。这个区域是属于他们管辖的；大佛寺的几个窟，便是属于寺僧管辖的。五佛洞西的几个窟，有居民，可负保管之责。再西的无人居的地方，便索性用泥土封闭了洞口，在洞外写道：“内有手榴弹，游者小心!”（?）一类的话。其实没有，被封闭的无人看管的若干洞，也尽有好东西在那里。据巡长说，他们每夜都派人在外巡察。此地现已属于古物保管会管辖，故比较的不像从前那样容易被毁坏。

五佛洞西，有几尊大佛的头部，远远的可望见。很想立刻便去一游。但暮色渐渐的笼罩上来，像在这古代宝窟之前，挂上了一层纱帘。我们只好打断了游兴，回到云岗别墅。

武州山下，靠近西部，为云岗堡，一名下堡，堡门上有迎熏、怀远二额，为万历十四年所立。云岗山上还有一座土城屹立于上，那便是云岗堡的上堡。明代以大同为重镇，此二堡皆为边防兵的驻所。

晚餐后，在别墅的小亭上闲谈。东部的大佛窟，全在眼前。那两个立柱还朦朦胧胧的可见到。忽听得山下人家有击筑奏筝及吹笛的声音；乐声呜呜、托托的，时断时续。我和颉刚及巨渊寻声而往。听说是娶亲。正在一个古洞的前面，庭际搭了一个小棚，有三个音乐家在吹打。贺客不少。新娘盘膝的坐在炕上。

在这古窟宝洞之前，在这天黑星稀的时候，在当前便是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大佛，便是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人世浩劫的佛室，听得了这一声声的呜呜托托的乐调，这情怀是怎样可以分析呢？凄惋？眷恋？舒畅？忧郁？沉闷？啊，这飘荡着的轻纱似的无端的薄愁呀！啊，在罗马斗兽场见到黑衫党聚会，在埃及的金字塔下听到土人们作乐，在雅典处女庙的古址上见旅客们乘汽车而过，是矛盾？是调和？这永古不能分析的轻纱似的薄愁的情怀！

归来即睡。入睡了许久，中夜醒来，还听见那梆子的托托和笛声的呜呜。他们是彻夜的在奏乐。

十二日一早，我性急，便最先起身，迎着朝暾，独自向东部去周览各窟。沿着大道（这是骡车的道）向东直走，走过石窟寒泉，走过一道山涧，走过佛字峪。愈向东走，石窟愈少愈小。零零落落的简直无可称道。山涧边，半山上有几个古窟，攀登了上去一看，那些窟里是一无所有。直走到尽头处，然后再回头向西来，一窟一窟的细看。

最东的可称道的一窟，当从“左云交界处”的一个碑记的东边算起。这一窟并不大。仅存一坐佛，面西，一手上举，姿态尚好，但面部极模糊，盖为风霜雨露所侵剥的结果。

窟的前壁，向内的一部分，照例是保存得最好的，这个所在，非风势雨力所能侵及，但也一无所有，刀斧斲削之痕，宛然犹在。大约是古董贩子的窃盗的成绩。

由此向西，中隔一山涧，地势较低，即“左云交界处”。道旁零零落落的，小佛窟不少。雕刻的小佛随处可见。一窟内有较大的立佛二，但极模糊。窟西，有一小窟，沙土满中，一破棺埋在那里，尸身的破蓝衣已被狗拖出棺外，很可怕。然此窟小佛像也有不少，窟外壁上有明人朱廷翰的题诗，字很大。由此往西，

明人的题刻不少。但半皆字迹剥落，不堪卒读。在明代，此处或有一大庙，为入云岗的头门，故题壁皆萃集于此。

西首有二洞，上下相连，皆被泥土所堵塞，想其中必有较完好的佛像。一大窟，在其西邻，也已被堵塞，但从洞外罅隙处，可见其中彩色黝红，极为古艳，一望而知，是元魏时代所特有的鲜红色及绿色，经过了一千五百余年的风尘所侵所曝的结果，决不是后代的新的彩饰所能冒充得来的。徒在门外徘徊，不能入内。这里便是所谓“石窟寒泉”。有一道清泉，由被堵塞的窟旁涓涓的流出，流量极微。窟上有“云深处”及“山水清音”二石刻，大约也是明人的手笔。

西边有一洞，可入。洞中有一方形的立柱，高约八尺。一佛东向，一佛西向，又一佛西南向，皆模糊不清。西南向者且为泥土所修补的，形态全非。所雕立的、坐的、盘膝的小佛像甚多。但不是模糊，便是头部或连身部俱被盗去。

再西为碧霞洞（并非原名，疑亦明人所题），窟门有六，规模不小。窟内一物无存，多斧凿痕，当然也是被盗的结果。自此以西，便没有石刻可见。颇疑自“左云交界处”向西到碧霞洞，原是以石窟寒泉那个大窟的中心的一组的石洞。在明代，大约这里是士人们来往最为繁密的地方，或窟下的平原上，本有一所大庙，可供士大夫往来住宿的。然今则成为云岗最寥落、最残破的一部分了。

碧霞洞以西，是另成一个局面的结构。那结构的规模的弘伟，在云岗诸窟中，当为第一。数十丈的山壁上，凿有三层的佛像，每层的中间，皆有石孔，当然是支架梁木的所在。故这里，在从前至少是一所高在三层以上的大梵刹。颉刚说：“这里便是刘孝标的译经台。”正中是一个大佛窟，窟前有二方形立柱，虽柱上雕刻皆已模糊不可辨识，那希腊风的人形雕柱的格局却是一

看便知的。大窟的两旁，各有一窟，规模也殊不少。和这东西二窟相连的，更有数不清的小窟小龛。惜高处无法攀缘而上，只能周览最下层的一部分。

一进了正中的那个大窟，霉土之气便触鼻而来；还夹着不少鸽粪的特有的臭味。脱落的鸽翎，满地都是。有什么动物，咕咕咕的在低鸣着。拍拍的一扑着翼，成群的飞了出来，那都是野鸽。地上很潮湿，积满了古尘，泥屑和石屑。阴阴的，温度很低冷，如入了地下的古墓室。但一抬起头来，却见的是耀眼的伟大的雕刻物。正中是一尊大佛，总有六十多尺高，是坐像。旁有二尊菩萨的大像，侍立着。诸像腰部以下皆剥落不堪，连形态都不存。但上半身却仍是完好如新。那头部美妙庄严，赞之不尽。反较大佛寺、五佛洞诸大佛之曾经修补者为更真朴可爱。这是东部唯一的一尊大佛。但除此三大像外，这大窟中是空无所有，后壁及东西壁皆被风势及水力或人工所削平，连半点模糊的雕像的形状都看不到。壁上湿漉漉，一抹便是一手指的湿的细尘。窟口的向内的壁上，也平平的不存一物。惟一条条的极整齐的斧凿痕还很清显的在那里，一定是近十余年来的人工破坏的遗迹。

东边的一窟，其中也被破坏得无一物存在。地上堆积了不少的由壁上脱落下来的石块，被古尘沾满，和泥土成了同色，大约不是近数十年来之所为的。

西边的一窟，虽也破败不堪，却还有些浮雕可见到。副窟小龛里，遗物还不少。这西窟的东壁为泥土所堵塞，西壁及南壁，浮雕尚有规模可见。窟顶上刻有“飞天”不少。那半裸体的在空中飞舞着的姿态，是除了希腊浮雕外，他处少见的，肉体的丰满柔和，手足腰肢的曲线的圆融生动，都不是东方诸国的古石刻上所有的。我抬了头，站在那里，好久没有移开。有时，换了一个方向看去。但无论在哪个方向看去，那美妙、圆融的姿态总是令

人满意、赞赏的。

由此窟向西，可通另一窟，也是一个相连的副窟。我们可称它为西窟第二洞。洞中有三尊坐佛，皆盘膝而坐。这个布置，在诸窟中不多见。东壁的浮雕皆比较的完整。后壁及西壁则皆模糊不堪。

如果把这以大佛窟为中心的一组洞窟恢复起来，其弘伟是有过于其西邻的大佛寺的。可惜过于残破，要恢复也不可能。我疑心《魏书·释老志》上所说，皇兴中构的三级石佛图，其遗址便在此处。此地曾经住过人，近代建的窑式的穹形洞尚存数所。

由此向西，不多数步，便是一道山涧，或小山峡，隔开了云岗别墅和这大佛窟的相连。

从云岗别墅开始向西走，便是中部。

中部又可分为五个部分来说。

我依旧是独自一个人由云岗别墅继续的向西走；他们都已出发到西头去逛了。

第一部分是云岗别墅。别墅的原址是否为一大洞窟，抑系由平地填高了的，今已不能查考。但别墅之后，今尚有好几个石窟，窟内有一佛的，有二佛对坐的，俱被风霜侵蚀得不成形体。小雕像也几于无存。但在那些洞窟中，还堆着不少烧泥的屋瓦和檐饰。显然的这别墅的原址，本是一座小庙，或竟是连合在大佛寺中的一个东偏院。惜不及详问大佛寺的住持以究竟。那些佛窟，决不能独立成为一组，也当是大佛寺的大佛窟的东边的几个副窟。但为方便计，姑算它作中部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包括大佛寺内的两个大窟。这二窟的前面，各有一楼，高各三层，第三层上有游廊可相通达。三楼之上，更有最高的一层，仿佛另有梯级可通，却寻不到。前面已经说过，大约是较此楼更古的一个建筑物。

第一窟通称为大佛殿；殿前有咸丰辛酉重修碑，有不知年月满文碑，有同治十二年及光绪二年的满文碑。又有明万历间吴氏的一个刻石。无更古者。

入殿后，冷气飕飕由窟中出。和尚手执一把香燃点起来，为照看雕像之用。楼下一层很黑暗，非用火光，看不到什么。正中是一尊大佛，高约六十尺，身上都装了金。四壁浮雕，都被涂饰上新的彩色。且凡原像模糊不清，或已失去之处，皆一一以彩泥为之补塑。怪不调和的。第二层楼上，光线较好，壁上也多半都是彩泥的满像。站在这楼，正对大佛的胸部。到了三层楼上，方才和大佛的头部相对。大佛究竟还完好，故虽装了金，还不失其美妙慈祥的面姿。

第二窟俗称如来殿。窟中也极黑暗，结构和大佛殿大不相同。正中是一个方形立柱，每一面有一立佛，像支柱似的站着，柱上雕得极细。但有一佛，已毁，为彩泥所补塑。北壁为泉水所侵害，仅模糊可辨人形。东西壁尚完好，修补较少，较大佛殿稍存原形。登上了三楼，有一木桥可通那四方柱的第二层。这一层雕刻的是四尊坐佛，四边浮雕极多，皆是侍像及花饰，有极美者。这立方柱当是云岗最完好的最精致的一个。

第三部分包括所谓“弥勒殿”及佛籁洞的二窟；这二窟介于大佛寺和五佛洞之间，几成了瓯脱之地，无人经管。弥勒殿前有额曰：“西来第一山”，为顺治四年马国柱所题。那结构又自不同。正壁有二佛对坐着，像在谈经。其上层则为三尊佛像。其东西二壁各有八佛龛；每龛的帏饰，各有不同；都极生动可爱。有的是圆帏半悬，有的是绣带轻飘，无不柔软圆和，一点石刻的生硬之感也没有。顶壁的“飞天”及莲花最为完整。六朵莲花，以雕柱隔为六部。每一朵莲花，四周皆绕以正在飞行的半裸体的“飞天”，隔柱上也都雕刻着“飞天”。总有四十位飞天，那姿态

却没有一个相同的；处处都是美，都是最圆融的曲线。那设计和雕工是世界上所不多觏的。更好的是这窟中的雕像，全为原形，未经后人涂饰。

佛籁洞在其西，破坏已甚。观其结构的形势，当和弥勒殿完全相同。惟无后殿，规模较小。正中的一佛，为后人用彩泥补塑的。原来，照其佛龛的布置及大小，当也是二佛对坐谈经的姿态。

此殿前面，本来有楼，已塌毁。窟门左右，一边有五头佛，一边有三头佛，都显出有威力和严肃的样子，似是把守门口的神道们，同时用来作支柱的。窟外壁上，有浮雕的痕迹甚多，惜剥落殆甚，极为模糊。以上二窟，似也为大佛洞的西首的副窟。

第四部分就是俗称的五佛洞；不知为什么这五佛洞保护得格外周密，有巡警室在其口外。游人入内，必有一警士随之而入。其实，这一部分被装修涂改得最利害，远不及弥勒殿和如来殿的天然秀丽。

说是五佛洞，其实却有六个大窟。最东的第一窟，分隔为三进。结构甚类大佛殿。正中有大佛一，高亦有五十余尺，尚完好。后壁低而潮湿，雕像毁败已甚。前窟的许多浮雕都被涂饰得不成形状。但也有尚存原形的。

西为第二窟，结构略同前窟，大佛已毁去。到处都是新修新饰的色彩。惟高处的飞天及立佛尚有北魏的典型。

再西为第三窟，内部较小，结构同如来殿，中为一方形立柱，一方各雕着一佛，四壁皆新修新饰者，原有浮雕皆被彩泥填平，几乎是整个重画过。

再西为第四窟，较大，有两进，外进有四支塔形的支柱，极挺秀，尚未失原形。第二进则完全被涂饰改造过。疑其结构本同弥勒殿，正中的佛龛，原分上下二层，上层为三佛，下层为二坐

佛。但今则上下二龛都仅坐着泥塑的二佛。以三佛及二佛的宽敞的地位。安置了一佛，自然要显得大而无当。再西为第五窟，结构同大佛殿。大佛高约五十尺，盘膝而坐。四壁多为新修饰的彩色泥像。

又西为第六窟。此窟内部已全毁，空无所有，故后人修补，亦不及之。仅窟门的内部，浮雕尚完好。西边即为一道泥墙，和寺外相隔绝。但此窟的外壁，小佛龛颇多，有几尊尚完整的佛像，那坐态的秀美，面姿的清俊，是诸窟内所罕见的。惜头都失去得太多。

再往西走，要出大佛寺，绕过五佛洞的外墙，才是中部的第五部分。这一部分的雕像我认为最美好，最崇高；却没有人加以保护，任其曝露于天空，任其夷为民居，任其给农民们作为存放稻草及农具之处所。其尚得保存到现在的样子，实在是侥幸之至。到这几个佛窟去，我们都得叩了农民们的大门进去。有时，主人不在家，便要费了大事。有一次，遇到一个病人，躺在床上起不来，没法开门，只好不进去，直等到第二次去，方才看到。

这一部分的第一大窟亦为一大佛洞，洞中有大佛一，高在六十尺以上，远远的便可望见其肩部及头部。壁上的浮雕也有一部分可见到。洞门却被泥墙所堵塞，没法进去。此窟东边，有二小窟；最东一窟有二坐佛，对坐谈经，却败坏已甚。较近的一窟也被堵塞。隐隐约约的看见其中的彩色古艳的许多浮雕，心怦怦动，极力要设法进去一看而不可能。窟外数十丈的高壁上满雕着小佛像，不知其几千几百。功力之伟大，叹观止矣！

向西为第二大窟。这一窟，也在民居的屋后，保存得甚好。正中为一大坐佛，高亦在六十尺左右。两壁有二佛像，一立一坐。此二像的顶上，其“宝盖”却是雕成像戏院包厢似的。三壁的浮雕，也皆完好。

再西也为一大窟（第三窟）。正中一大佛为立像，高约七十尺，体貌庄严之至。袈裟半披在身上；而袈裟上却刻了无数的小佛像，像虽小而姿态却无粗率草陋者。两旁有四立佛。东壁的二立佛间，诸雕像都极隽好。特别是一个被袈裟而手执水瓶的一像，面貌极似阿述利亚人，袈裟上的红色，至今尚新艳无比。这一像似最可注意。

窟门口的西壁上，有刻石一方，题云："大茹茹……可登□□斯□□□鼓之□尝□□以资征福。谷浑□方妙□"每行约十字，共约二十余行，今可辨者不到二十字耳。然极重要。大茹茹即蠕蠕国。这在魏的历史上是极重要的一个发见。茹茹国竟到云岗来雕像求福，这可见此地在不久时候，便已成了东亚的一个圣地了。

再西为第四大窟。破坏最甚。一大佛盘膝而坐，暴露在天日中。左右有二大佛龛，尚有一二壁的浮雕还完好。因为此处光线较好，故游人们都在此大佛之下摄影。据说，此像最高，从顶至踵，有七十尺以上。

再西为第五大窟，亦有一大坐佛，高约六十尺。东西壁各有一立佛。西壁的一佛已被毁去。

由此再往西走，便都是些小像小龛了；在那些小龛小像里，却不时的可发现极美丽的雕刻。各像坐的姿态，最为不同，有盘膝而坐者，有交膝而坐者，有一膝支于他膝上，而一手支颐而坐者。处处都是最好的雕像的陈列所。惜头部被窃者甚多，甚至有连整个小龛都被凿下的。

到了碧霞宫止，中部便告了段落。碧霞宫为嘉庆十年所修，两壁有壁画，是水墨的，画得很生动。

颇疑中部的第五部分的相连续的五个大窟，便是昙曜最初所开辟的五窟。五尊大佛像是曜时所雕刻的，其壁上及前后左右的

浮雕及侍像，也许是当地官民及外国人所捐助的。也未必是一时所能立即完全雕刻好。每一个大窟，其经营必定是很费工夫的。无力的或力量小些的人民，便在窟外雕个小龛，或开辟一小窟，以求消灾获福。

西部是从碧霞宫以西直到武州山的尽西头处。山势渐渐的向西平衍下去，最西处，恰为武州河的一曲所拥抱着。

这一路向西走，共有二十多个洞窟，规模都不甚大。愈向西走，愈见龛小，且也愈见其零落，正和东部的东首相同。故以中部的第三部分，假设为昙曜最初所选择而开辟的五窟，是很有可能的。那地位恰在正中。

西部的二十余窟，被古董贩子斫去佛头不少。几个较好的佛窟，又都被堵塞住了，而以“内有手榴弹”来吓唬你。那些佛像，有原来的彩色尚完整存在者。坐佛的姿势，隽好者不少。立像的衣襞，有翩翩欲活的。在中段的地方，一连四个洞，俱被堵塞，而标曰“内有手榴弹”。西部从罅中望进去，那顶壁的色彩是那样的古艳可喜!

西邻为一大窟，土人说，内为一石塔。由外望之，顶壁的色彩也极隽美。再西有一佛龛，佛像已被风雨所侵剥，而龛上的悬帏却是细腻轻软若可以手揽取。

再西的各小窟及各龛则大都破败模糊，无足多述。

这样的匆匆的巡览了一遍，已经是过了一整天，连吃午饭的时间都忘记了。

把云岗诸石窟的大势综览了一下，如以中部的第五部分为中心，则今日的大佛寺，五佛洞和东部的大佛图的遗址，都是极弘大的另成段落的一部分。

高到五十尺至七十尺的大佛，或坐或立的，计东部有一尊，中部的大佛寺有一尊，五佛洞现存二尊（或当有三尊，一尊已

毁)。连同中部的第五部分五尊，共只有九尊或十尊。《山西通志》所谓的十二龛及一说的所谓的二十尊，都是不可靠的。

这一夜终夜的憧憬于被堵塞的那几个大窟的内容。恰好，第二天，赵司令来到了别墅。我们和他商议打开洞门的事。他说："那很容易，吩咐他们打开就是了。"不料和看守的巡长一商量，却有许多的麻烦。非会同大同县的代表，古物保管会的代表及本地的村长、村副眼同打开，眼同封上不可。说了许久，巡长方允召集了村长村副去打开洞门，先打东部石窟寒泉的一洞。他们取了长梯，只折去最高的墙头的一段。高高的站在梯头向下望，实在看不清楚，跳又跳不下去。这洞内是一座石塔，塔的背后有佛像。因为忙乱了半天，还只开了一个洞，便只好放弃了打开西部各洞的计划，一半也因为打开了，负责任太大。

十三日的下午，一吃过饭，便到武州山的山顶上去闲逛。从云岗别墅的东首山路走上去，不一会便到了"云岗东岗龙王庙斗母宫"，其中空无人居。过此，走入山顶的大平原。这平原约有数十顷大小，上有和尚的坟塔三座，一为万历时的，一为康熙时的，其一的铭志看不清了。有农人在那里种麦种菜。我们又向西走，进入云岗堡的上堡，堡里连一间破屋都没有，都夷为菜圃麦田，有一人裸了全身在耙地。望见远山上烽火台好几座绵延不断，前后相望。大概都是明代所建的。

再向西走，到了玉皇阁，那也是一个小庙，空无人居。由此庙向下走，下了山头，便是武州河边。"断岸千尺，江流有声"，正足以形容这个地方的景色。

下午四时，动身回大同，仍坐的载重汽车。大雨点已经开始落下。但不久便放晴。下了不过十多分钟的雨，不料沿途从山上奔流下来的雨水却成了滔滔的洪流，冲坏了好几处的大道。汽车勉强的冒险而过。

到了一个桥边，山洪都从桥面上冲下去，激水奔腾，气势极盛，成了一道浊流的大瀑布，哄哄咙咙之声，震撼得人心跳。被阻在那里，二十多分钟，这道瀑布方才势缓声低，汽车才得驶过。

没有经过这种情形的，简直想不到所谓“山洪暴发”的情形是如何的可怕。

过了观音堂，汽车本来是在干的河床上走的；这次却要在急水中走着了。

七月十三夜十二时半寄于大同

五　口泉镇

从云岗归来，天已将黑了，忙了半夜，才把那封信整理好寄上。——说整理，因为在云岗的几夜，已经陆续的写了不少。否则，任怎样在半夜里也写不出那封长信来的。

今天仍然起得很早。七时半，同其田、颉刚他们到城内一家较好的浴堂里沐浴。数日的汗垢和带来的一身的千余年的古尘，才为之一清。

下午二时，由车站拨出一部小机车，拖带我们的车，还有几辆别的车，开到口泉站，说是去参观口泉煤矿。我不曾到这种“黑暗地狱”的矿窟去过，很想考察那生活是怎样的过下去的。

不料昨日下午的半小时的大雨，竟把近口泉站的一座桥梁冲断了，火车没法过去，只好下了车，步行过桥。桥的那一边，已经停好一列小火车在候着，便换车到了口泉。由站到矿口，还要坐十几分钟的火车。

沿途煤块如山石的堆积在那里，个个工人脸上都是煤屑，罩上了一层黑色。还有好几列车的煤，停在站台边。一座洋房，很宽敞，便是晋北矿务公司。这公司商股不多，官股占四分之三以上。煤质极好，营业很发达。在公司里休息了一会，和工程师吕

君及胡君谈得很久。他们二人都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胡君说，矿中工人，最多的时候有三千人。每天出煤量，最多时有二千吨。每天分三班工作；每班工作八小时，时间的分配是：

（一）上午六时到下午二时为一班。

（二）下午二时到下午十时为一班。

（三）下午十时到第二天上午六时为一班。

现在共有两个矿场；一个较小的在山中。较大的一场，每日出煤六七百吨。较小的一场，出煤一百吨。因为运输不能完全如意的关系，出产量不敢增加，销场因日煤竞争的关系，也稍受打击，现在和平绥路的联络，较前好得多。故煤块的运出，也较好。在这里，每吨价为二元五角；到了平津一带，加上运费等等，便非九元六角以上不可。

这公司成立于民国十八年。工人的工资，每天约为一角七分到二角六分。工头则每天为四角；大工头，每天约一元余，有的工人，不辞辛苦，竟有每天做两班的。换一句话，便是，每天要在矿内工作十六小时之多！但此地生活程度极低。山边土窟孔孔，皆工人自探的住室；小米及油面，每元可购四十八斤左右。住和食的问题，比较的还容易解决。

正在说话，外面哗哗的下了大雨，不到二十分钟，雨便止了。但公司门外，人声忽然鼎沸，同时似闻千军万马奔腾而过的声音。走不到几步路，便是山涧，见涧中浊流汹涌，吼声如雷。历半小时而气势未弱。

在公司大厅中吃了午饭，就要下矿。这时已下午四时左右。他们取出了许多套蓝色的衣服给我们穿在身上，头上各戴一顶藤帽，每人一手执灯，一手执手杖。活像是个工头。——工人是穿得破烂多了。但藤帽和灯却是人人都有的。这灯并无灯罩。火焰露在外面。

“有危险么?”我见了这灯，吓得一跳，问道。

“从来不曾出过事；因为这矿是干矿，一点煤气都没有。决无危险。”

我心里还栗栗的在危惧。

“如果在英国,不用保险灯入矿,是要被捉进监狱的。”其田道。

路上遇见一个童工，在那里闲逛，我问他道：

“你今天不做工么?”

“不做工。”

胡君道：“他自己休息一天。”

“每天你有多少工钱呢?”

“一天一毛钱!”

“在矿里做什么工作呢?”

“推煤车，搬东西。”

这时，已走到了升降机边。蒸气腾腾的由窟口冲出，机上是湿漉漉的。

“站好了，快要开机了。”管理升降的工人道。

呜呜的声响继之而来，升降机斗的一落，伸手不见五指，各人的灯光，如豆似的，照不见面目。黑漆漆的，如入了地狱。降下，降下，降下，仿佛无底洞似的；四壁都是黑的煤块；到处都是黑暗，黑暗，一片的黑暗。到了此地，也不知害怕了。索性任它降到底。只是升降机上面淅淅沥沥的滴了多少水，各人肩上身上都潮了一大片。

升降机降落得很慢。慢，慢，慢，更慢，更慢。然后突然的停止了。机门开启，说道，“到了!”

是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这里是离地面四百呎的地下。只靠着这升降机和人世间相联络。这机如果一旦出了毛病呢……那是不能想象的了！仿佛没有

第二个升降机的设备。

还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手执的灯光,只足供照路之用。路上是纵纵横横的铁索和路轨,还有许许多多的煤车停在那里。远处隆隆的,还有不少辆在推来。遇到狭些的路上,我们都是侧身而过。

因为矿质坚实,洞中通道,大半不用支柱。有的地方,低得非匐伏而进不可。如果猛不防,头颅便要和矿石相撞。我一路来,已撞了三次。如果不戴藤帽,则一定是头破血出了。

"气闷,气闷!"冰心叫道。

的确是气闷,胸中仿佛是窒塞不畅。但工人们在矿中过那八小时,乃至十六小时,天天都是这样过的,他们难道不感气闷吗?

地上是一洼一洼的水,一不小心便会溅得一足的黑水。头上是洒洒落落的水点,不时的像秋雨似的滴下。闷热极了。个个人出汗,我连内衣都湿透了。

"难道是矿里没有通风的设备么?"我向领导的一位技师道。

"原是有的,因为矿中还凉快,所以没有用。您看,这里的工人们都还穿着衣衫呢。山里面的那一矿,因为热,工人们都是一丝不挂。"

一处有电光射出。我们到了那里,如黑夜独行,见到了孤村农屋里的灯光一样的喜悦。这里是电机所在,管理升降机的机关。过此,又没有电灯了。

前面又有熊熊的火光,还有叮叮当当的打铁的声音。

"那是挖掘矿石的器具的临时修理处。"

闷塞在四百呎的地下穴,在数百千热度的高热的火炉边立着,蒸薰得人不能不焦躁。立刻的离开了。走了好远的一段路,才不感到其热。

在黑暗中又走了好久,总有半点多钟,才走到现在工作着的

掘煤的地方。刚才所有的都是交通道。

有许多工人在不停的工作着，裸着上体的居多。一锹一锹的向煤壁上斫去，有松软的，立刻便一块块的落下，有坚硬的，便非挖了几个洞，放入火药去炸落它不可。那工作是万分的危险。但每天的工资至多还不到四毛钱！每天至少要在危险的地下四百呎的穴中八小时！

看来挖煤的工作还不难，我便向一个工人借得一柄鹤嘴锹，也向壁上挖掘了几分钟。双臂还不大吃力，但煤屑飞溅在脸上，有点痛。有一次，溅入口中，有一次则飞入眼皮里去，很不好受。只好放下锹，向他谢谢。

他只有两个眼白是白得发亮，一脸一身都是黑炭的黑。他朝我笑笑。我觉得很难过。

大家实在受不住那闷热，都催着快走回去。路上隆隆的车声在飞驶着。老远的便喊它停住，否则一定会撞在身上的。我们都走在路轨上。

到了升降机边，才轻松的叹了一口气。呜呜呜的，升降机向上升！四壁都是发亮的煤块。渐渐的有些亮光，快到地面了！更是松了心。

当我们走出了升降机时，恍如再履人世。

“假如这矿里过的生活是人的生活，那末，我们过的实在不是人的生活……”仿佛谁在叹道。

“九渊之下，更有九渊，”谁知道矛盾的人间是分隔着怎样的若干层的生活的阶级呢。

比较起来，我们能不说是罪人么？仍旧换了一次火车才回到大同。

七月十四夜铎寄

六 大同的再游

十五日十时余，坐人力车到南寺去。由云岗带来的疲倦，这时已完全肃清了。大家又都是兴致勃勃的。只留下文藻，他因事没有同去。为了坐怕了载重汽车，它是那样的咆吼着颠簸着走，故改坐人力车，果然舒服安逸得多。

穿过城，到了南门的城墙边，一个很大的广场，积水满之，水上都浮着绿垢。这广场的北首便是所谓南寺了。寺的气象较上华严寺尤为弘伟。大门的金刚神后面，立着几座石碑，完好如新，但碑座都已为尘土所埋没。一为皇统三年朱弁所作，大定十六年三纲寺主沙门惠躅所立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一为明昌元年三纲寺沙门法晖所立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第一碑有云：“辽末以来，再罹锋烬，楼阁飞为埃坋，堂殿聚为瓦砾。前者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又有万历、崇祯、乾隆各代的重修的碑记。崇祯碑已渐折倒在地上。

乾隆五年的一碑云：“始于唐玄宗元年间，名之曰开元寺。……正统中更名善化寺。”是此寺凡三易名；在唐为开元寺，辽金为普恩寺，明为善化寺。南寺盖其俗称也。

大殿上，正座有佛像五尊，作风和上华严寺的略同，像后的

火焰也极细致，殿的东西，各有十二立像，除四大金刚外，有菩萨像，有女像，菩萨像，有怒目的，有慈祥的，有欣喜的；女像则大都端庄美好；其中有鬼子母像，也并无凶狠之态。这二十四尊塑像是无价的宝物；宋金时代的文臣武将，命妇闺秀的衣冠装束，几皆保存在这里。那服饰，和唐代的不同，和元以后的也不同。特别是，妇人们的穿戴，从头上直到脚下，无一不是考古者重要的资料。这些像，虽没有下华严寺的生动可爱，在古物学上的价值，反倒过之。当然未必件件衣服都和宋金时代的实物绝对无殊，却不会是像今日戏装似的不古不今。

大殿里也保存了一部分的壁画。东壁，后壁的画，都已被毁掉，厚厚的被涂上一层的红色石灰粉。西壁的画尚大致完好；殿门里面的两小堵的壁，也还保存了一部分。那些壁画，沾满了灰土，金碧皆失色。以手指用力拭擦去画像的冠上衣带上的尘垢，其金色也仍可焕然发光。所画拙重伟大，有的地方，较上华严寺的好多了。如果有被后人涂饰的话，则最后的一次涂饰，必不会在乾隆之后的。

这寺的大殿也是辽代的遗物。在中国的木建筑物里，恐怕没有更古于这寺和上下华严寺的了。虽数经焚劫，大殿却不曾烧毁。

大殿前有大钟亭一，钟为天顺五年“成都府化缘僧道中”所铸，言重“三千三百三十三斤”。很巧的，现在的住持，也是四川人。他极为穷苦，但信念至坚。双手都仅剩一指，其余八指皆被他自己斫下，用血写经，体貌清瘦，谈吐文雅，久于行脚，无远不至，殆真实的视世上的荣华富贵如行云流水者。

次到久胜楼；楼在城的中心酒楼巷，今改为德华春饭庄，又将“久”字用纸贴了，改写“长”字，变为长胜楼，相传此地即为明武宗时李凤姐卖酒的地方。为世人所艳称的“游龙戏凤”一

幕喜剧，就是在这个地方表演的。说来，仿佛是凿凿有据。凤姐实有其人。今居庸关的山上，尚有凤姐墓。据说，她入关时见了“塔座”上雕刻的金刚像的狞恶之状，一惊而亡，故即葬于关上。相传的《梅龙镇》一戏，本为弋阳腔，也许在明代便已有之。乾隆时，唐英改之为昆剧。清末，则凡为皮黄班，便无不会演《梅龙镇》的了。

次到天主庙，庙靠近东门边，贺渭南君向人打听了来，说是辽萧太后梳装台遗址，即在庙内。但遍觅不获。庙祀昊天大帝；旁有三皇殿，为扶乩之所。又祀所谓“万仙领袖孙祖师”。

庙前有五龙壁一座，规模较九龙壁为小。在这个地方，照壁之使用塑龙的彩色玻璃砖，竟成了一种风尚。

仍坐人力车，出东门，访曹福祠。曹福为一个忠心的老仆人，他和他的主人的小姐，因避祸逃到小姐未婚夫家里去。一路上受尽了风波，虎狼之险。走到这个地方，天空下了一场大雪，走不动路，他老人家便僵死在雪中。土人为之立祠塑像。今皮黄戏中有《南天门》一出，演的便是其事。

将到曹福祠时，得过玉河。但人力车过不去。冰心他们坐了一辆驴车过去。我们找了几个人背过水。水流极湍急，目为之眩，伏在驮者的背上，不敢动，仿佛便要倒下来。水声哗哗满耳。好容易渡了过去，才松了一口气。

此庙本名玄都观，正殿下的一所小祠，祀的便是曹福。福像塑得很有精神。壁上皆画福的故事，和戏里所演的颇同，当是从戏中故事取得的。

庙的基地为一高台，有雉堞似的东西，环于四周。似为就一堡垒而改建的，我们在墙头上走了一周。有人指点道，西边的一个大村落，便是平城古城的所在地。汉，刘邦被匈奴围困了七日，后用陈平计，始得解围，即为其地。

归途，将往玉河边，看镇河铁牛，因车夫走错了路，在泥泞中跋涉了半天，终于没有去成，只好回家。

下午偕文藻同至南寺。因我们归时，向文藻艳称南寺塑像壁画之美，他的游兴为之动。同时，我也还想再去仔细的瞻仰一番，便伴了他再去一次。

第二次的巡览，只有更炽盛了我的赞叹之念。太阳淡淡的照在墙上，大殿内外，寂无人声。仅我们二人，并住持而三耳；孤影零落的照在地上，显得格外凄凉。两廊皆只剩下破瓦颓垣。

出庙门时，见有几个无赖子，蹲在那折断了的崇祯碑石旁，以碑为桌，赌棋子为戏，赌兴正浓。

预定今夜十一时开车赴丰镇，十二时可到，但那时，我们想都已熟睡了。

十五日夜

七 从丰镇到平地泉

十六日，五时起身遇见老同学郑秉璋君，在此地为站长。他昨夜恰轮着夜班，彻夜未睡，然今天九时左右，仍偕着我们，出去游览。丰镇无甚名胜，岐王山的闹鸡台及长城的得胜口因离站太远，未去游。此地连人力车都没有。步行过镇，沿途所见，与大同完全不同。大同是一个很热闹的城市，古人文代的遗迹又多，很可以留连忘返。这里却一点令人可游的地方都没有。目的是走向镇的东北隅的灵岩寺。几乎是穿过全镇。过平康里，为妓女集居之处。文庙已改成民众教育馆，但大殿仍保存，柱上的础石，作虎头状，很别致。又过城隍庙，庙前高柱林立，柱顶多饰以花形，不知作何用。在张家口大境门外的一庙，仅见二柱，初以为系旗杆，这里却多至数十，殆为信心的男女们所许愿树立者欤?

庙前广场上，百货陈列，最触目惊心者为鸦片烟灯枪，及盛烟膏之罐，大批的在发售。几乎无摊无此物；粮食摊子反倒相形见绌。同行者有购烟灯归来作纪念的。但我不愿意见到它，心里有什么在刺痛!

沿途，烟铺甚多，有专售烟膏的，也有附带吃烟室的；茶食

铺兼营此业者不少。旅馆之中，更不用说了。我们走进一家小茶食店，他们的门前也挂着竹篾做的笊篱式的东西作为标识，上贴写着“净水清烟”“君子自重”的红字条。店伙们正在烟榻旁做麻花。一个顾客则躺在榻上洋洋自得的在吞吐烟霞，旁若无人。此人不过三十岁左右。“你们自己也吃烟么?”我问一个店伙道。

“不，不，我们哪里吃得起。”

又走过一家出售烟膏的大店，店前贴着大红纸条，写道“新收乳膏上市”。

“新烟卖多少钱一两呢?”

“大约二毛钱一钱。”店伙道。他取出许多红绿透明洋纸包的烟膏道：“一包是二十枚，够抽一次的。”

我们才知道穷人们吃烟是不能论两计钱的，只有零星的买一包吃一顿的。

过市梢头，渐渐现出荒凉气象。远见山上有一庙独占一峰顶，势甚壮，我们知道即灵岩寺了。

灵岩寺从山麓到山顶凡九十九级，依山筑寺，眺望得很远。庙的下层为牛王庙，供的是马王，牛王。只是泥塑的牛马本形而已。这天恰是忠义社（毡毨业的同业会社）借此开会祭神，正中供一临时牌位是：

“供奉毡毨古佛神位”

人众来得很热闹。最上一层，有小屋数间，屋门被锁上，写的是“大仙祠”。从张家口以西，几乎无地无此祠。祠中供的总是一老一少的穿着清代袍褂的人物，且讳言狐狸。其信仰在民间是极强固的。

在最高处远望，为山所阻，市集是看不见的，仅见远山起伏，皆若培塿，不高，也不秀峭。秉璋指道：“前面是薛刚山，传说，薛刚逃难时，尝避追兵于此山。”此山也是四无依傍的土

阜。中隔一河。因有曹福祠过河的经验，故不欲往游。

“听说，这一带罂粟花极盛，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问道。

“那一片白色的不是么?”

远望一片白花，若白毡毯似的一方方的铺在地上，都是烟田。

这时正是开始收割的时候。

“车站附近也有。”

下午，午睡得很久。五时许，天气很凉快，我们都去看罂粟花及收烟的情形。离站南里余，即到处都是烟田，有粉红色的，有大红色的，有红中带白的，惟以白色者为最多。故远望都成白色。花极美丽，结实累累，形若无花果。收烟者执一小刀，一小筒，小刀为特制的，在每一实上，割了一道。过了一会，实上便有乳白色的膏液流出。收烟者以手指刮下，抹入筒口，这便是烟膏了。每一果实，可割三四次以上。农人们工作得很忙。

“你们自己吃烟么?”我们又以这个问题问之。

“我们哪里吃得起!”

看他们的脸色，很壮健，确乎不像是吃烟的。其中大部分都是短工，从远地赶着这收烟时节来作工的。

夜里，车开到平地泉。

十七日，七时起床。在车站上，知道前几天的大雨，已把卓资山以西的铁路都冲坏了，正在修理，不能去。绥远主席傅作义的专车，也已在此地等候了好几天。冲坏的地方很多。听说，少则五日，久则半月，始可修复。我们觉得在车上老等着是无益的，所以想逛完平地泉便先回家。这封信到了家时，人也许已经跟着到了。

九时，傅作义君来谈，因同人中，有几位是曾经有人介绍给他的。当路局方面打电报托他照料时，他曾经来电欢迎过。他是

一个头脑很清楚的军人，以守涿州的一役知名。很想做一点事。其田问他关于烟税的问题，有过很公开的谈话。他说：绥远省的军政费，收支略可相抵，快用不到烟税。烟税所入，年约一百万元，都用在建设及整理金融方面。现在绥远金融已无问题，皆由烟税方面收入的款去整顿。所以烟税的废除，在省府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只要中央下令禁止，便可奉命照办。惟中央现在已有了三年禁绝之令，现正设法，从禁吸下手，逐渐肃清。如不禁吸，则此地不种，他省的烟土必乘隙而入，绥晋的金融必大感困难。这话也许有一部分的理由。听说绥远的种烟，也是晋绥经济编制政策之一。绥晋二省吸烟的极多；如不自种自给，结果是很危险的。同时，白面、红丸之毒最甚，不得已而求其次，吃鸦片的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法。山西某氏有“鸦片救国论”的宣布，大约其立论的根据便在于此。但饮鸩止渴，决非谋国者的正当手段，剜肉补疮，更是狂人的举动，不必求其代替物，只应谋根本禁绝之道。但这是整个中国的大问题。

二时许，游老鸦嘴（一名老虎山），山势极平衍。青草如毡，履之柔软无声。有方广数丈的岩石，突出一隅，即所谓老鸦嘴也。岩上有一小庙，一乞丐住于中。登峰顶四望，平野如砥，一目无垠，一阵风过，麦浪起伏不定，大似一舟漂泊大海中所见的景象。

“平地泉”的名称，确是名副其实。塞外风光，至此已见一斑，天上鸦鸽轻飞，微云黏天，凉风徐来，太阳暖而无威，山坡上牛羊数匹，恬然的在吃草。一个牧人，骑在无鞍马上，在坡下放马奔跑，驰骤往来，无不如意。马尾和骑士的衣衫，皆向后拂拂吹动，是一幅绝好的平原试马图。我为之神往者久之。山上掘有战壕及炮座，延绵得很长；闻为晋军去年防冯时所掘。

冯玉祥曾在此驻军过；今日平地泉的许多马路，还是冯军遗

留下的德政。但街道上苍蝇极多，成群的在人前飞舞。听说，从前此地本来无蝇。冯军来后，马匹过多，蝇也繁殖起来。

路过一打蛋厂，入内参观，规模颇大。有女工数十人，正在破蛋，分离蛋黄、蛋白。蛋黄蒸成粉状；蛋白则制成微黄色的结晶片。仅此一厂，闻每日可打蛋三万个，每年可获利三四万元。车站上正停着装满了制成的蛋的一车，要由天津运到海外去。惜厂中设备，尚未臻完美。如对空气，日光等设备完全，再安上了纱窗纱门，则成效一定可以更好的。

傍晚，在离车站不远的怀远门外散步。“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这诗句正描写着此时此地的景象。牛群，羊群过去了，又有一大群的马匹，被赶入城内。太阳刚要西沉，人影长长的被映在地上。天边的云，拥挤在地平线上，由金黄色而紫、而青、而灰，幻变无穷。原野上是无垠的平，晚风是那样的柔和。车辙痕划在草原上，像几条黑影躺在那里。这是西行以来最愉快的一个黄昏。古人所谓“心旷神怡”之境，今已领略到了。拟于夜间归平，我们后天便可见面了。

十七日夜

八 归绥的四“召”

这次是直接挂车到绥远的，中途并不停顿。所要游览的鸡鸣山及居庸关，都只好待之归来的时候了。八日八时许由清华园开车。九日十时十分到绥远省城。沿途无可述者。惟经过白塔车站时，可望见白塔巍然屹立。此塔为辽金时所建，中藏《华严经》万卷。清初尚可登览。张鹏翮《漠北日记》云：“七级，高二十丈，莲花为台砌，人物斗拱，较天宁寺塔更巍然。内藏篆书《华严经》万卷，拾级而上，可以登顶。嵌金世宗时阅经人姓名，俱汉字。”今则塔已颓败，不可登。《华严经》殆也已散失，无存的了。

正午，到城南古丰轩吃饭，闻此轩已历时二百余年；有烙甜馅饼的大铁锅，重至八百余斤。下午，将行装搬下车，到绥远公医院暂住。傅作义氏来谈得很久。他就住在邻宅。

十日，上午八时，乘汽车到城内各“召”游览。

锡拉图召（一作舍利图召）在城南，为绥远城内最整洁的一庙。听说，财产最多，尚可养活不少喇嘛。故不现出颓败的样子。还有一座庙，在召河附近，是这里的大喇嘛夏天的避暑所在。

此召，寺额名延寿寺。大殿分前后二部。前部完全是西藏式的“经堂”，为喇嘛们唪经的地方，柱八，皆方形，朱红色，又有围楼。堂的正中，有大座椅，是活佛讲经处。今日尚有破碎的“哈达”不少方抛在那里。三壁都画着壁画，除特殊的藏佛数像外，余皆和内地的壁画不殊，大体皆画释迦佛的生平。

后部是“佛堂”，供着五尊佛。三壁都是藏经的高柜。

殿后，有楼，似为从前藏经的地方。但现在是空着，正中供观音，东边供关羽。

我问看庙的人说，这庙什么时候造的？说是明朝。

我也很疑心是明代的古庙。“经堂”的一部却是后来添造的。它和后半部的建筑是那样的不调和。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式样的汉藏合璧的建筑。

十时，到小召，即崇福寺，蒙名巴甲召。“巴甲”就是“小”的意思。规模很弘伟，并不小。清圣祖西征时，曾驻跸在此“召”。今有纪功碑在着。

碑云：城南旧有古刹，喇嘛拖音葺而新之，奏请寺额，因赐名崇福寺。经堂及佛殿的结构，和锡拉图召相同。此“召”原由古刹改造，可证实我的“经堂”为后来新增的一说。

经堂的柱，圆形，亦作朱红色，亦有楼围绕之。

寺甚颓败。盖布施日少，喇嘛不能生活，都去而他之。

寺内藏有圣祖的甲胄一副，也是他西征时留置在寺里的。

寺门口有小学校一所，额悬“归绥县第二代用小学校”。书声琅琅。我们进去参观。教师不在校。学生数十人，所读皆《百家姓》，《三字经》，《四书》，《左传》等老书。但墙上贴着他们的窗课，除了五七言诗之外，大体都是应用的文字，像“家书”，“合同”等等。这当是很有用处的练习。这些“私塾”，其作用大约全在于此。正是应了小市民的这个需要而存在着的。

次到“五塔召”。即慈灯寺，在小召东南。颓败更甚。管“召”者为鸦片瘾极大的人，慢吞吞走来开门。大殿无甚可观。一般人所要参观的，都是那所谓“五塔”的。塔基，围十丈。上有五塔，皆建以炼砖。花纹雕刻极纤美。我们由黑漆漆的洞中，走了上去。可望见后街的平康里。砖上尚附有金彩，但大部分则均已剥落。寺建于雍正五年，故亦名“新寺”。

次到“大召”，额题“古无量寺”，周围占地四亩余。门口又悬“九边第一泉”额。泉在寺前百余步，今名玉泉井，寺的收入极少，故将前殿租给了商贩，辟作共和市场。大类北平的隆福寺，苏州的玄妙观。

大殿里的菩萨立像，都是细腰的，甚类大同的辽代之作，但身材太直，太板，没有下华严寺的菩萨像的美丽，其制作或在元明间吧。大佛像后，有铜制的小喜欢佛一尊，视为神秘，须执灯去看。像为狞恶的喜欢佛，足踏一牛，牛下则为一女。

这所庙宇，经堂和佛殿的不融合的痕迹，分得最清楚，“经堂”极显明的，可见出其为后建的。佛殿的前檐，有一半是成了经堂的屋顶；被挤塞在那里，怪不调和的。后面的楼阁，也出租于商人们。一灯荧然，有人正在那里吃鸦片烟。

这时，已经十二时多了。赶快的上了汽车，赴阎伟氏的召宴。

下午三时，到民政厅，观西太后出生处。今有亭，名懿览。四围花木甚多，较政府为胜。

次到第一师范，观公主府。府虽改为学校，遗物及匾额有存者。康熙写的，有“静宜堂”一额；公主自写的，有“静定长春”一额。西边有一小屋，中尚存公主的神牌，上书“公主千岁千千岁”，及佛幡佛经等。闻佛经即为公主生时所诵念的。公主为圣祖的姑母，康熙间，下嫁给额驸策伦敦笃。土人称她为黑蚌

公主。关于她的传说很多。她的后人尚多；到现在，每年还派人来祭供一次。

归时，灯火已零星的闪耀着。

睡得很早；明天一早：便要动身到百灵庙。

八月十日九时发

九 百灵庙之一

十一日清早，便起床。天色刚刚发白。汽车说定了五点钟由公医院开行。但枉自等了许久，等到六点钟车才到。有一位沈君，是班禅的无线电台长，他也要和我们同到百灵庙去。

同车的，还有一位翻译，是绥远省政府派来招呼一切的。这次要没有傅作义氏的殷勤的招待，百灵庙之行，是不会成功的。车辆是他借给的，还有卫士五人，也是他派来保卫途中安全的。

车经绥远旧城，迎向大青山驶去。不久，便进入大青山脉，沿着山涧而走，这是一条干的河床。乱石细砂，随地梗道。砂下细流四伏，车辙一过，即成一道小河，涓涓清流，溢出辙迹之外。我们高坐在大汽车上，兴致很好，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朝阳的光线是那末柔和的晒着。那长长的路，充满了奇异的未知的事物，继续的展开于我们的面前。

走了两小时，仍顺了山涧，爬上了蜈蚣坝。这坝是绥远到蒙古的必经的大道口。路很宽阔，且也不甚峻峭，数车可以并行。但为减轻车载及预防危险，我们都下车步行。到了山顶，汽车也来了。再上了车，下山而走。下山的路途较短，更没有什么危险。据翻译者说。这条山道上，从前是常出危险的。往来车马拥

挤在山道上，在冬日，常有冻死的，摔死的。西北军驻此时，才由李鸣钟的队伍，打开山岩，把道路放宽，方才化险为夷，不曾出过事。这几年来，此道久未修治，也便渐渐的崎岖不平了。但规模犹在，修理自易。本来山口有路捐局，征收往来车捐。最近因废除苛捐杂税的关系，把这捐也免除了。

下了坝，仍是顺了山涧走。好久好久，才出了这条无水的涧，也便是把大青山抛在背后了。我们现在是走在山后。颉刚说苏谚有"阴山背后"一语，意即为："某事可以不再作理会了。"可见前人对于这条阴山山脉是被视作畏途很少人肯来的。

但当我们坐了载重汽车，横越过这条山脉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一个荒芜的地方。也许比较南方的丛山之间还显得热闹，有生气。时时有农人们的屋舍可见。——但有人说，到了冬天，他们便向南移动。不怎么高峻的山坡和山头，平铺着嫩绿的不知名的小草，无穷无尽的展开着，展开着，很像极大的一幅绿色地毡，缀以不知名的红、黄、紫、白色的野花，显得那末样的娇艳。露不出半块骨突的酱色岩来。有时，一大片的紫花，盛开着，望着像地毡上的一条阔的镶边。

在山坡上有不少已开垦的耕地。种植着荞麦、油麦、小麦以及罂粟。荞麦青青，小麦已黄，油麦是开着淡白色的小花，罂粟是一片的红或白，远远的望着，一方块青，一方块黄，一方块白，整齐的间隔的排列着，大似一幅极弘丽的图案画。

十一时，到武川县。我们借着县署吃午饭。县长席君很殷勤的招待着。所谓县署，只是土屋数进，尚系向当地商人租来的。据说，每月的署中开支，仅六百元。但每年的收入却至少在十万元以上。其中烟税占了七万元左右。

赵巨渊君忽觉头晕腹痛，吐泄不止。我们疑心他得了霍乱，异常的着急。想把他先送回绥远。又请驻军的医军官来诊断。等

到断定不是霍乱而只是急性肠炎时，我们方才放心。这时，大雨忽倾盆而下，数小时不止。我们自幸不曾在中途遇到。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这天的行程是决不能继续的了。席县长让出他自己的那间住房，给我们住。但我们人太多。任怎样也拥挤不开。我和文藻其田到附近去找住所，上了平顶山。夕阳还未全下。进了一个小学校，闲房不少，却没有一个人，门户也都洞开，窗纸破碎的拖挂着，临风簌簌作响。这里是不能住，附近有县党部，那边却收拾得很干净，又是这一县最好的瓦房。我们找到委员们，说明借宿之意时，他们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且是那样的殷殷的招呼着。冰心、洁琼、文藻、宣泽和我五个人便都搬到党部来住。烹着苦茶，一匙匙的加了糖，在喝着，闲谈着，一点也不觉得是在异乡。这所房子是由娘娘庙改造的，故地方很宽敞。据县长说，每年党部的费用，约在一万元左右。但他们的工作，似很紧张，且有条理，几个委员都是很年轻，很精明的。

这一夜睡得很好。第二天清早，便听见门外的军号声。仿佛党部的人员们都已经起来。这天（十二日）是星期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早起。等到我们起床时，他们都已经由门外归来。原来是赴北门外的“朝会”的，天天都得赴会，县长，驻军的团长以及地方办事人员们，都得去。这是实行新生活运动的条规之一。

九时半，我们上了汽车，出县城北门，继续的向百灵庙走。沿途所经俱为草原。我们是开始领略到蒙古的景色了，风劲草平，牛羊成群的在漫行着。地上有许多的不知名的黄花，紫花，红花。又有雉鸡草，一簇簇的傲慢的高出于蒿莱及牧草之群中，据说，凡雉鸡草所生的地方，便适宜于耕种。

不时的有黄斑色的鸟类，在草丛里，拍拍的飞了起来。翻译说，那小的是“叫天子”，大的是“百灵鸟”。在天空里飞着时，

鸣声清婉而脆爽，异常的悦耳。北平市上所见的百灵鸟，便产在这些地方。大草虫为车声所惊，也展开红色网翼而飞过，双翼嗤嗤嗤的作声。那响声也是我们初次所闻到的。又有灰黄色的小动物，在草地上极快的窜逃着过去，不像是山兔。翻译说，那是山鼠。一切都是塞外的风光。我们几如孔子的入周庙，每事必问。充满了新崭崭的见与闻。虽是长途的旅行，却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十一时，到保商团本部，颉刚、洁琼他们，下去参观了一会。这保商团是商民们组织的，大半都是骑兵，召募蒙人来充当，很精悍。这一途的商货，都由他们负责保护安全。

十二时，过招河，到了段履庄。这里只有一家大宅院，是一个大百货商店，名鸿记，自造油，酒，粉，面，交易做得极大。有伙计二百余人。掌柜人的住宅，极为清洁。屋顶上晒着不少米面，那都是贩运给蒙人食用的。在那里略进饼干，喝了些热水，便是草草的一顿午餐。

由鸿记上车，走了两点多钟，所见无异于前。但牛群羊群渐渐的多了，又见到些马群和骆驼群，这是招河之东的草原上所未遇的。最有趣的，是，居然遇见了成群的黄羊（野羊），总有三四百只，在山坡上立着。为车的摩托声所惊，立在最近的几只，没命的奔逃着去；那迅奔的姿态，伶俐的四只细腿的起落，极为美丽。翻译说，野羊是很难遇到的。遇者多主吉祥。三时，阴云突在车的前后升起。“快有雨来了，”翻译说。果然，大滴的雨点，由疏而密的落下。扯好了盖篷，大家都蛰伏在篷下，怪闷气的。车子闯过了那堆黑云，太阳光又明亮亮的晒着。而这时，远远的已见前面群山起伏，拥在车前。翻译指道：“那一带便是乱七八糟山——这怪名字是他自己杜撰的，他后来说——这山的缺口，便是九龙口，我们由南口进去。在这四山的包围之中的，便

是百灵庙。”我们登时都兴奋起来，眼巴巴的望着前面。前面还只是乱山堆拥着，望不见什么。

三时半，进了山口，有穿着满服的几个骑士们，见了汽车来，立刻策马随车奔驰了一会，仿佛在侦察车中究竟载的何等人物似的。那骋驰的利落，自如，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好景。跟了一会，便勒住马，回到山口去。

而这时，翻译忽然叫道：“百灵庙能望见了！”一簇的白屋，间以土红色的墙堵；屋顶上有许多美丽的金色的瓶形饰物，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

我们的车，在一个“包”前停下。这“包”装饰得很讲究，地毡都是很豪华的。原来是客厅。其组成，系先用许多交叉着的木棒，围成穹圆形，然后，外裹以白毡，也有裹上好几层的，内部悬以花布或红色毡，地上都铺垫了几层的毡。上为主座。中置矮案，案下为沙土一方，预备随时把垃圾倾在其中。隔若干日打扫一次。居者坐卧皆在地毡上。每一包，大者可住十余人。我们自己带有行军床，铺设了起来，又另成一式样。占了两包，每包住四人或五人，很觉得舒畅，比局促在河东商店的厢屋里好得多了。大家都充溢着新奇的趣味。

七时，天色忽暗，一阵很大的雹雨突然的袭来。小小的雹粒，在草地上迸跳着，如珠走玉盘似的利落。但包内却绝不进水。

雨后夕阳如新浴似的，格外鲜洁的照在绿山上，光色娇艳之至！天空是那末蔚蓝。两条虹霓，在东方的天空，打了两个大半圈，彩色可分别得很清晰。那彩圈，没有一点含糊，没有一点断裂。这是我们在雨后的北平和南方所罕见的；根本上，我们便不曾置身于那末广阔无垠的平原上过。

天色渐渐的黑了，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仅包内一灯荧然而

已。

不久便去睡。包外，不时的有马匹嘶鸣的声音传入。犬声连续不断的在此呼彼应的吠着，真有点像豹的呼叫。听说，蒙古的牧犬是很狞恶的。确比口内的犬看来壮硕得多。但在车上颠簸了大半天，觉得倦极，一会儿便酣酣的睡着。

半夜醒来，犬声犹在狂吠不已。啊，这草原上的第一夜，被包裹于这大自然的黑裳里，静聆着这汪汪的咆叫，那情怀确有点异样的凄清。

今天五点多钟便起，还是为犬吠声所扰醒。趁着大家都还在睡，便急急的写这信给你。

写毕时，太阳光已经晒遍地上。预备要吃早餐，不多说了。

八月十三日晚八时发

十　百灵庙之二

昨天，早餐后，一个人出去散步。在北面的一带山地上漫游着。山势都不高峻，山坡平衍之至，看不见一点岩石。足下是软滑滑的，一点履声都没有。那草原上的绿草简直便是一床极细厚的地毡，踏在上面，温适极了。太阳光一点都不热。山底下便是矮伯格河环之而流。

中途遇见保安处的军事教官刘建华君，随走随谈，谈得很久。他是东蒙人，参加过好几次的抗日战。这可伤心的往事，不能不令人想起来便悲愤交集。

上午往游百灵庙。百灵庙，汉名广福寺，占地极广；凡有大小佛殿及经堂十一座；大小的喇嘛住所一百数十处，共有六百余间屋，可容得下三千余众。但现在住着的，不过数百人。

庙为康熙时所建，圣祖西征，曾在这里住得很久。民国三年时，张治曾驻此，曾经过一次大战，庙全被焚毁，现在的庙，是民国十年后重建的。规模遂远逊于前。

正殿及白塔，正对着庙前的突出的一峰，这峰名女儿山。相传，康熙怕女儿山要产生真命天子，便特建此庙以镇压之。

殿门上有焚符，符傍，注着流字云："凡在此符下经过一次

者，得消除千百世之罪孽。”前殿之经堂，正中为班禅驻此时诵经处。四周皆壁画，气韵还好，当出于大同、张家口的画人手笔。画皆释迦故事；惟有数尊喜欢佛，较异于他处。后殿为供佛之所。如来像的下方，别有头戴黄尖帽，身披黄袍的大小坐像数尊。其面貌和一般的佛像大异，鼻扁，额平，颧骨突出，极肖蒙人。初以为蒙佛，问了翻译，才知道是黄教祖师的真容。这位宗教改革家，在西藏史上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殿的东隅，置一金色的柱形物。分三层，为宇宙的象征。下层为地，作圆形；中层为水，亦圆形而有波浪纹；上层为天，作楼阁层叠状。水的四面，有二伞形及日，月二形。此亦藏物。

出正殿，又进几个佛殿去参观，规模有大小，而结构无殊。便也懒得去遍历十一殿了。

出庙，在山坡上散步。太阳光渐渐的猛烈起来，有点夏天的气候了。山顶有一白色石堆，插有木干无数，成为斗形。木干上悬挂着许多彩色的绸布，上有经文。此种石堆，名为“鄂博”，本为各旗分界之用，同时也成了祀神之所。我们坐在这“鄂博”的阴影下闲谈着。赵君说起蒙古所以定阴历三月二十一日为大祭成吉思汗日者，非为他的生忌死忌，而是他的一个特殊的战胜纪念日。是日为黑道日，本不利于出兵。但他每在黄道日出兵必败，特选这个黑道日出兵，遂获大胜。后人遂定这个奇特的日子为大祭日。

不觉得，太阳已经在天的正中了。我们赶快的向“包”而走回。饭后，午睡了一会。“包”内闷热甚，大有住在沙漠上的意味。

夜间，赵君请了两个奏乐的人来。因为只有两个人，故只能奏两种乐器。一吹笛，一拉胡琴。奏的音调，极似《梅花三弄》，但他们说，是古调，名《阿四六》。这种音调，我疑心确是由蒙

古传到内地来的。次换用胡琴和马头琴合奏。马头琴是件很奇特的乐器。蒙名“胡尔”或“尚尔”。弦以马尾制成，饰以马首形。相传系成吉思汗西征时所制的。每一弹之，马群皆静立而听。马头琴声宏浊悲壮，间以胡琴的尖烈的咿哑声，很觉得音韵旋徊动人，虽然不知道奏的是什么曲。最后，是马头琴的独奏。极慷慨激昂，抑扬顿挫之至，没有一个人不为之感动的。奏毕，争问曲名，并求重奏一次。他们说，这曲名“托伦托”，为成吉思汗西征时制。奏乐者去后，余兴未尽，又由韩君他们唱“托伦托”曲及情歌《美的花》。歌唱出来的《托伦托》曲较在乐器上奏的尤为壮烈，确具骑士在大平原上仰天长歌的情怀。《美的花》则若泣若诉，郁而不伸。反复的悲叹其情人的被夺他嫁。但叹息声里，也带着慷慨的气概，不那末靡靡自卑。

“包”内客人们散去时，已经午夜。盘膝坐得腰酸，走出“包”外，全身舒直了一下。夜仍是黑漆漆的，伸手不见掌，但天空却灿灿烂烂的缀着满空的星斗。银河横亘于半天，成一半圆形，恰与地平线相接。此奇景，不到此，不能见到。

十二时睡。相约明早到康熙营子去，又要去考察一般蒙人所住的“包”。

明日午后，尚约定看赛马会和“摔交”。

十四日上午自百灵庙发

十一 百灵庙之三

前昨二日由百灵庙寄上一信。此二信皆系由邮差骑马递送；每两天一班；每班须走三天才到绥远。故此二信也许较这封信还要迟到几天呢!

百灵庙地方，很可留恋。昨日（十四日）上午，七时方才起床，夜间睡得很熟，九时左右，乘汽车到康熙营子。相传该处为康熙征准格尔时的驻所。今尚留有遗迹，且有宝座。但遍觅宝座不见。四周大石重叠，果似营门。疑为附会之辞；因大石皆是天生，不大像人工所堆成。营子内，山势平衍，香草之味极烈，大约皆是蒿艾之属。草虫唧唧而鸣，声较低于北平之“叫哥哥”，其翼膀也较短。红翼的蚱蜢不断的嗤嗤的飞过。蒙古鹰成群的在山顶的蓝天上打旋。后山下有孤树二三株，挺立于水边。一个人独坐于最高的山上，实在舍不得便走开。可惜大家都在远处催促着，只得走了。香草之味尚浓浓的留在鼻中。

离开康熙营子，循汽车路去找蒙人住的蒙古包。走了好久，方才看见几个包。大约总是两个包成为一家。有山西老头儿，骑骡到各包索账。态度极迂缓从容。我们去访问一家。这家有二包，男人已经出外，仅有老母及妻在家，尚有一个汉人的孩子，

是雇来看牛的。这家不过是中下之家，但有牛三十余匹羊百余只，包内也甚整洁。锅内有牛奶一大锅，食物架上堆满了奶皮，奶豆腐。火炉旁有一小火，长明不熄。由译人传语，知其老母为七十五岁，妻为二十五六岁，男人为三十余岁。已结婚二三年，尚未有子女。被雇之幼童年约九、十龄，每日工资一角。老妇人背已驼，但精神尚健壮。其媳颇静好，语声甚低，手中正在作活计；闻为其婆所穿之衣。说话时，含羞低头，且仅简单的回答着。大约都是说"不知道"之类。有问，往往由其婆代答。我们要为他们摄影，但坚持不肯出包,等到我们出包上车时，他们又立在包前看。

下午，到河东商家去访问，河东有买卖十余家，主伙皆山西大同人，专做蒙古买卖。又有无线电台及邮局等机关。最老的商店有一二百年者；最大的一家集义公也有四五十年的历史，每年可赚纯利四五千元，其资本则仅千元。盖蒙古贸易，向不用钱，皆以货易货。商人以布匹，茶，糖等必须品卖给他们。到了第二年秋天，他们则以牛羊马匹偿还之，商人们可以获得往返的两重的利息，故获利颇丰，然近年竞争亦甚烈。有商号十余家，二三人，四五人一组的行商，也有一百余组，来往各包做买卖。每组所做，有多至数百十个包者。因地面辽阔之故，他们多以骆驼，马匹，骡子等代步及运货。亦有蒙人上商号去做买卖的。我们在河东，即见二蒙人执一狐皮来兜销，要价八元，然无人问津。

无线电台为政委会的，新由北平军分会运去，可通南京、北平、绥远及德王府等处。台长关君为东北大学毕业生。

二时，沿了百灵河，向山后走去，择一僻地，洗足擦身。水极清洌，沙更细软。跣足步行水中，很觉舒适。游鱼极多，见人皆乱窜而去。鱼极小，水中也无人钓鱼，故生殖至多。也有蛙，形体较小于内地。三时回。

十五日上午五时，即起床，天色尚未大亮。早餐后，太阳始出。六时半，开车。来送行的人仍不少。各有依依不舍之情意。车将出九龙口，回望百灵庙，犹觉恋恋。庙顶的金色，照耀在初阳里，和庙墙的白色相映，觉分外的显得可爱，其美丽远胜于近睹。

有一喇嘛着红色衣，牵一白马，在绿色草原上走着，颜色是那样的鲜明。

途中遇见灰鹤成群，这和黄羊，同为罕见的动物。张君取出手枪，放了一响，灰鹤纷纷惊飞，飞态很美。其他马群，牛羊群及成群之骆驼则所遇不止一次，有一次，总有百来匹马见了车来，在车前飞奔而去，是那样的脱羁而逃。较赛马尤为天然可爱。

汽车道旁，有二蒙古包，是一家，有羊圈，已稍见汉化。此家有二女，皆未嫁，少女极姣美，头戴银圈，镶以红绿色的宝石珊瑚等，双辫悬前，缨络满缀于上，面色红白相融，是内地所罕见之健美的女子。我们徘徊了一回，即复上车。十一时，经过召河，绕道到普会寺，即绥远锡拉图召大喇嘛的避暑地。寺额为乾隆所写。寺凡三层，皆藏式，仅屋檐参以汉式。寺内结构和大召，小召等相同，也是经堂在前，佛殿在后。寺旁有二院落，极整洁，一院有高树二株。窗户皆用蓝色及绿色，而间以金色的圆圈及卍字等为饰。很别致。一旁厅悬有画马二幅，很古，似为郎世宁笔。惜门已锁上，不能进去参观。下午二时，过武川路，和县长及县党部诸君周旋了一会，即别。四时左右，过蜈蚣坝，车颠簸甚。五时半始到达公医院。计坐了十一小时的汽车，殆为生平最长途的汽车旅行。尚不觉甚倦。饭后，到旧城春华池沐浴，身体大为舒适。今夜当可有一觉好睡。

现已十二时，不再写了，明天还要早起到昭君墓。

六月十五日，夜十二时，写于绥远公医院

十二　昭君墓

早晨刚给你一信，现在又要给你写信了。

上午九时半早餐后，出发游昭君墓。墓在绥远城南二十里。希白、雷小姐他们都骑马去。我因为没有骑过马，只好坐轿车。车很干净，三面皆为黑色的纱窗。但道路崎岖不平，车轴又无弹簧，身体颠簸得利害。双手紧握着车窗或车门，不敢一刻疏忽。一疏忽，不是头被撞痛，便是手臂或腿部嘭的一声，被撞在车门上。有时，猛烈一撞，心胆俱裂，百骸若散。好在车轮很高，相距亦阔，还不至演出覆车的危险。有马队四人，带了手提机关枪，来保护我们；因为前日城内出过抢案。骡夫走得很慢，骑马的人不时的休息下来等着我们。十时三刻，才到小黑河。水不深，还不到尺。十一时一刻，到民丰渠。浊流湍急，不测深浅，渡河时，人人皆惴惴危惧。一个从者的马匹倒了下去，骑者浑身俱湿。幸渠身不大宽，河水也至多只有两尺多深。大家都不曾再出危险。骡车也安稳的渡过。据说，春时，汽车可达。此时水深，除马及骡车外，无法渡过。十一时三刻到昭君墓。墓甚高，据说有二十丈，周围数十庙。土色特黑，草色青翠，多半是香蒿，高及人腰，香味极烈。墓前列碑七八座，最古者为道光十一

年长白升演所书之“汉明妃冢”及他的碑阴的题诗。次有道光十三年长白，珠澜的碑。次有戊申年耆英的碑。此外皆民国时代的新碑。民国十二年立的马福祥的墓碑云：《辽史地理志》：“丰州下则曰青冢，即王昭君墓。据此则昭君墓之在丰州，已无疑义。又考清初张文端《使俄行程录》云：归化城南直书有青冢，冢前石虎双列，白石狮子仅存其一，光莹精工，必中国所制，以赐明妃者也。又有绿琉璃瓦砾狼藉，似享殿遗址。”民国十九年冯曦的一碑，最为重要。

“岁庚午，清明后十日，海础李公召集军政各长议定植树冢右。始掘土获梵文经卷，随风湮灭。既而石虎，木柱现，而零星璃瓦，碧苔叠篆，犹不可更仆数。知古人于冢有实右大招提在。”

冯氏所推测的大致很对，张氏所云，享殿遗址，必是大招提的遗址无疑。“中国所制，以赐明妃者也，”语尤无根。惟清初已破败至此，则此遗址至晚必为辽金时代的遗物。惜未获碑文，无从断定。但此冢孤耸于平原上，势颇险峻，如果不是古代一个烑望台，则也许是一个古墓。至于是否昭君之墓，则不可知了。他日也许能够发掘一次以定之。此望台或古墓的时代当较右有的庙宇为古。石虎一只，今尚倒在田陇间，极粗朴，似非名贵之物。昭君墓，包头附近尚有一座（闻西陲更有一座）。依常理推之，汉时绥归，尚为中土，明妃决不会葬在这个地方的。但青冢之说，唐人的《王昭君变文》里已提及之，有“青冢寂辽，多经岁月”的话。元人马致远有“沉黑水明妃青冢恨，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一剧，黑水青冢，皆见于此。冢南的大黑河殆即所谓黑水，（《元曲选》说白中，指黑水为黑龙江，万无是理。）其后明人的《和戎记》，《青冢记》诸传奇也都坐实青冢之说。究竟有此富于诗意的古址，留人凭吊，也殊不恶。休息了一会，即登冢上。仅有小路，沿山边而上，宽仅容足，一边即为壁立数丈的空际。

"一失足成千古恨"，走时，很小心。半山有极小的大仙祠一所。据说，中为一洞，甚深。从前游人们常从大仙借碗汲水喝，今已不能借到了，闻之，为之一笑。冢上白土披离，似为雨冲刷的结果。仅有此方丈之地不生草，四边仍为黑土及绿草。南望，即大黑河，今已枯浅。北望大青山脉，绵延不断，为归绥的天然屏障。西北方即归绥的新旧城所在。太阳光很猛烈。徘徊了一会，方下山。在碑阴喝水，吃轻便的午饭。我先坐骡车走。骡夫说，青冢一日有三变，一变似馒头，再变为盖碗。第三变则他已忘记了。骡夫为一老头儿，他说，现年五十六岁，十余岁时已业此，至今已四十余年了。他慨叹的道："前清的生意好做，民国时是远不如前了。洋车抢了不少生意去。"他似对一切新事物都抱不愤。有自行车经过，骡为所惊。他便咒诅不已。他又说："这车已经三天不开张了。"我问他："是你自己的车么？"他说："不，我替人赶的；买卖实在不好做，每月薪水二元，吃东家的，有时，客人们赐个一毛五分的。东家一天得费五毛钱养车。净赔。卖了也没人要。从前有七八百辆，如今只存二百九十多辆了。"他脸上满是烟容。我问他："你吃烟么？"他点点头。"一个月两块钱的工钱，如何够吃烟？"他道："对付着来。"

骡车在入城的道上，因骡惊，踢翻了一个水果担子。他道："不要紧，我赔，我赔。"结果赔了一毛钱。他似毫不容心的，还是笑着。水果贩子还要不依。我阻止了他。骡夫却始从容而迂缓，若不动心的。等到回到公医院，我给了三毛钱的赏钱。

"是给我的么？"他有点惊诧。

"给你做赏钱。"

他现了笑容，谢了又谢，显出感激的样子。

这可爱的人呀！世事在他看来，是怎样简朴而无容思虑。

回望昭君墓，仅见如三角台形似的一堆绿色土阜。同行的王

副官说，这青冢，冬天草枯时，也并不显出土色，远望仍是青的。

这一天实在是太辛苦了。为了这末一个土阜或古墓，实在不值得写这封信。但又不能不对你诉苦。双腿为了支配的不得当，或盘膝，或伸直，直被颠播得走路都抬不起来，软软的好像大病方愈。

最后，还有一件事要说。到昭君墓去的途中，见有不少德政碑。又有禧神庙一所，在路右，已破烂不堪，为乞丐们所占据。然在门外望之，神像虽已不存，而两壁的壁画颇佳，皆清代衣冠，作迎亲送亲的喜祥之进行队，是壁画中所仅见者。

八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发

十三　包　头

十七日晨五时起床，六时半到绥远车站，预备向包头走。因二次车迟到的缘故，等到八时半方才开车。车沿大青山脉而走。山色黑绿斑斓若虎皮纹，太阳照射其上格外的现出复杂的彩色，和康庄附近的山色正相同。远远的望见浊流一线，和田野的积水之清莹，白洁者正相映照。这浊流便是黄河。到磴口，可望见民生渠。十二时，到包头，周站长及七十师派来招待的参谋吴泽君都到车上来谈，吴君极有风趣，好说笑话。一时半坐车到城内新生活改进社，找段承泽君，段君为此地实业界的巨子，他主持电灯面粉公司，能用新的方法，垦辟荒地至数百顷。他购地时每亩价仅四角，今已值价至数十倍。他试验种水稻，两年以来，已有成绩，但决不种烟（种烟出息最好）。惜他不在家。遂到东门外转龙藏去，这寺是此地的一个很好的风景，占住了一个小山顶。水泉由寺中流出，全城饮水，半赖于此。由长工而成佃户，由佃户而成自耕农。要做到由自养到自卫，由自卫到自治的理想。自养的计划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自卫的计划是寓兵于农，变兵为农。最高的理想，则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本节制资本的主张，田产不许买卖及抵押。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农牧林

工商”业的自给。有百货商店，性质略同于合作社。这实“世外桃源”的新村，任君他自己也颇怀疑能否独在“浊世”中存在。但他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既能做到自养自给的地位，则新村似也可以办到不受外来影响的地位，新村运动向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同志的组合，今此新村却带些官办性质，至少和当地政府是合作的。其主张很值得讨论。却也不妨有此一种试验。九时半回到火车上，倦甚，即睡。

十八日，五时半即醒。天空半为淡云所蔽，日影微露，大有雨意。六时三刻，坐汽车出发到五当召。途中很不好走。沙地过软，车轮易陷于其中。雨点已落，由小而大淅沥不已，大有江南春天的气候。到了一个山峡中，车路已坏，不易走上。停了好久。我到瓜田中散步了一会。仍无办法，只好归来，打消了到五当召去的计划。因倦甚，一倒头便睡到正午。明日拟游民生渠，麦达召等处。

十八日自包头寄

十四 民生渠及其他

到包头后，给过你一封信，想已经收到了。这两天在包头，这一无文化、古迹的所在，觉得很气闷。包头城很大，依山筑城，为西北三大镇之一；后升为县。冯玉祥驻军于此的时代，很有建设的计划；他想更建一外城区分商业区、住宅区、农业区等等。外城筑不及半，他便失败了。今尚存废基。包头为西路商业中心，水路交通有黄河可通宁夏，陆路则由五原，临河可达青海等地。实西陲一要地，今商业尚发达，铁路运费，每年可得八十余万到一百余万元。虽历经冯孙军事及十八年的大旱灾，损失极大，但这几年来，休生养息之后，已渐渐的恢复元气了。东南各地实业家，有志投业于此者，也大有人在。吴泽君来，谈及此地的风土人情。他觉得鸦片烟是一大患，男女也为了吃烟而往往流入为娼为盗之途。十八年旱灾时，绥远妇女们被卖到山西、河北一带者近二十七万人左右。山西商人在此，以百元可得一妻并附带的有一子一女，立刻能够成一家庭。

十九日，七时起，天色阴沉沉的，像要下雨。精神很不好，也像天色似的，阴沉沉的。因为出来了已经十几天，所收获的实在不多。本想到五原，因坐汽车须走一天，太远，且道路多有被

雨水冲坏的，只好放弃了那计划。急想回家，但也不能走。不久，天又下起牛毛细雨来，活像江南的清明时节。连日吃得过多，泻了几次。雨停时，到段氏所办的河北新村去。新村尚未着手，正在招集河北灾民，到这里来移垦。村南，靠近一海子，段君招集几个朝鲜农人在试验种水稻。如果成功，那影响是很大的。

中途遇见一大群的驴子，那也是很罕见的。

将近新村时汽车停住了；泥湿轮滑，无论怎样都开不动。只好步行而往。村中荒地尚多，未尽开辟。水稻因堤低，去年即为水所湮没，收成未及十五，今年情形略好，但也仍在试验中，没有确定的成功的希望。但此村，地势实在好。海子近在咫尺，取水极为方便，灌溉之利，是不成问题的。段君说，当他购地时，每亩仅给洋四角；因系咸地，无人肯要。这几年经他经营之后，农人们肯出七八元的租钱向他租来种鸦片。他不欲种烟，故不曾租出。

次到南海子。汽车也在途中陷于泥中，不得已而折回。

下午三时，挂车到磴口，拟参观民生渠。下车时遇见徐百川君，他是从前复旦的学生，现在渠口黄河水利委员会做工程师，他说大道已被水所湮没，但他今早另发现了一条小路可走，他领了我们走，不久便到渠口。黄河的水，很平稳的在流着，一道小河，正阻在我们之前。那道清流奔入黄河，在这里激成几圈漩涡。我们在漩涡之前下了船，渡过对岸，便是民生渠的渠口了。此渠落成时，宣传得厉害。但到今日尚未收灌溉之利。当时勇于救灾民，以工代赈，草草落成，设计很有疏忽处。但并不是完全无用。经整理后，仍可成为一道很好的渠道。渠口用铁闸闭住，河水今不能入。渠底长出疏疏的几株红蓼花，临风摇曳着。附近即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办公处，专为测量黄河水量及含沙量的，

徐君即主其事，他怕土匪，不敢住在屋内。他说，冬天，河冻时，河西大批土匪即过河劫掠，无物不取。会中看守人，曾有数人被抛入黄河。有一人则被掳过数次。割烟季节，土匪绝迹，皆去做工去了。但这季节一过，他们又猖獗起来。目的是在抢烟。也无法剿除他们。他们并不以匪为业；他们是农民。只是穷不聊生而出此。连几角钱也是要的。兵来则是良民，兵去则为匪。无法可防。怪不得车站上是城堞式的建筑。他本住在磴口镇上，因镇上驻兵他去，他只得搬到车站来住。他的太太是北平工学院的毕业生，现在也在这里。这种不避艰难的工作，我们的大学生们是开始“身临其境”了。他仍陪送我们上车站。石磴站是不能过夜的，故依然要开回包头。过渡时，遇见渔船一只载了两束油麦。据说，把油麦沉到黄河底鲤鱼便来吃，渔人把那束油麦提了起来，鲤鱼也便遂之而上钩了。此地鲤鱼价极廉，鲫鱼几乎无人吃。

六时半回到包头。

二十日上午六时其田等到南海子去调查。我没有去。此地已是过去的黄河埠头了；今已移至离铁路线较近的二里半及王大汉营子。

十一时半，开车到公积坂，参观天主教的村落八达盖村。我因倦，仍未同去。天色仍是灰色。不久，又落下牛毛雨来。他们坐了骡车去。下午五时回。据说，居民共千余人，自卫能力很好。有自营电灯厂及无线电台，男皆健壮有业，女皆天足。在村外住者便都是缠足的女子了。村中有幼稚园，有男女学校。主持者为比利时的牧师夫妇。为什么这种奇特的“宗教社会”会在西北一带存在呢？为什么农人们住在那圈子里的会比较得有生气呢？为什么村外的人见了，并不羡慕而要求加入呢？这其间，必有很重要的秘密在着，非实地加以深切的调查不可。读教会的报

告是不足信的。下午五时三十三分。由公积坂开车赴麦达召，拟定明日游麦达召。

在麦达召过夜，警卫得很严密，以防万一。本想在隆县住下，因水大，要看的地方都不能通，故便放弃了。

这是西行的最后的一封信了，因为明天游麦达召后，便返回北平，我们不久便可相见。

最后，还要说几句忘了说的话：赴磴口时，沿途风景极好，北面是大青山，天然的一面大屏障，南边是黄河，一条柔带似的，随了我们走。中间是麦田，虽涨满了水，收成还不至无望，路上有许多背了包袱的农民们在走着。他们都是赶到西头去做短工的，连几毛钱的车费也没有，只好步行而去。那耐苦求食的精神，足以表现出真正的中国人的本色。

立在黄河岸边，望见大青山的山腰，有屋宇很多，徐君遥指道，“那便是沙尔沁召。”

“关于这召有一段神话呢，”他又道，“从前，不知在什么时候，当汉蒙争疆的时候，约定以一箭所到的地方为二族的交界处。说是一个汉人，一射直射到这个地方。所以大青山便成两族的分界，而沙尔沁召便是建筑起来纪念这一箭所射到的那个地方的。”

二十日夜十时在麦达召站发

跋

将最后一封信投邮时，牛毛似的细雨，已一变而成潺潺的大雨了。我们很害怕，麦达召之游，将因雨而中止。车停在站上，电灯如豆的黄，不能做什么事，只好聚而闲谈。窗外是淅淅沥沥的滴个不住，大有“秋风秋雨愁杀人”的感觉。没有一个人有好兴致的，大家都皱着眉，不说什么。我最早动了归心。其田、希白也都有了此意，却不肯说出。文藻、冰心最有责任心，坚持着必须将全部游程完成后，方可回去。一场闲话，无结果而散。只好把身子包裹在被里，一切都听之自然。午夜醒来，窗外还是淅淅沥沥的滴个不住。风声撼窗，托托作响。睁了眼，醒了好久。恍若身在江南，卧在乌篷船上，听着春雨，百无聊赖。

天明时，雨更大了；风挟着雨点，猛猛的扑面打来。麦达召之行，只好在一场会议之后，真实的被打消了。

二十一日十二时半，开车向东走。到了绥远，才知道卓资山那个地方又出了事；轨道又为山洪所冲坏，火车不能过去。

站上的人说，“早上开的特别快车，也还停在那里呢。”

我心里很着急，难道也要像上次似的，火车道要中断个半个多月么？我们难道竟被陷在这里，像陷在泥淖里一样么？

我仿佛有个预警：这次的停延，一定不止是一天两天的玩意儿。转瞬间，已是八月底了，跟着便要开学了，而我还要到上海走一趟呢。如何支配得开那时间呢？

在车站停着；踌躇着，徘徊着，无可为计，归心如箭。

雨点逐渐的稀疏下来，风也不刮了。特别快车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开了出去。

二十二日的大清早，我们的车，又由归绥站蠕蠕的向东开去。张宣泽君，我们前后三十多天的同伴，因有公务不能不和我们告别而去。殊有恋恋不舍之意。

别了，绥远城，和绥远城的友人们！他们所给予我们的种种好意的招待，是我们所很难忘记的。

这里的文化，虽然湮没了七百年；但在六七百年之前，这里却并不是没有文化之区。金、元乃至汉、唐的文化，在这里是有被发现的可能的。大青山脉的一带召庙不少，有的是很古老的。在其间难保不有什么宝贵的古代遗物与遗迹。白塔已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于金代文化的遗物了。在民生渠那里，远远的望着大青山上，黑森森的丛林里，还可望得见有几所弘伟的召庙在着呢。麦达召也是一所很古的庙宇。名称虽外化，而实质里却泯灭不了汉化的踪迹。将更有机会给我们仔细的去探访的吧。

火车隆隆的走着，我在计算着自己的行程。“明天便可以到清华园了吧？”

我忙着在整理行装。其田因为有事，也急于回家；他也在整理着皮包。

车停靠在旗下营站。雨又飘飘潇潇的在开始落下。

“卓资山的一段已经修理好了，”车站上的人道，“特别快车已经在昨天开过去。不过，昨天晚上的一阵山洪，又把前面的一段轨道冲坏了，差点没出事。”

段长李振先君，我的老同学，也在这里。他正在这里考察轨道损坏的程度。

“昨天夜里十二时左右，司徒工程师坐了电压车从平地泉来探道，连车带人全都落在水里，差点没陷在水里。”他说。

“看样子什么时候才能通车呢?”我很着急的问道。

“只冲坏了几百丈路，还容易修理。正在两头赶修。不出三五日，也许可以修好，但愿不再下大雨。”

“这一二日内有别的方法可通过么?”

“等我想想法看。也许可以盘渡；旅客们走了一段路，然后上了那边的车。但这办法得请示总局。”

呆呆的等候了一天，还没有得到允许“盘渡”的消息。

终日在狭狭的车上踌躇着，徘徊着，干着急，没有办法。

这车站是个很小的站，一无地方可去。

站长手执一张电报，跑了来。

“有办法了么?”

“没有办法，总局不答应‘盘渡’。尽三天里可修理好，只要天不下雨，”站长摇摇头道，他是一个道地的广东人，因为整夜的不睡，眼白里都现着红筋。

“有把握准能在三天里修理好么?”

“那可说不定。”

我益发的着急；在站台上来回的走着，什么事也不能做。如果再等个十天八天，则我的南归的计划，便要全盘的被打消了。

一会儿又跑上车，书也看不下去。

隆隆的又开了一列火车来。那是上庐山受训练的军官们的专车。也停在这里，没法前进。

又是一天过去了。雨已经不下，晚上仿佛还有些月亮。但也暗澹得很，浮云仍然浮泛在整个天空。

第二天早晨，李君跑下来，说道：“今天谁要走，有办法。不过辛苦些。有兵车一列，从绥远开来，要‘盘渡’过去，那边有空车皮来接。到平地泉便可坐特别快车了。”

说好是我们三个人同走，其田、希白和我。但后来他们畏难而止。我却再不能忍耐下去了。“还是趁着能走的时候走吧。”我想道。

毫不踌躇的匆匆的整理了一个手提箱带走，其余的行李，全部搁在原车上，托他们带回。

上了军官们的专车。文藻却把我的铺盖也送了来，怕路上冷，这专车直开到轨道冲断处，不久，兵车也来了。乱哄哄的人，还有不少马匹和行囊。

缺口处有二里多路。像难民似的，我肩着铺盖，手执小提箱，在劳劳苦苦的走着，雇不到人来搬运。

好容易走到缺口的那边；那边的空车皮却还不曾来。从早上十时等起，直到下午三时。

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这个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落店的；只有修路工人们及工程师们还在这里暂时的工作处。

整整的饿了大半天，却也不觉得苦。

李君赶了来，说道，“怕兵车上太辛苦，你可以坐了司徒总工程师的电压车到平地泉。”

但电压车却老等不来。火车也竟无消息。

军官和大兵们渐渐的口有怨言。不知是谁发起，把军用电话搭上了铁路电线上，老向前一站，三道营站，要车皮。

又不知是谁强坐了人力推的工程车，到三道营去。中途正遇见工程师的电压车，便强押了来，预备军官们先坐了走。

正在乱纷纷的打着麻烦时，空车也来了。全是货车。闷车是没有窗户的，闷得可怕，敞车又是没有遮蔽的，下雨没处躲。

在乱纷纷的人堆里，我肩负铺盖卷子，怀抱着手提箱，挤上了一个闷车。

一个铁路工人跑来向我招呼道，“司徒工程师说，请你坐了电压车同走，他也正要回到平地泉。”

我又很艰难的挤了下来，回到缺口处。这时，电压车是空着，没人抢用了。

“等火车开了，我们便走，”司徒工程师道。

所谓电压车，是无遮蔽的一个使用汽油的摩托车，车轮置于轨道上。可坐三四人，一个司机的坐在前面。走得快时，可比得上很快的火车。

我坐在这电压车的箱盖上，简单的行李则放在车尾。牛毛雨又飘飘潇潇的在落下，拉上了大衣的领子，有点冷，雨点被风吹打在脸上，觉得凉凉的。

好容易，到了四点钟，火车才开走。我们也跟着开走了。

雨点渐渐的大起来，打在脸上有点痛。车开得愈快，雨点扑打得更有力。眼镜的玻璃片上，全都是水滴，朦朦胧胧的看不清前面，用手巾揩干了，不久又得取下来揩。

司徒君沿途指点着险要的工程，说是，“不改道怕不成。前天夜里据报告说，轨道离河水还有一百多尺。不料，一会儿工夫，轨道便被冲断了。”

河水沸沸扬扬的在滚跳在翻腾的奔流下去，山洪的余势尤在。泥岸整百尺的跌落在水里。形势是危险极了。前面火车走在弯曲处，我们眼见着那铺在松泥上的铁路，因不胜重量而弯沉了下去。车过后，才平复如常。

“也不是绝对的没有办法，不过，经济不足，总不能做坚固些的堤防和其他工程。”

沿途泥土全是可可粉似的酱黑色。临河的一边有的地方已现

裂痕，仿佛摇摇将坠。铁路边的堤防被破坏得很利害。整座的桥梁都被冲断。

“今年已经移道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离河岸已有二百多尺远，不料仍被水力所冲毁。”

山势很平衍，都是沃肥的黑土。

前面是三道营站，火车停了下来，我们的电压车却乘机越过这趟车，飞快的向前走。

雨点还是不停，大衣领子全都湿了，裤腿上也湿透了一大块。然而精神仍健旺。一路上渐入佳境。那“佳山水”是坐在铁闷车或玻璃窗里所绝对的见不到的。我绝对的不懊悔着这一趟辛苦的旅行。

不曾吃一点什么，但不觉得饿，连水也不想喝。

电压车飞似的在轨道上跑；雨点一滴滴的扑打在脸上，怪痛的。

然而气象壮伟的山水，把我的整个心都拥抱着了。我不暇顾及谈话，不暇顾及衣裤的潮湿，我忘了一切，只见到那沐在微风细雨里的壮伟异常的大青山。

这一带的山脉，和绥远附近的平衍，凡庸，而多土者完全不同。全是屹立百丈的峭壁；高不可攀，形状幽险古怪，岩面作酱黑色。许多不知名的野草短树，杂生于岩罅。那绿色被酱黑色一衬托，却显得那样的苍老幽峭；那酱黑色被绿色一点缀，却又显得那样的茜隽而有生趣。阴暗的天色，更增益了它们的神秘和古雅。

一重重的山，一叠叠的岭；越过了一道，又是一道；转过了一山，又是一山；转弯抹角的地方，尤有“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妙处。

一道峭壁仿佛正指着路，却又被抛在后面；一面悬岩，仿佛

正要经过其下，却又从旁转了过去。

高岩上时有古洞的罅口可见；有时还见有绝细的一道樵径，引入洞口。这洞里是初民之所居的么？

一株两株的青松，孤耸在山的绝顶；从下望之，异常的矮小，有若细草似的。

黄浊的河流，至此，水势已弱，有时可见，如黄缎带似的绕围在山腰，有时则隐而不见。

电压车在轨道上飞快的奔向前去；经过福生庄站，经过卓资山站，经过马盖图站。

向北平去的快车，正停靠在卓资山站。我一疏忽，竟不曾由此上火车。据说到平地泉时，这趟列车便也将到了，还可以赶得上。

从这里向东，是往上爬。山色还是那末幽峭古怪。天色却渐渐的昏暗了下来。雨还不曾停止。

快到十八台站时，有一段轨道，却为水和泥土所淹没。泥总有二尺多深。电压车的铁轮陷在泥中没法转动。

我们望得见前面的红灯。只好下车，在山上步行。要找站上人来推车入站。停在轨道上是万分危险的。

天色朦朦胧胧的，初还可辨道，后竟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又没有灯，司徒君和我，没有第三人，在山岭上这样的跋涉着。全都是泥泞和蒿草，那泥又格外的富于粘性。走不了几步，便粘得一靴底的泥，厚重得抬不起足来。非停下来用手取去了泥块不可。

好不容易，才进了站台。像死人似的坐在站长室的藤椅上，连喝了四五杯热茶。腿酸得厉害。

电压车也进站来。

“就在这里等火车吧，”我对司徒君道。他点点头，实在不能

再坐电压车前进了。

过了好久，火车才来。同道的军官们已都挤上了这一列车。车上黑得可以，只有黄黄的一盏煤油灯。

我在二等车里占了一个坐位，打开了铺盖，勉强的坐着。身上湿的地方不少，也只好将就着对付过去。

司徒君在平地泉下了车。这一车，便全都是军官们了；也有带了勤务兵来的。秩序倒很好。

不知怎样，在半醒半睡的状态里，便对付过这一夜。

足底下还是湿的，黑皮鞋变成黄色。裤脚管也半沾着黄色的泥水，怪狼狈的。

第二天的八时，才到很龌龊的三等饭车里得到些熟的面食。

这一天，情绪很恶劣，老在看《桃花扇》。坐在对面的一个军官却很熟悉于这部传奇。他也很慨叹于《争坐》、《移防》的几出。

“现在的情形也还不是那个样子!”

可惜忘记了和他通姓名。我们谈得很高兴。

车过张家口，听说查出无主的烟土一大包，那是一个烟贩子欲放在军官车上混过去的。却被一个军官所发见，举发了出来。

下午七时许，车到清华园。天色已经快黑了。

从清华园到成府，沿途也泥泞不堪。“北京连下了两三天大雨呢，”车夫道。

走进了家门，格外觉得亲切而安心似的。

过了两天，正在我快要动身到上海时，文藻他们也回来了。

“我们真替你担心呢，怕路上太辛苦!”文藻道。

“辛苦倒是实在的；还整整的饿了二十四小时呢。然而却见到你们从不曾见到的绝好的景色。”我道。

实在的，到今日，这辛苦的归程的印象还不曾淡下去。便书之以为跋。

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追记

蛰居散记

新　　序

这部《蛰居散记》的大部分是登载于上海的《周报》上的。当刚刚胜利的时候，我还是相当天真的只看到一面，虽然在写着的时候，已不断的受到压迫。我明白美帝国主义者的本质，也明白蒋匪帮的一贯的卖国行为，但我那时候还未能完全确切的看出蒋介石匪帮是美帝的代理人。一方面深诛痛恶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描绘着八年来自己身受的痛苦，一方面却不能及时的觉醒到美帝的更为险恶与凶狠的心肠。这是值得自己深切的反省的。警觉性不够强，同时，研究问题也不够深入。且为一时的虚伪的“胜利”和很单纯的爱国主义所冲动，在那时候，恐怕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天真无邪”的。我们不断的受到蒋匪帮的迫害，例如删改文字，没收出版物，恐吓出版家等等，还总以为这只是蒋匪帮的罪恶，并不曾更深一层的去看透美帝指挥操纵的内幕。到了蒋匪帮大规模的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美帝不断的送军火、送接济给他们，方才开始确切的认识到美帝的真面目。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可以发表言论的机关了。我感到痛苦，感到苦闷，感到自己过去的浅薄。这可见单有热情与正义感是绝对不够的！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指导，必定会把问题或事实看

成很单纯了的。现在把这部小书，重行整理了一下，印了出来，作为曝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残与压迫的记录的一部分，且作为痛定思痛的纪念。同时，读者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明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是如何的凶险与可怕，不由得不激起爱祖国的热情。作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状，同时也正是控诉美帝正在扶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状！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我们不能不以全力来反抗美帝的侵略！

谢谢刘哲民先生和高季琳先生，他们替我做了一部分整理的工作，且使这部小书能够有机会出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郑振铎

自　序

胜利！胜利！胜利！

我们在水深火热的沦陷区里，度日如岁，天天盼着胜利的到来，简直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忍受着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们吞声饮泣的睁眼看着狼虎的择肥而啮，狐兔的横行，群鬼的跳梁；我们被密密的网罗覆罩着；我们的朋友们里，有的杀身成仁，为常山舌，为文氏头，以热血写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历尽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疮痍满身，永生不愈；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受着不可言说的压迫与恐怖，日在饥饿线上挣扎着；言之痛心，闻者酸鼻。

然而别一方面却是荒淫，奢靡，快乐无度；无耻与丧心病狂者流，统治了一切。敌人与勾结敌人之奸官、奸商，莫不致富万万；乃至数十百万万；人民求食所谓“文化粉”（北方以豆渣、花生壳、高粱、黍米等合磨为粉，称之为“文化粉”）而不可得，而彼等则食必珍馐，日掷百万而无吝；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着，而彼等则灯火辉煌，俾夜作昼；人民出无车，而彼等则汽车如虎，街头疾驰；人民住无室，而彼等则高楼巨厦，三宅四院而尚嫌不足；人民妻离子散，而彼等则娇妻艳妾，左拥右抱；人民衣裳褴

褛，鞋穿袜破，而彼等则冠戴堂皇，靴光如漆。极度的荒淫无耻与极度的受压迫的呻吟，作着极鲜明的黑与白的对照，是地狱相，是鬼趣图。

而现在，胜利终于到来了！

但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一个悠久的“八年”的黑暗时期里，如果能有一部详细的记载，作为“千秋龟鉴”，实胜于徒然的歌颂胜利的欢呼。

我从“八·一三”事变后，便过了好几次的流离迁徙的生活；从“一二八”后，便蛰居于一小楼上，杜绝人事往来。虽受着不少次的虚惊，幸而未作“楚囚”，未受刑迫。胜利的欢呼，使我从冬蛰里苏生。我没有受害，没有入狱，竟也没有饥饿而死，不可不谓为一个“奇迹”！我在这里以十万分恳挚的敬意，致谢于许多帮助我隐匿着，生活着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好意与有勇气的担当，我也许早已遭逢了不幸。

劫后余生，痛定思痛，把这几年来目睹耳闻的事实，写了下来，成为这本《蛰居散记》，也许可以使将来的史家们有些参考吧。是为序。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一　暮影笼罩了一切

“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有低低的饮泣声。

但不是绝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坚定的抵抗与牺牲的开始。

苏州河畔的人渐渐的散去。灰红色的火焰还可眯望得到。

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

是群鬼出现，百怪跳梁的时候。

没有月，没有星，天上没有一点的光亮。黑暗渐渐的统治了一切。

我带着异样的心，铅似的重，钢似的硬，急忙忙的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许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准备着随时离开家。先把日记和有关的文稿托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里去。

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边。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

还是懵懵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生活也许立刻便要发生问题。

但挺直着身体，仰着头，豫想着许多最坏的结果，坚定的作着应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协会有重要的决议，成为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机关。《救亡日报》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们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他们开始称上海为“孤岛”。但我一时还不想离开这“孤岛”。

夜里，我手提着一个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温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间的暖热可爱。在这样彷徨若无所归的一个时间，格外的觉到“人”的同情的伟大与“人间”的可爱可恋。个个人都是可亲的，无机心的，兄弟般的友爱着，互助着，照顾着。他们忘记了将临的危险与恐怖，只是热忱的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时更亲切，更关心。

白天，依然到学校里授课，没有一分钟停顿过讲授。学生们在炸弹落在附近时，都镇定着坐着听讲；教授们在炸声轰隆，门窗格格作响时，曾因听不见语声而暂时停讲半分数秒，但炸声一息，便又开讲下去。这时，师生们也格外的亲近了；互相关心着安全。他们谈说着我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可靠，信任着我们的军官与士兵。种种的谣传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无踪。可爱的青年们是坚定的。没有凄惋，没有悲伤；只是坚定的走着应走的路。有的，走了；从军或随军做着宣传的工作。不走的，更热心的在做着功课，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们不知恐怖，不怕艰苦，虽然恐怖与艰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教员休息室里的议论比较复杂，但没有一句“必败论”的见解听得到。

后来，“马其诺防线”的防守，证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杀在进行。“马当”的防线也被冲破了。但一般人都还没有悲观。“信仰”维持着“最后胜利”的希望。“民族意识”坚定着抵抗与牺牲

的决心。

同时,狐兔与魍魉们却更横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维新政府”成立。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苏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恶魔的世界。“过桥”是一个最耻辱的名辞。

汉奸们渐渐的在“孤岛”似的桥南活动着,被杀与杀人。有一个记者,被杀了之后,头颅公开的挂在电杆上示众。有许多人不知怎样的失了踪。

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了。

学生们常常来告密,某某教员有问题,某某人很可疑。但我还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整个民族作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

但事实证明了他们情报的真确不假。

有一个早上,与董修甲相遇,我在骂汉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来上课了。再过了几天,在报上知道他已做了伪官。

张素民也总是每天见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见,但不久,也便销声匿迹,之后,也便公开的做了什么“官”了。

还有一个张某,和陈柱,同受伪方的津贴,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陈柱(这个满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东西)“走马上任”,张某被友人且劝且迫的到了香港发表“自首文”时,我也才觉得自己是被骗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与对于知识分子的过分看重啊!

学生里面也出现“奸党”。好在他们都是“走马上任”去的,不屑在学校里活动;也不敢公开的宣传什么,或有什么危害。他们总不免有些“内愧”。学校里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虽然是两迁三迁的,校址天天的缩小,但精神却很好;很亲切、很温暖、很愉快。

青年们还在举行“座谈会”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艺刊物;还做着民众文艺的运动,办着平民夜校。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带着些警觉性。可爱与骄傲,信仰与决心,交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青年们活动的趋向。

我还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时候也到古书店里去跑跑。偶然的也挟了一包书回来。借榻的小室里,书又渐渐的多起来。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的警觉着戒备着。

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日本人来过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搜查时,汪馥泉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像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以后,那一批“合订本”便由汪馥泉运到香港去。敌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国书店过。亏得那一天我没有在那里。

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

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的有人去问他们。

隔了一个多月,好像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会发生,我才再住到家里去。

夜一刻刻的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坚定的守着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数的人则

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极少数的人在做着丧心病狂和为虎作伥的事。

这战争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识”；也使民族败类毕现其原形。

二　悼胡咏骐先生

我和咏骐先生的相识,不过三年左右。上海战役失败之后,上海的情形,紧张、混乱。友人们撤退的,躲避的纷纷不绝。在其间,也有许多若橡树似的,屹立于暴风雨之中而坚定不动的,咏骐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他稳定的站在危难、艰苦、恐怖、纷扰的环境中,像一个巨人似的;在他的巨影之下,许多人赖以安定,不惧。他执了一盏光明四射的灯笼,在茫茫黑夜里,引导着许多人向前走。他的勇敢、冷静与明晰分毫的理论,增加了同伴者无穷的勇气。

他不是一位孳孳为利的普通商人。他看得远,见得广,想得透彻。他知道一个商人在这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是什么。他的一切措施,一切行动,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题的。他从事商业近二十年,但他的经济情形也仅足够一家温饱而已。而对于爱国事业,则无不竭力帮助着;比千万百万富翁所尽的力量更多,更大!

他主持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他的看法,是把“人寿保险事业”作为“社会事业”之一的;并不为了营利。他应用了最科学的方法,经营“人寿保险”事业;有许多设施,足为后来人最好的楷模。

有一次,他和我谈起:公司的投资,以投于有益于国家民族的

事业为主。购买外汇,垄断米粮布匹及其他日用品的都是民族的罪人。他的公司绝对的不愿做这种事。他和我商量,要把一部分资金从事于保存民族文化。我尽力的赞成他,说:我愿以全心全意的帮助他做这件事。可惜商谈后不久,他便一病不起,再没有机会做这件事。这实在是民族文化之一大损失! 也是他有志未遂的事的一端!

他待友笃信。对于穷的文化人——文化人没有不穷的——尤其愿意用种种方法来帮助。有时,得到帮助的人竟不知道是他的力量。

他有信仰,他有理想,他有远见。他见到最后胜利的不远;他信仰我民族的必有光明远大的前途。他鞠躬尽瘁于兹;虽病已深,体已弱,虽已弥留在病榻上,也还念念不忘于兹!

一个火种遗留下来,可以传之不熄。他便是这不熄的火种。

他虽死,但他的巨影还荫覆着无数的未死者们。他虽赍志以死,不及见最后胜利的完成;但未死者们一念及他的忠笃的大无畏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便增加了无穷的勇气。

他虽死,但他的精神不死,我们悼念他;但我们一念到他,便应想到要完成他未完成的遗志,未完成的工作与他的未实现的信仰与理想!

他这埋伏下来的火种,这精神,是永远不熄的!

三　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

在洪水横流,天地变色的上海,友人们首先遇难的是刘湛恩、张似旭二先生。

在那个时候,伪"维新政府"还没有成立,只有一个牛鬼蛇神的"大道市政府",在鬼鬼祟祟的帮助着敌人干着谋杀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地下的组织,包括了比较上层的爱国分子:有实业家、有银行家、有保险业者、有青年会的干事、有航运公司的人,有书店老板、有报馆记者、有著作家、有海关上的职员、有会计师、有大学教授等等。每星期有一个秘密的集会。在三四年间很做了些事。在这个团体之外,还有一个专门做对外宣传的机关,"国际问题研究会",刘湛恩和胡愈之二先生是其中的主干,温宗尧也在这会里。他们在国际上很发生了些作用。

湛恩先生是慷慨激昂惯了的,在这会里,说的话最多,做的事也最多。当时不知道温宗尧已经变了,已经变做一个敌人的走狗,还引他为同志而推心置腹的对待他。但在伪"维新政府"将出现的前夕,湛恩先生听见人言籍籍的说温宗尧也是参与"维新"组织的一人,他素来心直口快,便正言厉色的质问着他。温宗尧绝口的否

认着。他倒相信了温宗尧的话。不料这一次的会却是最后的一个会。过不了几天,温宗尧终于现出他的汉奸面目,湛恩先生也遇刺成仁。“国际问题研究会”遂以解散。

友人们都相信湛恩先生的死,是温宗尧所主使或告密的。像湛恩先生那样的嫉恶如仇,无所顾忌的人,敌人也许早已列在黑单上;不过这一次的事,更促成其早日发动而已。

湛恩先生他自己恐怕也已经发觉了“危险”;他预备要离开上海。他这时正担任着沪江大学的校长职务。为了他的慷慨与无畏,沪江大学里举办了不少附属的机关,成为上海一般热忱的青年“向往”的中心,他一死这些附属的机关便都烟消云散或“迁地为良”了。

如今想起湛恩先生成仁的情形还宛然在目。

有一天,我在薄暮的时候,夹着皮包,到沪江大学的一个附属机关去教课。在圆明园路的转角上,遇到了湛恩先生从对面走来。

我们立谈了一会。我问他道:“你的汽车呢?”

他道:“已经出卖了;预备就要走。”

我道:“你走了,事情怎么办呢?”

他道:“都已经交代妥当了;随时可以走。”

“感觉到有什么迫切的危险么?”

他点点头。我们黯然的握手久久而别。

这一别便不再相见!

第二天上午,我坐了双层的公共汽车往东边去。经过了静安寺路大华路口,有人问道:“早上有一个在这个地方被打死的么?”卖票的答道:“对的,我的那趟车刚好经过这一站,亲眼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凶手朝北逃。听说后来已被捉住。”

在这时,这种恐怖的暗杀事件已成了“司空见惯”的把戏,所以大家也变成不大好奇。我却纳闷着:这死的到底是一个仁人志士

呢,还是一个汉奸?

傍晚,晚报出版,封面上赫然的用大字载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遇刺"的消息,说是,湛恩先生上午九时,在大华路口等公共汽车,一个凶手从后边跑过去,对他开了一枪,立即转身逃去。但逃到爱文义路附近,终于被路人和巡捕逮捕了。这凶手不肯说出主使的人来。

我执着报纸的手因愤激而微微的抖着。友人们里第一个为国牺牲的人;第一个死于自己人的手里的人!我不能相信:竟会有人替敌人来暗杀爱国之士的!

也许是我的"幼稚"吧,我从来不曾想到过,也从来不会相信,会有人肯替敌人做事的;——除了本来是不足齿于人类的伪"大道市政府"的一批"流氓"们。上海人至少是会采取消极的不合作主义的。难道还会有什么丧心病狂的替敌人奔走效劳么?后来知道虹口方面的公共汽车恢复了,招考女卖票员,居然有人去投考,居然考取了,已在车上卖票。我总以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事"。难道她们会有面目与车上乘客天天见面么?想不到竟会有人更进一步的替敌人来谋杀我们自己的仁人志士!

我伤心!我失望!我悲哀!我郁郁闷闷的感到心头上有一个瘤结,化不开,消不去!我不仅仅伤心湛恩先生的死,不仅仅悲哀一个同道的伟大的人物的凋谢,我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融铸为一体的抗敌的信念有些因失望而不能十分坚持了!——当然后来一件件的事实,证明我这个"信念"也许有些太"幼稚"。

"如果湛恩先生不卖去汽车,也许可以不至那末容易被刺中吧?"我心里想着。

但后来知道,警务人员曾从凶手身上搜出一张小条子,上面有几个数字。问他,不肯说是指的什么东西或有什么意义。经过一番调查,才明白那几个数字乃是湛恩先生汽车的号码。可见敌人

处心积虑，欲置湛恩先生于死地者为时已久。即坐了汽车，也是不能避免的。所可憾者，湛恩先生的到香港的船位本已定好，过两天便可以脱出险地；不料他们发动得那末快！这位同道的伟大的人物便这样的"成仁"而死！

湛恩先生死后不久，复有张似旭先生的被刺事件发生。

似旭先生是经常的在上面所说的那个地下的爱国团体出席的。他虽然是英文《大美晚报》的记者，却是一个强烈的正义感的爱国者。在国际宣传上，他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从湛恩先生被刺后，他的踪迹便相当的秘密。

我有时在跑马厅北首的一家德国咖啡馆里喝茶；那个地方人很少，尤不易碰见相识的人；窗外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眼界很宽很爽。

似旭先生便在这个咖啡馆里被刺死的。

一天下午，他在那里喝茶，不知是不是曾约会了人，突然的有一个凶手走上楼，向他开了一枪。他倒在椅上死去。凶手下楼逃走，谁也不敢追他。但在门口，被一个捷克青年遇到了，抱住了不放，他又开了一枪，把那位见义勇为的异国人也打死了。

我从此不再踏进这家咖啡馆；有一种异样的伤感与悲愤抓住了我，使我不再有喝午茶的闲情逸致。

我也从此不忍常坐于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从东走，在车窗上，可以望得见大华路口湛恩先生成仁的地方，也要经过那家咖啡馆，似旭先生的被刺的所在，处处触目伤心！岂止是"车过腹痛"而已！

湛恩、似旭二先生死后，我们的国际宣传的工作便松懈得多了，但那个地下工作的团体还是健在着，还继续的活动了三四年，一点也不曾退却，不曾忽略过一件小事或大事。集合了那末方面广大而复杂的人物在一起，经常的开着会，做着不少的事业，却始

终不曾为敌人和敌人的走狗们所发觉，所注意，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团体的分子的健全和机构的严密。也不能不相信：那一边虽然有少数的“为虎作伥”的汉奸们在跳梁，但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是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永远不死的前仆后继的精神的朋友！

四 “野有饿殍”

乞丐到处都有,而上海尤多。职业的乞丐是有组织的,收入相当可观,决不会饿死。非职业的乞丐,像黄包车夫的家属,女人孩子们,偶然作着这一行“生意”,找些意外的收入,那也是决不会挨饿的。但从“八·一三”抗战以后,乞丐的数量一天天的增多,许多非职业的乞丐也都变成了职业的。尽有向来饱食暖衣的人也沦入了乞丐群中。他们竞争得异常激烈,而肯“布施”的人却是那样的少——天天的少下去。原因是“施舍者”群自己也多半陷在“朝不保夕”的情形之下,如何能够再施舍别人呢。

日本人向世界夸口说,北平的乞丐已经肃清了,市容很整洁。但从北平来的人告诉我们:乞丐在那城市里根本不能生存;有乞的,没有舍的。沦入乞丐群的人,不到几天,或十几天便都饿死了。

上海的情形也是如此。“饿殍”在一天天的增加。

中产阶级在战前吃惯杜米饭的,渐渐的改吃洋籼米,改吃面粉制品,改吃杂粮。本来是两餐吃饭,一餐吃粥的,渐渐的改作两餐粥一餐饭了。改作两餐小米粥或绿豆粥,红豆粥之类,一餐面“疙瘩”,或面条子,或南瓜饼之类了。敌人“以战养战”,把江南产米区

的米,香糯雪白的米,全都囊括而去。剩下的,小部分喂养着汉奸,极小部分才轮到老百姓头上。老百姓吃的是他们所不屑吃的碎米,发了臭的腐米,一半杂了糠粉的极坏的籼米,后来,爽爽快快的便连米粒儿也不见,除非用大价钱在黑市上搜求。

农人们自己吃不到自己种的米,应该吃米的老百姓们吃不到向来吃惯了的米, 这米,一粒粒,一颗颗,雪白肥大的,全都经由汉奸们的手,堆到敌人的仓库里去。

有一天,我在霞飞路的一家商店窗口,见到一大批宣传画片,有几幅题着"满洲——东亚的谷仓"的,表现着满车满地的一袋袋的粮食。愤怒使我的脸涨红,我的双眼圆睁着,我想大声疾呼道:不错,"满洲"是谷仓,可惜在那里的人,种稻的人却全都吃不到米粮,只有那批侵略者才有份大量的恣意的享用着。

听说,在那边,中国人是不许吃米的;即做着汉奸也不成。家有藏米的人都偷偷的吃着。儿童们上学,日本教师们突然的问道:你们昨天吃的什么东西? 有的说杂粮,也有的说白米饭。第二天,说吃白米饭的儿童的家里却被抄家了,把藏的白米全都车了去,还把主人带了去治罪。从此以后,某家的人如果要吃大米饭,——这当然是万分之一中的"幸运者"——便遣开了或摒除了儿童们才吃。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汉奸到一个日本人家里吃饭;喝醉了酒,在火车上呕吐了。被发现在呕吐物里有白米饭粒,立即把他逮捕了,追问下去,连那请客的日本人也受了处分。白米饭在东北三省是不许中国人吃的,虽然种稻的是中国人!

在北平、南京的伪组织里,也规定着哪一等官吏吃哪一种米。例如特任官可吃特号杜米,二三等的职员只好吃二等米之类。老百姓们呢,根本不配有米吃! 说是实行配给制度,其实配给米的影子是难得见到的。

上海人的生活也不得好。所以,向来乞丐们在家家后门口可以拿得到的残羹剩饭,渐渐的肯施舍的人少了,渐渐的成为绝无仅有的了。一家人家难得吃一顿饭,哪里还会有东西剩下,就是剩下一碗半碗饭的,也都要留着自己吃,如何舍得布施呢。

上海的乞丐一天天的多,失业的人川流不息的加入这一群里,但也随“生”随灭。他们活不了多久。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他们突然的减少,多半是很快的便饿死。

饿肚子的人有多少痛苦,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所不会了解的。但每天听着街头“饿杀哉”那惨绝人寰的声音,谁的心头不荡着一股怨气,一腔悲愤,一缕沉重的郁恨! 这是我们的敌人驱赶他们到这条“饿杀”的路上去的。

“战前”的乞丐呼喊求乞的声音是宏亮实大的,有种种的诉说,种种的哀婉之辞,种种的特别的专门的求乞的“术语”。但在这些时候,他们,饿了几天肚子的人,实在喊叫不出什么乞怜求悯的话了,只有声短而促,仿佛气息仅存的“饿杀哉!”一句话了。

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青白的,双腿抖着,挣扎的在扶墙摸壁的走着,口里低低的喊道“饿杀哉! 饿杀哉!”我不忍闻的急走过去,我没有力量帮助他。就在那一天,或第二三天,那战抖着的双腿一定会支持不住而倒了下去的,成为一个无名的“饿殍”,战争所产生的“饿殍”。

这样的“饿殍”天天在街头发见,天天在不断的倒毙下去。

我硬了心肠走开去,转避了眼睛不敢去看他们,但我咬紧了牙关:这笔账是要算在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侵略者的头上的。

五　鹈鹕与鱼

夕阳的柔红光，照在周围十余里的一个湖泽上，没有什么风，湖面上绿油油的像一面镜似的平滑。一望无垠的稻田。垂柳松杉，到处点缀着安静的景物。有几只渔舟，在湖上淀泊着。渔人安闲的坐在舵尾，悠然的在吸着板烟。船头上站立着一排士兵似的鹈鹕，灰黑色的，喉下有一大囊鼓突出来。渔人不知怎样的发了一个命令，这些水鸟们便都扑扑的钻没入水面以下去了。

湖面被冲荡成一圈圈的粼粼小波。夕阳光跟随着这些小波浪在跳跃。

鹈鹕们陆续的钻出水来，上了船。渔人忙着把鹈鹕们喉囊里吞装着的鱼，一只只的用手捏压出来。

鹈鹕们睁着眼望着。

平野上炊烟四起，袅袅的升上晚天。

渔人拣着若干尾小鱼，逐一的抛给鹈鹕们吃，一口便咽了下去。

提起了桨，渔人划着小舟归去。湖面上刺着一条水痕。鹈鹕们士兵似的齐整的站立在船头。

天色逐渐暗了下去。湖面又平静如恒。

这是一幅很静美的画面，富于诗意；诗人和画家都要想捉住的题材。

但隐藏在这静美的画面之下的，却是一个惨酷可怖的争斗，生与死的争斗。

在湖水里生活着的大鱼小鱼们看来，渔人和鸦鹕们都是敌人，都是蹂躏他们，置他们于死的敌人。

但在鸦鹕们看来，究竟有什么感想呢？

鸦鹕们为渔人所喂养，发挥着他们捕捉鱼儿的天性，为渔人干着这种可怖的杀鱼的事业。他们自己所得的却是那末微小的酬报！

当他们兴高采烈的钻没入水面以下时，他们只知道捕捉、吞食，越多越好。他们曾经想到过：钻出水面，上了船头时，他们所捕捉、所吞食的鱼儿们依然要给渔人所逐一捏压出来，自己丝毫不能享用的么？

他们要是想到过，只是作为渔人的捕鱼的工具，而自己不能享用时，恐怕他们便不会那末兴高采烈的在捕捉在吞食吧。

渔人却悠然的坐在船梢，安闲的抽着板烟，等待着鸦鹕们为他捕捉鱼儿。一切的摆布，结果，都是他事前所预计着的。难道是"运命"在播弄着的么，渔人总是在"收着渔人之利"的；鸦鹕们天生的要为渔人而捕捉、吞食鱼儿；鱼儿们呢，仿佛只有被捕捉、被吞食的份儿，不管享用的是鸦鹕们或是渔人。

在人间，在沦陷区里，也正演奏着鸦鹕们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把戏。

当上海在暮影笼罩下，蝙蝠们开始在乱飞，狐兔们渐渐的由洞穴里爬了出来时，敌人的特工人员(后来是"七十六号"里的东西)，便像夏天的臭虫似的，从板缝里钻出来找"血"喝。

他们先拣肥的,有油的,多血的人来吮、来咬、来吃。手法很简单:捉了去,先是敲打一顿,乱踢一顿,——掌颊更是极平常的事——或者吊打一顿,然后对方的家属托人出来说情。破费了若干千万,喂得他们满意了,然后才有被释放的可能。其间也有清寒的志士们只好挺身牺牲。但不花钱的人恐怕很少。

某君为了私事从香港到上海来,被他们捕捉住,作为重庆的间谍看待。囚禁了好久才放了出来。他对我说:先要用皮鞭抽打,那尖长的鞭梢,内里藏的是钢丝,抽一下,便深陷在肉里去;抽了开去时,留下的是一条鲜血痕。稍不小心,便得受一掌、一拳、一脚。说时,他拉开裤脚管给我看,大腿上一大块伤痕,那是敌人用皮靴狠踢的结果。他不说明如何得释,但恐怕不会是很容易的。

那些敌人的爪牙们,把志士们乃至无数无辜的老百姓们捕捉着、吞食着。且偷、且骗、且抢、且夺的,把他们的血吮着、吸着、喝着。

爪牙们被喂得饱饱的,肥头肥脑的,享受着有生以来未曾享受过的"好福好禄"。所有出没于灯红酒绿的场所,坐着汽车疾驰过街的,大都是这些东西。

有一个坏蛋中的最坏的东西,名为吴世宝的,出身于保镖或汽车夫之流,从不名一钱的一个街头无赖,不到几时,洋房有了,而且不止一所;汽车有了,而且也不止一辆;美妾也有了,而且也不止一个。有一个传说,说他的洗澡盆是用银子打成的,金子熔铸的食具以及其他用具,不知有多少。

他享受着较桀纣还要舒适奢靡的生活。

金子和其他的财货一天天的多了,更多了,堆积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其数。都是从无辜无告的人那里榨取偷夺而来的。

怨毒之气一天天的深;有无数的流言怪语在传播着。

群众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吴世宝这三个字,成为最恐怖的

“毒物”的代名辞。

他的主人(敌人),觉察到民怨沸腾到无可压制的时候,便一举手的把他逮捕了,送到监狱里去。他的财产一件件的被吐了出来。——不知到底吐出了多少。等到敌人,他的主人觉得满意了,而且说情的人也渐渐多了,才把他释放出来。但在临释的时候,却嗾使猘狗咬断了他的咽喉。他被护送到苏州养伤,在受尽了痛苦之后,方才死去。

这是一个最可怖的鹈鹕的下场。

敌人博得“惩”恶的好名,平熄了一部分无知的民众的怨毒的怒火,同时却获得了吴世宝积恶所得的无数掳获物,不必自己去搜括。

这样的效法喂养鹈鹕的渔人的办法,最为恶毒不过。安享着无数的资产,自己却不必动一手,举一足。

鹈鹕们一个个的上场,一个个的下台。一时意气昂昂,一时却又垂头丧气。

然而没有一个狐兔或臭虫视此为前车之鉴的。他们依然的在搜括、在捕捉、在吞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却是为了他们的主人。

他们和鹈鹕们同样的没有头脑,没有灵魂,没有思想。他们一个个走上了同样的没落的路,陷落在同一的悲惨的运命里。然而一个个却都踊跃的向坟墓走去,不徘徊,不停步,也不回头。

六 汉奸是怎样造成的

我为了暨大招生的事,到过香港一趟,住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因为教育部驻港办事处附设在蔚蓝书店里,我不得不常常到那边去,有时为了收寄信件,有时为了有事要接头。

这时在蔚蓝书店里办公的,有林柏生、梅思平、朱朴之、樊仲云几个人。除了林柏生,其他的人都很熟悉。

他们天天在蔚蓝书店会面,没有什么公可办,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发发牢骚,骂骂人,成了习惯。他们都是自命为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仿佛国家亏待了他们什么的。虽然他们各有"使命"在香港,但好像都未能满其所欲。抗战正在"白热"的时候,然而他们不谈那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自己的切身的事。

有一天,他们谈起,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谈相的人很高明,他们都曾找他相过,说的话很灵验。

"你何妨也去试试看呢?"

我摇摇头,并不去答理他们。"不疑何卜!"

再有一天,一位朋友,在某军里服务的,经过香港。他说,会相面。于是,他们这一批人,个个都要他相相。

他们说的什么“眉毛运”、“鼻头运”等等，我一句也听不懂。

他说，某某人近五十岁正走运，应该可以发达，某某人便大为高兴。

他说，某某人现正“走”着某某运，他也十分的有兴头。

“你为什么不也来相一下呢？”又是一次的邀请。

我实在觉得厌恶极了！我忍耐不住，便正颜厉色的说道：“为什么要算什么命，看什么相呢？我们国家民族正在与敌人作生死战的时候，我们的运命与国家的运命是分不开的。国家胜利了，我们的运命当然是不会坏的；万一不幸抗战失败了，我们还会有什么好运可走呢？”

他们默默的不作一声。

我自觉做了一次傻事。为什么要对他们讲这种大道理呢？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着卖国的勾当，所以才会那样的“患得患失”。要是知道一点风声，也许把“话”还要说得凶些。

过了几天，李圣五到旅馆里找我。谈了一会，他也是满肚子的牢骚，把那些执政的人说得一文不值。那时，他也正在失意的时代，方由外交部某官“下台”，重进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

伪组织在南京“成立”的时候，那一批失意的“官僚”，便都到了南京来，走马上任，过其“官瘾”。

我到这时候，方才恍然大悟，明白他们所以要不时的“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原因。

因之，我也顿时恍然大悟，凡是患得患失，时时要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到底那是些什么人。

官僚政治，在中国已是根深柢固，不易拔除，像是一座大洪炉。凡投到这大洪炉里的，不问是什么顽铁，无不立被炼成“绕指柔”的精钢；除非他本是一颗金刚钻一类的人物，才不会“同流合污”。要是曾一日为官，似乎终身便带些官脸、官气、官味。据说，曾经做过

“总长”的人，这个头衔便终身不会除脱开去。有一位素来可敬的学者，不幸“出山”过一次，便被人称为“总长”“总长”的直到于死。听人说，他自己也并不以此称号为忤。

林、梅、李诸逆，都是曾经尝过“官”趣的。所以一旦下野或“还我初服”，便有些不甘寂寞，静极思动起来，无时无刻，都想要重行登台。此路走不通，便要走他路；大道走不通，便要走小路；此处不留人，便别求留人处。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以及居室、姬妾、饮食等等的享用。

这样的“官僚们”，天天都在寻找“知己”，寻找“用我者”，寻找他们的主子。只要主子肯垂青到他们，置之左右，饵以高官厚禄，便会鞠躬尽瘁，为其所用，那主子是何等样人，他们却不想去问一下的。

得意时恣意享受，失意时求神问卜，便是他们生成的“面相”。一日无“君”，便觉得栖栖惶惶，寝食难安。国家民族的存亡，老百姓们的生死，饥馑，与他们根本痛痒无关。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宁愿做汉奸，受万人唾骂，受万世唾骂，却不肯寂寞自安。

这便是汉奸之所以造成的原因，也便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深厚的流毒所聚之结果。

官僚主义不从根铲尽，汉奸是永远不会绝迹人间的！

七　最后一课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

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的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

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八 烧书记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难堪!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

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捡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忉怛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

"这部书会有问题么?"

"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

"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着。但有谁能够说明哪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哪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通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吧？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箧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吧。”孩子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吧，下回去买好一点的画给你。”

在这时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无恙么？

但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去吧。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里。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毁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

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许多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多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

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的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像《文汇年刊》之类,我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九　“封锁线”内外

“生”与“死”，刻划得像黑白画似的明显清晰的同在着：这一边熙熙攘攘，语笑欢哗，那一边凄凉冷落，道无行人；这一边是生气勃勃，那一边是死趣沉沉；这一边灯火通明，摊肆林立，那一边家家闭户，街灯孤照；这一边是现实的人间，活泼的世界，那一边却是“别有天地”的“黄泉”似的地狱了。

“生”与“死”，面对面的站立着，从来没有那末相近，那末面对面的同时出现过。

他们之间相隔的不过是一堵墙，一道门，甚至不过一条麻绳，或几只竹架，或一道竹篱笆。惨痛绝伦的故事就在那一堵墙，一道门，或一条麻绳的一边演出；而别一边却在旁观着，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这封锁线，在上海，有大小圈之分；大的一圈包括四郊在内，小的一圈包括旧公共租界及旧法租界。临时的更小的封锁线却时时的在建立着，也不时的被撤除。

我没有进出过那大小两封锁线。听说，进出口的地方，都有敌兵在站岗，经过的人一定要对他脱帽行礼。无故的被扣留，不许通

过,无故的被殴辱,被掌颊,拳打,脚踢,被枪柄击,甚至,被刺刀杀死的事,时时发生。有一次,一个大雪天,一个归家的旅人,偷偷的越过竹篱笆。当夜,不曾被发觉。第二天,巡逻的敌兵经过,跟循着雪地上的足迹,到了他家,把这人捉住,不问情由的当场斩首,悬在竹篱笆上示众。

米贩子被阻止,被枪杀的故事,听到的更多。一个车夫告诉我:他经过封锁线时,眼见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负着一小袋米,被敌兵把米袋夺下,很随便的把刺刀戳进这童子的肚上。惨叫不绝。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后来,这半死的童子被抛进附近的一条小河里去了。

更惨的是,被刺刀杀而未死的人,一直被抛在地上,任他喊叫着多少天才死去。没有一个人敢去救,敢去问一声讯。

南市某一个地方被封锁,经过了好久的时间才开放。封锁线内,饿死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越线而逃出。有人向线内抛进馒首一类的食物,但也不能救活多少人。默默的被拦在"死亡线"内;默默的受饥饿而死。这不可思量的可怕的耐受苦难与厄运的精神啊!

为了一件小小的盗劫案或私人暗杀案,也往往造成敌人把上海最繁华地带封锁了十天八天的。大新公司至先施公司的一段,便这样的被封锁了不止二次三次。有种种最残酷、最恐怖的传说流行着。

多少人不知怎样的便失踪了;多少人便无缘无故的被饿死在街衢间了!

我亲自看见一幕蒲石路被封锁的情形。

在一个夜间,有一个住在那个地方的伪军军官被暗杀。这个事件一发生,那一带立刻便被封锁。出事的地点的四周都用一根麻绳拦住。居民们总有十万人以上被阻止不能进出。访友进去

的，无端的不能归去了；出外办事的人，无端的到了街口，不得其门而入。最惨的是：小贩们和人力车夫们，只好在冷清清的街上徘徊着，彷徨无措，茫然的睁着大眼睛，望着封锁线外，一筹莫展。最后，还被赶到小弄里去。那恐怖失神的一双双眼睛，简直像牵到屠场去的牛群。我不敢多看，也不能多想象。我只有满腔的愤怒。

这种封锁，平常总在十天左右便开放。开放的条件据说是若干百万的私赂。

临时的封锁，自二三小时至半天左右的，成了“司空见惯”的把戏。

有一天，我到三马路的一家古书铺去。已可望见铺门了，突然的叫笛乱吹，一队敌人的宪兵和警察署的汉奸们，把住了路的两头，不许街上的任何一个人走动。古书铺里的人向我招手，我想冲过街去，但被命令站住了。汉奸们令街上的人排成了两排，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各把市民证执在手上。敌兵荷枪站在那里监视着。汉奸们把一个个的人检查，盘问着。挟着包袱或什么的，都一一的被检察过。发现了几个没有带市民证的，把他们另外提到一边去，开始严厉的盘诘。

“市民证忘记了带出来。”

拍，拍，拍的一连串的挨了嘴巴，或用脚来乱踢一顿。

一个人略带倔强的态度，受打得格外利害。一下下掌颊的响声，使站在那一边的我，捏紧了拳头，涨红了脸；心腔中的血都要直喷出来。假如我执有一支枪啊！……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穿着黑色短衣裤的家伙或东西，喂得胖胖的，他的肥硕的手掌，打人打得最凶，那“助纣为虐”的东西，实在比敌人还要可恶可恨十倍！

好容易审诘完毕，又是一声长长的叫笛一响，那一批东西向北走，又向别的地域干着同样的把戏去了。

被封锁住的人们,吐了一口长气,如释重负。

我走进那家古书铺,双手还因受刺激而发抖着。

这样的情形,天天有得遇到。

早上出外做事的人,带着自己的生命和运命同走,不知晚上究竟能不能回家。等到踏进了自己家门口,才确切的知道,这一夜算是他自己的了。

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谁的生命会有保障呢?

这样的封锁线,天天不同的在变换着。谁也不能料到,今天在封锁线外的,明天或后天会不会被圈划进封锁线内去,默默的受苦受难,默默的受饥饿而死去。

在敌人的后方,生命的主权是不握在自己手里的。随时随地,最可怖的运命便会降临到他的,和他的一家的身上。

"生"和"死",那间隔是如此的相近啊!

十 坠楼人

太阳和暖的晒在街上。行人熙来攘往，街车疾驰而过，一片的大都市的清晨的热闹的气象。仿佛谁都不知道这个大都市曾经经过了一番绝大的变动。

唯一看得出来的变化是，一所红砖的大房子，曾经在门口悬挂着星条旗的，如今换上了两面绝巨的旭日旗，旗的一角，几要拖在地面上。有一个敌兵荷枪立在门口守望着。行人们都远远的绕到对街走过。

离开这房子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大厦，向来是许多字号行庄在那里办公，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但近来忽然的减少起来。进进出出的别是一批人物。时时有土黄色的军用车停在前面。

穿海军装和陆军服的官兵们不断的在那里进进出出。谁也不知道那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谁也不曾到里面去过，虽然那里面有许多人从前是很熟悉的。

正在清晨，行人车辆都很热闹的时候，突然的有一团彩霞似的东西，从那所大厦上面的一个窗口倒掷了下来，很笨重的落在水门汀的行人道上。桃红色的鲜血飞溅了一地，那落下来的却是一个

人。当时便昏倒,不呻吟一声的死了去。这是一个妙龄的女郎,穿着得很华丽,一身最时髦的装束,处处都可以看得出她是十分的雍容华贵。

群众们拥了上去看。但过了几分钟,敌兵们便走了来,把他们驱散。谁也不知道这坠楼人是谁家的眷属,为了什么事而坠楼,或她的坠楼是被推落的还是出于自杀的。

当时在那一带办公的人们,目睹着这幕悲剧,曾纷纷藉藉的传说着。但过了几天,他们便都忘记了这事,也不再有什么人提起她来。

在报纸上找不出那一段消息和故事来。

这惨绝人寰的故事,和其他更惨酷的故事,都是同样的出于野兽般的敌兵们的手所表演着的。

这位妙龄女郎,听说是姓贝,一个大商人的儿媳妇。她有一个保管箱在一家外商银行里。

当敌兵占领了租界后,他们出了布告,要每个保管箱的主人都要到各外商银行里,会同他们开箱查验箱内的东西。

这位女郎带了钥匙到银行里去。她的保管箱里,多的是金饰和钻石之类,但没有一点违禁之物。

那个监视她的"兽"类,却动了心,为了物,也为了人,便不问情由的将她带到了那座大厦里去,将她囚禁于某一个房间里。

不知是一天或两天或仅半天,也不知她曾经遭遇到什么样的待遇,总之,她感觉到绝望和恐惧,便趁着监守者的一时疏忽,奋身从窗口跳到楼下自尽了。

这位有烈性的妇人,应该是受褒扬的,却没没无闻的不曾有人提起过。——这比绿珠还惨痛的一个故事,一个兽性的敌人所创造成功的悲剧,一个国家在抗战中受屠杀、伤害的人物的壮烈的牺牲。

这血仇，这牺牲，是应该由我们来报复的。

如果有什么“胜利勋章”的话，那勋章是应该首先献给一大批的死难者们的，而她也是其中之一。

十一 从“轧”米到“踏”米

江南人的食粮以稻米为主。“八·一三”后，米粮的问题，一天天的严重起来。其初，海运还通，西贡米，暹罗米还不断的运来。所以，江南的米粮虽大部分已为敌军所控制，所征用，而人民们多半改食洋米，也还勉强可以敷衍下去。其时米价大约二十元左右一担。但平民们已有亟亟不可终日之势。“工部局”开始发售平价米。平民们天一亮便等候在米店的门口，排了队，在“轧”米。除了排队上火车之外，这“轧”米的行列，可以说是最“长”，最齐整的了。穿制服的人，“轧”米有优先权。他们可以后到而先购，毋须排队。平民们都有些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

有些维持“秩序”的人，拿粉笔在每个排队的人的衣服上写上了号码。其初是男女混杂的，后来，分成了男女两队。每一家米店门前，每一队的号码有编到一千几百号的。有的小贩子，“轧”到了米，再去转卖。一天可以“轧”到好几次米，便集起来到里弄里去叫卖。以此为生的人很不少。

后来，主持平卖的人觉得这方法不好，流弊太多，小贩子可

以得到米，而正当的籴米的人却反而挤不上去，便变更了方法，不写号码，而将每一个购过米的人的手指上，染了一种不易褪色的紫墨水。这一天，已染了紫色的人便不得再购第二次米。

但这方法也行了不久。"工部局"所储的米，根本不能维持得很久。洋米的来源也渐渐的困难起来。米价飞跃到八十余元一担。

"轧"米的队伍更长了。常常的排到了一两条街。有的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坐在地上。有的带了干粮来吃。小贩们也常在旁边叫卖着大饼、油条一类的充饥物。开头，"轧"米的人，以贫苦者为多，以后，渐有衣衫齐整的人加入。他们的表情，焦急、不耐、忍辱、等候、麻木、激动，无所不有，但都充分的表示着无可奈何的忍受。为了太挤了，有的被挤得气都喘不过来。为了要"活"，什么痛苦都得忍受下去。有执鞭子或竹棒的人在旁，稍一不慎，或硬"轧"进队伍去，便被打了出去。有的，在说明理由，有的，只好忍气吞声而去。强有力的人，有时中途插了进去，后边的人便大嚷起来，制止着；秩序顿时乱了起来。为了一升米，或两升米，为了一天的粮食，他们不能不忍受了一切从未经过的"忍耐""等候"与"侮辱"。

米价更涨了。一升米的平售价值，也一天天的不同起来。然而较之黑市价格还是便宜得多，所以"轧"米的行列，更加多，更加长。

有办法的人会向米店里一担两担的买。然已不能明目张胆的运送着了。在黑夜里，从米店的后门，运出了不少的米。但也有纠纷，时有被群众阻止住了，不许运出。

最大的问题是"食"，是米粮。无办法的人求能一天天的"轧"得一升半升的米，已为满足；有办法的人储藏了十担百担的米，便可安坐无忧。平民们食着百元一担，或十元一升的米

时，有办法的人所食的还是八元十元一担的米。

有许多“轧”米的悲惨的故事在流传着。因为“轧”不到米，全家挨饿了几天，不得不悬梁自尽的有之。因为“轧”米而家里无人照料，失了窃，或走失了儿女的有之。因为“轧”米而不能去教书，或办事，结果是失了业的，也有之。携男带女的去“轧”米，结果还是空手而回。将旧衣服去当了钱，去“轧”米，结果，那仅有的养命的钱，却在排队拥挤中为毳手所窃去。

大多数的人家，米缸都是空的，米是放在钵里，罐里或瓶里，却不会放在缸里的。数米为饭的时候已经到了。有的人在计数着，一合米到底有几粒。他们用各种方法来延长“米”的食用的次数。有的搀合了各种的豆类，蚕豆、红豆、绿豆、黄豆，有的与山薯或土豆合煮。吃“饭”的人一天天的少了。能够吃粥的，粥上浮有多半的米粒的，已是少数的人家了。

如果有画家把这一时期的“轧米图”绘了出来，准比《流民图》还要动人，还要凄惨。那一张张不同的憔悴的面容，正象征着经历了许多年代的痛苦与屈辱的中国人民们的整个生活的面容。

到了后来，“工部局”的储粮空了，同时，敌人们的压力也更大，更甚了，便借着实行“配给制度”的诱惑力，开始调查户口，编制“保甲”；百数十年来向来乱丝无绪的“租界”的户口，竟被他们整理得有条有理。

所谓“配给制度”，便是按着户口，发给“配给证”，凭证可以购买白米及其他杂粮和日用品。开头，倒还有些白米配给出来。渐渐的米的“质”“江河日下”了；渐渐的米的“量”也一天天的少下去了；渐渐的用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白米了。米的“质”变成了“糠”多“米”少，变成了泥沙多，米质有臭味，不能入口，变成了空谷多于米粒。这些，都是日本人所不能入

口，所不欲入口的，所以很慷慨的分了一部分出来。至于我们所生产的香糯的白米呢，那是敌人们的军粮，老百姓们是没有份吃到的。

有几个汉奸，勾结了管理军粮的敌人们，窃出了若干白米或军粮，在黑市上卖了出来。上海人总有半年以上，能够在黑市上买得到真正的白米或杜米。那不能不归功于那些汉奸们的作弊之功——从老虎嘴里偷下了一小部分的肥肉出来。后来，这事被他们发现了，两个汉奸，侯大椿和胡政，便被他们枪决。从此以后，白米或杜米，在市面上便更少见到了。"一二八"珍珠港事变以后，海运完全断绝了，连日本本土的白米也要"江南"地方来供给，白米的来源，便更加艰难，稀少起来。

上海区的人民们，如果有力量，不愿吃杂粮或少吃杂粮的，只好求之于少数的米贩子，那便是所谓"踏"米的人们。"踏"米的人，不过是一个代表的名辞，指的便是那批用自行车偷偷的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载运了少数米粮过来的人。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做着这种黑市交易。其他妇孺们和老年的人们也常常带了些米粮来卖。身上穿了特制的"背身"，"背身"前后面都有的，其中便储藏着白米，很机警的偷过了敌人的"检问所"。——其实，还是用金钱来买"过"的居多。他们常常的发生"麻烦"；最轻的处罚是将食米充公。封锁线的边缘上常见有许多的"没收"的白米堆积着。有的是"没收"后还被"打"，被"罚跪"。遇到敌人们不高兴的时候，便用刺刀来戳毙他们。如此遭害的人很不少。友人程及君曾绘了一幅《踏米图》，那幅图是活生生的一幅表现得很真切的凄惨的水彩画，是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的烙印。

为了食米的输入一天天的艰难起来，敌人们的搜括，一天天的加强加多起来，米价更发狂的飞涨着。从伪币一千元两千元一

担，到四千元，八千元一担。后来便是一万元，五万元的狂跳着。最后，竟狂跳到一百万元左右一担；最高峰曾经到过二百万元一担的关口。平民们简直没有吃到“白米”的福气。连所谓“二号米”，“三号米”也难得到口。许多人都被迫改食杂粮，从面粉到蚕豆、山薯，只要是能够充饥的东西，没有不被一般人搜寻着。饭店里也奉命不许出卖白米饭；有的改用面食；有的改用所谓“麦饭”。白米成了最奢侈的、最珍贵的东西。“配给制度”也在无形中停顿了。——从半个月配给一次，到一个月两个月配给一次，直到了“无形停顿”为止。

食粮缺乏的威胁，不仅使一般平民们感受到，即有力食用白米者们也都感受到了。肉和鱼和蔬菜还有得见到，白米却都到了敌人们的“仓库”里去了。前些时，听说烟台的人请客，食米要自己随身带去。江南产米区的人们，这时也有同样的情形。历史上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皇帝，遇到荒年，饥民遍野，他提议说，“何不吃肉糜?”这时，倒的确有这样的“事实”了。吃肉糜易，吃白米饭却难。

假如胜利不在八月里到来的话，在冬天，饿死的人一定要成坑成谷的。然而江南产米区并不是没有米。米都被堆藏在敌人的仓库里。一包包，一袋袋堆积如山，任其红腐下去。他们还将米煮成了“饭”，做成了罐头，一罐罐的堆积着，以备第二年，第三年的军粮。

什么都被掠夺，但食粮却是他们主要的掠夺的目的物。我尝经过几个大厦，那里面的住户都已被赶了出去，无数的卡车，堆载着白米，往这些大厦里搬运进去。雪白香糯的米粒，漏得满地，这不是白米！然而沦陷区的人民们是分润不到一粒的！德国人对占领地的许多欧洲人说，“德国人是不会饿死的；你们不种田，不生产，饿死的是你们；最后饿死的才是德国人。”这话好

不可怕！日本人虽然没有公开的说这句话，然而他们实实在在是这样做着的。

假如天不亮，我们是要首先饿死了的!

好不可怕的一场噩梦!

十二 韬奋的最后

韬奋的身体很衰弱，但他的精神却是无比的踔厉。他自香港撤退，历尽了苦辛，方才到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在那里住了一时，还想向内地走。但听到一种不利于他的消息，只好改道到别的地方去。天苍苍，地茫茫，自由的祖国，难道竟摈绝着他这样一位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的子孙么?

他在这个时候，开始感觉到耳内作痛，头颅的一边，也在隐隐作痛。但并不以为严重。医生们都看不出这是什么病。

他要写文章，但一在提笔思索，便觉头痛欲裂。这时候，他方才着急起来，急于要到一个医诊方便的地方就医。于是间关奔驰，从浙东悄悄的到了上海。为了敌人们对于他是那样的注意，他便不得不十分的谨慎小心。知道他的行踪的人极少。

他改换了一个姓名，买到了市民证，在上海某一个医院里就医。为了安全与秘密，后来又迁徙了一二个医院。

他的病情一天天的坏。整个脑壳都在作痛，痛得要炸裂开来，痛得他终日夜不绝的呻吟着。鼻孔里老淌着脓液。他不能安睡，也不能起坐。

医生断定他患的脑癌，一个可怕的绝症。在现在的医学上，还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夫人跟随在他身边。医生告诉她：他至多不能活到二星期。但他在病苦稍闲的时候，还在计划着以后的工作。他十分焦急的在等候他的病的离体。他觉得祖国还十分的需要着他，还在急迫的呼唤着他。他不能放下他的担子。

有一个短时期，他竟觉得自己仿佛好了些。他能够起坐，能够谈话，甚至能够看报。医生也惊奇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病理上被判定了死刑和死期的人怎么还会继续的活下去，而且仿佛有倾向于痊愈的可能，医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时期，他谈了很多话，拟定了很周到的计划。但他也想到，万一死了时，他将怎样指示他的家属们和同伴们。他要他的一位友人写下了他的遗嘱。但他却是绝对的不愿意死。他要活下去，活下去为祖国而工作。他想用现代的医学，使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

他有句很沉痛的话，道："我刚刚看见了真理，刚刚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难道便这样的死了么?"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真实的需要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祖国。

他的精神的力量，使他的绝症支持了半年之久。

到了最后，病状蔓延到了喉头。他咽不下任何食物，连流汁的东西也困难。只好天天打葡萄糖针，以延续他的生命。

他不能坐起来。他不断的呻吟着。整个头颅，像在火焰上烤，像用钢锯在解锯，像用斧子在劈，用大棒在敲打，那痛苦是超出于人类所能忍受的。他的话开始有些模糊不清。然而他还想活下去。他还想，他总不至于这样的死去的。

他的夫人自己动手为他打安眠药的针，几乎不断的连续的

打。打了针，他才可以睡一会。暂时从剧痛中解放出来。刚醒过来的时候，精神比较好，还能够说几句话。但隔了几分钟，一阵阵的剧痛又来袭击着他了。

他的几个朋友觉到最后的时间快要到来，便设法找到我蛰居的地方，要我去看望他。我这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在上海和他的病情。

我们到了一条冷僻的街上，一所很清静的小医院，走了进去。静悄悄的一点声息都没有。自己可以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

我们推开病室的门，他夫人正悄悄的坐在一张椅上，见我们进来，点点头，悄悄的说道："正打完针，睡着了呢?"

"昨夜的情形怎样?"

"同前两天相差不了多少。"

"今早打过几回针?"

"已经打了三次了。"

这种针本来不能多打，然而他却依靠着这针来减轻他的痛楚。医生们决不肯这样连续的替他打的，所以只好由他夫人自己动手了。

我带着沉重的心，走近病床。从纱帐外望进去，已经不大认识，躺在那里的便是韬奋他自己了。因为好久不剃，胡须已经很长。面容瘦削苍白得可怕。胸部简直一点肉都没有，隔着医院特用的白单被，根根肋骨都隆起着。双腿瘦小得像两根小木棒。他闭着双眼，呼吸还相当匀和。

我不敢说一句话，静静的在等候他的醒来。

小桌上的大鹏钟在的嗒的嗒的一秒一秒的走着。

窗外是一片灰色的光，一个阴天，没有太阳，也没有雨，也没有风。小麻雀在唧唧的叫着，好像只有它们在享受着生命。

等了很久，我觉得等了很久，韬奋在转侧了，呻吟了，脓水

不断的从鼻孔中流出。他夫人用棉花拭干了它。他睁开了眼，眼光还是有神的。他看到了我，微弱的说道："这些时过得还好吧?"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挣扎出来的。

我说，"没有什么，只是躲藏着不出来。"

他大睁了眼睛还要说什么，可是痛楚来了，他咬着牙，一阵阵的痉挛，终于爆出了叫喊。

"你好好的养着病吧，不要多说话了。"我忍住了我要向他说的话，那么多要说的话。连忙离开了他的床前，怕增加他的痛楚。

"替我打针吧，"他呻吟的说道。

他夫人只好又替他打了一针。

于是隔了一会，他又闭上了眼沉沉睡去。

病房里恢复了沉寂。

我有许多话都倒咽了下去，他也许也有许多话想说而未说。我静静的望着他，在数着他的呼吸，不忍离开。一离开了，谁知道是不是便永别了呢?

"我们走吧，"那位朋友说，我才矍然的从沉思中醒来。我们向他夫人悄悄说声再会，轻轻的掩上了门，退了出来。

"恐怕不会有希望的了。"我道。

"但他是那末样想活下去呢!"那个朋友道。

我恨着现代的医学者为什么至今还不曾发明一种治癌症的医方，我怨着为什么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设法治愈了他的这个绝症。

我祷求着，但愿有一个神迹出现，能使这个祖国的斗士转危为安。

隔了十多天没有什么消息。我没有能再去探望他，恐怕由我身上带给他麻烦。

有一天，那位朋友又来了，说道："韬奋昨天晚上已经故世

了！今天下午在上海殡仪馆大殓。”

我震动了一下，好几秒钟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低了头，默默的为他志哀。

固然我晓得他要死，然而我感觉他不会死，不应该死。

他为了祖国，用尽了力量，要活下去，然而他那绝症却不容许多活若干时候。

他是那样的不甘心的死去！

我从来没有看见像他那样的和死神搏斗得那末利害的人。医生们断定了一二星期死去的人，然而他却继续的活了半年。直到最后，他还想活着，还想活着为祖国而工作！

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毅力！忍受着半年的为人类所不能忍受的苦，日以继夜的忍受着，呻吟着，只希望赶快愈好，只愿着有一天能够愈好，能够为祖国做事。

然而他斗不过死神！抱着无穷的遗憾而死去！

他仍用他的假名入殓，用他的假名下葬，生怕敌人们的觉察。后来，韬奋死的消息，辗转的从内地传出；却始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是死在上海的。敌人们努力的追寻着邹韬奋的线索，不问生的或是死的，然而他们在这里却失败了！他们的爪牙永远伸不进爱国者们的门缝里去！他们始终迷惘着邹韬奋的生死和所在地的问题。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成群的携着鲜花到韬奋墓地上凭吊了！凭吊着这位至死还不甘就死的爱祖国的斗士！

十三 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

在昏雾的敌伪统治之下，具有正义感与民族意识的人士们有几个能够“苟全性命”的呢？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把那些敌人们当作“有理性”的“人”看待，结果却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兽，于是便殉难而亡。

其他不知名的死难者们更不知有多少。我们应该建立一座“无名英雄墓”来作永久的追念。

至于遭难被囚，幸而不死者，则在朋友们里，非常的多。有一天，在一位朋友的宴会上，在座的人，十个之中，有八个遭过难，受过敌伪的酷刑毒打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是幸免入狱受苦的人。

我自己不知怎样竟会逃过此厄；大半是要感谢遭难的朋友们的爱护，宁愿自己吃尽了苦，却绝对的不肯攀引出自己的同伴们出来。这种精神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假如说，我们这一次抗战的胜利不完全是幸致的话，那末，主要的致胜之因，要归功到这种“不屈”的烈士的，或民族的英勇的精神的。

上海撤守后，首先遭难的有王伍本君。王君是国立暨南大学

的学生。不知什么缘故，敌人竟到校来捕捉他。他攀住扶梯不肯走，但终于被强力拖抱而去。至今不知下落。校方曾向警局告警，但敌人取出证件，证明王君是日籍的台湾人，他们乐得袖手旁观。后来听说，王君的被捕，是为了逃避兵役。祝福这位反战的英雄，不忘祖国的壮士，但愿他至今还无恙的生存着，能够目睹台湾之重入祖国的怀抱！

第二个遭难的是吴中修先生。他是暨大的训育主任，一位最正直无私的君子人。伪方屡次的要强迫他加入伪组织，他都严辞拒绝之。有一次，他步行到校办公，校门口有一部黑色的汽车停在那里。旁边有几个彪形大汉，一见他来，便捉住了他，要强拖他进汽车。他竭力的抵抗着，挣扎着，竟得挣脱了他们的捉捕，逃进校门。这时，围观的闲人们已经聚得很多，他们只好开了汽车逃去。据说，当时幸而他们未带手枪，否则，中修先生一定不会幸免的。

“一二八”后，许广平女士是朋友们中最早遭难被捕的。她和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民众团体有很深的关系。但她咬紧了牙根，不吐露丝毫的消息给他们。她自己吃尽了苦，然而却保全了整个团体和无数的朋友们。——我也是其中的一人——她出狱后，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她是怎样的拚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同伴们！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和女英雄！

夏缌尊先生无端的在一个清晨被捕了。他临走时，说：“通知老板一声吧。”

敌人们立刻迫着问老板是谁，于是章雪村先生也因之连带的陷入魔手了。

他们虽没有受刑，然而天天的审问、盘查是很不好受的。

雪村先生出狱后，曾示我以狱中所作数诗；其一云：“日食

三餐不费钱，七时早起十时眠。一瓯香饭抟云子，半钵新茶泼雨前。汤泛琼波红滟滟，盐霏玉屑碧芊芊。煤荒米歉何须急，如入桃源别有天。”其二云：“一日几回频点呼，噎凄尼散哈栖枯。低眉敷座菩提相，伸手抢羹饿鬼图。运动憧憧灯走马，睡眠簇簇罐藏鱼。剑光落处山君震，虎子兼差摄唾壶。”其三云：“执戈无力效前驱，报国空文触网罟。要为乾坤扶正气，枉将口舌折侏儒。囚龙巉凤只常事，屠狗卖浆有丈夫。惭愧平生沟壑志，南冠亏上白头颅。”

他们出狱后，告诉我们说，经过这十多天的“非人生活”后，简直什么苦都可以吃得消。粗茶淡饭的生涯，不啻是人间天堂。

和他们同时“进去”的有好几十个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师们。听说他们吃了不少苦，不久，也都被释放了。

友人赵景深的夫人李女士也因友人的牵连而被捕了去。

杜纪堂先生的夫人赵女士，因为内地寄了一封信给杜先生，信壳上写了她的姓名，因此也被捕。她是笃信基督教的，在狱中默念天主，心里倒很宁静。她被威胁，被劝诱，但绝对的不肯说出杜先生的所在。杜先生得脱于难，连忙避到内地去。

柯灵先生很早的被敌伪所注意。敌人们常常找他谈话，但想利用他的线索，追究很多人。他不泄漏任何的事与人。有一天，我在一家茶室里和他遇到了。我向他招呼着，但他暗中使一个眼色，我连忙的坐了下去，不作理会。原来他的隔座便有一个敌人的密探在着。最后，敌人们对他绝望了，便捕了去，用了种种的酷刑，要他招说。他紧闭着嘴，什么也不说。出来后，他告诉友人们说，受刑不住时，心无杂念，只拚一死；除了“妈呀”的喊着外，别无他话。

李健吾、孔另境先生和杨绛女士们都曾被捕，也都曾吃苦，

但他们也都没有使同伴们牵连的被捕。敌人们迫胁着要他们开名单，他们所开的却都是绝不相干的人。

冯宾符先生“进去”了不止一次。每次都很有幸的被盘问后便放出。最后一次，他们把他拖到一个池塘边上；池塘里放着蛇、蜈蚣，等等的毒虫，水有一人多深。他们说，他如果不招，便要掷进这池塘里去。他坐在地上，他们用足踢，用手推。但他在草地上滚了开去，终得幸免于此难。后来，被释放后，总有一两个月，他的精神，还是惊恐不安，举止还是失常。

还有个朋友，无故被捕了去，经过一个月，被放了出来，头上的发通通的变白了，我几乎不认识他。

这些朋友们，遭了难，吃了苦，为了救全同伴们，宁愿自己牺牲；有多少的同伴们因此得以保全无恙；这精神是如何的伟大!

这些遭难的朋友们，只是我所知道的遭难人们中的最少数的人们；大多数的青年人们吃的苦也许更深，受的刑也许更酷更惨，然而为了祖国，他们忍受了一切。

多少人是失了踪，死了，多少人是变成残废了。

然而祖国终于是得救了!

十四 记吴瞿安先生

我们对于终身尽瘁于教育事业，志不旁骛，心无杂虑的人，应该特别的致敬意。自中国教育制度改革以来，这样诚笃忠恳的教员们，所在多有，但更多的却是借了做教员为“登龙之术”，为阶梯，为过渡，为暂时的安身之地，一有机会，便飞了开去。吴瞿安先生是一位终身尽瘁于教育事业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岗位。他从二十七岁（宣统二年）任职于存古学堂起始，在南京第四师范教了一年，在上海民立中学教了四年，在北京大学教了六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了近五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两校兼教了两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了七年，直至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起来后，始避寇西迁，不复以舌耕为业。他自汉口转寓湘潭，再迁桂林，转至昆明，于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卒于云南大姚县李族屯，年五十六。没有多少人像他那样的专心一志于教育事业的。他教了二十五年的书，把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在教书上面。他所教的东西乃是前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他专心一志的教词、教曲，而于曲，尤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他的门生弟子满天下。现在在各大学教词曲的人，有许多都是受过他的熏

陶的。

教词的人，在北方有刘毓盘先生；教曲的人却更少了。在三十年前，曲是绝学。王国维先生写过《宋元戏曲史》，写过《曲录》，但他不曾教过曲。他是研究“曲史”的，对于“曲律”一类的学问，似乎并不曾注意过。瞿安先生却兼长于“曲史”与“曲律”。他自己会唱“曲”，会谱“曲”。在今日，能谱“曲”的人恐怕要成为“广陵散”了。

二十多年前，我还不曾和瞿安先生相识，有一次，和几位朋友游天平山，前面有一只船，在缓缓的荡着，有一个人和着笛声在唱曲。唱得高亢而又圆润。一位朋友道：“瞿安先生在前面船上呢。”“是他在唱么?”“是的。”因为我们这只船也是缓缓的荡的，始终没有追上，所以我们没有见面。

后来，我到南京去访“曲”，才拜访瞿安先生。我们谈得很起劲。又一次，我到苏州去找他，在他书房里翻书，见到了不少异书好曲。他从来不吝惜任何秘本。他很殷勤的取出一部部的明刊传奇来。我有点应接不暇。我们一同喝着黄酒，越谈越起劲。他胸中一点城府也没有，爽直而恳挚。说到后来，深以这“绝学”无后继者为忧。他说道：“我几个孩子，都不是研究曲子的。”言下仿佛“深有憾焉”似的。但我后来知道，他有一位世兄，也是会唱曲的。有人说他会使酒骂座。这不尽然。他喝了酒，牢骚更多是实在的，但并没有“狂书生”的习气。我们说起董康刻的《咏怀堂四种曲》。他说，“原本在我这里呢，董刻妄改妄增的地方不少。我一定要发其覆。”原本很模糊，是很后印的本子了，所以董刻本便大加改动。我很高兴瞿安先生能够加以纠正。可惜他后来始终没有动笔。这本子不知乱后尚在人间否。此志一定要有人完成他才好。

我向他借了好多明刊本传奇照了相，还借了他的一批《周宪

王杂剧》的原刻序跋，这些序跋他印《奢摩他室曲丛》时还没有得到，所以不曾印入，他都慨然的允诺了。如果没有他这一批序跋，我对于《周宪王杂剧》的研究是不会完成的。

"一二八"倭变时，他的《奢摩他室曲丛》三四集虽已印好，却全部毁失，连带的把他待印的若干珍贵曲本也都烧掉。这不是金钱所能赔偿的。事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曲者不祥之物也。"可以说是"伤感"之至了！然而他并不灰心。有好曲，他还是要收罗。他见到我的唐英《古柏堂传奇》和《青楼韵语》都借了去钞。他的曲子还保存得不少。他仍然在中央大学教他的词曲。他在这时期，为我的《清人杂剧二集》写了一篇序。

我们并没有见过多少次面，但彼此的心是相印的。不仅对于我，对于一切同道者，他都如此。他把所藏的善本曲子，一无隐匿的公开给他的学生们。友人任中敏、卢冀野二先生都是研究"曲子"的，得他的助力尤多。中敏在北大，冀野在中大，都是听他的课的。有许多教授们，特别是在北方的，都有一套"杀手锏"，绝对的不肯教给学生们。但瞿安先生却坦白无私，不知道这一套法术。他帮助他们研究，供给他们以他全部的藏书，还替他们改词改曲。他没有一点秘密，没有一点保留。这不使许多把"学问"当作私产，把珍奇的"资料"当作"独得之秘"而不肯公开的人感到羞愧么？假如没有瞿安先生那末热忱的提倡与供给资料，所谓"曲学"，特别是关于"曲律"的一部分，恐怕真要成为"绝学"了。王静安先生走的是"曲史"一条路，但因为藏曲不多，所见亦少，故于明清戏曲史便没有什么大贡献。他的《曲录》，是一部黎明期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完美无疵的目录。至于瞿安先生则对于此二代的戏曲及散曲，搜罗至广；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才被发现的。经过他加以选择与研讨之后，泥沙和珠玉方才分别了开来。我们研究戏曲和散曲，往往因为不精曲律，只

知注意到文辞和思想方面，但瞿安先生则同时注意到他们的合“律”与否。因之，他的批评便更为严刻而深邃。

他的藏书，除曲子以外，还有不少明版书。他榜其书斋曰百嘉室，意欲集合一百种明嘉靖刊本于此室；但似乎因为力量不够，一百种的嘉靖刊本始终没有足额。当他西迁时，随身携带了好几箱的书去，其中当然以曲子书为最多。其余的书都还藏在苏寓。经此大劫，好像还不曾散失。在滇的书，则已由他的学生们在清理编目。这一批宝藏是瞿安先生一生精力之所聚，最好能够集中在一处，由国家加以保存，庋藏在某一国立图书馆，或北京大学或中央大学图书馆中，特别的设一纪念室（或即名为“百嘉室”吧）以作瞿安先生的永久的纪念。这个提议，我想他的朋友们和学生们一定会赞成而力促其实现的。已印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和第二集，仅不过是瞿安先生所藏的精本的一小部分。其他重要的资料还很多；一旦公开了，对于研究曲子的人，一定是很有作用的。而于瞿安先生一生坦白无私，不以资料为己有的精神，也更能够发挥而光大之。

瞿安先生早年曾写了不少剧本；杂剧有《暖香楼》，写《板桥杂记》所载姜如须与李十娘事；《落茵记》，写一女学生堕落的事；《无价宝》，为祝秉纲题黄荛圃《鱼玄机诗思图》而作，“宋廛觞咏，不过陈藏家故实”而已；《惆怅爨》为《四声猿》型的北曲，凡五折，演四个故事，一为《香山老放出杨枝妓》，二为《湖州守乾作风月司》（二折），三为《高子勉题情国香曲》，四为《陆务观寄怨钗凤词》；《轩亭秋》，记秋瑾被杀事，仅见楔子一套。传奇有《苌弘血》（未见传本），写戊戌政变事；《风洞山》，写明末瞿忠宣尽节事；《东海记》，写孝女殉姑被诛事；《双泪碑》，写汪柳依事；《绿窗怨记》，为一言情之作。又有《白团扇》及《义士记》，俱未见传本。后又将《暖香楼》改写，易名为

《湘真阁》，曾见伶人演唱，但在中年以后，他却不曾有过什么新作。

他的剧本有一个特色，便是鼓吹民族主义，大都写于清末，为那时候的民族革命者作鼓吹宣传之用，像《苌弘血》，《暖香楼》，《轩亭秋》和《风洞山》，全都是的。他尽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革命者的任务。这与他的慷慨激昂的性情很相合的。凡是一个性情真挚，坦白的人，殆无不是走在时代之前或与时代一同迈步前进的。虽他所用的工具是南北曲，是不大能够演奏的昆腔，然而他是尽了他的一分责任的。

他的《霜厓曲录》，《霜厓词录》及《霜厓诗录》，也多慷慨激昂之作。

他很早的便写了一部《词馀讲义》和《顾曲尘谈》及《奢摩他室曲话》。后来又写了《词学通论》，《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 ABC》，《南北词简谱》诸书。而于《南北词简谱》用力尤深。他所选编的书则有《古今名剧选》，《曲选》及《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对于曲史的研究，曲律的探讨，资料的传布，他都尽了很大的心力。从前鄞县姚梅伯（燮）也对曲子很用心，曾作了一部《今乐考证》，选了一部《新乐府选》，但总没有他那末于曲子的各方面无不接触到，而且无不精研深究的。

他讳梅，字瞿安，（瞿一作臞或癯）一字灵鳷，号霜厓，吴县人。（原为长洲县学诸生，民国后长洲并入吴县。）清末，尝两应江南乡试，不中，即弃去。一游河南，入河道曹某幕，不久，也就南归。自此，便以教学为终生的事业。

十五 记复社

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其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方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

复社在敌伪统治的初期，活跃于上海的一个比较自由的小圈子里，做了不少文化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便是出版《鲁迅全集》。

复社是一个纯粹的为读者们而设立的一个出版机关，并没有很多的资本。社员凡二十人，各阶层的人都有。那时，社费每人是五十元；二十个人，共一千元。就拿这一千元作为基础，出版了一部《鲁迅全集》。

当初，几个朋友所以要办复社的原因，目的所在，就是为了要出版《鲁迅全集》。这提议，发动于胡愈之先生。那时候，整个上海的出版界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本不想出版什么书。像《鲁迅全集》，也许有几家肯承印，肯出版，但在条件上也不容易谈得好。

“还是我们自己来出版吧，”留在上海的几位鲁迅先生纪念委

员会的人这样的想着。

先来组织一个出版机关，这机关便是复社。

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并不轻松。以景宋夫人为中心，搜辑了许多已刊，未刊的鲁迅先生的著作，加以整理，钞写，编排次序，然后付印。许多朋友，自动的来参加校对的工作。煌煌廿巨册的大著，校对的事，实在很不容易。王任叔先生在这一方面和编辑方面，所负的责任最多。但假如没有许多热情的帮助，他也是"单丝不成线"的。

印刷的经费呢？资本只有一千元，还不够排印一本。复社开了社员大会，议决，先售预约。直接与读者们接触，不经过"书店"的手。记得那时的定价是：每部八元五角。我们发动了好些人，在各方面征求预约者。同时，为了补救印刷费的不足，另印一部分"纪念本"，定价每部五十元及一百元，纪念本的预定者也很不少。

居然，这煌煌廿巨册的《鲁迅全集》，像奇迹似的，在上海，在敌伪环伺侦察之下，完成出版的工作了！纪念本印得十分的考究。普通本也还不坏。主持印刷发行的是张宗麟先生，他也是专心一意的在埋头苦干着。

最可感动的是，处处都可遇到热情的帮助与自动的代为宣传，代为预约，代为校对。众力易于成事，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工作，虽发动于复社，虽为复社所主持，而其成功，复社实不敢独居。这是联合了各阶层的"开明"的"正直"的力量才能完成之的。

而复社的本身，虽然只有二十个社员，而且决不公布其组织与社员们的名单，而在当时，这二十位社员的本身，便也代表了"自由上海"的各阶层"开明"的与"正直"的力量。

复社还做了些其他的出版事业。她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以基

础并不稳固，营业也不能开展。所可喜悦的，便是这一股力量，这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谁都呈献点什么，谁都愿意为“社”而工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复社里可以说表现得最充分。

这二十个社员，虽然不常常聚会，但团结得像铁一样的坚固。没有一个人对外说起过这社是怎样组织的。关于这社的内容，这是第一次的“披露”。

敌人们疑神疑鬼了很久，侦察了很久，但复社是一个铁桶似的组织，一点缝儿也被他们找不到。经营了近四年，却没有出过一会乱子。可见爱护她的人之多，也可见她的组织的严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社的社员们留在上海的已经很少了。这少数的人开了一次会，决定，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复社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便立即作着种种解散的工作。存书与纸版都有很妥善的处置办法。复社起来的时候，像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拥，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

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虽曾用了全力来追寻复社的踪迹，但像奇迹似的起来，也像奇迹似的消失了去，他们简直无从捕风捉影起。

景宋夫人的被捕，受尽了苦，但不曾吐露过关于复社的片语只言。她保全了许多的朋友们。

后来，听到不少关于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怎样怎样的寻踪觅迹的在追找复社和复社的主持人的消息。也有不少人因复社的关系被捕过。但都没有吐露过关于复社的一丝一毫的事。冯宾苻先生也是社员之一，他被捕过，且被传讯了不止五六次，但他们却始终不知道他与复社有关。

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

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

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其实，复社并不神秘。复社是公开的一个出版机关。复社与各方面接触的时候很多。知道复社的组织内幕的人很不少。但在各方面的维护之下，复社却很安全。

凡是敌人们所要破坏的，追寻的，必定要为绝大多数同情者们所维护，所保全的。复社便是一个例子。敌人们的力量永远是接触不到这无形的同情的绝大堡垒的。

复社的社员们，除了胡咏骐先生已经亡故了之外，都还健在；虽然散在天南地北，但都还不懈的为人民，为民主而工作。这个不牟利的人民的出版机关，复社，生长于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同情的维持之中的，将来必会继续存在而且发展的。她虽停顿了一时，但并没有死亡。她将更努力的为最大多数的人民们服务。她的任务并没有终了。

人民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出版组织。

读者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为读者们服务的组织。

十六 “废纸”劫

收集故纸废书之风，发端于数载之前，至去岁而大盛，至今春而益烈，迨春夏之交，则臻于全盛之境矣。初仅收及废报及期刊，作为所谓还魂纸之原料。继则渐殃及所谓违碍书，终则无书不收，无书不可投入纸商之大熔炉中矣。初仅负贩叫卖者为之，继则有一二小肆亦为之。后以利之溥而易获也，若修绠堂、修文堂、来青阁、上海旧书商店诸大古书肆亦为之矣。初仅收拾本肆中难销之书，残阙之本，论担称斤以售出，继则爪牙四布，搜括及于沪杭沪宁二铁路线之周围矣，又进而罗织至平津二市矣。于是舍正业而不为，日孳孳于惟废纸破书之是务。予尝数经来青阁、修文堂及上海旧书商店之门，其所堆积者，无非造纸之原料也。有教科书、有圣经、有杂志、有大部涩销之古书、有西书、有讲义，自洋装皮脊之过时百科全书、年鉴、人名录，以至石印之《十一朝东华录》，《经策通纂》，《九朝圣训》，以及铅印之《图书集成》残本，无不被囊括以去。每过肆，语价时，肆主人必曰：此书论斤时，亦须值若干若干，或曰：此书之值较论斤称出为尤廉，或曰：此书如不能售，必将召纸商来，论斤称付之。

此或是实情实事。肆主人如急于求售，与其售之于难遇难求之购书者，诚不如贬值些许，售之于纸商之为愈也。商人重利，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岂有蝇蚋嗅得腥膻而不飞集者！于是古书之论值，除善本、孤本外，必以纸张之轻重黄白为别。轻者黄者廉，而重者白者昂，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不能即售者，则即举而付之纸商，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书之可留应留与否则亦不问也。尝过市，有中国书店旧存古书七十余扎，凡五千余本，正欲招纸商来称斤去。予尝见其目，多普通古书，且都为有用者，若江刻《五十唐人小集》，《两浙輶轩录》，《杨升庵全集》，《十国春秋》，《水道提纲》，《艺海珠尘》等书，都凡七八百种。此类书而胥欲付之大熔炉中，诚可谓丧心病狂之至者矣！肆主人云：如欲留，则应立即决定，便可不至使之成废纸矣。予力劝其留售，肆主人不顾也。曰：至多留下二十许种市上好销者，余皆无用。并且指且言曰：某也不能销，某也无人顾问，不如论斤秤出之得利多而速也。予喟然无言。至他肆屡以此数十扎书为言，力劝其收下。彼辈皆不顾，皆以不值得，不易售为言。自晨至午，无成议，而某肆主急如星火，必欲速售去。予乃毅然曰：归予得之可也！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种书。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属有天幸，数日后，有友复济以数千金，乃得免于室人交谪，乃得免于不举火。每顾此一堆书，辄欣然以为乐，若救得若干古人之精魄也。且此类事为予所未知者多矣。即知之，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惄然忧之，愤懑积中。尝遇某人，曰：家有清时外务部石印大本《图书集成》一部，欲售之，而无应者。以今日纸价论之，若作废纸称去，亦

可得二万余金也。予俯而不答。呜呼，人间何世，浩劫未艾！今而后，若求得一普通古书，价廉帙巨，而尚为纸商大熔炉劫火未及者，恐戛乎其难矣。今而后，若搜集清代普通刊本，晚清石印、铅印本书，恐必将不易易矣。兵燹固可惧，然未必处处皆遭劫也，穷乡僻壤，必尚有未遭兵燹之处，通都大邑亦必尚有未遇浩劫之地。禁毁诚可痛，然亦未必网罗至尽也；千密一疏，必有漏网者在；有心人不在少数，疏忽无知者，尤不可胜计；此皆鲁壁也。而今则大利所在，竭泽而渔，凡兵燹所不及，禁毁所未烬者，胥一举而尽之。凡家有破书数架，故纸一篓者，负贩辈必百计出之。不必论何种书也；不必视书之完阙也；不必选别书之破蛀与否也。无须泾泾议价，更无须专家之摩挲审定，但以大称一，论担称之足矣。于是千秋万世之名著，乃与朝生暮死之早报等类齐观矣；于是一切断烂朝报，乃偕精心结构之钜作同作废纸入熔炉矣。文献之浩劫，盖莫甚于今日也！目击心伤，回天无力。惨痛之甚，几有不忍过市之感。彼堆积于市门者何物也？非已去硬面之西书，即重重叠叠之故纸旧书。剥肤敲脑，无所不至。（精明之贾，每截下一书空白之天头，以为旧纸，供修书之用。余谥之曰敲脑。）予但能指而叹曰：造孽，造孽！而市人辈则嬉笑自若，充耳不闻也。经此大劫，大江南北以及冀鲁一带之文献乃垂垂尽矣！伤哉！

这是去年秋天我所写札记中的一部分。《周报》索《蛰居散记》续稿，不及改写，遂以此付之。于体例上殊不相类也。

十七 售书记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
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
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
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稗贩徒。

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的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关于他，有种种的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残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

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哪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重，古宫的断垣残刻，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那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钜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末，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

的时候，卖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的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但经过了一会，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像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廿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作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作了囤货——有些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的做，听说，有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廿余部——那末，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

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致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吧。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十八　我的邻居们

我刚刚从汶林路的一个朋友家里，迁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时，觉得很高兴；因为有了两个房间，一作卧室，一作书室，显得宽敞得多了；二则，我的一部分的书籍，已经先行运到这里，可读可看的东西，顿时多了几十倍，有如贫儿暴富；不像在汶林路那里，全部的书，只有两只藤做的书架，而且还放不满。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至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一大片的窗是朝南的，一大片的窗是朝东的；太阳光很早的便可以晒到。冬天不生火也不大嫌冷。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总有整整的半天，是晒在太阳光下的。有时，看书看得久了，眼睛有点发花发黑。读倦了的时候，出去走走，总在田地上走，异常的冷僻，不怕遇见什么熟人。我很满足，很高兴的住着。

正门正对着一家巨厦的后门。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

不知是谁的。四面的墙，特别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罕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国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成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磁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

“这到底是谁的住宅呢!”我忍不住的问道，孩子们正在草地上玩，不肯走。

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倒比买房的钱花得还多。”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九、十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烟突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起来后，我的环境更坏了。四周围的英美人住宅都空了起来，他们全都进了集中营。隔了几时，许多日本人又搬了进来。他们男人大都是穿军装的。还有保甲的组织，防空的练习，吵闹得附近人家，个个不安。

在防空的时候，他们干涉邻居异常的凶狠，时时有被打的。有时，我晚上回家，曾被他们用电筒光狠狠的照射着过。

有一天，厨房的灯光忘了关，也被他们狠狠的敲门打窗的骂了一顿过。

一个早晨，太阳光很好，出去走走，恰遇他们在练习空防。路被阻塞不通，只好再回过来。

说到通路，那又是一个厄运。本来有一条通路，可以直达大道，到电车站很近便。自从周佛海搬来后，便常常被阻塞。日本人搬来后，索性的用铁丝网堵死了。我上电车站，总要绕了一个大圈，多花上十分钟的走路工夫。

胜利以后，铁丝网不知被谁拆去了。我以为从此可以走大道了。不料又有什么军队驻扎在小路上看守着，不许人走过。交涉了几回也没用。只好仍旧吃亏，改绕大圈子走。

和敌伪的人物无心的做了邻居，想不到也会有那末多的痛苦和麻烦。

十九 秋夜吟

幸亏找到了小石。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等太阳下去，才就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嘘一口气，兜着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里，用我们的话，“吃一顿正式的饭。”

小石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在教室里发问最多，先生们一不小心，就要受窘。但这次在忧患中遇见，他却变得那么沉默寡言了。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地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

我突然的找到他了，突然每晚到他家里吃饭了，然而这仿佛是平常不过的事，早已如此，一点不突然。料理饮食的也是小石一位朋友的老太太，我们共同享用着正正式式的刚煮好的饭，还有汤，——那位老太太在午间从不为自己弄汤菜，那是太奢侈了。——在那里，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直到有一次我在这“晚宴”上偶然缺席，第二天去时看到他们的脸上是怎样从焦虑中得到解放，才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我的不安全。那位老太太手里提着铲刀，迎着我说：“嗳呀，郑先生，您下次不来吃饭最好打电

话来关照一声啊，我们还当您怎么了呢。”

然而小石连这个也不说。

于是只好轮到我找一点话，在吃过晚饭之后，什么版画，元曲，变文，老庄哲学，都拿来乱谈一顿，自己听听很像是在上文学史之类，有点可笑。

于是我们就去遛马路。

有时同着二房东的胖女孩，有时拉着后楼的小姐L，大家心里舒舒坦坦的出去“走风凉”，小石是喜欢魏晋风的，就名之谓“行散”。

遛着遛着也成为日课，一直到光脚踏屐的清脆叩声渐渐冷落下来，后门口乘风凉的人们都缩进屋里去了，我们行散的兴致依然不减。

秋天的黄昏比夏天的更好，暮霭像轻纱似的一层一层笼罩上来，迷迷糊糊的雾气被凉风吹散。夜了，反觉得亮了些，天蓝得清清净净，撑得高高的，嵌出晶莹皎洁的月亮，真是濯心涤神，非但忘却追捕，躲避，恐怖，愤怒，直要把思维上腾到国家世界以外去。

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性灵，谈人类的命运，争辩月之美是圆时还是缺时，是微云轻抹还是万里无垠。……

小石的住所朝南再朝南。是徐家汇路，临着一条河，河南大都是空地和田，没有房子遮着，天空更畅得开。我们从打浦桥顺着河沿往下走往下走，把一道土堆算城墙，又一幢黑魆魆的房屋算童话里的堡垒，听听河水是不是在流。

走得微倦，便靠在河边一株横倒的树干上，大家都不谈话。

可是一阵风吹过来了，夹着河水污浊的气味，薰得我们站起来。这条河在白天原是不可向迩的。“夜只是遮盖，现实到底是现实，不能化朽腐为神奇！”小石叹了口气。

觉着有点凉，我随手取起了放在树干上的外衣，想穿。“嗄！”L叫了起来：“有毛毛虫，”外衣上附着两只毛虫呢，连忙抖拍了下去。大家一阵忙，皮肤起着栗，好像有虫在爬。

“不要神经过敏了，听，叫哥哥在叫呢。”

“不，那是纺织娘。”

“哪里，那一定是铜管娘。”

“什么铜管娘，昆虫学里没有的名字。”

其实谁也没有研究过昆虫学。热心的争论起来了，把毛毛虫的不快就此抖掉。

“听，那边更多呢，”“那边更多呢。”

一路倾听过去，忽然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叫：

“在这里了。”

那是一个穿了睡衣裤的小孩，手里执着小竹笼，一条辫子梢上还系着红线，一条辫子已经散了，大概是睡了听见叫哥哥叫的热闹又爬起来的。

“你不要动，等我捉，”铁丝网那边的丛莽中有一个男人在捉，看样子很是外行，拿了盒火柴，一根根划着。

秋虫的声音到处都是，可是去捉呢，又像在这里，又像在那里，孩子怕铁丝网刺他，又急着捉不到，直叫。

小石也钻进丛莽里去了。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也停下来，放好了车，取下了车上的电石灯，也加入去捉了。

这人可是个惯家，捉了一会，他说，“不行，这样，你拿着灯，我们来捉，”原来的男人很听话的赶快把灯接过来，很合拍的照亮着。

果然，不一会，骑自行车的人就捉到了一只，大家钻出来，孩子喜欢得直跳。

骑自行车的人大大的手里夹着叫哥哥，因为感觉到大家欣赏他的成功而害羞，怯怯的说道：“给谁呢？给谁呢?”

原来在捉的男人就推给小石说：“先给他吧，他不会捉的。”孩子也说：“给你吧，我们还好再捉。”

小石被这亲热的退让和赠予弄得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走开去，说：“哪里，哪里，我原不想要，我是帮你们捉的，”想想自己又不会捉，又改说：“我不过凑凑热闹。”

我们也说：“小妹妹别客气了，把它放在笼子里吧，看跳掉了。”

那个孩子才欢欢喜喜感谢地要了，男人和骑自行车的又钻进丛莽中去。

小石一边走，一边笑，一边咕噜，“我又不是小孩子。推给我做什么。”

L说：“人家当你比那个小孩还小啦。这又有什么可脸红的呢。”

于是小石就辩了：“月亮光底下看得出脸红脸白么?”

其实我们大家都饫饮这善良的温情而陶然了。

走得很远，回过头去，还看得见丛莽里一闪一闪亮着自行车的摩电灯。

附　录

忆愈之

愈之姓胡氏，名学愚，上虞人，是一个苦学出身的学者。曾经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提倡过世界语，创导过写别字运动。他身材矮小，组织的能力却极强。我们在二十几年里，没有间断过一天的友谊。我们还同事过七八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脸红耳赤的情形发生，他永远是心平气和的，永远是和蔼明朗的，只除了一次，他曾经受过极深刻的刺激，态度变得异常的激昂而愤慨。

那一次是清党的事件刚发生，他走过宝山路，足下踏着一堆的红血，竹篱笆旁，发现了好些被杀的尸身。他气促息急的跑到了商报馆，立刻便草拟致几位党国元老的代电。这是他从“编辑室”的生活转变到政治活动的开始，也是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变成了一个实际行动者的开始。

他从巴黎经由莫斯科回国，使他思想变动了不少。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似较秋白的《赤都心史》尤得读者的赞颂。

我在北平教书的时候，他在上海正和宋庆龄杨杏佛诸位从事于济难会的工作。他始终站在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暴力，反对杀戮。

"九·一八"事件后，他成了最热忱的抗日家。他主编着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使这古老的定期刊物放射出异常焕烂的光彩。然终于不为那古老的出版家所容，他不得不辞职以去。

他为开明书店主持《月报》的编辑，这是中国杂志界的一个创格的刊物。

他为生活书店创办《世界知识》，尽了不少介绍国际新闻和常识的功能。这杂志的性质，也是空前未有的。

他决定着《文学》的创刊，《太白》的出版，《中华公论》的编辑，《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的发行。最生气蓬勃的生活书店的一段历史乃是愈之所一手造成的。

《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也是他所一力主持着的，在那样人力物力缺乏的时候，但他的毅力却战胜了一切，使这二十巨册的煌煌大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

伟大悲壮的鲁迅葬礼的举行，也是他在策动着的。

他团结了许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做着救国运动，这运动的人物们在上海曾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十二月八号"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解体。

他组织了许多有力的刊物与团体，但从来不把持着他们；他总是"功成身退"的。除了几个最亲密的友朋们以外，外边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是那些刊物和团体的真正发动者和主持者。

他的眼光是那样的远大，他的见解是那样的明晰，他的思想是那样的彻底，他的心胸是那样的博大，人家被包罗在内而往往尚不自知。

他宽恕，他忠厚恳挚，对于一切同道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句"违言"，没有一点不满的批评。但他却坚定忠贞，从来不肯退让一步，从来不曾放弃过他自己所笃信的主张和立场，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在朋友们里，能够像他那样的伟大而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恐怕只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可以相提并论吧。

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但自从见到愈之把银行界的人物和百货公司的主持人也拉来开会以后，我不能不受感动，不能不把自己从"隐居"生活里跳出来了。

"八·一三"的淞沪战争失败以后，他便撤退到内地去。我们见面的机会少得多了。但他在上海一带所留下的影响还是极大。

我们在香港再见到几次。他那时又在那一带组织着很多，很重要的事业，像文化供应社便是其一。这个通讯社在国际宣传上有了很大的效果。

自此以后，我们便不再相见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和沈兹九，陈嘉庚都在新加坡。那时他正有计划的想在南洋一带发展一部分的事业。新加坡陷落后，对于他的安全，我和许多朋友们都特别的牵念着。有过种种不同的传说。

过了一年，他忽来了一张明片（当然是用的假姓名），说他是平安着。这使我们十分的兴奋和安慰。

日本投降的时候，从内地来的消息，说愈之已经在南洋病故。我不肯相信这悲惨的噩耗。像愈之那样的人，我总相信他是不会便这样的死去的。但消息渐渐的被证实了。听说《中学生》曾经出版过一个纪念他的专号。

难道愈之果真这样的便死去了么？我还是不能相信，不肯相信！

在无数的殉难死亡的朋友们里，没有比愈之的失去，更使我伤心，难受的了！

温和敦厚，信仰坚定的愈之，如果失去了，将是国家怎样大的损失呢？有多少的建国的工作正在等候着他来组织，来专心一志的干着！他如果失去了，对于这些工作的事业，将有怎样大的影响呢？

我还是不相信他的病故的消息。但愿这只是“海外东坡”般的误传！

我祈祷着愈之的安健！为我们的国家也为许多的朋友们！

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写

关于愈之病故的误传，当时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但此文发表时，已证明是“海外东坡”之谣。现并录于此，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

补　　遗

一　一个女间谍

我读着马黛赫她的传记，如读着福尔摩斯最精彩的探案，如读着孙悟空的历险的故事；神往于她的冒险、闪避、隐伏、刺探、组织的技巧，她的出生入死，履险如夷的胆气。她的倾城一笑，笑得使闻者骨酥，受者忘死。她仪态万方的出现于血腥扑鼻的地方，在最紧张、最危险的当儿，救全了，或者陷害了几千几百乃至几万个健儿；她救全了，或者陷害了一城乃至一国的生命的安全。她如女神似的，不是维娜丝，却是狄爱娜，在柔若无骨，艳如桃李的绝代风姿里，却隐藏着一颗精钢铸就的心。她是摩登伽女，是鱼篮观音。谁知道她的娇声颤笑里是一声叱咤呢还是婉妮的柔情？谁知道她的轻盈的步履里，跳的是萨坦的舞曲呢还是人间的欢愉？谁知道她的迷阳城惑下蔡的一个娇好无比的人

儿，想的是倾心的爱恋呢，还是在转着恶毒的念头？

这样的间谍的生活，在旁观者读来果然是眉飞色扬的，但在身当其冲的人，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线上进进出出的，好像走钢丝的女卖艺者一样，偶然的一个疏忽，便会从高空上摔了下来，就此了结了她的一生。

当更阑人静的时候，幽绿的灯光，照着倚在光滑柔暖的枕衾的人，舞倦了的，或半醺着的，身和心都感着劳瘁，这人是她，将有怎样的感触呢？轻荡着的柔情，强烈的厌恶，莫名的疲倦，异常的凄清，将交织着龃咬着她吧。

但只有一个最强大的热情，一颗爱祖国的心，把那些闲愁闲恨全都扫荡了开去。她一切是为了祖国；为了祖国，她不惜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不惜牺牲色相；为了祖国，她不惜忍受着一切的厌恨与痛苦；为了祖国，她不惜佯羞假笑，假意儿伴着她所最厌恶的人；为了祖国，她不惜任何的迁就与委屈。

这爱祖国的心，便是那一颗不可动摇的精钢铸就的心，足够抵抗得住一切的诱惑和痛苦。

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女间谍的活跃决不会逊于第一次大战，而活跃的范围却更为广大。

我国的女间谍们的故事，时时有得听到，说得是那末神出鬼没，然而后来却证实都是些子虚乌有之谈。

我所遇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女间谍，一件真实的悲惨的故事。

有一个青年友人，行为很整饬，但在一个时期，人家传说他常和一个女友在一处。这女友的行为相当的“浪漫”，时时的出入于歌坛舞榭，且也时时的和敌人及汉奸们相交往。

我曾经劝告过他。他只是笑笑，不否认也不承认。我不便多问什么。

有一天，在霞飞路上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他和一个女友在一处，谈得很起劲。我只和他点头招呼。他介绍着道："这位是陈女士。"我们互相微颔了一下。

这位陈女士身材适中，面型丰满；穿得衣服并不怎样刺眼，素朴，但显得华贵；头发并不卷烫，朝后梳了一个髻，干净利落。纯然是一位少奶奶型的人物，并不像一个"浪漫"的女子。

隔了一个多月，他跑来告诉我道："你见过的那位陈女士已经殉难死了！"

我吓得一跳，问道："为了什么呢？"

"她是一位女间谍，"他道，"曾经刺探到不少敌人和汉奸们的消息和行动。她的父亲是一位法院里的检察官，她的母亲是一位日本人。她的日本话说得很好。因此，好久就已混入汉奸群中工作着。最近几个月，她常常警觉到有人跟随着她，注意或监视着她。她觉得有危险。有一夜，她在一个跳舞的地方，发现她的手提包失踪了。隔了一会，她舞罢回到座上时，又发现手提包已经放在原处。检点了一下，没有短少什么。但她知道这手提包一定曾被严密的检查过。她把这事告诉我，说，也许会有什么危险吧。但神色很镇定，一点也没有退避或躲藏的意思。照常的生活着，照常的刺侦着。"

"后来怎样的被破获的呢？"

"我知道她被捕的消息已在她殉难之后。这是另一位做工作的人告诉我的。她计划着要刺杀丁默村，那个'七十六号'的主人。在一个清晨，丁伴她到一家百货公司去购物。壮士们已经埋伏好在那里。丁富有警觉性，也许，也竟已准备好，一进门，便溜了出来，来不及放一枪。为了到这个地方去的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因之，她的嫌疑极重。她被捕了，经过了残酷和刑讯之后，她便从容就义了。"

他说完了话，默默的为这位女英雄志哀，我也默默的在哀悼着仅见一面的这位爱国的女间谍!

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可惜他不久就避到内地去，至今还未回来，竟没有机会问他陈女士的名字。

女间谍的生活不是玫瑰色的，却是多刺而艰苦异常的。但为了祖国，她头也不回的走上了死亡线上。

二 记陈三才

像晴天的一个霹雳似的，朋友们传说着陈三才先生被捕的消息。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陈先生会遭逢这个不幸的。虽然在那个时候，个个沦陷在敌人后方的人，生命的安全随时会发生危险，但像他那样的人，似乎最不容易有什么“牵惹”。

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留学生，出身于清华学校，做了好几年的北极公司经理，和通惠机器公司董事。他是那样的和现在的政治隔绝。谁也不能明白，这一次他怎么会被牵涉到“政治”漩涡里去的?

他被捕后，不到三个月，便被汉奸杀死；就义的地点是南京，雨花台。

汉奸们那末公开的宣布杀人，恐怕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们向来惯用的鬼鬼祟祟的暗杀手段，为什么这一次会这样的“大张旗鼓”呢？如果没有什么深仇大怨，他们怎么敢下这个辣手呢?

在陈先生就义后，才有人传说，他是负着重要的地下工作的使命的。他计划着一个锄除汪逆精卫的布置。可惜布置未就，他

的计划，却被汉奸的特务们所发现了。

他在监狱里，曾寄出好几封信。在就义的前两天写给他家属的一封长信，可以说是最后的一封，也可以说是他的遗嘱。原信是英文，他的家属曾把它译出。

“在沪六日，可谓最苦。备尝悬吊及各种肉刑。而廿四小时后之处置，尤为严厉。住所，食物，绝非人情所能忍受。

“迁移后的待遇，确是好得多。生活很有规则，也合卫生。不啻又恢复了我的学校生活。不过这里的学生待遇，是有等级的，分了头、二、三三等。……我侥幸作了头等生，事实上我和其他四位还作了特等生，有机会和教授先生们谈话，并享几种为其他头等生所不许的特权，譬方可以公开吸烟，而别人只能背地吸。

“我的健康的确有进步。照起镜子来，显然我的气色比前好，眼睛也比较的有光。在我自己可以说比初来时还年轻了几岁，也未可知。这次南京短期旅行，于我益处很多，身体上的改进，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是内心的进步。长日的闲暇，迫我静心思索，对于过去生活，感觉无限空虚。这种反省，固然在一年前就已开始，可是直到最近，才深切领悟真理的全部。约近一年以前，决意创造我的新生命，那正是我去香港之后。因为在那次旅行，得到机会遇见多年阔别的老朋友，给我新的刺激。我可以清清楚楚把那些朋友，分为两派。一派只图自己享乐，其他一派则生活有一定的目标，并且不辞劳作，以求达到目的。前一派人，以外貌观之，无忧、无虑、快乐、友善。但是他们的友善，总不免于虚伪。他们服装讲究，出入

华贵之门，固然常为纨袴子弟所称羡，但是他们的生命同岁月，不知所谓地流荡过去，毫无成就。后一派人，外貌看来严肃，缺少生气，可是一旦得到他们的友谊，就会持久不变。他们虽深藏不露，而识见极稳定。这一派人似乎不及前一派那些人聪明，但是有毅力，终会很稳健的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当第一派人向下坠落的时候，后一派人不停的向前努力；这不用智者就会知道在生命竞走上是谁占先。我识别了这两派不同的人，却在表面上保持着同样的友谊。……不待我认清自己，众人早已这样认定，一直认定我是一个轻浮，没有思想的留学生，只知道寻欢、作乐，不肯埋头苦干。噫，何种的认识，何种的觉悟！

“我的朋友不见得全是错误。他们的判断，该是对的。我该是属于第一派。仅仅这次在香港，我才发觉我不情愿属于第一派。只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许你已经留心到，我正在努力改变，不饮酒，不吸烟，对于赌博，也是尽量减少。渐渐避免同我从前那样生活方式的朋友们来往——使我大为惊奇的，自从和这一些人疏远以后，我往来的朋友，简直没剩下几个。我素以为自己朋友很多，这一来，我的虚荣心不免受了重大的打击。也正可以证实，我的朋友大半都是属于这一流，而我自己也不能除外。既经觉悟，我不必太懊丧枉费了多年的时力来结交这些朋友。从新开始还不为晚啊！

“最近两月，我得到反省的机会。思想的结晶，坚定我前者的决心。而这一次的特点是加上了道德的信念。我自信过去的生活，自私而无用。同时，我相信，将来惟一的幸福是建立在为他人服务的生活上。我差不多费了十三年的工夫来了解：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乎自己有所得，而在乎为别人服

务。我愿上帝赐我恩惠，使我死心蹋地有坚决的信心。”

他的转变，在这信里，写的是那末恳挚而真切。香港之行，使他与爱国者们之间取得了密切的联络。他的地下工作大约便在那时开始的。他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和很好的工作掩护。汉奸们决不会怀疑到他的。所以他的初期工作，大约相当成功。但不久，终于被出卖了。他对于出卖他的人，竟也宽恕着：

“希望我的性灵也能到得改善。《新约》我已读了好几遍，也学会祈祷。虽然我还没有成一个真实信徒，至少已经接近基督的教义。比方说，我已经能抑制自己不去仇恨这次演成事变的人们，反而怜悯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如果有罪，将来自有公正的处罚。我是什么人，怎配来裁判？一切的事，许都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南京之行，于我不利，正因为我过去生活的放荡而有应得之责罚。反而言之，若此行于我有利，那就许是上帝的旨意。无论如何，我都无怨尤。”

这已是“仁人”的用心了。志士和仁人原是分别不开的。他的见道之言，证实了这次的中日之战，虽然显现了自私自利的卑鄙无耻的汉奸们的面目，同时也觉醒了无数的青年们，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而从事于祖国的解放战争。战争使我们分别出，黑与白，邪与正，忠与奸来。战争使社会的“渣滓”们沉沦了下去，而使清新的分子浮现了出来。虽然那些清新的分子们被牺牲，被杀害了不少，而留下来的却都是建国之宝。可惜的是，陈三才先生却永远不能参预这个建国的大业了！

三才先生名定达，江苏昆山人，生于清光绪念八年，殉难于民二十九年十月二日，年三十九。

三 记平祖仁与英茵

平祖仁先生是国立暨南大学的毕业生，曾在暨大服务过。我和他同过事，但不大熟识。他不久便转到政界里去。“八·一三”以后，他做了某区的专员，但在上海做工作，行踪很秘密。

有一次，被敌人侦知他的住所，派了好几个人去暗杀他。他从外面回家，刚下汽车，便听见枪声几响。他机警异常，立即躲到汽车后面。刺客们还是追了过来。他连忙匍伏到汽车底下去。街上的人们挤着看热闹。刺客们逃走了。他从容从车盘下面爬了出来，扣门进去，一点也不曾受伤。

从此，他更加小心起来，进出都十分的戒备着。许多人劝他赶快离开上海。但他总不肯走开去，甘愿冒着万险，一直的住下去，直到他被伪方所逮捕为止。

他被捕后，囚禁在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那个魔穴里。听说敌伪的人物们，其初是威胁，其后是利诱。他不为所动，反以好言劝伪方人物弃暗投明。最后，他们不得不用“刑讯”来迫取口供。他们想从他口里得到若干秘密组织和其活动的线索。他受尽了人类所能忍受的体刑，甚至他的浓密的头发，也被刑者一根

根，一把把连根的生生的拔下来；满头是血淋淋的……但他始终傲态如常，不曾泄露过一句机密的话，一点秘要的消息。

当他被捕进去的时候，许多和他一同做工作的人们，或和他有任何联系的人们都异常的恐慌着，生怕“变出非常”，有被牵连进去的可能。然而迟之又久，他们却都还很平安。平祖仁先生以自己的大无畏的勇气，挺身受刑，来保全他们。不曾有一个人因他的缘故遭到不幸。

许多人至今还很感激着他!

他们无可奈何他，只好把他扣在囚牢的角落里，长久的囚禁着，不再加理会。

但在这长期的囚禁中，他却在同囚者中发生了作用。他公开的劝说他们——那些囚犯有的是鸦片贩卖者，走私者，窃盗，但也有志士们在内——指示他们以应走之路，且把他们组织起来。

这组织被他们发觉了，他们现在知道，他不仅不能为他们所用，且是那末“危险”的一个人物，留下来总是一个祸根。于是，在一个清晨，平祖仁先生和另一志士及两个强盗一同被提出枪杀了。

他就义的时候，很从容、安详。

伪组织的公开宣布杀人，在陈三才先生被杀之外，这是第二次。

他的尸身由家属领了出来，但贫至无以为殓。他的朋友和同道没法子出面帮助他，因为汉奸们正要追寻着这一个线索而一网打尽他们。英茵，一个话剧和电影的女演员，出来为他料理后事。英茵非常懂得他的环境和他所往来的人物，却一个也不去找他们，她聪明地不使她成为一根线索，她只为他向她自己的影圈子里去募集若干款子，作为是她自己借用的。

她所筹借到的钱，不仅把他葬事办好，还留下一部分供给他

的家属的以后的生活费用。

而英茵，她把关于他的一切善后的事务料理清楚后，独自一个人在一个旅馆房间里，仰药自杀了。

第二天晨报上大字刊载着英茵自杀的消息，却没有说出她为什么要自杀的原因。

这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或叙事诗的，我却只是这样潦草的画出一个糊涂的轮廓。渲染和描写的工作是有待于将来的小说家、戏剧家或诗人的。故事太真实了，时间太接近，人物太熟悉了，有时反不易有想象的描绘。

四　惜周作人

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郑孝胥“走马上任”去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惋惜；陈柱暗中受津贴，结果不得不明目张胆的公开出来，我们也一点不为之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已经不在我们的阵伍中，这种人的失去，对于我们的文坛是丝毫不足轻重的。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郑孝胥的《海藏楼诗》也不是“今人”之物；一个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楼，一见，便诧叹道：“穷的诗人住了这样的大宅，我倒也愿意做一个穷诗人呢。”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本来不会有什么真的灵魂的。

周作人却和他们不同了。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长成起来的。他倡导“人的文学”，译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的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河》，至今还有人在吟味着。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是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

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鲁迅先生是很爱护他的，尽管他们俩晚年失和，但鲁迅先生口中从来没有一句责难他的话。“知弟莫若兄。”鲁迅先生十分的知道他的脾气和性格。倒是周作人常常有批评鲁迅先生的话。他常向我说起，鲁迅怎样怎样的。但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他的话。鲁迅是怎样的真挚而爽直，而他则含蓄而多疑，貌为冲淡，而实则热中；号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过去的成就，却仍不能不令人恋恋。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

周作人怎样会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离开北平的时候，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这时，抗战救国的空气十分的浓厚。我劝他，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他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的迫进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加抵抗么？他没有响。后来我们便谈他事了。

“七·七”以后，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的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他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托辞。其实，他是恋恋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

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绍虞有过一封信给我，说，下学期燕京大学已正式的聘请他为教授，他也已经答应

下来了。绝对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根据这封信，曾经为他辩白过。我们是怎样的爱惜着他！生怕他会动摇，会附逆，所以一听到他已肯就聘燕大，便会那样的高兴！

但他毕竟附了逆！燕大的聘书他也退回去了。其近因，是为了阴历元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人去找他，向他开了几枪，枪子为大衣纽扣所抵住，并没有穿进，所以他便幸免了。一个车夫替了他死去。

然而实际的原因恐并不是如此。那一场"暗杀"并不能促使他背叛祖国。世间哪有如此的"一不做，二不休"之人呢？其原因必定是另有所在的。"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陆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他在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要如此崩溃，世界会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钱稻孙，另一个背叛祖国的人，曾对一个伪立北京大学的教员——那一个人不愿用真实的姓名，要求改用一个假名字应聘，生怕将来政府回来了，会有问题——说道："你以为会这样的么？我从来没有作此想过！"因为他们是那末坚定的相信"中国的运命"，所以他们才敢于做汉奸。这恐怕又是汉奸的产生的原因之一。

周作人也便是这末想，而成为一个汉奸的。

即在他做了汉奸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也还不能忘情于他。适之先生和尹默先生好像都曾苦劝过他，而风举先生和我，也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他脱离了那个汉奸的圈子呢？

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

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

五　吴佩孚的生与死

人必有所恃，而后能挺然若危岩孤松的活着；像壮士赴敌，一切不顾的死去。生的时候，成为足以左右人心的重镇，死的时候，成为万众崇拜的神似的英雄。在古代，这些人物便是传说中，故事中，史诗中，剧曲中所歌咏的对象。在近代，虽被剥去了不少神怪的惊叹与崇拜的成分，依然不失为人中之英豪，为一般群众所欣羡，追慕与敬仰。

有所恃的人，恃的是信仰，是浩然之气，是民族与人群的忠介的意志。孟子说："我善养我浩然之气。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我往矣。"这是何等的气概!

有所恃的人是有所不为的；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他置生死于度外，不为威武屈，不为富贵淫。举世人所爱好之物，若宫室，若犬马，若玉帛子女，皆不足以动其心，夺其意，移其志。他宁愿受尽人世间的苦难，但不肯屈伏一点，退后一步。他宁愿牺牲生命，但不愿意牺牲信仰。

民族的气节，有了他而益加辉煌；他为了维持民族的气节愿意失去了其他的一切，连生命也在内。

他的光辉照耀着某一个空间，也照耀着将来的许多时间。

像那样的一个人物，即连他的最凶狠的敌人也会为之失色，为之肃然起敬的。敌人能够置他于死地，却不能丝毫动摇他的意志与信仰。

像那样的人，也许会被谥为“顽固”，然而“顽固”便是有所“执着”，有所“信仰”的表现。

像那样的人，也许会被视为“过激”。然而“过激”也便是有所“执着”，有所“信仰”的表现。

“顽固”的人所追慕的是古代的光荣，而“过激”的人所追求的却是将来的光明。

吴佩孚是一位固执的人，是一位被谥为“顽固”的人。他谈四书，谈易经，谈关、岳，是一个旧时代的代表的人物。

他宣言“不进租界”。他便不曾住到所谓“租界”里过。他是说到做到的！他不问在任何环境里，都坚持着他的信仰，维持着他的主张。

在抗战发生的时候，他住在北平。北平沦陷以后，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过活的。然而，种种的有声有色的传说，都证明有着他不曾为敌人所屈伏。他顽强的像危岩的孤松似的生活在这古城里，成为北方千千万万的人民们敬仰的目的。

敌人们曾三番四次的派人去劝他，去游说他，要他“出山”来，为“他们”做点事。表面上是堂堂皇皇的说，他要是肯“出山”，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

敌人的间谍们所用的手段和言辞，十分的婉曲聪明，曾经打动了汪逆精卫和无数的汉奸的心。等到你，一上了他的圈套，他便现出另外的一副“主子”的面孔来了。

但吴佩孚却始终不为所动，不为所屈。他干脆的不理会这些东西，无论他们用的是软的或硬的手段，说的是凶狠的或甜蜜的

话。

除非他们把他杀死，他是绝对不会变更其态度的。

有一个时期，敌人们很焦急的要解决“中国事件”，立意非请吴氏“出山”不可。他们迫得非常的利害。他们想拉他出来，在北方另创一个局面，借他为号召，以收买北方的人心。然而他却屹然不为所动。

据说，他曾对他们说：“要我出来不难，只要和重庆讲了和，便无问题。”

他们只好废然而返，去找些二三流的旧官僚们来支撑着北方的局面。

吴佩孚还是顽强的住在这古城里，敌人们也无可奈何他；只是严密的监视着，不让他有任何的活动。

他活在那里。他成为北方朴质的人民们的信仰的中心。他不屈，他们也不屈。他们全都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他一样。

有一次，一位老年的友人到北方去，遇到闵葆之先生。他几年来足迹不曾出大门一步。他连到中山公园去也认为是“失节”的事。

“但希望中国、美国的飞机能来才好！”葆之先生幻想道。

“来炸了，不是你也很危险么？”那位朋友道。

“这样的被炸死了，倒是甘心的！”

葆之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这是活泼泼的充满了希望与对中国的信仰。

这位朋友，有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一家饭庄的掌柜的。他连忙拉住了这位朋友，要他进去吃饭，问了许多话，也还问他飞机什么时候会来。

我自己曾遇到许多从北平来的商人们，没有一个不热心的问到国事和战事的消息。他们都以为北平报纸上的消息不可靠，我

的消息一定多，一定更可靠。我每每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

吴佩孚便是这些朴质的北方人民们的代表，一个伟大的北方人的象征。

他生活在敌人的铁的圈子当中，然而永远的不为其所屈伏，所软化，所征服，所利诱，也永远的不和他们妥协。他的心永远的向着祖国，永远的不曾忘记祖国的复兴与光荣。

他们，朴质的北方人民们，也会都是如此的。

当国军开到了平津一带时，饭店里的人们往往的自动的请他们吃饭，坚执的不要付帐；商人们也往往愿意把货物白送给他们，坚执着不要货款。受到这种热烈待遇的人往往弄得热泪盈眶。

吴佩孚在没有见到最后胜利的时候便死了。

他虽然死去，但他的信仰和精神是不会死的。

无量数的北方的朴质的人民们是永远坚执着他的信仰和精神的。

（原载 1945 年 12 月 8 日《周报》第 14 期）

集　外

第 一 辑
(1923—1948)

欢迎太戈尔

我在梦中见到一座城，全地球上的一切其他城市，都不能攻胜他；

我梦见这城是一座新的朋友的城。

没有东西比健全的爱更伟大，它导引着一切。

它无时无刻不在这座城的人民的动作上容貌上，及言语上表现出来。

惠特曼（Whitman）

太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快要东来了。在这本杂志放

在读者手中或书桌上时，他也许已经到了中国。

我可以预想得到；当太戈尔穿了他的印度的朴质的长袍，由经了远航而疲倦的船上，登到中国的岸上时，我们一定会热烈的崇拜的张开爱恋的两臂，跑去欢迎他；当他由挂满了青翠的松枝的门口，走到铺满了新从枝头撷下的美丽的花的讲坛上，当他振着他沉着而美丽的语声，作恳挚的讲演时，我们一定会狂拍着两掌，坐着，立着，甚至于站到窗台上，或立在窗外，带着热忱与敬意，在那里倾听，心里注满了新的愉快与新的激动。

诚然的，我们应该如此的欢迎他；然而我们的这种欢迎，似乎还不能表达我们对于他的崇敬，恋慕与感激之心的百一。

我们不欢迎残民以逞，以红血白骨筑凯旋门的凯萨，这是应该让愚妄的人去欢迎的；我们不欢迎终日以计算金钱为游戏的富豪，不欢迎食祖先的余赐的帝王或皇子，这是应该让卑鄙的人去欢迎的；我们不欢迎庸碌的乘机会而获享大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及其他的人，这是应该让无知的，或狡猾而有作用的人去欢迎的。

我们所欢迎的乃是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乃是我们的亲爱的兄弟，我们的知识上与灵魂上的同路的旅伴。

世界上使我们值得去欢迎的恐怕还不到几十个人。太戈尔便是这值得欢迎的最少数的人中的最应该使我们带着热烈的心情去欢迎的一个人!

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

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这座诗的灵的乐园，是如日光一般，无往而不在的，是容纳一切阶级，一切人类的；只要谁是愿意，他便可以自

由的受欢迎的进内。在这座灵的乐园里，有许多白衣的诗的天使在住着。我们愉悦时，他们则和着我们歌唱；我们忧郁时，他们则柔和的安慰着我们；爱者被他的情人所弃，悲泣如不欲生，他们则向他唱道："你弃了我，自己走去了。我想我应该因你而悲伤，把你的孤寂的影像放在我的心上，织在一首金的歌里。但是，唉，我真不幸，时间不幸，时间是太短促了。青春一年一年的消磨了；春天是逃走了；脆弱的花是无谓的凋谢了，聪明的人警告我说，人生不过是荷叶上的一滴露水。难道我不管这一切，而只注视那以她的背向我的人么？那是很鲁笨的，因为时间是短促的。"当他听见这个歌声，他的悲思渐渐的如秋云似的融消了，他抹去了他的眼泪，向新的路走去；母亲失了她的孩子，镇日的坐在那里下泪，她们则向她唱出这样的一个歌来："当清寂的黎明，你在暗中，伸出双臂，要抱你睡在床上的孩子时，我要说道，'孩子不在那里呀！'——母亲，我走了。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我要变成水中的小波，当你浴时把你吻了又吻。大风之夜，当雨点在树叶中淅沥时，你在床上，会听见我的微语，当电光从开着的窗口闪进你的屋里时，我的笑声也偕了他一同闪进了。如果你醒着躺在床上，想着你的孩子到了深夜，我便要从星里向你唱道，'睡呀母亲，睡呀。'我要坐在照彻各处的月光上，偷到你的床上，乘你睡着时，躺在你的胸上。我要变成一个梦儿，从你眼皮的小孔中，钻到你睡眠的深处；当你醒起来吃惊的四顾时，我便如闪耀的萤火，熠熠的向暗中飞去了。当普耶大祭日，邻家的孩子们来屋里游玩时，我便要融化在笛声里，镇日在你心头震荡。亲爱的阿姨带了普耶礼来，问道，'我的孩子在哪里呢，姊姊？'母亲，你要柔声的告诉她道，'他呀，他现在是在我的瞳人里，他现在是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灵魂里。'"她听了这个歌，她的愁怀便可宽解了许多，如被初日所照的晨雾一

样，渐渐的收敛起来了；我们怀疑，伊们便能为我们指示出一条信仰大路来；我们失望，她们便能为我们重燃起希望的火炬来。总之，无论我们怎样的在这世界被损害，被压抑，如一到这诗的灵的乐园里，则无有不受到沁入心底的慰安，无有不从死的灰中再燃着生命的青春的光明来的。

我们对于这个乐园的伟大创造者，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现在的世界，正如一个狭小而黑暗的小室。什么人都受物质主义的黑雾笼罩着，什么人都被这“现实”的小室紧紧的幽闭着。这小室里面是可怖的沉闷，干枯与无聊。在里面的人，除了费他的时力，费他的生命在计算着金钱，在筹思着互相剥夺之策，在喧扰的在暗中互相争辩着嘲骂着如盲目者似的以外，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生的幸福都没有享到了。太戈尔则如一个最伟大的发见者一样，为这些人类发见了灵的亚美利亚，指示他们以更好的美丽的人的生活；他如一线绚烂而纯白的曙光，从这暗室的天窗里射进来，使他们得互相看见他们自己，看见他们的周围情境，看见一切事物的内在的真相。虽然有许多人，久在暗中生活，见了这光，便不能忍受的紧闭了两眼，甚且诅骂着，然而大多数肯睁了眼四顾的，却已惊喜得欲狂起来。这光把室内四周的美画和宏丽的陈设都照出来，把人类的内在的心都照出来。

“光，我的光，充满世界的光，吻于眼帘的光，悦我心曲的光!

“呵，可爱的光，这光在我生命的中心跳舞；可爱的光，这光击我爱情的弦便鸣，天开朗了，风四远的吹，笑声满于地上了。”

《吉檀迦利》之五十七。

他们现在是明白世界，明白人生了。

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发见者，这个能说出世界与人生的真相者，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西方乃至全个世界，都被卷在血红的云与嫉妒的旋风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党派，都以愤怒的眼互视着，都在粗声高唱着报仇的歌，都在发狂似的随了铁的声，枪的声而跳舞着。他们贪婪无厌，如毒龙之张了大嘴，互相吞咬，他们似乎要吞尽了人类，吞尽了世界；许多壮美的人为此而死，许多爱和平的人被其牺牲，许多宏丽的房宇为之崩毁，许多珠玉似的喷泉，为之干竭，许多绿的草染了血而变色，许多荫蔽千亩的森林被枪火烧得枯焦。太戈尔则如一个伟人似的，立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立在阿尔卑斯山之巅，在静谧绚烂的旭光中，以他的迅雷似的语声，为他们宣传和平的福音，爱的福音。他的生命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到他们当中去，使他们愉悦而沉默”。他立在他们黑漆漆的心中，把他的“和善的眼光堕在他们上面，如那黄昏的善爱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

世界的清晨，已在黑暗的东方之后等待着了。和平之神已将鼓翼飞来了。

他在祈祷，他在赞颂，他在等候。他的歌声虽有时而沉寂，而他的歌却仍将在未来者的活泼泼的心中唱将出来的，他的使命也终将能完成的。

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传道者又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他现在是来了，是捧了这满握的美丽的赠品来了！他将把他的诗的灵的乐园带来给我们，他将使我们在黑漆漆的室中，得见一线的光明，得见世界与人生的真相，他将为我们宣传和平的福音。

我们将如何的喜悦，将如何热烈的欢迎他呢？

任我们怎样的欢迎他，似乎都不能表示我们对于他的崇慕与敬爱之心的百一。

> "我醒起来，在清晨得到他的信。
>
> "当夜间渐渐的万籁无声，群星次第出现时，我要把这封信摊放在我的膝上，沉默的坐着。
>
> "萧萧的绿叶会向我高声的读它，潺潺的溪流，会为我吟诵着它，而七个智慧星，也将在天上对我把它歌唱出来。"
>
> 《采果集》之四。

这是太戈尔他自己歌咏上帝的诗章之一，而我们现在也似乎有这种感想。我们表面上的热烈的欢迎，所不能表白的愉快与崇拜与恋慕，在这时是可以充分的表白出来。

他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而他的情思则惟我们在对着熠熠的繁星，潺潺的流水，或偃卧于绿荫上的绿草上，荡舟于群山四围的清溪里，或郁闷的坐在车中，惊骇的中夜静听着窗外奔腾呼号的大风雨时才能完全领会到。

我们应不仅为表面上的热烈的欢迎！

（原载1923年9月10日《小说月报》14卷第9期）

街血洗去后

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了！那日的下午五时，我坐车至大庆里，到一家书铺里去看看有什么“线装书”好买。车子刚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觉得道路上的情形与往日绝不同。电车是照样的开行着，汽车，人力车也川流似的驶走着，两旁商店照样的开着门欢迎顾客。行人道上拥挤着人群与往日一切相同。然而总觉得有一种绝不相同的气象在！人人都停立在那里，好像被什么大惊骇吓得痴呆了。由眼睛中读得出有的人是带着大恐怖的情绪，有的人是带着疑问而不意的惊恐。我呢，自然也是疑问而惊恐着。车子走在南京路，看见两旁站着许多气概凛然，态度凶横的英捕与不穿制服而带着枪械的英人，有的横立在路中，好像有什么严重的警备。是火灾，是什么大盗警吧，我这样的想着。市政厅与云南路口一带，戒备得尤严。情形更不对了。有好几家店铺是闭上了铁门。驻足而观的人更多。车子停在大庆里口。平素深夜绝不关闭的里门，现在也闭上一扇。我问车夫，什么事发生了？他说，打杀人，打杀人！我也不能细问，便下车进了里门，到那一家熟悉的书铺里去。我

见他们的店伙，都拥在靠近西藏路的里门口看什么东西。我也挤出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只是街上的人绝多，多带着惊恐未定或疑问而惊奇的神色。我明白必有什么空前的大事发生。奔进书铺，去问铺主，我的一个朋友。什么事？什么事？我问道。他道："学生闹事，不得了！不得了！巡捕开排枪，打杀了几十个学生。"这如一个震天动地的大霹雷，使我惊吓得好一会不能开口。我如在梦中。这也许是在做梦吧！南京路，开排枪，杀死学生，这几件事怎么会联结在一处的?！我绝不相信，绝不相信！我的朋友接说道："早晨，已有许多学生被捕入巡捕房了。下午一时许，他们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大队讲演。白旗满街飘扬着，车马都不能通行。巡捕捉去了好些学生，路人与其余的学生，都跟了被捕的学生走。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拥挤在老闸捕房之前。于是巡捕开枪了！"我于是才知道这居然是真实的大事变，不是梦，绝不是梦，我全身似为愤怒的火所烧灼着。我叫道："就是学生讲演，也不至于被杀死呀！！！南京路，南京路，怎么会放起排枪来！"也不顾得我的朋友，只当他是捕头，在严厉的质问着。"我们且出去看看吧。"于是我们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车上所见的。有一家店铺，正在打扫破玻璃。"这定是被流弹打碎的，"我想着，街道上是依然的灰色，并不见有什么血迹。"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被冲洗去了。"要不是群众如此的惊骇而拥挤着，我几乎不能相信一点三十分钟之前，在这里正演着一出大残杀的活剧！再走下去，行人渐少，看不出什么紧张的空气，只有几个人靠在店柜上惊奇的偶语着。

夜，我又与一位前辈同到南京路去。灯火闪耀的明亮着，语声，笑声，笙歌声，依然的。店门大张的，顾客陆续进出，依然的。要不是老闸捕房门口戒备森严，要不是巡捕骑在马上，手执

着鞭，跑上行人道，在驱打人，我绝不相信下午是有空前大残杀事件发生。转了一弯，看见宁波同乡会前拥挤着许多人。我们一惊，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怀着戒备心走近一看，原来是南方大学平民学校在那里开游艺会!

（原载1925年6月28日《文学周报》第179期）

止水的下层

“难道你们不怕么？天天在放枪，而你们就住在这里，为什么不想搬家？去年，我记得你们住在西门，两方作战，还在黄渡，而你们的家已经搬到租界上来了。”

南京路放了排枪之后的许多天，我向一个住在新世界与老闸捕房之间的大庆里中的友人这样的说。

“不，不，这次不比上一次。这次不必搬。他们放枪不是对我们放的。我们是买卖人，决不会无故被他们打扰的。所以我们安心住在这里不搬。”他这样的答道，脸上安舒的含着微笑，仿佛我提的问题是多事。几个伙计静静的听着，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愤慨的说道：“请你看看五卅的死伤单，死的到底是学生多还是路人多？你不记得六月二日新世界门前的机关枪么？可惜没有向南放……”他脸上只是浮泛着微笑；显然的，这微笑是杂着“不信”，“不足道”，“放心”的几种复杂的心理。我这时真的动了火，也不再往下说了，只在肚里暗暗的叹了一口大气。

某一日，有一位朋友新从乡下来。他是一位狂热的“爱国者”。我第一句话便问他道：“你在乡村里宣传的结果如何？”他

摇摇头，凄然的沉默着。隔了一刻，他叹道：“不必谈，不必谈。总之，我是灰心了。”

“怎么样的情形，谈谈也不妨。”

“我初回本乡时，他们对于这次的事还是一无所知的。你知道，乡间的几千家门户，认字的是没有几个的。而且报纸也永没有输进来过。我把这次的大残杀案大略的告诉过他们。什么惊奇之情也引不起。只有几个少年脸上罩着淡薄的同情。一个老人说道：‘杀了这几个人算得什么事！长毛时才可怕呢！我那时还不过四岁，自己也不知怎样会逃得这难。唉，大难，劫运！’他说时，摇摇头，脸上有些自满的神色，因为他已表白出他自己经验的丰富了。我当时很愤急的大声的说：‘这一次再不争，我们大家便都要做亡国奴了！’他们惊诧的相顾，——大略是为我的愤态所惊——不久，便四散走开了，什么表示也没有。

“‘亡了国，还不是一样的种田！听说外国人比中国的兵同官还好些呢。’

“‘管他国亡不亡，我们有得田种就是了。’

“这是零零落落的从他们嘴里说出的。他们对我都有些怫然，也带着敬避之意，至少总以我为‘多事’，或‘好生事’，因此，我在那里实在住不下，只得又出来了。”

默然的，凄楚的，我们相对着。

我们的民众是一泓止水，能被风雨所掀动的只是浮面的一层，底下的呢，永远是死的，寂静的，任怎样也鼓荡不动他们。他们一丝一毫的反抗思想和前进意志都没有。“现在”是最好的，是不必变动。就处在最逆境之下，他们也能如驯羊，如耕牛似的忍耐的生活着。至多只能发出几句追羡古代仁德的叹声。在今日是追想着袁世凯，前清皇帝，在清代是追想着唐宋，在唐宋追想着汉魏。……像这样乐天任命的民族，我们将如之何呢？

他们又是最自私的，最现实的，眼光只能射到最近的一道圜线。你们如果不去打扰他们的田园，不去多征他们的租税，不去把他们现在的和平之梦打破，他们是什么事也不管的。革命党入了城，袁世凯做了皇帝，张勋在北京复辟，蔡松坡在云南起义，段祺瑞又出来做执政，这些事他们都是不管的，至多不过好奇的慨叹几声而已。至于加税和在他们乡土掘墓造路之类的事，他们却非反抗不可了。他们最怕的是多事，是变更旧状，以及把他们的钱取去了。他们的抵抗也不是有什么大力量的，但打毁一二个前进者的家宅是有余的。或竟执刀枪以自御，也许偶然有之，但如果压迫的力量加大时，他们立刻便会屈伏，或者是逃亡，或者是引颈受戮，决不会有积极的反抗思想的。这在异族统治中国时，或帝王朝代改革时，都可以看得出。尤其在我们民族受异族统治时，这种精神表现得最充量。

当中国民族在受辽金人的压迫时，在受蒙古民族的压迫时，在受满洲民族的压迫时，或在现代，受条顿民族等的压迫时，无往而不是如驯羊耕牛之忍耐的屈伏，受戮受鞭而不敢反抗的。自然未尝没有倡义师的人。然只是少数。全体的民众是不受鼓动的。虽然也时时有“严中外之防”（以前“严夷夏之防”）的呼声发出，然发这呼声的仍不过是几个在士人阶级的人，全体的民众是不会应和的。他们对于所谓“夷”，所谓“内外”，其初是漠然，到了他们的武器侵略到田园之边界时，也有些憎恶，再进一步，他们的刀架在民众的颈时，却只有屈伏，供驱使，相安无事。

这种情形在什么“正史”“编年”上是没有叙述的，但在许多笔记上，却有极详细的记载，赤裸裸的把我们止水似的民众的精神都表现出来了。宋南渡时的好些笔记，宋元之交的好些笔记，明清之交的好些笔记，都很可以供我们编辑外族的压迫史一

书的最好资料。记载八国联军入京，以及鸦片战役等等的事的，也有不少笔记。搜集这些著作，倒是一件很重要，很有趣的事。

近来偶然看了《七峰遗编》（在《虞阳说苑》中，叙清兵入常熟事）及《出围城记》（在《晨风阁丛书》中，叙英兵入镇江事），益觉得中国民族之对待外来的侵略民族，时代虽不同，而其态度是一样的。大部分是逃避，是屈伏，是挂顺民旗，门上贴了“大英保护”；小部分是自杀，殉节，——上吊，投池——再一小部分则为敌探，乘风打劫。到了征服者在入城张贴停止杀戮抢掳的告谕时，民众却蜂拥的回家，实行受大清，大英的保护，开始向异族歌功颂德了。此后，他们便仍旧“理乱不知，黜陟不闻”的，过着他们的和平的生活梦。

时代飞鸟似的过去，我们的民众，始终是这样的民众。

唉！止水的下层，止水的下层！我们将如之何?

也许有人要说，这便是中国民族所以能经历无数的年代而尚继续的滋生蔓延的生存着的原因。然而这样的生，实不如无生！

根柢不稳固，便什么华丽的屋都将建筑得不好。我希望在止水的上层的讲到什么主义，什么政治理想之前，先要注意到这止水的下层。

（原载 1925 年 9 月 6 日《文学周报》第 189 期）

西方人所见的东方

有一部分的西方人，其所见的东方，完全是从马哥孛罗（MarcoPolo）以来便戴上了的特制有色眼镜中所见到的东方。东方是绚丽的，是弘伟的，是金碧辉煌的，是遍地皆黄金的，是神秘的，是朦胧的，是亚拉伯式的神庙，花彩细碎而华美，是土尔其式的皇宫，殿苑幽伟而深沉，是蒙古族式的生活，飘忽而雄俊，是日本式的美人，娇巧而玲珑，是中国式的皇家，堂上一呼，堂下百喏，……总之，东方是有异于他们的西方的，是另一种的生活，另一种的人物，另一种的境界；总之，在他们看来，东方是充满了神秘的异邦的趣味的。

更有一部分的西方人，其所见的东方，则完全是从深入内地，强打着本地乡谈的传教士们传袭下来的。这样的东方，恰与上述的理想的神秘的东方相反。他们所见的东方是贫穷的，是残疾满地的，是饥荒无穷尽之时的，是男的拖了小辫，女的裹了小足的，是蠢愚的，是无知无识的，是不知学问书本为何物的，是待救的可怜虫，是下等的生物般的人民，是被至高无上的一种高压力所制伏着的，是怯弱若童子的，是残酷如饥狼的，同时又是

狡欺如狐兔的……总之，东方是有异于他们的西方的，是另一种的生活，另一种的人物，另一种的境界；总之，在他们看来，东方是充满了待救的饥饿与穷困的。

更有一部分人是渗合了以上两种的东方观。而自创了一种的西方式的东方，美国电影中的中国人不是洗衣服的便是做厨子的，一遇见了惊吓，他们的辫子便会直竖起来，真应了“惊辫指天”——与“怒发冲冠”相对——的一句话。雨果在巴黎他自己住宅饭厅板壁上所雕饰的中国人，乃是他自己在餐盘上饰图中所见的中国人，有的在跳舞，有的在翻滚斗，有的在板凳上竖蜻蜓，有的在饱餐着面前的精馔，而他们的衣服是特有的西方式的中国装，他们的胡子是特有的向下挂的八字须。连安徒生的童话中的中国人，也是如此的，向下的八字须，小辫子，红顶花翎，黄马褂，马蹄袖，粉底高靴，杀人是举起了明亮亮的马刀的，当街脱下衣便可以一五一十的打板子。在伦敦 Oxford Circus 左近的小戏园中变戏法的冒充中国人，便完全是被装在这个型式之中的。穿了黄色绣花短衣，——马褂——粉底靴，辫子盘在额上，见人便拱拱手，举止慢钝而脸目没有表情。全个伦敦的人真都会相信这位冒牌者乃真是一位现代的远东的大国民。从前曾见过一位孔子，头戴红顶的凉帽，身穿长袍马褂，上唇仍是两劈的向下的八字须。又曾见过一位翎顶辉煌的孔子，立在两三排西书橱的前面。又曾见过一位后羿，身穿着对襟密扣的兵勇制服，骑在大鸟身上，在射着太阳。又曾见过一个报上将注着武则天三大字的女像当作了养蚕的始祖嫘祖。John Macy 的《世界文学故事》将一位穿着中国上古的衣冠的不知是老子或是孔子的老头子当作了 Buddha。像这样的错误，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而今仍还在继续着。怪不得他们一见了太虚法师剃光了头发，衣披着袈裟，陈焕章博士“首加玄冠，身被深衣，手执楷木雕成之如意”，便不

禁万人空巷的来看见所未见的特殊的中国人物了!

离开东方这样的远，而竟大言无惭的在谈着中国、日本、波斯，自不免要闹出无数的笑柄来了。总之他们无以为东方乃是诡异的东方，乃是神秘的东方，乃是穷苦无告的东方，却无一个人是真正懂得东方的本相的——除了那一批顾问，外交官，与当小侦探的新闻记者刺探得中国政界的秘密又真又快之外——东方，实在离开他们太远了，东方实在是被他们裹在一层自己制造的浓雾之中了!

底下更引两则的小错处，以博大众的一笑。这两则都是从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伦敦出版的《The Sphere》上录下来的，第一段载在第一百三十四页，第二段载在第一百四十六页。

第一则的标题是《孙逸仙的坟》《The Tomb of Sun yat-sen》，文中附了一幅“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之像，却不料即在此处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孙中山先生的相片，流传于世界各处者无虑数千万幅，或者这位记者曾经走过 Great Russell Street 的几家旧书铺门口的，曾经见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本《三民主义》，其中附有中山先生像的插图的一部书陈列在窗口的，或者《The Sphere》的记者曾到过伦敦西区的 Godge Street 中国国民党伦敦支部，便可以知道孙中山的仪容，与这个铜板图中的孙中山先生是相差得如何的远了!

据熟悉中国时事的朋友们说，这铜板图中的人物乃是陈炯明君也。将炮击观音山的陈大哥而讹作了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岂不是一件太不可恕的谬误么?

第二则的记载是叙述北平的盗陵案的，其中附有许多的插图，毛病也恰恰出在插图之中。在一幅图里，注有一段文字，他们竟以康熙皇帝的四十八妻的陵墓为“近于上海”，这真未免太可怪了!原来清帝东陵的所在，是北平左近的遵化县界内，“近

于北平”这句话是可以说的。不料他们却说道：“近于上海!”这是哪里来的地理观念呢？如果东陵可以说“近于上海”，则伦敦也可以说是近于莫斯科了，巴黎也可以说是近于科平哈京了，罗马也可以说是近于柏林了，旧金山也可以说是近于纽约了，上海也可以说是近于北平了……我不知《The Sphere》的记者得到了通信社所供给的这些幅插图时，为何不问问清楚，再下注释呢？

《The Sphere》的记者们原不足责，他们也不过是无量数的对于东方向持谬见的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像这一类的谬误，常看西方出版物的，一定可以常常的见到的。也许已相见成熟悉，无足以为奇的了。总之，东方实在离开西方太远了，太远了！

黑土的俄罗斯，欧洲人向来也是离他们很远很远的，然而自从屠格涅甫定居于巴黎之后，欧洲人陆续的译出了他们的——托尔斯泰、屠格涅甫、杜思退益夫斯基诸人的——小说之后，自从他们读过了那些掘发黑土之秘密的小说之后，神秘可怖的俄罗斯，却成为他们的最熟悉的友人之一了。几时，几时，我们方有这样的作品介绍到西方人那里去呢？介绍了《聊斋志异》与《今古奇观》是一无所用的，介绍了《杨贵妃传》，也是一无所用的，仅仅几位华侨式的老留学生在做着剧本，传记之类，也更是不能掘发现代中国的真相出来的。能够掘发出东方的神秘的，只有深入于现代东方的生活中，知道现代东方的内在的精神的东方人!

据我所知像这样的东方人的作品，已有人在那里译述着了。但望十几年之后，西方人所见的东方，因了这些大作品的介绍，能一革去了从前的谬误。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西方人正在渴欲明白东方的秘密呢，只在我们的深能知道现代东方的灵魂者的努力而已!

（原载1929年1月《小说月报》20卷第1期）

一位最好的先驱

杨贤江先生的体格，在我们的朋友们里，本出群拔萃的壮健。他的高大的骨架，他的血色红旺的脸部，他的粗大的手与臂，在在都表示出他是一位身体里一点病状都不会有的人。

他平日又是那末样的注意到保养，和锻炼他自己的身体。在我们的许多朋友们里，知道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养的，可以说是极少极少；而想要锻炼自己的身体，使之壮健坚刚的，则更为绝无仅有。只有贤江却是不断的在注意到他自己的身体。在离今若干年前（大约总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到上海不久，贤江是和我同往的。他住在前楼，我住在亭子间里。我每天早晨起床，总看见贤江在做他的早操。他用的是西式的宽紧运动器，可以扩张呼吸量与增大手臂的筋肉的发达的。我见他把运动器吊在床栏杆上，他立在床头边，双臂在用力的一张一合，身体在用力的一蹲一立，便不觉得要笑出来。

“这有什么用处?”我问他道。

他诚恳的对我详陈身体有锻炼的必要和这种运动器具对于身体的发达与健壮有如何的关系。他那真挚的诚实的语调——他永

远是那末真挚的，诚实的，对于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竟使我深深的感动。我本来怀着不甚有好意的旁观的冷嘲的态度的。经他这样恳切的陈说——他似乎毫不觉察出我的这种态度，——倒使我感到自己是如何的卑鄙与渺小。他如导师似的站在我的面前。他的伟大的纯一的气魄，竟使我有不可逃遁的样子。

“你何妨也试试看呢？有益无损的。自从有了这个运动器以后，我的饭量增大很多了。念书的人总不肯好好的注意到自己的身体，那是不对的。好的精神寓于好的身体。如要有什么成就，则非先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不可。你何妨试试看呢?”贤江说道。

“这话倒不差。我明天也想去买一具这个运动器来试试看。”我最后不得不这样的说。但与其说是被他的辞锋所说服，不如说是被他的人格所克服。

最后一次看见他时（大约离那时已是七年以后了），还看见他的那副运动器挂在卧室墙上的一支钉上（那时，我们都已搬了好几次家了），已经是敝坏得不堪再使用的了。

在贤江获得使用这些新式的运动器的方法以前，他是早已存着身体是非注意锻炼不可的信念的了。他曾有一个时期竟相信到《因是子静坐法》一类的东西，且曾在早年的《学生杂志》发表过几篇替因是子张目的文章。但当他察觉到因是子的荒谬时，他便立刻舍弃了他，而去信仰另一种新的方法。

那末精勤不怠的在注意着自己的身体的锻炼的贤江，谁想得到他乃竟会以犯肺和肾脏的结核而逝去的呢?

他的逝去，我们的人群里，真实的是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先驱，失去了一位具有真实的伟大的人格的人物了。

“圣人”，那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名辞，但拿它来形容贤江的崇高纯洁的性格，那他是足以当之无愧的。

“英雄”，那又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甚好听的名辞，但拿它来代表贤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则它也似乎恰恰的好用（用在最好的一方面的字义上）。

他活的时候，整天整夜整月整年的在争斗着。他在为家庭而和饥寒争斗，他在为人类而和过去的恶魔争斗。

在这样的过度的用力的争斗和驰驱里，他竟极不幸的被饥寒窘困而牺牲了！

他的家境是很穷苦的，他很早便是一位“苦学”的学生。他在中学的时代（浙江第一师范），便已是一边读书，一边写文章以维持他的生活的了。那时代，他的文章写得真不少。大多数都在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上发表，讨论的问题大多是青年的读书问题和修养问题。在其间，可以充分地看出他是一位纯谨的“学人”。——在我的想象里还总以为他是一位老学究似的人物呢，想不到看了面，他竟是一位那么英挺的人物。

大约是为了学生时代的投稿的旧关系吧，所以，当他毕业后，就事于南京，不久，便舍弃了教育界的生活，而到了上海，就《学生杂志》社的编辑之聘。

我们的相识，便在他做着编辑的这个时代。

因为我们是最早的同居，又是座位很相近的同事，所以我们的交往是很密切的。

但在这末关系密切的半年里，我却从不曾和他有过什么极亲切的畅谈。他是那末的恳挚，那末的严肃，那末的一刻不肯白费他的时间，竟使我没有一个可以和他促膝密语的机会。

原来，所谓畅谈，所谓是亲切之感的密谈，总要在一个恰合的时候。即在野马似的奔跑着的闲话里，最容易见出最披肝露胆的意志来。而贤江始终是那末严紧的支配着自己的时间，竟没有机会使我可以有说“废话”的时候——也便是没有“畅谈”的时

候。

有一天，在快要黄昏的时候（仿佛还是初夏），太阳红得像野火似的，天上满布着红云，墙角上还爬着半墙日影，饶有活泼的生气。这是一个最好的散步的时候。

我到了贤江的房里。我冒失的问他道：“我们出去走走好吗?”——我那时见他是伏在书桌上划写些东西呢。

“我还有事，不能出去，对不起!”他说道。

我抬起头来,看见他案头的墙上贴着一张功课表似的东西,上面有这样的一行:“下午五时—六时半,写生活教科书及参考书”。

我感觉到自己的冒失。我没有勇气再说什么话。我很想对他道：“何必如此的辛勤呢。放工一天不可以吗?”但我实在没有勇气说出这句话来。

我说道：“没有什么。请写你的吧。”说着，我便走出他的房门，下了楼梯。我感到满心满臆的难过。为何我是那样的旷废着自己的时间呢？但同时却有些恨他，那末严肃的把工作时间表看作了铁似的不可移动的纪律；把写划文字的工作，看作了这末慎重巨大的一件事。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找他出去。

他在很早的时候起床，一起床，喝牛奶和早操之后，便大声的在念英文。我往往为他的书声所惊醒。有一次，我偶然起得早，去看看他念的书，原来他念的是一部关于心理学的书籍。他天天念，每天据他说，必定要念个三四页。一部三四百页的书，念了半年以上，而且天天在同一的时间念。他是那末贞恒的在遵守着他自己所定的“工作表”!

他并不夸耀他的聪明，他只是朴朴质质地按部就班的走着。他从没有走不到的路，他从没有过失败的事，他从没有半途而废的事业。

我们这里最多的是自作聪明的人，最多的是不肯“按部就

班”走着的人，最多的是不肯遵守着铁似的表格式的纪律的人。

我们真该祝福那些极少数的像贤江般的朴质无华的人物!

贤江从事于编辑的生活很久。在工作的时间以外，他也从事于学会的和政党的活动。

在政治运动里，他也显出他的坚贞纯一的崇高的精神来。他信仰着某一种主义的时候，他便为这主义而献身，而奋斗，一点也不退却，一点也不彷徨。他是一个最好的先驱者，最好的工作的人。他服从纪律，他服从命令。我常常的听见人说，某某人分离了，某某人转变了，但贤江却始终是如山岳般的坚定。他似乎只知认定一个大前提而走去。一切小小的纠纷，一切小小的“宦海升沉”，到了他前面便都如飞雪落在热地似的消融了。

他为了做这种政治的活动，便被迫的离开了编辑的生活。但他的编辑的生涯虽然离开了，他却仍是不绝的在著书、译书——常常用的笔名。他仍是天天在写划着原稿纸，为了生计而写。

自从他离开了编辑生活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便很少。但我还常常从报纸上及友朋们的口里知道了他的生涯。他是本着大无畏的精神，在争斗着。曾有一次，在一个最危急的时机里，他还去做一回最盛大的民众大会的主席。

他常常戴着压在眉边的一顶乌帽，还把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在街上跑着——为的躲避迫害。有时他便是这样的出入商场。携着小儿女们去买东西。

我们也曾这样的遇见几次。我真为他担心！但我在他的面前，不敢说什么。我觉得我心里如何会具这种卑怯的观念呢？我觉得自己是渺小，是无聊!

他的信仰很坚定，他的理论常是盛水不漏的。他曾用李浩吾的一个笔名，著了一部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书。这部书到今日读来，还是一部杰作。在许多的教育论著里，从没有见过那末大

胆、那末精密的分析的文字过。

当前三年的时候，我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所谓国学者》，曾攻击着那一批死气沉沉的抱着旧书以为天下之至乐的“学究”们以至“准学究”们。我以为在现在的时代，最重要的事，是抛弃了自己的厌尘界积的旧籍而去从事于西方的新事物、新学问。我们所需要的是专门的学者，而不是什么“上下古今”的学究们。贤江读了这篇文字，写来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这是我们别后最长的通信，他赞成我的意见，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他以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是完全无毒的；在吸收的时候，我们还该经过一番选择。这封信可惜不曾拿出来发表。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伟大的人物损失了，岂但是友朋们的损失而已！这样的人物最难得，至少在我们这个聪明人太多了的国度里，——最容易成为一个热力，一个中心。他的逝去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

附记： 我在要写本文之前，恰好接到上海某商业机关出版的一册定期刊物，其中载有一篇追悼贤江的文字。我读了一遍，我不禁愤然，更不禁由愤而悲了。那篇文字简直是可笑之至的卑劣。那位作者简直是没有完全明了贤江的为人和性情，更是完全没有知道人世间在“饭碗”以外还有别的东西！所以我便赶快的将这篇文字写出。

（原载1932年1月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出版《文学月刊》第2卷第2期，题目是编者所加。）

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当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逝去了几位友人，正有如万木森森的树林里，落下了两片三片的黄叶，那又算得什么事！我们该追悼无数为主义而脰折断颈的“烈士”，我们该追悼无数为抵御强权，为维护民族的生存而被大炮枪弹所屠杀的兵士，我们该追悼无数的在国内，国外任人烹割的，无抵抗的民众。我们真无暇纪念到我们自己的几位友人们，当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

然而在这个“万方多难”的年头，逝去了的那几位友人，却正是无数的受苦难的民众的缩影。我们为那几位友人而哭，而哀悼，除了为我们的友情之外，也还有些难堪的别的情怀在。我们的勇士实在太少了。我们的诗才也实在太寥落了。当这个年头儿，该是许多勇士，许多诗人，为民众，为生活在这个古老的国土上的人类效力的时候，却正是那些最勇敢的勇士们受最难堪的苦难，而逝去，也正是那些最可珍异的诗才们受无妄之横祸的时候。站在最前面的一批，去了，远了，后继者有谁呢？真难说！这是我们所不得不为我们的逝去的友人们痛心的。我们常是太取

巧了，太个人主义了，太自私了。站在任何主义的坚固的阵线上而作战的人们，在这古老的国里，几千年来就不多几个。现在是个大转变的时代，该产生出无数的意志坚定的战士，有为民众，为主义——不管他什么主义——而牺牲而努力。在过去的三五年间也真的产生了不少这样的无名的英雄们。这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一线新的生机。我们该爱护这新生的根芽，我们该培植这新生的德性。然而不然，最遭苦难的却正是他们！那不全是被“屠杀”，——当然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还有无数的别的不可说的法术儿，被用来销铄他们，毁亡他们。总之，要使意志坚定的最好的最有希望的青年们，在全国不见了踪迹。这是我们最可痛心的事。

至少，至少，我们该为国家爱惜有希望的人们，为民族爱惜意志坚定的战士们。这是我忆念到今年逝去的几位友人们便要觉得痛心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有的友情而已。

一 胡也频先生

第一个该纪念的友人是胡也频先生，在今年逝去的友人们中。

胡先生的死，离现在已有好几个月了，我老想对他的死说几句话，老是没有机会。他的死是一个战士般的牺牲，是值得任何敌与友的致敬的。

凡是认识也频的人，没有一个曾会想到他的死会是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他是那样的文弱，那样的和平；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式”的文人，做着并不激刺的诗与小说的，谁会想得到他竟会遭际到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

也频的诗与小说，最早是在北平的《晨报》副刊和《现代评

论》上发表的。在那个时代，他所写的诗与小说一点也没有比当代的一般流行的诗人和小说家们的作品有什么更足以招祸惹殃的所在。他的诗文散文，完全是所谓“绅士式”的文学：圆润，技巧；说的是日常的生活，绅士的故事。一丝半毫的反抗时代的影子，在那里都找不到。他们如百灵鸟在无云的天空，独自的歌啭着，他们如黄莺儿在枝头上跳跃不定的一声两声自得的鸣叫着。他们似还没有尝到任何真实的人间的生活的辛辣味儿。

后来，他到了上海。他的作品便常在《小说月报》上及他和丁玲，沈从文诸位自己所办的《红黑》上发表，他的作风还是一毫也不曾变动。他那时所写的，似以小说为最多。也只是些“绅士式”的小说。

有一天，他和从文同到我们那里来。

“我们组织了一个出版机关，要自己出个文艺杂志，”也频这样说，微笑的。

“要你们大家都帮忙才好呢，”从文说。

过几天，果然有“红黑社”请客的通知来。

那一天在静安寺路华安公司的楼上，举行了一次很盛大的宴会，倒有不少我所不认识的士女。也频和丁玲是那样殷勤的招待着。也频的瘦削的脸上，照耀着喜悦的颜色。他是十足的表现着“绅士式”的文人的气度，——但恐怕这便是最后的一次了。

《红黑》出版了几期，听说《红黑》的出版部，发生了问题。没有别的，只为的是：“红”“黑”两个字太鲜明得碍目。于是不管它的内容如何，便来了一次不很愉快的干涉和阻碍。在那个时候，也频定受有很大的刺激与冲动。后来的转变，或已于此时植下很深的根芽。

有半年之久，他所做的仍是那一类“绅士式”的小说。那时他的生活似很艰苦，常常要为了生活而做小说，要为了卖小说而

奔走着。在那个时候，他是和“现实的生活”窄路相逢了；他和它面对面的站着。常有被它吞没下去的危险。但他始终是挣扎着，并不退却，也并不转入悲观。

常是为了“没有米了”，“房钱是来催迫过好几趟了”的题目，执持了匆匆完稿的作品去出卖。

逢到“婉辞拒却”的机会是不少的，但也颇始终保持着他的雍容大量的绅士态度，一点也不着恼。把他的文字作严刻的讥弹着的也有，但他仍是很虚心的并不表现出不愉快的态度来。

我不曾见过那么好脾气的小说家，诗人。

在那个时候，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于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他和我是无话不谈的，在那时候。

不知在什么时候，他的作风，他的生活突然的起了一个绝大的转变，这个大转变，使他由“绅士”一跃而成为一个战士，使他由颓唐的文人的生活，一变而成为一位勇敢的时代的先驱。

他的爽直的性格，真纯的意志，充足的生活力，以至他的富有向前进的精神，都足以使他毫不踌躇的实现他的这个转变，使他并不退缩的站到时代的最前线去。

我记得，他有好几个月不来了。在前年的冬天，一个灰暗的下午，他又来了，带了一包的原稿。

“我现在的作风转变了，这是转变后的第一篇小说，中篇的，请你看看，可否有发表的机会。”

那中篇小说的题目是《到莫斯科去》。我匆匆的翻了一遍，颇为他的大胆的记述和言论所震动。

“等我细细拜读一下再说。假如没有什么‘违碍’，发表当然是不成问题的。”我说。

我不好意思立刻便对他说，那题目便是一个最会“触犯时

忌”的标帜。

像那样坦白的暴露着最会“触犯时忌”的事实的小说，在当时的出版物上，至少在《小说月报》上——是没法可以发表的。所以第二次他来了时，我便真心抱歉的对他说道：

“实在太对不住了，这部中篇，为了有‘违碍’，月报上似乎是不能发表的。”

也频非常明了我的地位，他微笑道：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也知道有些‘不便’。但请你指教这小说里有什么不妥当的所在?”

我坦白的说出了我的意见。他很觉得同意。

以后，他依然常常来，还常常拿稿子来，但不常常是他自己的，有时是丁玲的，有时是从文的。他还不时的说穷，但精神却极为焕发，似乎他的兴会比往常都好。我知道他在“工作”，但我决不问他什么——我向来是绝对不打听友人们的行动的。在他小说里，我见到他是时时很坦白的在诉说他的“工作”的情形，以及心理上的转变与进展。

在去年下半年的小说里，他似仍在写着他自己的“工作”的事；但在那时，有一件在他生活里比较重要的事发生，那便是丁玲的生孩子。

为了这件事，他奔走筹划了不少时候。他所写的《母亲》和《牺牲》的两个短篇，便可充分的表现出他那时的心理的变化。我以为，在他的许多小说里，那两篇是要归入最好的一边，就技巧而论。

他这件家庭的事，刚刚忙过去不久，不料一个惊人的消息便接着而来，那便是他的被捕。我始终不大明白他被捕的真实原因何在。关于这，有种种的传言。

从他被捕以后，由丁玲、从文那里，时时得到如何设法营救

他的消息。

突然的，又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那便是他已经是如一个战士般的牺牲了。关于这，又有种种的传言。其中的一个是，在一个死寂的中夜的时候，有人听见一队少年们高唱着《国际歌》，接着“拍拍拍”的一阵枪声，便将这激昂高吭的歌声永远，永远的打断了。

也频便是这样的战士般的死去，据说。

谁知道呢？

但从此以后，便不再听见关于营救他的消息了，也不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的消息了。

他是这样的得到一个英雄的死！凡是认识也频的人谁还会想得到呢?!

二 洛生先生

第二个该纪念的友人是洛生先生。

洛生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实的姓名是恽雨棠。

我有好久不知道洛生是何等样人，虽然在《小说月报》上已几次的登载过他的文字，——正如我有好久不知道巴金先生是谁一样。大约是前年的秋天吧，同事的某先生送来了一册文稿，他说：“这是一个朋友转交来的，不知《小说月报》上可登否?”

那是题为《苏俄文艺概论》的一册原稿，底下作者的署名是“洛生”二字。

我读了那册原稿，觉得叙述很有条理，在那几万个字里，已将我们所想知道的俄国大革命后的文坛的历史与现状，说得十分的明白，一点也不含糊。

我很想知道洛生是谁，但那位同事，他也不明白。他说，只

知道洛生是曾经到过俄国的，他的俄文程度很不坏而已。

我不再追问下去。

我很想请洛生多译些小说或论文，但自从刊出《概论》之后，总有半年多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也再没有人提起过他。

我不知道他的所在，我不知道他是谁。

有一天，在早晨成堆的送来的邮件里，我得到一封署名为洛生的信，他说，约定在某一天来看我，有事面谈。

我很高兴，我终于能见到这位谜似的洛生。

他依约而来。会客单上写的仍是“洛生”两个字。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脸部表现久历风霜的颜色。从他那坚定有威的容颜上便知道他定是一位意志异常的坚定的。在我的许多友人们里，似没有比他更为严肃，坚定的。我们没有谈过一句题外话。他来，是为了稿件的事，谈完了，便告辞。

我一点也不曾想到要问他的姓名。

后来，他不时的来，也总是为了文稿的事。我们渐渐的熟悉了。从他的评判和论断上看来，足以见出他是一位很左倾的意志坚定的人物。他的来，常是那样的神秘，有时戴了帽檐压在眉前的打鸟帽，有时戴着眼镜，有时更扮以一位穿短衫的工人般的人物。

我不便问他的事。但我很担心他的行动。

有人告诉我，他看见洛生穿着一身敞着前胸的蓝布短衣，在拉着洋车呢！有一天。

他是那样的谜般的行动，正如他的那样的谜般的姓氏一样。

有一次，当四月的繁花怒放的时候，他来了，表示着很严重的神色。正是下午，我坐在沉闷的工作室里，实在有些感着“春”的催睡的威力。他的来，使我如转入另一个气候里。我顿

时的清醒了，振作了。

他是来和我谈当时正在流行着的“新兴文艺”的问题的。

他问我对这有什么意见，还有：

“你的杂志的态度，究竟如何?”

虽然我和他不是很生疏，但这一次那末正式的严重性的访问，颇使我觉得窘。

我只得将我的及杂志的地位，详细的使他明了。

他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当时那副严重的神色，我还记得很清楚。

方先生从日本回来，我告诉他，有洛生这样的一个人。

“我去打听打听看，高大的个儿，大约是G吧?”方说。

“也许是的。”

第二次见到方时，方说：“我已经打听出来了，他不是G，乃是我们的旧同事——在定书柜上办事的恽雨棠。”

说起恽雨棠，我便记起很早的一位《小说月报》的投稿者来，恽君是曾在《小说月报》上登过一篇小说的。我记得，他用的是很讲究的毛边纸写的，写的字体很清秀可喜，写的故事，也是一篇富于家庭的趣味的事。我的想象中，始终以他为一个很文雅的瘦弱的如一般文人似的人物。

谁想得到这位洛生，便会和那位恽雨棠是同一个人。

自知道了洛生的真实的姓氏之后，便再也见不到他。

有人传说，洛生在闹着恋爱的问题，到外城去了。

但他不再来。

又有人传说，洛生和他的妻，已一同被捕了。

他的不曾再度出现，大约可证实了这个传说吧。

过了一二个月，又有传说。洛生和他的妻，都已如战士般的同被牺牲了。

在如今的一个大时代里，这种的牺牲不是少见的。

但他不再来!

洛生，谜般的出现，便也这样的谜般的消失了。

但他不再来! 永远的不再来!!!

三　徐志摩先生

第三个应该纪念的是徐志摩先生。

我万想不到要追悼到志摩! 他的印象，他的清臞的略带苍白的面容，他的爽脆可喜的谈笑，还活泼泼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是在四个礼拜以前，适之先生的家中。他到了北平，便打电话来找我，我在他的房里坐了两三点钟。我们谈的话都是无关紧要的，但也都是无顾忌的。他的态度仍如平常一般的愉快，无思虑。想不到在四个星期之后，我们便永远的再见不到他了! ——我们住在乡下的人，消息真是迟钝，便连他南下的消息，也还不曾听到过呢。我还答应过清华的同学，说要找他来讲演。不料这句话刚说得不到几天，我们便再也听不到他的谈吐，他的语声了!

地山告诉我说，他最后见到志摩的一天，是在前门的拥挤的人群里，志摩和梁思成君夫妇同在着。

“地山，我就要回济南去了呢。”志摩说。

“什么时候再回北平来呢?”

志摩悠然仍带着开玩笑似的态度说道：“那倒说不上。也许永不再回来了。”

地山复述着最后这句话时，觉得志摩的话颇有些“语谶”。

前天在北海的桥上遇见了铁岩。我们说到了志摩的死。铁岩道：

“事情是有些可怪。志摩的脸色不是很白的么？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觉得他的脸上仿佛罩上了一层黑光。”

这些都是事后的一种想当然的追忆，未必便是真实的预兆，也许我是太不细心了，这种的预兆，压根儿便不曾在我的心上飘浮过。

其实，志摩的死，也实在太突然了，太意外了，致使我们初闻的时候，都不会真确的相信。我见到报纸后，立即打电话去问胡宅：

“报纸载的徐志摩先生的事靠得住么？”

回复的话是：“靠得住的；徐志摩先生确已逝世了。”

“有什么人到济南去料理呢？”

“去的是张慰慈，张奚若几位先生。”

当我第一天见到报纸，载着一架飞机失事了，死了两个机师，一位乘客的失事时，只是慨叹而已。谁想得到，那位乘客便会是志摩！

志摩不死于病，不死于国事，不死于种种的“天灾人祸”之中，而死于空中，死于烈焰腾腾，火星乱迸的当儿，这真是一个不平凡的死，且是一个太无端的死！

也频、洛生的死，是战士般的牺牲；志摩的死，却是何所为的呢？

我们慨叹于一位很有希望的伟大的诗人的逝去，但我们也不忍因此去责备任何人。责备又何所用呢？

志摩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凡是和他见过面的人，都要这样说。他宽容，他包纳一切，他无机心，这使他对于任何方面，都显得可以相融洽。他鼓励，他欣赏，他赞扬任何派别的文学，受他诱掖的文人可真是不少！人家误会他，他并不生气；人家责骂他，他还能宽容他们。诗人，小说家都是度量狭小得令人可怕

的，志摩却超出于一切的常例之外，他的度量的渊渊颇令人难测其深处。

他在上海发起笔会。他的主旨，便在使文人们不要耗废时力于因不相谅解而起的争斗之中。他颇想招致任何派别的文学家，使之聚会于一堂，俾得消灭一切无谓的误会。他很希望上海的左翼文人们，也加入这个团体。同时，连久已被人唾弃的“礼拜六”派的通俗文士们，他也想招致（我是最反对他要引入那些通俗文士们的意思的）。虽然结果未必能够尽如他意，然他的心力却已费得不少了。

在当代的文坛上像他那样的不具有“派别”的旗帜与偏见的，能够融洽一切，宽容一切的，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人。

他是一位很早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但他同别的会社也并不是没有相当的联络，他是一位新月社的最努力的社员，但他对于新月社以外的文学运动，也还不失去其参加的兴趣。

他只知道“文学”，他只知道为“文学”而努力，他的动机和兴趣都是异常的纯一的，所以他决不会成为一位偏执的人。

许多人对于志摩似乎都有些误会。

有的人误会志摩是一个华贵的“公子哥儿”。他们以为：他的生活是异常的愉快与丰富的，他是不必“待米下锅”的，他是不必顾虑到他的明天乃至明年以后的生计的。在表面上看，这种推测倒未必错。他的外表，他的行动，似是一位十足的“公子哥儿”。可惜他做“公子哥儿”的年代恐怕是未必很久。他的父母的家庭的情况，倒足以允许他做一位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儿”。但他却早已脱去了家庭的羁绊而独立维持着他自己的生计。他在最近三五年里我晓得，常是为衣食而奔走于四方。他并不充裕。他常要得到稿费以维护家计。有一个时期，他是靠着中华书局的不多的编辑费做他的主要的生活费。有一个时期，他奔走于上

海、南京之间，每星期要往来京沪路一次，身兼中大与光华两校的教席，为的是家计！

有的人误会志摩是一位像春天的蛱蝶般的无忧无虑的人物。他们以为志摩的生活既极华贵，舒适，他的心地更是优游愉快；似没有一丝一抹的忧闷的云影曾飞浮过他的心头。我们见到他，永远见到的是恬静若无忧虑的气度，永远见到的是若庄、若谐的愉快的笑语与风趣盎然的谈吐。其实，在志摩的心头，他是深蕴着“不足与外人道”的苦闷的。他的家庭便够他麻烦的了。他的家庭之间，恐怕未必有很怡愉的生活（请恕我太坦率了的诉说）。有好几年了，他只是将黄连似的苦楚，向腹中强自咽下。他决不向人前诉过一句。也亏得他的性情本来是乐天的，所以常只是以“幽默”来替换了他的“无可奈何的轻喟”。这在他的近几年的诗里，有隐约的影子存在着。我们都可见得出。

更有的人误会志摩只是一位歌颂人世间的光明的诗人，只是一位像站在阳光斑斑斓斓的从树叶缝中窥射下去的枝头上的鸟儿似的，仅是啭唱着他自己的愉快的清歌，因此，这个误会，我们也可以将志摩自己的许多诗与散文去消释了它。志摩的生活并不比生在这个大时代的任何人愉快得多少；他的对于人世间的事变，其感受性的敏捷，也并不下于感受性最敏捷的人们。他所唱的并不全是欢歌。特别是这几年，他的诗差不多常常是充满了肃杀，消极的气氛，下面是一个例：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猛虎集》九十页以下

这是许多年来的尝够了人世间的“辛苦艰难”发出来的呼号。志摩也许曾尝过人生的软哈哈的甜蜜，但这许多年来，他所尝到的人生，却是苦到比黄连更要苦的，致使那么活泼的乐天多趣的志摩，也不由得不如他自己所说的成了：“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猛虎集》序五页）。

经了这种痛苦与压迫之下，志摩是变了一个人，他的诗也在跟着变。他有成为一位比他现在所成就更为远大，更为伟大的诗人的可能。很可惜的，就在这个转变的时代里，一场不可测的“横祸”竟永远的永远的夺去了志摩的舌与笔！

我不仅为友情而悼我的失去一位最恳挚的朋友，也为这个当前大时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位心胸最广，而且最有希望的诗人！

（原载1931年12月《文学月刊》第2卷第1期
和1932年1月《文学月刊》第2卷第2期）

记黄小泉先生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们没有一个能够忘记了他。

他并不是一位出奇的人物；他没有赫赫之名；他不曾留下什么有名的著作，他不曾建立下什么令年轻人眉飞色舞的功勋。他只是一位小学教员，一位最没有野心的忠实的小学教员。他一生以教人为职业。他教导出不少位的很好的学生。他们都跑出他的前面，跟着时代走去，或被时代拖了走去。但他留在那里，永远的继续的在教诲，在勤勤恳恳的做他的本分的事业。他做了五年，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的小学教员，心无旁骛，志不他迁，直到他儿子炎甫承继了他的事业之后，他方才歇下他的担子，去从事一件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工作。

他是一位最好的公民。他尽了他所应尽的最大的责任；不曾一天躲过懒，不曾想到过变更他的途程。——虽然在这二十年间尽有别的机会给他向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路上走去。他只是不息不倦的教诲着，教诲着，教诲着。

小学校便是他的家庭之外的唯一的工作与游息之所。他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连烟酒也都不入口。

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厂主，在他从绑票匪的铁腕之下脱逃出来的时候，有人问他道："你为什么会不顾生死的脱逃出来呢?"

他答道："我知道我会得救。我生平不曾做过一件亏心的事，从工厂出来便到礼拜堂；从家里出来便到工厂。我知道上帝会保佑我的。"

小泉先生的工厂，便是他的学校，而他的礼拜堂也便是他的学校。他是确确实实的不曾到过第三个地方去；从家里出来便到学校，从学校出来便到家里。

他在家里是一位最好的父亲。他当然不是一位公子少爷，他父亲不曾为他留下多少遗产。也许只有一所三四间屋的瓦房——我已经记不清了，说不定这所瓦房还是租来的。他的薪水的收入是很微小的。但他的家庭生活很快活。他的儿子炎甫从少是在他的"父亲兼任教师"的教育之下长大的。炎甫进了中学，可以自力研究了，他才放手。但到了炎甫在中学毕业之后，却因为经济的困难，没有希望升学，只好也在家乡做着小学教员。炎甫的收入极小，对于他的帮助当然是不多。这几十年间，他们的一家，这样的在不充裕的生活里度过。

但他们很快活。父子之间，老是像朋友似的在讨论着什么，在互相帮助着什么。炎甫结了婚。他的妻是我少时候很熟悉的一位游伴。她在他们家里觉得很舒服。他们从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争执。

小泉先生在学校里，对于一般小学生的态度，也便是像对待他自己的儿子炎甫一样；不当他们是被教诲的学生们，不以他们为知识不充足的小人们；他只当他们是朋友，最密切亲近的朋友。他极善诱导启发，出之以至诚，发之于心坎。我从不曾看见

他对于小学生有过疾言厉色的责备。有什么学生犯下了过错，他总是和蔼的在劝告，在絮谈，在闲话。

没有一个学生怕他，但没有一个学生不敬爱他。

他做了二十年的高等小学校的教员，校长。他自己原是科举出身。对于新式的教育却努力的不断的在学习，在研究，在讨论。在内地，看报的人很少，读杂志的人更少；我记得他却定阅了一份《教育杂志》（?）这当然给他以不少的新的资料与教导法。

他是一位教国文的教师。所谓国文，本来是最难教授的东西；清末到民国六七年间的高等小学的国文，尤其是困难中之困难。不能放弃了旧的四书五经，同时又必须应用到新的教科书。教高小学生以《左传》《孟子》和《古文观止》之类是“对牛弹琴”之举。但小泉先生却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材料。

我在别一个小学校里，国文教员拖长了声音，板正了脸孔，教我读《古文观止》。我至今还恨这部无聊的选本!

但小泉先生教我念《左传》，他用的是新的方法，我却很感到趣味。

仿佛是，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了小泉先生念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

高小毕业后，预备考中学。曾和炎甫等几个同学，在一所庙宇里补习国文。教员也便是小泉先生。在那时候，我的国文，进步得最快。我第一次学习着作文。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那时候的快乐的生活。

到进了中学校，那国文教师又在板正了脸孔，拖长了声音在念《古文观止》!求小泉先生时代那末活泼善诱的国文教师是终于不可得了!

所以，受教的日子虽不很多，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

他和我家有世谊，我和炎甫又是很好的同学，所以，虽离开了他的学校，他还不断的在教诲我。

假如我对于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永远不能忘记了他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的态度——虽然离开了他已经有十几年，而现在是永不能有再见到他的机会了。

但他的声音笑貌在我还鲜明如昨日！

二三年七月九日在张家口车上

（原载1934年9月《太白》创刊号）

北　平

你若是在春天到北平，第一个印象也许便会给你以十分的不愉快。你从前门东车站或西车站下了火车，出了站门，踏上了北平的灰黑的土地上时，一阵大风刮来，刮得你不能不向后倒退几步；那风卷起了一团的泥沙；你一不小心便会迷了双眼，怪难受的；而嘴里吹进了几粒细沙在牙齿间萨拉萨拉的作响。耳朵壳里，眼缝边，黑马褂或西服外套上，立刻便都积了一层黄灰色的沙垢。你到了家，或到了旅店，得仔细的洗涤了一顿，才会觉得清爽些。

“这鬼地方！那末大的风，那末多的灰尘！”你也许会很不高兴的诅咒的说。

风整天整夜的虎虎的在刮，火炉的铅皮烟通，纸的窗户，都在乒乒乓乓的相碰着，也许会闹得你半夜睡不着。第二天清早，一睁开眼，呵，满窗的黄金色，你满心高兴，以为这是太阳光，你今天将可以得一个畅快的游览了。然而风声还在虎虎的怒吼着。擦擦眼，拥被坐在床上，你便要立刻懊丧起来。那黄澄澄的，错疑作太阳光的，却正是漫天漫地的吹刮着的黄沙！风声吼

吼的还不曾歇气。你也许会懊悔来这一趟。

但到了下午，或到了第三天，风渐渐的平静起来。太阳光真实的黄亮亮的晒在墙头，晒进窗里。那份温暖和平的气息儿，立刻便会鼓动了你向外面跑跑的心思。鸟声细碎的在鸣叫着，大约是小麻雀儿的唧唧声居多。——碰巧，院子里有一株杏花或桃花，正涵着苞，浓红色的一朵朵，将放未放。枣树的叶子正在努力的向外崛起。——北平的枣树是那末多，几乎家家天井里都有个一株两株的。柳树的柔枝儿已经是透露出嫩嫩的黄色来。只有硕大的榆树上，却还是乌黑的秃枝，一点什么春的消息都没有。

你开了房门，到院子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啊，好新鲜的空气，仿佛在那里面便挟带着生命力似的。不由得不使你神清气爽。太阳光好不可爱。天上干干净净的没半朵浮云，俨然是“南方秋天”的样子。你得知道，北平当晴天的时候，永远的那一份儿“天高气爽”的晴明的劲儿，四季皆然，不独春日如此。

太阳光晒得你有点暖得发慌。“关不住了！”你准会在心底偷偷的叫着。

你便准得应了这自然之招呼而走到街上。

但你得留意，即使你是阔人，衣袋里有充足的金洋银洋，你也不应摆阔，坐汽车。被关在汽车的玻璃窗里，你便成了如同被蓄养在玻璃缸的金鱼似的无生气的生物了。你将一点也享受不到什么。汽车那末飞快的冲跑过去，仿佛是去赶什么重要的会议。可是你是来游玩，不是来赶会。汽车会把一切自然的美景都推到你的后面去。你不能吟味，你不能停留，你不能称心称意的欣赏。这正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的勾当。你不会蠢到如此的。

北平不接受那末摆阔的阔客。汽车客是永远不会见到北平的真面目的。北平是个“游览区”。天然的不欢迎“走车看花”——比走马看花还杀风景的勾当——的人物。

那末，你得坐“洋车”——但得注意：如果你是南人，叫一声黄包车，准保个个车夫都不理会你，那是一种侮辱，他们以为。（黄包，北音近于王八。）或酸溜溜的招呼道：“人力车，”他们也不会明白的。如果叫道：“胶皮，”他们便知道你是从天津来的，准得多抬些价。或索性洋气十足的，叫道，“力克夏，”他们便也懂，但却只能以“毛”为单位的给车价了。

“洋车”是北平最主要的交通物。价廉而稳妥，不快不慢，恰到好处。但走到大街上，如果遇见一位漂亮的姑娘或一位洋人在前面车上，碰巧，你的车夫也是一位年轻力健的小伙子，他们赛起车来，那可有点危险。

干脆，走路，倒也不坏。近来北平的路政很好，除了冷街小巷，没有要人、洋人住的地方，还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外，其余冲要之区，确可散步。

出了巷口，向皇城方面走，你便将渐入佳景的。黄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阳光里发亮光，土红色的墙，怪有意思的围着那“特别区”。入了天安门内，你便立刻有应接不暇之感。如果你是聪明的，在这里，你必得跳下车来，散步的走着。那两支白石盘龙的华表，屹立在中间，恰好烘托着那一长排的白石栏杆和三座白石拱桥，表现出很调和的华贵而苍老的气象来，活像一位年老有德、饱历世故、火气全消的学士大夫，没有丝毫的火辣辣的暴发户的讨厌样儿。春冰方解，一池不浅不溢的春水，碧油油的可当一面镜子照。正中的一座拱桥的三个桥洞，映在水面，恰好是一个完全的圆形。

你过了桥，向北走。那厚厚的门洞也是怪可爱的（夏天是乘风凉最好的地方）。午门之前，杂草丛生，正如一位不加粉黛的村姑，自有一种风趣。那左右两排小屋，仿佛将要开出口来，告诉你以明清的若干次的政变，和若干大臣、大将雍雍锵锵的随驾

而出入。这里也有两支白色的华表，颜色显得黄些，更觉得苍老而古雅。无论你向东走，或向西走，——你可以暂时不必向北进端门，那是历史博物馆的入门处，要购票的。——你可以见到很可愉悦的景色。出了一道门，沿了灰色的宫墙根，向西北走，或向东北走，你便可以见到护城河里的水是那末绿得可爱。太庙或中山公园后面的柏树林是那末苍苍郁郁的，有如见到深山古墓。和你同道走着的，有许多走得比你还慢，还没有目的的人物；他们穿了大袖的过时的衣服，足上登着古式的鞋，手上托着一只鸟笼，或臂上栖着一只被长链锁住的鸟，懒懒散散的在那里走着。有时也可遇到带着一群小哈叭狗的人，有气势的在赶着路。但你如果到了东华门或西华门而折回去时，你将见他们也并不曾往前走，他们也和你一样的折了回去。他们是在这特殊幽静的水边溜达着的！溜达，是北平人生活的主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在这同一的水边，城墙下，溜达整个半天，天天如此，年年如此，除了刮大风，下大雪，天气过于寒冷的时候。你将永远猜想不出，他们是怎样过活的。你也许在幻想着，他们必定是没落的公子王孙，也许你便因此凄怆的怀念着他们的过去的豪华和今日的沦落。

拍的一声响，惊得你一大跳，那是一个牧人，赶了一群羊走过，长长的牧鞭打在地上的声音。接着，一辆一九三四年式的汽车呜呜的飞驰而过。你的胡思乱想为之撕得粉碎。——但你得知道，你的凄怆的情感是落了空。那些臂鸟驱狗的人物，不一定是没落的王孙，他们多半是以驯养鸟狗为生活的商人们。

你再进了那座门，向南走，仍走到天安门内。这一次，你得继续的向南走。大石板地，没有车马的经过，前面的高大的城楼，作为你的目标。左右全都是高及人头的灌木林子。在这时候，黄色的迎春花正在盛开，一片的喧闹的春意。红刺梅也在含

苞。晚开的花树，枝头也都有了绿色。在这灌木林子里，你也许可以徘徊个几个小时。在红刺梅盛开的时候，连你的脸色和衣彩也都会映上红色的笑影。散步在那白色的阔而长的大石道，便是一种愉快。心胸阔大而无思虑。昨天的积闷，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你将不再对北平有什么诅咒。你将开始发生留恋。

你向南走，直走到前门大街的边沿上，可望见东西交民巷口的木牌坊，可望见你下车来的东车站或西车站，还可望见屹立在前面的很弘伟的一座大牌楼。乱纷纷的人和车，马和货物；有最新式的汽车，也有最古老的大车，简直是最大的一个运输物的展览会。

你站了一会，觉得看腻了，两腿也有点发酸了，你便可以向前走了几步，极廉价的雇到一辆洋车，在中山公园口放下。

这公园是北平很特殊的一个中心。有过一个时期，当北海还不曾开放的时候，她是北平唯一的社交的集中点。在那里，你可以见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无产者是不在内，他们是被几分大洋的门票摈在园外的。你在那里坐了一会，立刻便可以招致了许多熟人。你不必家家拜访或邀致，他们自然会来。当海棠盛开时，牡丹，芍药盛开时，菊花盛开时的黄昏，那里是最热闹的上市的当儿。茶座全塞满了人，几乎没有一点空地。一桌人刚站了起来，立刻便会有候补的挤了上去。老板在笑，伙计们也在笑。他们的收入是如春花似的繁多。直到菊花谢后，方才渐渐的冷落了下来。

你坐在茶座上，舒适的把身体堆放在藤椅里，太阳光满晒在身上，棉衣的背上，有些热起来。前后左右，都有人在走动，在高谈，在低语。坛上的牡丹花，一朵朵总有大碗粗细。说是赏花，其实，眼光也是东溜西溜的。有时，目无所瞩，心无所思的，可以懒懒的呆在那里，整整的呆个大半天。

一阵和风吹来，遍地白色的柳絮在团团的乱转，渐转成一个球形，被推到墙角。而漫天飞舞着的棉状的小块，常常扑到你面上，强塞进你的鼻孔。

如果你在清晨来这里，你将见到有几堆的人，老少肥瘦俱齐，在大树下空地上练习打太极拳。这运动常常邀引了患肺痨者去参加，而因此更促短了他们的寿命。而这时，这公园里也便是肺痨病者们最活动的时候。瘦得骨立的中年人们，倚着杖，蹒跚的在走着，——说是呼吸新鲜空气——走了几步，往往咳得伸不起腰来，有时，喀的一声，吐了一大块浓痰在地上。为了这，你也许再不敢到这园来。然而，一到了下午，这园里却仍是拥挤着人。谁也不曾想到天天清晨所演的那悲剧。

园后的大柏树林子，也够受糟蹋的。茶烟和瓜子壳，熏得碧绿的柏树叶子都有点显出枯黄色来，那林子的寿命，大约也不会很长久。

和中山公园的热闹相陪衬的是隔不几十步的太庙的冷落。不知为了什么，去太庙的人到底少。只有年轻的情人们，偶尔一对两对的避人到此密谈。也间有不喜追逐在热闹之后的人，在这清静点的地方散步。这里的柏树林，因为被关闭了数百年之后，而新被开放之故，还很顽健似的，巢在树上的"灰鹤"也还不曾搬家他去。

太庙所陈列的清代各帝的祭殿和寝宫，未见者将以为是如何的辉煌显赫，如何的富丽堂皇，其实，却不值一看。一色黄缎绣花的被褥衣垫，并没有什么足令人羡慕。每张供桌上所列的木雕的杯碗及烛盘等等，还不如豪富人家的祖先堂的讲究。从前读一明人笔记，说，到明孝陵参观上供，见所供者不过冬瓜汤等等极淡薄贱价的菜。这里在皇帝还在宫中时，祭供时，想也不过如此。是帝王和平民，不仅在坟墓里同为枯骨，即所馨享的也不过

如此如此而已。

你在第二天可以到北城去游览一趟，那一边值得看的东西很不少。后门左近有国子监，钟楼及鼓楼。钟鼓楼每县都有之，但这里，却显得异常的弘伟。国子监，为从前最高的学府，那里边，藏有石鼓——但现在这著名的石鼓却已南迁了。由后门向西走，有十刹海；相传《红楼梦》所描写的大观园就在十刹海附近。这海是平民的夏天的娱乐场。海北，有规模极大的冰窖一区。海的面积，全都是稻田和荷花荡。(北平人的养荷花是一业，和种水稻一样。)夏天，荷花盛开时，确很可观。倚在会贤堂的楼栏上，望着骤雨打在荷盖上，那喷人的荷香和刹刹的细碎的响声，在别处是闻不到、听不到的。如果在芦席棚搭的茶座上听着，虽显得更亲切些，却往往棚顶漏水，而水点落在芦席上，那声音也怪难听的，有喧宾夺主之感。最佳的是夏已过去，枯荷满海，十刹海的闹市已经收场，那时，如果再到会贤堂楼上，倚栏听雨，便的确不含糊的有“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妙，不过，北平秋天少雨，这境界颇不易逢。

十刹海的对面，便是北海的后门。由这里进北海，向东走，经过澄心斋、松坡图书馆、仿膳、五龙亭，一直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惟惜五龙亭等处，夏天人太闹。极乐世界已破坏得不堪，没有一尊佛像能保得不断脰折臂的。而北海之饶有古趣者，也只有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游人是最少进去的。如果由后面向南走，你便可以走到北海董事会等处，那里也是开放的，有茶座，却极冷落。在五龙亭坐船，渡过海——冬天是坐了冰船滑过去——便是一个圆岛，四面皆水，以一桥和大门相通。

岛的中央，高耸着白塔。依山势的高下，随意布置着假山、庙宇、游廊、小室，那曲折的工程很足供我们作半日游。

如果，在晴天，倚在漪澜堂前的白石栏杆上，静观着一泓平

静不波的湖水，受着太阳光，闪闪的反射着金光出来，湖面上偶然泛着几只游艇，飞过几只鹭鸶，惊起一串的呷呷的野鸭，都足够使你留恋个若干时候。但冬天，那是最坏的时候了，这场面上将辟为冰场，红男绿女们在那里奔走驰驶，叫闹不堪。你如果已失去了少年的心，你如果爱清静，爱独游，爱默想，这场面上你最好是不必出现。

出了北海的前门，向西走，便是金鳌玉蛛桥。这座白石的大桥，隔断了中南海和北海。北海的白日，如画的映在水面上，而中南海的万善殿的全景，也很清晰的可看到。中南海本亦为公园，今则又成了“禁地”。只有东部的一个小地方，所谓万善殿的，是开放着。这殿很小，游人也极冷落，房室却布置得很好。龙王堂的一长排，都是新塑的泥像，很庸俗可厌。但你要是一位细心的人，你便可在一个殿旁的小室里，发现了倚在墙角无人顾问的两尊木雕的菩萨像。那形态面貌，无一处不美，确是辽金时代的遗物；然一尊则双臂俱折，一尊则胆部只剩了半边。谁还注意到他们呢？报纸上却在鼓吹着龙王堂的神像的塑得有精神，为明代的遗物。却不知那是民国三四年间的新物！仍由中南海的后门走出，那斜对过便是北平图书馆，这绿琉璃瓦的新屋，建筑费在一百四十万以上，每年的购书费则不及此数之十二。旧书是并合了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及他处所藏的，新书则多以庚款购入。在中国可称是最大的图书馆。馆外的花园，邻于北海者，亦以白色栏杆围隔之；惟为廉价之水门汀所制成，非真正的白石也。

由北平图书馆再过金鳌玉蛛桥，向东走，则为故宫博物院。由神武门入院，处处觉得寥寂如古庙，一点生气都没有。想来，在还是“帝王家”的时代，虽聚居了几千宫女、太监们在内，而男旷女怨，也必是“戾气”冲天的。所藏古物，重要者都已南迁，游人们因之也寥落得多。

神武门的对门是景山。山上有五座亭，除当中最高的一亭外，多被破坏。东边的山脚，是崇祯自杀处。春天草绿时，远望景山，如铺了一层绿色的绣毡，异常的清嫩可爱。你如果站在最高处，向南望去，宫城全部，俱可收在眼底。而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无线电台，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三条胡同的协和医院都因怪不调和而被你所注意。而其余的千家万户则全都隐藏在万绿丛中，看不见一瓦片，一屋顶，仿佛全城便是一片绿色的海。不到这里，你无论如何不会想象得到北平城内的树木是如何的繁密；大家小户，哪一家天井不有些绿色呢。你如站在北面望下时，则钟鼓楼及后门也全都耸然可见。

三大殿和古物陈列所总得耗费你一天的工夫。从西华门或从东华门入，均可。古物陈列所因为古物运走得太多，现在只开放武英殿，然仍有不少好东西。仅李公麟的《击壤图》便足够消磨你半天。那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没精神的，姿态各不相同，却不曾有一懈笔。

三大殿虽空无所有，却弘伟异常。在殿廊上，下望白石的“丹墀”，不能不令你想到那过去的充满了神秘气象的“朝廷”和叔孙通定下的“朝仪”的如何能够维持着常在的神秘的尊严性。你如果富于幻想，闭了眼，也许还可以如见那静穆而紧张的随班朝见的文武百官们的精灵的往来。这里有很舒适的茶座。坐在这里，望着一列一列的雕镂着云头的白石栏杆和雕刻得极细致的陛道，是那末样的富于富丽而明朗的美。

你还得费一二天的工夫去游南城。出了前门，便是商业区和会馆区。从前汉人是不许住在内城的，故这南城或外城，便成了很重要的繁盛区域。但现在是一天天的冷落了。却还有几个著名的名胜所在，足供你的留连、徘徊。西边有陶然亭，东边有夕照寺、拈花寺和万柳堂。从前都是文士们雅集之地，如今也都败坏

不堪，成为工人们编麻索、织丝线之地。所谓万柳也都不存一株。只有陶然亭还齐整些。不过，你游过了内城的北海、太庙、中山公园，到了这些地方，除了感到“野趣”之外，他便全无所得的了。你或将为汉人们抱屈；在二十几年前，他们还都只能局促于此一隅。而内城的一切名胜之地，他们是全被摈斥在外的。别看清人诗集里所歌咏的是那末美好，他们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呢!

而现在，被摈斥于内城诸名胜之外的，还不依然是几十百万人么?

南城的娱乐场所，以天桥为中心。这个地方倒是平民的聚集之所；一切民间的玩意儿，一切廉价的旧货物，这里都有。

先农坛和天坛也是极弘伟的建筑。天坛的工程尤为浩大而艰巨。全是圆形的；一层层的白石栏杆，白石阶级，无数的参天的大柏树，包围着一座圆形的祭天的圣坛。坛殿的建筑，是圆的，四围的阶级和栏杆也都是圆的。这和三大殿的方整，恰好成一最有趣地对照。在这里，在大树林下徘徊着，你也便将勾引起难堪的怀古的情绪的。

这些，都只是游览的经历。你如果要在北平多住些时候，你便要更深刻的领略到北平的生活了。那生活是舒适、缓慢、吟味、享受，却绝对的不紧张。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么?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丁当丁当的大颈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的是那末和平而宽容，负重而忍辱的性情。这便是北平生活的象征。

和这些弘伟的建筑，舒适的生活相对照的，你不要忘记掉，还有地下的黑暗的生活呢。你如果有一个机会，走进一所“杂合院”里，你便可见到十几家老少男女紧挤在一小院落里住着的情形：孩子们在泥地上爬，妇女们是脸多菜色，终日含怒抱怨着，

不时的，有咳嗽的声音从屋里透出。空气是恶劣极了；你如不是此中人，你便将不能作半日留。这些“杂合院”便是劳工、车夫们的居宅。有人说，北平生活舒服，第一件是房屋宽敞，院落深沉，多得阳光和空气。但那是中产以上的人物的话。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口，是住着龌龊的“杂合院”里的，你得明白。

更有甚的，在北城和南城的僻巷里，听说，有好些人家，其生活的艰苦较住“杂合院”者为尤甚，常有一家数口合穿一条裤或一衣的。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个洞。有一人穿了衣裤出外了，家中裸体的几人便站在其中。洞里铺着稻草或破报纸，藉以取暖。这是什么生活呢!

年年冬天，必定有许多无衣无食的人，冻死在道上。年年冬天，必定有好几个施粥厂开办起来。来就食的，都是些可怕的窘苦的人们。然也竟有因为无衣而不能到粥厂来就吃的!

“九渊之下，更有九渊。”北平的表面，虽是冷落破败下去，尚未减都市之繁华，而其里面，却想不到是那样的破烂、痛苦、黑暗。

终日徘徊于三海公园乃至天桥的，不是罪人是什么！而你，游览的过客，你见了这，将有动于中，而怏怏的逃脱出这古城呢，还是想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类的话呢?

二三年十一月三日写

（原载1934年12月《中学生》第50号）

永在的温情

——纪念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 Evening 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

“中国的高尔基今晨五时去世”惊骇得一跳。连忙读了下来，这惊骇变成了事实：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

这消息像闷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间歇的发着热，但热度并不甚高。一年以来，始终不曾好好的恢复过；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半年以来，情形尤显得不好。缠绵在病榻上者总有三四个月。朋友们都劝他转地疗养。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个月，听说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诉我。双十节那一天还遇见他在 Isis 看 Dobrovsky；中国木刻画展览会，他也曾去参观。总以为他是渐渐的复原了，能够出来走走了。谁又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突然的来呢？

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带

的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的安心的睡。

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站在他遗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开。再一看，他的遗体正在像下，在鲜花的包围里。面貌还是那末清癯而带些严肃，但双眼却永远的闭上了!

我要哭出来，大声的哭，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我站在那里，久久的走不开。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的便离我们而远远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坐在他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拘束，一点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末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末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个人讲，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

他最勤于写作，也最鼓励人写作。他会不惮烦的几天几夜的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淑的教师。

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

求他改。他仔仔细细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现在做事真难极了！"他慨叹的说道。对于人的不易对付，和做事之难，他这几年来时时的深切的感到。

但他并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校正译稿的事，挣扎着病躯，深夜里，仔仔细细的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将怎样的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的在责骂。

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的做。

"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那样的清楚的心境，我们都是同样的深切的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逝去，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但，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诃到北平去的时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爱罗先诃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我们匆匆的谈了几句话。因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

后来，他自己说，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到如今还有时着在身上。

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曾不时的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说起稿子的事，别的话也没有什么。

最早使我笼罩在他温热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讨论到“三言”问题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完全像盲人骑瞎马，乱闯乱摸，一点凭藉都没有，只是节省着日用，以浅浅的薪入购书，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作为研究的资源。那时候实在贫乏得，肤浅得可笑，偶尔得到一部原板的《隋唐演义》却以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于“三言”之类的书，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读到。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写信问他《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名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的便来了，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全目。——这张目录我至今还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里。他说，《喻世》，《警世》，他也没有见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目录寄给我。

当时，我对于这个有力的帮助，说不出应该怎样的感激才好。这目录供给了我好几次的应用。

后来，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见了这《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

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

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现在这部《西湖二集》也还在堆在我最宝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头的温情是永在的! ——这温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后，他到过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热烈的欢迎。但过了几天，便悄悄的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亲的病去的。我竟来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时，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

"木刻画如今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不过，也难说，保全得不会久，"他深思的说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笺纸来给我看，都是在北平时所购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他说道。

过了一会，他又道："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这里不能做这事。"

我心里很跃动，正想说："那末，我来做吧。"而他慢吞吞的续说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费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将这责任担负了下来，但说明搜辑而得的笺纸，由他负选择之责。我相信他的选择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后，我一包一包的将购得的笺样送到上海，经他选择后，

再一包一包的寄回。

中间，我曾因事把这工作停顿了二三个月。他来信说，“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之下，那六巨册的美丽的《北平笺谱》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来，带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斋笺谱》四册，顺便的送到他家里给他看。

这部谱，刻得极精致，是明末版画里最高的收获。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祯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传得极少。

“这部书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议道；那时，我为《北平笺谱》的成功所鼓励，勇气有余。

“好的，好的，不过要赶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无比，所耗也不赀，几乎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及。第一册已出版了，第二册也刻好待印；而鲁迅先生却等不及见到第三册以下的刻成了！

对于美好的东西，似乎他都喜爱。我曾经有过一个意思，要集合六朝造像及墓志的花纹刻为一书。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诉我说，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拓本也不少，如今还在陆续的买。

他是最能分别得出美与丑，永远的不朽与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为神奇，而詹詹自喜，向青年们施以毒害的宣传之外，他对于古代的遗产，决不歧视，反而抱着过分的喜爱。

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并不反对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气的，这在他文集里便可见。他所厌弃，所斥责的乃是只见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着的人物。

京平刚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最大的鼓励。他感激得几乎哭出来。但想不到鲁迅竟这样的突然的过去了！

第三天，我在万国殡仪馆门口遇见他；他的嘴唇在颤动，眼圈在红。

从万国公墓归来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经分裂。我从到达公墓时，就失去了约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声。先生，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的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并没有去。他的温情永在我的心头——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写

（原载1936年11月1日《文学》7卷第5期）

鲁迅先生并不偏狭

鲁迅先生并不偏狭，如一般不认识，不深知他的人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他的心胸是最广阔的。对于文艺，他尤其抱着最宽大的精神，最正确的见解。

有些批评者称鲁迅先生为中国的高尔基。这句话并不令人抗议——虽然在相隔四个月之间相继逝去的他们，性格、工作未必完全相同。

在鼓励，奖进青年作家们这一方面，鲁迅先生和高尔基具有极相同的热忱。对于这一点，有许多的青年作家们，说起来便要流涕的追念着!

在宽大正确的文艺见解上，鲁迅先生和高尔基尤为无殊。自从高尔基回到了俄国之后，俄国的文坛方才一洗革命初期的排斥“非革命”的作品的态度。在高尔基指导之下，俄国成立了世界文学研究会一类的组织，大规模的在介绍古典的和西欧的文学。被托尔斯泰所斥责的莎士比亚，居然也重新被认识了。俄国本土的旧作品也大量的重印着。许多重要作家，像托尔斯泰的未发表的遗著，都陆续的由国家的力量替他们出版。

鲁迅先生对于文艺，其趣味也是极广泛的。他以同样的喜爱的态度，来对待《死魂灵百图》，《凯绥·柯勒惠支版画》，以及《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陈老莲画博古牌》；他以同样的热忱来介绍爱罗先诃的童话，阿志巴绥夫的小说；来整理中国小说，来辑录唐传奇和古小说。他是收藏六朝造像最丰富的收藏家之一。他还收藏着最丰富的近代的版画。

他对一切好的，美的东西，都是喜爱的。他决不有意的指斥某一时代或一个地方或国度的美好的东西。

对于友朋或青年们，他也尽了他的最大的忍耐和温情。他知道许多人的弱点，他明明看出他们的缺点的所在，但他并不严峻的排斥他们。他知道凡是一个人决不会没有一点疵瑕的。

他对于和他往来的人们往往表示着过度的热心，以此往往的上当。但他并不灰心。他的信是由一家书店转的，但他还代青年们负转信之责；他的稿费都不是自己去取的，但他也还往往受人之托，去做支取稿费一类的麻烦的事。他天天要写稿，译稿，他有许多的功夫要做；但他仍然是热忱的为青年人看稿，复信指示他们的前途。即在病榻上，他还天天替一位故去的朋友在校对遗著，一个字一个字的细校着。

他一直忙碌到死，不曾舒畅的安心的休息过一天。

他每顿喝不多的酒；纸烟倒是不离口的，但吸的只是“美丽牌”一类的比较廉价的。此外，他似乎是别无所好了，除了买书。他的钱都用来帮助他所不认识或认识的，应该或需要帮助的朋友了。同时还自费出版些永远是亏本生意的版画集。

但他对文艺并不是一味的宽容；对人，也并不是一味的姑息。

他的爱憎是最分明，最痛快的表现着的。

他爱一切为大众而工作着的人；他爱精致的好文章，好木刻

画；他爱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作品。

但他憎的是浮滑少年，是宣传“谬种”的人物，是鬼祟的阴谋者，是抱着一二部自己一知半解的古书，却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的可笑之人。

故他不反对袁中郎，却反对提倡或学习袁中郎者。他喜爱一切的有希望的青年，却厌恶良心已经腐烂了的鬼祟的人物。

他是最热烈的人；满腔的义愤，满腔的热情，他永远不曾“老”，也从不曾自以为“老”过。

从他坚定的徐缓的谈话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可摇撼的巨人。

疾风会吹倒劲草，但吹不折凌霄的孤松。

他的身体虽已埋掉，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的笼罩在后来的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人们的身上和心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写

（原载1936年11月6日《中流》1卷第5期）

忆冲锋的老战士鲁迅先生

在一个战壕里，有无数的新入伍的兵士从后方补充进去，他们没有过战争的经验，他们是要犯“上场昏”的。前后左右都是步枪声、机关枪声，红光一闪的是大炮的飞过，轰炸弹，炮弹炸裂起来，大地仿佛在跳动，泥土飞溅得天高，又一阵泥雨似的洒落下来。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几个老于战阵的老战士们在慰藉他们，在指导他们，在鼓励他们，他们一定会吓得后逃的。许多许多的新兵都依仗着老战士的行动为标的，仿佛在黑暗中依仗着明灯行路一样。

在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的时候，我们的依仗着民族的老战士们的地方格外多，格外切。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救亡队伍里新群众们的标的与指导。老战士们会指示出好的战术，最有力的救亡方案的。

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老战士们里最英勇，最爱打冲锋，最喜指示青年们的一位。假如他在今年这个时候还活在世上的话，我们的救亡阵线，我们的青年的新兵，我们的文坛上的工作，将增加多少的活跃呢！然而在今年的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的时候，我们的打冲锋的老战士鲁迅先生却永远的被“自然”消失去了，他的跃马挺戈向前杀敌的英勇的姿态了！我们不再听到他的亲切的呐喊，我们不再见到他的严肃而感人的指示！我们不再能够依仗着他的明灯而前进！我们不再能够见到他的瘦削的被裹在黑呢大衣里的身躯，而跟着他坚定的步伐在往前走！我们在正最需要他，最要倚重他的时候，他却在前此的一年，为“自然”残酷的从我们的队伍里夺去了！

我们在这位老战士的周年忌辰的今天，我们将怎样的怅惘与悼恨呢！

然而，我们在静默的悼念着时，我们仿佛还见到他被裹在黑呢大衣里的瘦削身躯，在以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我们仿佛还听见他的亲切的呐喊去鼓励着新入伍兵的杀敌的勇气。这使我们增加了无限的杀敌的勇气！

冲，冲！向前杀敌啊，救亡的阵伍！我们要以我们的老战士的永远不衰退的勇敢为标的！

万国公墓的绿草，虽经了秋雨，还是绿油油的吧。炮声在我们的周围炸裂的作响。还能够容许我们到墓头致悼敬，作默祷么？

（原载1937年10月31日《烽火（呐喊）》第9期）

选文小记

近为《世界文库》选《晚清文选》一册，从鸦片战争以来，至宣统之季的重要文章，特别是有关于革新运动及思想变迁的，在大体上已略得其一斑。这样的作着“选文”的工作时，不免时时有些感触。对于老维新党的奋发有为，冒万难而不避，犯大不讳而不移的勇气，与乎老革命党的慷慨激昂，视死如生，掷头颅，喷热血以求得民族自由与解放的精神，我同样的佩服。对于魏源，马建忠，林纾，严复，梁启超们所做的介绍与启蒙的工作，我也同样的表示敬意。

但特别有所感的是：老维新党所做的工作，至今还有待于我们的继续，他们所说的话，至今还有一部分是有用；这可见我们这古老的国家，进步实在慢；而顽固的守旧势力，却是如何的伟大；而老革命党虽然推翻了清政府，而民族解放的工作，却也还不曾告了结束；反之，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更日益加甚，民

族的危机也一天天的加重，加深；读了他们在二三十年前所发表的愤激的鼓动民族精神的文章，真不禁还觉得并非过时之作。

所以，这一册里有许多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是对症之药，并非泛泛的搜集名篇佳文的一部“文选”而已。

为了要从多方面的取材，有许多久已不为人所注意的晚清文集，报章及定期刊物，便不得不广泛的检读一过。在那里面，我们真可以得到不少的好文章；这些好文章是久已随了“时代”的过去，而几乎成了“过去”，而为读者们所忘记了的。有若干最使我感动的章节，（也许为读者们所最感动的，）便随手札记了下来，成为《选文小记》。

二

清末革命党的机关报，大都在国外出版，而秘密输入国内者，最著名的定期刊物，有《民报》，《浙江潮》，《新湖南》等杂志，而《民报》尤为其中的主要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出版，曾一度为日本政府停止发行。社长初为章太炎，后由汪精卫继为总编辑，而太炎反在《日华新报》恣意攻讦，斥第二十五期以后之《民报》为伪《民报》。然《民报》的精神却是一贯的，并不曾改变；其鼓吹革命的言论也是一贯的，并不曾改变。

《民报》第一号发刊词为孙中山先生所作。孙先生在这里极力的鼓吹着三民主义，以为“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以为此“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而不久，革命的高潮便果然的很快的来到。

在《民报》文艺栏里，佳作不少；连短短的补白，也都是悲愤的有用意的之作。第二号以下的小说《狮子吼》，和皮黄戏的

剧本《崖山哀》，都不失为国防文学的好文章；《崖山哀》恐怕今日要上演也还是可能的。

《民报》第二十六号有守约的《革命之决心》，把革命者所应守的道德，列举得很详尽：

> ……夫纯洁者必有勇，所谓无欲则刚也。恻隐之心迫于内，则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也。义理之勇，其可见者有二：
>
> 一曰不畏死。……
>
> 二曰不惮烦。志于革命者，以死为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责，故未死者之责任，不可以不尽也。……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革命之效果，譬则饭也，待革命以苏其困之四万万人，譬则啼饥而待哺者也。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

这是一切从事政治工作者的不易的格言，与应有的决心。

当时有《黄帝魂》的，亦为秘密刊物，流行甚广，系将各定期刊物里的革命的言论，集而为一册的。惜均不署名，故有的文章，已不知道是谁写的。《汉奸辨》一篇，读之殊令我们触目惊心。

> 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教单于进兵之管敢，劝石勒灭晋之张托，以父事契丹之石敬瑭，率犬羊残同类之赵延寿，为元灭宋之张宏范，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今日之死汉奸也。……至满洲人之所谓汉奸者，乃汉族

> 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戕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如汉武帝时誓杀凶奴之霍去病，卫青辈，宋朝之岳飞，近代之太平王洪秀全，烈士唐才常，林述唐等。……敬告汉人，慎毋为害己之汉奸，当为爱己之汉奸。……不必以异族人之目我为汉奸遂畏汉奸，之名而为之讳也。

在那时候，满洲官吏对于革命党人，常给以汉奸的头衔，故作者有此辨。又有《义和团与中国之关系》，极赞美义和团的崛起与其所给与中国革新的机运，这是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说的，故并不瞎捧场。

（原载1936年《中流》第1卷第4期）

失书记

二十多年来，因为研究的需要和个人的偏嗜，收购了不少古书。一部部的从书店里挟在腋下带回来，都觉得是有用的。但一到了家，翻阅了一下，因为不是立即用到的，便往往将它向书箱里或书橱顶上一塞。有时，简直是好几年不曾再翻阅过。书一天天的堆积得多了。书箱由十二只而二十余只，而五十余只，而至一百余只。不放在箱子里的书还有不少。因为研究的复杂，搜罗材料的求全求备，差不多不弃瓦石和沙砾。其实在瓦石和沙砾里，往往可以发现些珠玉和黄金出来。十年前，得到不少的弹词、宝卷、鼓词和平津到潮汕的小唱本。那些小唱本一批批的购入，或由友人们的赠贻，竟积至二万余册之多。“一二八”之役，我在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日人之手。一切书籍都不曾取出。书箱被用刀斧斫开的不少。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惟古书还保存得很多。三月间，将各余存的书全部迁出。那时，我不在上海。高梦旦先生和家叔莲蕃先生曾费了许多的力量去设法搬运。许多的书箱都杂乱的堆在高宅大厅上。过了半年，方托人清钞一份目录。除仍留一部分存于高宅外，大多数都

转送到开明书店图书馆寄存。四五年来，我因为自己在北平，除了应用的书随身带去者外，全都没有移动。在北平，又陆续的购到几十箱的古书，其中尤以明版的小说及戏曲为多。前年夏天南旋时，又全都随身带了下来。幸免于和那个古城同陷沦亡。但有一部分借给友人们的书，却一时顾不及取回了。二年以来因为寓所湫狭，竟不能将寄存之书取储家中。“八·一三”战事起后，虹口又沦为战区。开明书店图书馆全部被毁于火。我的大多数的古书，未被毁于“一二八”之役者，竟同时尽毁于此役。所失者凡八十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的书。其中有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应用的书，像许多近代的丛书所失尤多。最可惜的是，积二十年之力所收集的关于《诗经》及《文选》的书十余箱竟全部烬于一旦。在欧洲收集到的许多书（多半是关于艺术的及考古学的），也全都失去了。尚有清人的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不能无介介于心；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古人！连日闸北被敌机大肆轰炸，纸灰竟时时飘飞到小园中来。纸灰上的字迹还明显得可辨。这又是什么人家的文库被毁失了！在今日抗战开始之后，像这样的文化上的损失，除了万分惋惜之外，是不会比无数人民的性命财产的牺牲更令人沉痛和切齿的。而无数前敌将士们正在喋血杀敌，为国作战，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北平图书馆的所藏，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乃至无数私家的宝藏之图籍还不是全都沦亡了么？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但我所深有感者，乃在没有国防的国家根本上谈不上“文化”的建设。没有武力的保卫，文化的建设是最容易受摧残的。阿速帝国的文库还不是被深埋在地下么？宋之内府所藏图籍，还不是被捆载而北么？希腊、罗马的艺术还不是被野蛮民族所摧毁而十不存一么？无数文人学士们的呕尽心血的著作曾不足当野蛮的侵略者的一焚！这是古今一致，万方同慨的事！

要保全“文化”，必须要建立最巩固的国防！失者已矣！“文化”人将怎么保卫文化呢？当必知所以自处矣！无国防，即无文化！炮火大作，屋基为之震动。偷闲重写“失书”的目录为一卷。作《失书记》，附于后。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原载1937年10月31日《烽火》第9期）

悼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死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了；但静静的想着时，我们仿佛还都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

他住在沦陷区里，生活紧张而困苦，没有一天不在愁叹着。是悲天？是悯人？

胜利到来的时候，他曾经很天真的高兴了几天。我们相见时，大家都说道，“好了，好了，”个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泯没了愁闷，耀着一层光彩。他也同样的说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入愁闷之中。他比我们敏感，他似乎失望，愁闷得更迅快些。

他曾经很高兴的写过几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张出来。但过了一会，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为了身体逐渐衰弱的关系。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的压迫和统制。他最富于正义感，看不惯一切的腐败、贪污的现象。他自己曾经说道：“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又道：“记得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得知家里要杀

鸡就立刻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产时，不敢走入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均见《平屋杂文》）

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面上很恬淡，其实，心是热的；他仿佛无所褒贬，其实，心里是泾渭分得极清的。在他淡淡的谈话里，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他反对中国人传统的调和与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早衰者，不仅在身体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

>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甚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得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

在《早老者的忏悔》里，他又说道：

>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得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甚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并不因此而消极，正和他的不因寂寞

而厌世一样。他常常愤慨，常常叹息，常常悲愁。他的愤慨、叹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处。他爱世、爱人、尤爱“执着”的有所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的人。他爱年轻人；他讨厌权威，讨厌做作、虚伪的人。他没有机心；表里如一。他藏不住话，有什么便说什么。所以大家都称他“老孩子”。他的天真无邪之处，的确够得上称为一个“孩子”的。

他从来不提防什么人。他爱护一切的朋友，常常担心他们的安全与困苦。我在抗战时逃避在外，他见了面，便问道：“没有什么么?”我在卖书过活，他又异常关切的问道：“不太穷困么?卖掉了可以过一个时期吧。”

“又要卖书了么?”他见我在抄书目时问道。

我点点头：向来不作乞怜相，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气，有点倔强，也有点傲然，但见到他的皱着眉头，同情的叹气时，我几乎也要叹出气来。

他很远的挤上了电车到办公的地方来，从来不肯坐头等，总是挤在拖车里。我告诉他，拖车太颠太挤，何妨坐头等，他总是不改变态度，天天挤，挤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时等了好几部还挤不上。到了办公的地方，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才坐下。

“丏翁老了，”朋友们在背后都这末说。我们有点替他发愁，看他显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营养是那末坏，家里的饭菜不好，吃米饭的时候很少；到了办公的地方时，也只是以一块面包当作午餐。那时候，我们也都吃着烘山芋、面包、小馒头或羌饼之类作午餐，但总想有点牛肉、鸡蛋之类伴着吃，他却从来没有过；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我们有时高兴上小酒馆去喝酒，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在沦陷时代，他曾经被敌人的宪兵捉去过。据说，有他的照相，也有关于他的记录。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打，上电刑或

灌水之类，但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他的身体因此益发坏下去。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比别人自由些，只有半个月便被放了出来。

他说，日本宪兵曾经问起了我，“你有见到郑某某吗?”他撒了谎，说道：“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末爱护着他的朋友!

他回家后，显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倒。我们见到他，他也只是叹气，慢吞吞的说着经过，并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别觉得愤怒。他永远是悲天悯人的。——连他自己也在内。

在晚年，他有时觉得很起劲，为开明书店计划着出版辞典；同时发愿要译《南藏》。他担任的是《佛本生经》（《Jataka》）的翻译，已经译成了若干，有一本仿佛已经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译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参考，我答应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够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时。他已经用不到这部书了。我见到它，心里便觉得很难过，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补偿的事。

他很耿直，虽然表面上是很随和。他所厌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还不曾忘记。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代的浙江教育厅长，他便有点不奈烦，叨叨的说着从前的故事。我们都觉得窘，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

他是爱憎分明的!

他从事于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学里教书。他的对待学生们从来不采取严肃的督责的态度。他只是恳挚的诱导着他们。

> ……我入学之后，常听到同学们谈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我记得最牢，感动得最深的，是说夏先生最初在一师兼任舍监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同学，晚上熄灯，点名之

后，偷出校门，在外面荒唐到深夜才回来；夏先生查到之后，并不加任何责罚，只是恳切的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他，守候着了，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只是苦口婆心，更加恳切地劝导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彻底觉悟而后已。

——许志行：《不堪回首悼先生》

他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创办人之一，立达的几位教师对于学生们所应用的也全是这种恳挚的感化的态度。他在国立暨南大学做过国文系主任，因为不能和学校当局意见相同，不久，便辞职不干。此后，便一直过着编译的生活，有时，也教教中学。学生们对于他，印象是非常深刻，都敬爱着他。

他对于语文教学，有湛深的研究。他和刘薰宇合编过一本《文章作法》，和叶绍钧合编过《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及《文心》，也像做国文教师时的样子，细心而恳切的谈着作文的心诀。他自己作文很小心，一字不肯苟且；阅读别人的文章时，也很小心，很慎重，一字不肯放过。从前，《中学生》杂志有过“文章病院”一栏，批评着时人的文章，有发必中；便是他在那里主持着的；他自己也动笔写了几篇东西。

古人说“文如其人”。我们读他的文章，确有此感。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每每劝他编成集子。《平屋杂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在那里，言之有物；是那末深切的混和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态度。

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

只是平平的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

他的身体是病态的胖肥，但到了最后的半年，显得瘦了，气色很灰暗。营养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心境的忧郁，也有一部分的因素在内。友人们都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在这样一团糟的情形之下，“合时宜”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可想而知。怎能怪绳尊的牢骚太多呢!

想到这里，便仿佛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在耳边响着。他的忧郁的脸，病态的身体，仿佛还在我们的眼前出现。然而他是去了！永远的去了！那悲天悯人的语调是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是，那末需要由叹息、悲愤里站起来干的人，他如不死，可能会站起来干的。这是超出于友情以外的一个更大的损失。

（原载1946年6月1日《文艺复兴》1卷第5期）

不朽的故事

——为“七·七节”纪念抗战中亡故的作家们而作

祖国陷在烽火中，无数的人民们在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流着血，流着汗。作家们也并不例外，他们在以笔、以口、以纸、以歌唱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抗战。他们有的肩上扛支枪，排在士兵的队伍里；他们有的从这条前线到那条前线，巡回着为军士们服务；他们有的深入敌人的后方，做着反奸反敌的工作。他们鼓励着群众，慰劳着士兵；他们歌咏壮烈的故事；他们叙写争斗的经过；他们讽刺着不上劲的人物；他们责难着发国难财的东西。他们并不躲在安全的后方。他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写作，在讲演，在演剧。他们不再静静的在明窗净几之下享受着作家的安闲的生活。他们过着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生活，贫病交迫，而从不愁叹。祖国需要着他们。他们应了祖国的呼唤而走出书室以外来了。

光荣属于祖国！

光荣属于为祖国而争斗的作家们！

在这光荣的神圣的争斗中，我们的作家们，有的阵亡了，有

的在前线病故了，有的为工作过劳，为贫、为病而死去。

活着的作家们正在作着更艰巨的和平建国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因了胜利而松懈了自己。但哀悼着在中途逝去，而没能见到胜利的同伴们。

把生命交给祖国的作家们是不朽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其不朽的故事。

永远的光荣应该属于他们这些永远搁下了笔的作家们！

今当抗战胜利的第一次“七·七节”；在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哀悼这些不朽的作家们，同时要告慰他们：活着的作家们是多末努力的继续的做着他们所要做而未能做的工作：为民主、自由，为和平建国而奋斗。

祖国永远需要着作家们；

作家们将永远的为祖国而工作着。

逝去的不朽的作家们将见到：活着的同伴们是如何的不懈不怯的向前走去。

这是在哀悼之余而可以告慰于他们的。

（原载1946年7月1日《文艺复兴》1卷第6期）

悼许地山先生

许地山先生在抗战中逝世于香港。我那时正在上海蛰居，竟不能说什么话哀悼他。——但心里是那末沉痛凄楚着。我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位风趣横逸的好友。他是我学生时代的好友之一，真挚而有益的友谊，继续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的死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乐少。想起半生以来的许多友人们的遭遇与死亡，往往悲从中来，怅惘无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纸窗，卧听狂风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许地山先生和谢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战中逝去的。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宝兴西里，他们俩都和我同住着，我那时还没有结婚，过着刻板似的编辑生活，六逸在教书，地山则新从北方来。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谈，或外出喝酒。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买了一瓶葡萄酒来，去了瓶塞，一口气咕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酒店里喝得大醉归来，他们俩好不容易的把我扶上电车，扶进家门口。一到门口，我见有一张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的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来，却睡在床上。原来他们俩好不容易

的又设法把我抬上楼，替我脱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点知觉也没有了。一想起这两位挚友都已辞世，再见不到他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语声，心里便凄楚欲绝。为什么“悲哀”这东西老跟着人跑呢？为什么跑到后来，竟越跟越紧呢？

地山到北平燕京大学念书。他家境不见得好。他的费用是由闽南某一个教会负担的。他曾经在南洋教过几年书。他在我们这一群未经世故人情磨炼的年轻人里，天然是一个老大哥。他对我们说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他有好些书，西文的、中文的，满满的排了两个书架。这是我所最为羡慕的。我那时还在省下车钱来买杂志的时代，书是一本也买不起的。我要看书，总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阳光还晒在西墙，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太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站在窗边，外面还亮着。窗外是一个水池，池里有些翠绿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的响着。

“你喜欢太戈尔的诗么?”

我点点头，这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诗，也是第一次读到。

他便和我谈起太戈尔的生平和他的诗来。他说道，“我正在译他的《吉檀迦利》呢。”随在抽屉里把他的译稿给我看。他是用古诗译的，很晦涩。

“你喜欢的还是《新月集》吧。”便在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给你；你可以选着几首来译。”

我喜悦的带了这本书回家。这是我译太戈尔诗的开始。后来，我虽然把英文本的《太戈尔集》，陆续的全都买了来，可是得书时的悦喜，却总没有那时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绍他的二哥敦谷给我。敦谷是在日本学画的，一位孤芳自赏的画家，与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

编《儿童世界》时，便请他为我作插图。第一年的《儿童世界》，所有的插图全出于他的手。后来，我不编这周刊了，他便也辞职不干。他受不住别的人的指挥什么的，他只是为了友情而工作着。

地山有五个兄弟，都是真实的君子人。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父亲在台湾做官。在那里有很多的地产。当台湾被日本占去时，曾经宣告过，留在台湾的，仍可以保全财产，但离开了的，却要把财产全部没收。他父亲招集了五个兄弟们来，问他们谁愿意留在台湾，承受那些财产，但他们全都不愿意。他们一家便这样的舍弃了全部资产，回到了祖国。因此，他们变得很穷。兄弟们都不能不很早的各谋生计。

他父亲是邱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志士，在台湾独立时代，尽了很多的力量，写着不少慷慨激昂的诗。地山后来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诗集。他有一次游台湾，带了几十本诗集去，预备送给他的好些父执，但在海关上，被日本人全部没收了。他们不允许这诗集流入台湾。

地山结婚得很早。生有一个女孩子后，他的夫人便亡故。她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地山常常一清早便出去，独自到了那坟地上，在她坟前，默默的站着，不时的带着鲜花去。过了很久，他方才续弦，又生了几个儿女。

他在燕大毕业后，他们要叫他到美国去留学，但他却到了牛津。他学的是比较宗教学。在牛津毕业后，他便回到燕大教书。他写了不少关于宗教的著作；他写着一部《道教史》，可惜不曾全部完成。他编过一部《大藏经引得》。这些，都是扛鼎之作，别的人不肯费大力从事的。

茅盾和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他写了好些小说，像《换巢鸾凤》之类，风格异常的别致。他又写了一本《无从投递的邮

件》，那是真实的一部伟大的书，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最后，他到香港大学教书，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直到他死。他在港大，主持中文讲座，地位很高，是在“绅士”之列的。在法律上有什么中文解释上的争执，都要由他来下判断。他在这时期，帮助了很多朋友们。他提倡中文拉丁化运动，他写了好些论文，这些，都是他从前所不曾从事过的。他得到广大的青年们的拥护。他常常参加座谈会，常常出去讲演。他素来有心脏病，但病状并不显著，他自己也并不留意静养。

有一天，他开会后回家，觉得很疲倦，汗出得很多，体力支持不住，便移到山中休养着。便在午夜，病情太坏，没等到天亮，他便死了。正当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正当他为祖国努力奋斗的时候，病魔却夺了他去。这损失是属于国家民族的，这悲伤是属于全国国民们的。

他在香港，我个人也受过他不少帮肋。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为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的人商量过，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却立刻答应了下来。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虽然在日本人陷香港时曾被他们全部取走，而现在又在日本发现，全部要取回来，但那时如果仍放在上海，其命运恐怕要更劣于此。——也许要散失了，被抢得无影无踪了。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他名赞堃，写小说的时候，常用落华生的笔名。“不见落华生么？花不美丽，但结的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当我问他取这笔名之意时，他答道。

他的一生都是有益于人的；见到他便是一种愉快。他胸中没有城府。他喜欢谈话。他的话都是很有风趣的，很愉快的。老舍

和他都是健谈的。他们俩曾经站在伦敦的街头，谈个三四个钟点，把别的约会都忘掉。我们聚谈的时候，也往往消磨掉整个黄昏，整个晚上而忘记了时间。

他喜欢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他收集了不少小古董，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买珍贵的古物。他在北平时，常常到后门去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他有一尊元朝的木雕像，绝为隽秀，又有元代的壁画碎片几方，古朴有力。他曾经搜罗了不少“压胜钱”，预备做一部压胜钱谱，抗战后，不知这些宝物是否还保存无恙。他要研究中国服装史，这工作到今日还没有人做。为了要知道“纽扣”的起源，他细心的在查古画像，古雕刻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资料。他买到了不少摊头上鲜有人过问的“喜神像”，还得到很多玻璃的画片。这些，都是与这工作有关的。可惜牵于他故，牵于财力、时力，这伟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我为中国版画史的时候，他很鼓励我。可惜这工作只做了一半，也困于财力而未能完工。我终要将这工作完成的，然而地山却永远见不到他的全部了!

他心境似乎一直很愉快，对人总是很高兴的样子。我没有见他疾言厉色过；即遇怫意的事，他似乎也没有生过气。然而当神圣的抗战一开始，他便挺身出来，献身给祖国，为抗战做着应该做的工作。

抗战使这位在研究室中静静的工作着的学者，变为一位勇猛的斗士。

他的死亡，使香港方面的抗战阵容失色了。他没有见到胜利而死，这不幸岂仅是他个人的而已!

他如果还健在，他一定会更勇猛的为和平建国，民主自由而工作着的。

失去了他，不仅是失去了一位真挚而有益的好友，而且是，

失去了一位最坚贞，最有见地，最勇敢的同道的人。我的哀悼实在不仅是个人的友情的感伤!

（原载 1946 年 7 月 1 日《文艺复兴》1 卷第 6 期）

耿济之先生传

耿济之先生，名匡，字孟邕，上海市人。他生于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在上海读毕了中学，后因为他父亲在北平做事，就到北平去上学。入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先生同学，瞿先生比他低一班。他在学校里，学业成绩总是比别人好。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和瞿先生都是俄专的代表。曾应北平青年会之请，与许地山、瞿菊农、瞿秋白、郑振铎几个人，编辑《新社会》周刊，销行甚广，远至四川、南洋各地。后《新社会》被当局封闭，改出《人道》月刊，仅出一期，又因经济困难而夭折。他在这时候对于俄国文学开始感到很浓厚的兴趣，着手翻译托尔斯太的《家庭幸福》。这是他从事于翻译工作的发端。后来陆续的译出《托尔斯太短篇小说集》（与瞿秋白先生合译），及几部俄国戏曲，又译托尔斯太的大著《复活》。中华民国八年，他于俄专毕业后，即在外交部服务。二十四岁，与钱女士结婚。婚后不久，被派往苏联，任赤塔中国领事馆随习领事。在赤塔三年，译了不少的俄国小说。后调往伊尔库次克中国领事馆，任副领事，并代理领事。仍在从事于翻译。他在西比利

亚，一住便是好几年，实在有些腻烦了。无一个可谈的人，也很少有忙迫的时候，除了替几个侨民们办理些琐屑的事务。在伊尔库次克二年，又调往列宁格拉特，任副领事。这时候，他方才到了苏联的中心，增加了不少见识。但不久，他的心脏病开始发现了。一年之后，不得不请假回国休养。在国内，他还是不停的做着翻译的工作。他对于俄国文学实有深切的爱好，所以随便在哪里也不曾放弃了他的介绍的热忱。在国内休息了一年后，又被派往赤塔中国领事馆，任领事。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便是在这个时候译成的。在西比利亚一住又是四年。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只得请假回国。半年后，蒋廷黻氏任苏联大使，约他一同到苏联去。他在大使馆里做秘书。为了他的文学的修养和翻译的努力，莫斯科的人士们知道他的很多。但他生性不善交际，且又沉默寡言，故没有多大的活动。这时候，他译的东西最少，大概是因为大使馆里的工作很忙之故。蒋氏回国后，他代理过大使几个月。后来，被调到海参崴，做总领事。这时候正在中日战争开始的时期，他的工作是十分忙碌的。忙迫的事务使他血压一天天的高了。医生劝告他必须长期休养。他也因为在国外太久了，想回国看看，便向外交部请假。过了好久，上了好几次的辞呈，方才得到允许。这时，东三省已经不能走了。他便转道到欧洲，从意大利坐船回国。到了上海，政府已经迁都到重庆去。他休息了一个月，便赴香港，欲由广州到重庆。但在香港，他的心脏病复发了，情形很严重，绝对不能作长途的旅行。只好再回到上海住着。在上海沦陷的几年里，他杜门索居，轻易不见人，所常常过从的，只是有限的几位老朋友们。他用耿孟邕的名字，避免了敌伪爪牙的查询与麻烦。但也曾有过敌人到他家里去，查问翻译俄国文学的耿济之。他很技巧的对付过去了。但每天生活在敌人的刀光枪影之下，总觉得不安心，经常的郁郁不欢。屡次的想走，

都没有走成。他的家庭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他没有别的工作做，只是镇天的埋头翻译。替良友出版公司译了杜思陀益夫斯基的《兄弟们》，又替开明书店译了《白痴》和高尔基的小说。他是完全依靠翻译为生了。每天至少得译个三四千字。过度辛劳的工作，使他一天天的更衰弱下去。后来，又替生活书店译高尔基的著作，还计划着动手编辑一部《中俄字典》。这部字典后来也已动手，写了一部分。但生计还是难于维持。不断的须斥卖些东西来补助。家里到了数米为炊的时候，常常以面、珍珠米和豆当饭吃。而他精神上的痛苦，比物质的痛苦更甚。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敌人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兴奋异常，夜不成眠，以为从此以后，总可以有好日子过了。但他已和外交界失去了联络。胜利后，他还是孤寂的住在上海。两个月后，他方才得到张嘉璈氏的电召，飞到重庆去。十月十日，随张氏飞到东北，任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之职。这工作很繁琐，决不是他所能应付得来的。然而，他不能不做下去。但他的生活还是那么清苦。薄俸所入，并不能解决他的生计。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他又动念要继续从事翻译的工作。从前在做外交官时代，他的翻译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现在的翻译却不能不为稻粱谋了。想不到胜利之后，他的穷困并没有减除，而且更有加甚。白天里在理事会里对付着繁琐的事务，晚上，在灯下，又要执笔译书。在这双重的工作的压迫下，他的血压又高起来。勉强的支持了一年，在去年冬天，便不能不请假回家来休养。在上海住了一个月，找不到别的事，只好又回沈阳。他接洽了几家书店，携了好些参考书去，仍预备翻译些俄国小说，并继续编辑《中俄字典》。在三十六年三月二日下午三时，他突患急性脑溢血症，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二十分钟后，即长逝人世。享年仅五十岁。遗下四个女儿，静芬、宁芬、美芬、敏芬，和一个男孩子肃。最大的女儿静芬已经出嫁育子了。

男孩子还只有十二岁。他一生苦作，两袖清风；文士的生涯便是这样的凄凉的么？然而，他遗下的许多部不朽的译作，却使他永远的活着。他的遗属和友人们正谋出版他的全集。全集的刊行，不仅为了纪念他，在中国文艺界也会有极大的影响的。他活在友人们的心里，他也活在他的读者们的心里！

（原载1947年4月15日《文艺春秋》4卷第4期）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这几年，连续的丧失了许多好友。地山的死，使我痛苦最甚。我们正在做着一件事，他帮了我许多的忙。而他的死，几乎使那件事付托无人。而想起了三十年前在他铠甲厂宿舍里的纵谈，应和着窗前流水的淙淙，至今犹像在眼前。接着，六逸又在贵阳死了。我们在上海同住在一个宿舍里好几年，且在同一个文化机关里同事了好几年。他是那么刚正不阿，而对于朋友们又是那么慈祥纵容，一团和气。他的温和的语笑，如今也还像在眼前晃着。现在，我又在哭济之了！济之死在沈阳，和六逸一样，都是为了穷，为了工作过度而死的！他太太呜咽的说道："他独自个死在那边，没有一个亲人。入殓时不知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好好的成殓?"说着，便大哭起来。我伤心得连泪水也被灼干了，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想起三十年前学生时代终日同在一处的朋友们，经过了这三十年，已经是凋落将尽了。梦良、亦几、秋白、庐隐早已成古人了。地山、济之又死，怎么不令我们几个活在这苦难的世界上的人兴"人生无常"之恸呢?

我和济之认识最早。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我常常到北京青年会看书。那个小小的图书馆里，有七八个玻璃橱的书，其中以关于社会学的书，及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为最多。我最初很喜欢读社会问题的书。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步济时是一位很和蔼而肯帮助人的好人。他介绍给我看些俄国文学的书。在那里面，有契诃夫的戏曲集和短篇小说集，有安特列夫的戏曲集，托尔斯太的许多小说等。我对之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小小的图书馆成了我常去盘桓的地方。有一位孔先生，不记得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了，也常去。我们谈得很起劲。他介绍济之给我相识。恰好那时候青年会要办一个学生刊物，便约我和济之几个人来编。同时，还有秋白、菊农、地山几个人，同在这个编委会里。这个刊物定名为《新社会》。我们经常的聚在一起闲谈，很快的便成为极要好的朋友们，几乎天天都见面。我住的地方最狭窄，也最穷。济之和菊农的家，在我们看来，很显得阔气。秋白的环境也不好。他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最为老成，而且很富于哲学思想，他读着老子和庄子。地山住在燕大宿舍里，也是我们里的一位老大哥，他有过不少的社会经验，在南洋一带，当过中学教员。我们常常带着好奇心，听他叙述南洋的故事和他自己及他一家在台湾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和他们两个人比起来，济之、菊农和我，简直是还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们。

我们这个集团，很起劲的工作着。我常常很早的起来，从东城步行到琉璃厂附近的一家印刷所里去校对。但过不了几个月，这个刊物便被封闭了，经理某君也被捉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这是我们遭受到暴力的压迫与摧残。我那个时候，才懂得些世故。济之向来是不大说话的，但那时也很愤慨。我们立刻又计划着出版一个月刊，定名《人道》；在那里，秋白的文章写得最多。但只出版了一期，便因为经济的困难和青年会的怕麻烦，也夭折

了。

五四运动暴发了。我们也没有工夫从事于文字工作了。我们这几个人都被选为代表；秋白、济之做了俄专的代表，菊农做了燕大的代表，我也做了我的学校的代表，我们仍是经常的聚集在一处。我们常常在晚上开会，而且总在教会学校里。一个个的溜进去，开会完了，又一个个的溜出来，还要看看背后有没有人跟踪着。有一次，秋白便被侦探们注意的跟随了好久。

济之虽沉默寡言，处事却极有条理。在那时候，我们对于文学的兴趣突然大炽。我常常带了书到会场里看。济之有一位前辈叶君办了一个《新中国》杂志，需要些文艺的稿子，他和秋白便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我记得他的第一篇译文是托尔斯太的《家庭幸福》。说来很可怜，那时候的俄专，教的是俄文，却从来不讲什么俄国文学。济之、秋白知道译托尔斯太的著作，对于俄国文学的源流，却无书可资参考，便托我在英文书里找这一类的材料替他们做注解。我那时所能得到的，也只是薄薄的一本Bome Library的《俄国文学史》而已。我自己也从英文里，重译了一篇俄国小说，登载在《新中国》里。这是我第一次由写稿获得稿费的事。记得那时候够多么高兴！我午餐向来是以烩老饼或云吞当饭的，那一天却破例叫了两个菜，正式吃了一顿白米饭。大约还花不到五毛大洋吧。在我已是十分的豪奢了。以后，又和蒋百里先生见面，替共学社译了不少俄国文学的名著。济之和秋白合译了《托尔斯太短篇小说集》，我译了契诃夫的《樱桃园》，后来，济之又译了《复活》和其他的几部大书。他结婚的时候，便是靠《复活》的稿费补助的。

为了对于文学兴趣的浓厚，我们便商量着组织一个文艺协会。第一次开会便借济之的万宝盖胡同的寓所。到会的有蒋百里、周作人、孙伏园、郭绍虞、地山、秋白、菊农、济之和我，

还约上海的沈雁冰，一同是十二个人，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这便是文学研究会的开始。

高梦旦先生到了北平来，我和济之去找他，预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文学杂志。梦旦先生说，还是把《小说月报》改革一下吧。当时便决定由雁冰接办《小说月报》，而由我负责在北京集稿寄去。这时候，地山第一次用落华生的笔名，写他的小说，济之和秋白也为《小说月报》译些俄国小说。

过了半年多，我毕业了，派到上海来服务。济之也毕业了，被派到外交部工作。不久，他便结婚了。又被派到莫斯科使馆里做事。此后十几年，他总在莫斯科和西比利亚一带做着外交官。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每当他回国的时候，我们总要见面几次，盘桓好几天。他第一次回来时候，和家眷同归；他那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显得更沉着，更沉默寡言。但他虽做着外交官，他的翻译的工作却从未间断过。许多托尔斯太、屠格涅夫的大著作都由他介绍到中国来。

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便请假回国休养。接着，抗战起来了。他住在上海，几次要到内地去。有一次已经到了香港，因为心脏病复发，不能走，便只好又回到上海来。这七八年，我们总聚会在一处。他还是继续不断的做着翻译的工作。他的负担很重。每天都不能不写个两三千字。又计划着要编一部《中俄字典》。

日寇进占租界时，我离开了家，埋名隐姓的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我们总有半年不曾见面。后来，我又找到了他。我们计划着要译些什么以维持生活。当时，便和开明书店商量，他着手译高尔基的几部小说；杜斯妥夫斯基的《白痴》和《兄弟们》两部大著作，也是他在这时候译成的。后来，又替生活书店译了一部高尔基的小说。《中俄字典》也开始着手编写。他是那么起劲而过

度的工作着。

我们常在开明书店见面，常常的以大饼或生煎馒头或烘山芋当午饭。仿佛又恢复了学生时代的生活。在那时候，吃一顿白米饭可真不易！调孚是从家里带了一包炒米粉来，用茶送下去，勉强的吞咽着当作一顿饭。彼此相顾苦笑，但也并不以为苦，觉得这苦是应该吃的！济之在那时还开了一爿旧书店，这是我替他出的主意。然而，根本不能挣钱，不能补助他的生计。不久，这爿店也便关门了。

他本来很胖。然而最近几年来，大约因为过度工作的结果，显著的瘦了下来。他本来很乐观，而最后，也显得十分忧郁。而工作的重担却总是压住他，一刻也不放松，他的负担实在太重了！

胜利了，我们都很喜悦，他也常常显着笑容，做着种种的梦。过了两个多月，他才由他兄弟式之的介绍，飞到重庆，就了东北的长春铁路理事会的总务处长。他如何能做这么繁琐的工作呢？他不曾回上海，便由重庆直飞到沈阳就任。待遇很菲薄，家用还是不够。他写信来，依然要翻译点什么。去年，他请假回来，我们又重聚了一个多月。他更瘦了。自觉心脏病又严重起来，腿有点肿。我们劝他不要再去了。然而，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可留下他呢？

他在这一个多月的逗留中，总是计划着要译些什么，编些什么。《中俄字典》也依旧继续的编下去，参考书也带去了不少。他走的时候，我因为忙，没有去送他，也没有和他长谈，想不到这一别便永远的见不到他了！

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说起那工作对他的不适宜，想要有机会教书。还谈起他的一位同学韩君死了，留下不少俄文书，遗嘱要卖了维持生活，托我设法。不料，他自己不久也就成了古人

了！

回想到三十年来相处的日子，见到他灵前的白烛的发抖的光焰和他宛然犹在的遗容，心里便透过一阵冷颤。济之便这样的一瞑不视了么？蓝印的讣闻，正放在桌上，翻开了便见到他的遗容，简直如见到他还坐在我客室里谈着似的，然而他却永远不会再见到了！

多少少年时候的朋友们都这样匆匆的了结了他们的一生，没有见到“太平”，没有享受过应该享受的生活，济之便是一个。他们能够死得瞑目么？呜呼！我不忍再写下去了！

三十六年四月三日写

（原载1947年4月5日《文汇报》）

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

听到了李公朴先生的被刺，悲愤无已！正想说几句话，刚摊开了纸，提起笔来，要写下去，早报来了，一翻开来，便触目惊心的读到闻一多先生又在昆明被刺身死的消息！言语文字已不能表达我们的愤怒了！这是什么一个世界！“打”风之后，继之以政治暗杀，显见得手段之日益残酷。凡有点正义感的人，凡肯说几句公平话的人，凡能替老百姓们传达其痛苦的呼吁的人，恐怕都难免有“危险”。然而“暗杀”能够阻止有正义感的人的发言么？“暗杀能够吓得退从事于民众运动或政治工作的人么?”这正如要用武力来解决中国问题一样，明显的是不可能!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凡有坚定的信仰和主张的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们不会怕死贪生。对他们，“暗杀”的阴影，只有更增加其决心与愤怒，丝毫不能摇撼其信仰。正如战争，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绝对不会停步退却的，反因战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冲去的勇气。

“打”是恶劣的手段，“暗杀”是更进一步的卑鄙的作风。凡是政治家，必须以堂堂正正之师与人相见，有理论，有主张，尽

管说出来，与对手方见个高低，而以“暗杀”来沉默对手方的发言，却是最无聊、最无耻的方法。这不是政治家，这是谋杀犯！以这样的手段来做政治活动简直是自杀！

像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那样的人是“暗杀”不尽的。可悲可痛的是，他们乃在胜利之后，从背后被人打了几枪而死；他们为呼吁和平而死；他们为不愿意见到兄弟们自相残杀而呼吁不要内战而死；他们手无寸铁，不想拥兵自卫，结果是被“暗杀”，那末，有自卫力量的人，谁还肯放下其自卫的力量呢？

李公朴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众教育；战前，在上海有过广大的影响。不意，继较场口被打之后，竟以身殉。闻一多先生为一诗人，曾出版过诗集《红烛》和《死水》，在新诗人里是严肃而注重于格律的一位。他从来不问政治。在清华大学教杜诗，教《诗经》，曾经有过不少重要的考证的论文发表。他随学校到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教书。教的还是《诗经》等课程。“民主”的呼号把他从恬静的书室里呼唤出来。他曾为呼吁和平，争取民主，尽了很大的力量。不意，继于李公朴先生之后，他也以身殉国了！尤为残酷的是，他的公子闻立鹤也中弹五发，伤势严重；胸部左右，各中一弹，大腿中弹三发，一腿已断，能否出险，尚可不知。闻公子并不参加民主运动，而亦遭此横祸，人的生命尚有丝毫的保障么？

他们两位先生为国牺牲，永垂不朽，上海各界正在筹备举行“人民葬”，将有以谋作永久之纪念之举。他们未睹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的建立而死，实死不瞑目。但他们的血，像火种似的，已经深种在四万万千千万人民的胸中，薪尽火传，他们是不怕没有后继者的；后继者们将更多、更多起来。死一李公朴，将更有千万个李公朴继之而起，杀一闻一多，将更有千万个闻一多继之而起。前仆后继，暗杀者其能将四万万五千万爱好和平，主张民

主的人民们尽杀之么?

我们悲愤于李、闻二先生的壮烈殉难，我们敬向二先生的遗属致最恳挚的哀悼之意!

但我们于悲愤、哀悼之余，我们不能不对国民们和政府说几句话。

我们呼吁和平，争取民主，全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我们希望看见强盛、民主、和平的中国的实现。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的欲望，也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我们一介书生，手无寸铁，所有的只是口和笔。如果国家升平，民生安定，我们只愿意在书室里做我们所应做的工作，所想做的工作，绝对的没有任何的好心情，从事于任何政治活动。像闻一多先生，其心情想来也是同样的。然而，在这种的政局之下，凡为一个中国国民，如何能够忍心看得下去呢?! 作为一个中国的国民，我们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说我们想说的话，应该说的话。在我们觉得，实在是歉愧之至，因为除了口和笔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贡献给国家。然而，即此微薄的呼吁和平而合法的工作，也要遭到横祸，受到暗算，遇到毒手，则实在无话可说了! 到了我们不能说话的时候，那末，应该怎样说话，便不问可知了。我们为此危惧!

到底是什么人在做着这种不人道的卑鄙的政治暗杀的事呢?这对于政府是有害无益的。商谈之门，并没有杜绝。打仗的，也还在断断续续的谈着，而呼吁和平，大叫不要打的人们却首先遭到了暗杀，这是什么一种做法呢? 主持的人，为何会愚蠢至此呢? 为政府计，必须彻底查明主使之人，依法公开审判，依法严加惩办，单是负责治安机关一纸悬赏缉凶的布告是绝对不够的。政府对于昆明负责治安的机关，应该严厉督促其“破案”，务期获到凶手，严查主使之人，并保证以后在任何地方不再有同样的政治暗杀事件发生。同时，对于李、闻二先生的善后，必须负责

办理；对于昆明的负责治安者必须加以惩戒；这些，都是“题内文章”，我们不必多说。

我们所悲哀的是，中华民国已经有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了，政治上，却一点进步也没有。舍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方式而不用，而还在用武力，用暗杀来杜绝人民们的呼吁的，这岂复有丝毫清明之气存在！“暗杀”是最下流的手段，凡为光明磊落的人或任何党派都绝对的不会使用这个手段的。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暗杀了陈英士，然而对于国民党的活动和发展，到底有什么阻碍没有？这两个大暗杀案，只增加了人民们对于袁氏政权的厌恶和憎恨，却丝毫不能削减国民党的力量。这不是明显的前车之鉴么？用暴力来企图削弱或扑灭对方的，一定会自食其果。除了招致了人民们的普遍的不平和厌恨之外，任何效果是不会得到的。相反的，反而暴露了这主持政治的谋杀者的胆怯与无知，惶恐与无力。凡有智慧、有力量、有见解、有主张的任何政党或政治家，在有所主张，有所活动时，都是要以正规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出之的。如果在英国或美国，有某一个政党，胆敢用这种卑怯的暗杀手段，加之于对手方的，立刻，她的政治生命便会寿终正寝，人民们立刻便会群起而攻之，把她驱逐出政治圈子以外去的。我们希望今日的政治，不要在黑暗之上再加上黑暗；不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暴力的卑怯的谋杀。且为国家留些体面，为民族存些正气，为社会惜着有用的人才，为自己保有些生机吧。

凡有前途、有活力的政党，绝对的不应该为自己掘墓坟，应该尽量的改变作风，纯然以堂堂正正之师，出与对手方相周旋。凡是民主国家的政党，都是富有竞技者的精神的；胜固可喜，败亦可鉴。心平气和，一心为国。尊重对手方，也便是尊重自己。这些话都是陈腐之极的老生常谈，然而在今日却还是谈不到的起码条件，岂不可悲可叹乎！

要照这样发展下去，“打”之后继之以“杀”，我们实在要为中国的政局前途哭！难道和平的合法的主张和言论，正义的公平的呼吁，已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了么？难道主张和平的，争取民主的，以合法方式来从事政治活动的，有正义感的，肯出来替受苦难的人民们说几句话，便都要被视为眼中之钉，不除去不快了么？

虽然这谋杀或暗杀事件发生在昆明，受难者是李、闻二先生，然其影响是极大的，其意义是极深刻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是不会允许这种不名誉的政治暗杀事件再度在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不名誉的政治暗杀事件，在国际上将发生怎样的一种反应啊！我们到底是一个野蛮的黑暗的国家呢，还是一个正向民主道路走去的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国际的地位上，已经是一天天的向下走了，如何再能自己再加速度的堕落下去呢？“天助自助者”。像这样的胡闹、胡搞下去，即有“助我者”，恐亦将望望然而去之的吧！

李、闻二先生首先为国牺牲了，为争取民主而以身殉之了，我们国民们必须急起直追，不息不懈，为二先生雪恨，而彻底的查究那些凶手们及其指使的主持的人物，与众共弃之；而为了安慰李闻二先生的在天之灵，我们也将相誓的踏着二先生的血迹前进，决不中途停步。我们相信，民主的、自由的、强盛的中国，早或迟，必定会建立的；在那时候，我们当再以淡酒园蔬，祭告于二先生之灵道：

民主已经争取到了，建国事业正在进行，强盛、自由的中国已在实现了，二先生之目可以瞑矣。

然而，在今日，谁还能息一息肩，松一松前进的脚步呢！我们谨以泪，同时也以汗与血来哀悼壮烈、殉难的李、闻二先生！

三五年七月十七写

（原载1946年7月20日《民主》第40期）

八月十四日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一清早，便上街买报，赫然大字的标题，证实了昨夜我军与日寇已发生战事的消息。枪声反而沉寂了下来，是为喧哗的市声所遮罩着吧。电话不断的响着，传来了许多可惊愕的故事。许多住在虹口，北四川路一带的朋友们都已脱险出来，遗弃了他们所有的东西。真如学校里的学生们也都已搬了出来。站在天井里，看见东边的天空，密布着浓烟，血红的火焰突突的从黑暗中蜿蜒的升起。什么地方有大火。一股焦味儿随风直飘过来。一片片黑色的纸灰，像黑蝴蝶似的，在天空飞舞着。落下不少在天井泥地上。捡起来看，还温暖着，上面隐隐的有字迹。是教科书的一页，想保存起来，却触手即碎。又是一个电话说，梧州路的开明书店烧了。这些，是他们的书库里的东西么？我和雁冰，望道他们的许多书籍，都寄存在他们那里。大约总也同付一炬了吧。长长叹了一口气，只好置之度外。在这伟大的时候，谁还顾到这些东西的安全与否呢？但也渴望着能在纸灰堆里捡到了我自己藏书的一二页残烬。一片又一片的捡拾着，都不是的，便也不高兴再去捡拾了。这惆怅和留恋啊，难道是书生

的结习?

饭后，文化界在九江路有一个会。我午睡一会，已经晚了一点。往东的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已没有了，只好坐了九路公共汽车到外滩。路上的人拥挤不堪，外滩尤多，都站在码头上和道旁，看我们的飞机在炸出云舰。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站在汇丰银行的铜狮像旁瞧着。眼见我们的飞机一只只的低飞过来，一颗颗的炸弹很悠闲有致的落下去。高射炮和高射机关枪的声音隆隆拍拍的响着。我永远不能忘记这壮烈的一幕！炸弹一跌，水花四溅，站在码头上的拥拥挤挤的人群，顿时扰动。人们纷纷向西逃。我们还从容的在走在，但也感觉到危险。路上已有血淋淋的人坐了车向西去。华懋饭店附近落下了一颗炸弹，听说炸死了不少人。

我们也向西走，到了中汇大楼的时候，听到了一声巨响，西边有浓烟喷起，立在路上踌躇着，结果还是兜了一圈，到了开会的地方，我们立刻决定办《救亡日报》。

会散了时我又坐车到中华学艺社去，我们的学校在那里开会。经过广慈医院的时候，陆续的看到满染着鲜血的大卡车，一车车的运送了受伤的人们到医院去。大门口也坐着躺着不少血淋淋的人。那鲜红的血，那黄油嗞嗞，露在外面的肉，使我难受极了，几乎要闭了眼睛不敢看。这是战争的残酷的第一幕啊。

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天的血的景象。

这是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悲壮而残酷，尽够说明以后八年间的如何浴血抗战的情形。

很巧合，在去年的今天，恰巧是日本宣布投降的一天。这一天是我们苦难的开始，也是我们胜利的日子。

谁想得到，在获得胜利后一年的今天，战争还在国内许多土地上进行着呢?

“战争”实在太“残酷”，太可怕了！诅咒这“战争”！诅咒那些好战者们！

三五年八月十四日写

（原载1946年8月15日《文汇报》）

忆六逸先生

谢六逸先生是我们朋友里面的一个被称为“好人”的人，和耿济之先生一样，从来不见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他埋头做事，不说苦、不叹穷、不言劳。凡有朋友们的委托，他无不尽心尽力以赴之。我写《文学大纲》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学一部分，简直无从下手，便是由他替我写下来的——关于苏联文学的一部分是由瞿秋白先生写的。但他从来不曾向别人提起过。假如没有他的有力的帮忙，那部书是不会完成的。

他很早的便由故乡贵阳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来做事。我们同事了好几年，也曾一同在一个学校里教过书。我们同住在一处，天天见面，天天同出同入，彼此的心是雪亮的。从来不曾有过芥蒂，也从来不曾有过或轻或重的话语过。彼此皆是二十多岁的人。——我们是同庚——过着很愉快的生活，各有梦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着。六逸专门研究日本文学和文艺批评。关于日本文学的书，他曾写过三部以上。有系统的介绍日本文学的人，恐怕除他之外，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他曾发愿要译紫部式的《源氏物语》，我也极力

怂恿他做这个大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没有动笔。

他和其他的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显得落落寡合。他没有丝毫的门户之见。他其实是外圆而内方的。有所不可，便决不肯退让一步。他喜欢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在一道，披肝沥胆，无所不谈。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缄口不发一言。

我们那时候，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我们常常到小酒馆里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他总是和我们在一道，但他却是滴酒不入的。有一次，我喝了大醉回来，见到天井里的一张藤的躺椅，便倒了下去，沉沉入睡。不知什么时候，被他和地山二人抬到了楼上，代为脱衣盖被。现在，他们二人都已成了故人，我也很少有大醉的时候。想到少年时代的狂浪，能不有“车过腹痛”之感！

我老爱和他开玩笑，他总是笑笑，说道“就算是这样吧。”那可爱的带着贵州腔的官话，仿佛到现在还在耳边响着。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可爱的声音了！

我们一直同住到我快要结婚的时候，方才因为我的迁居而分开。

那时候，我们那里常来住住的朋友们很多。地山的哥哥敦谷，一位极忠厚而对于艺术极忠心的画家，也住在那儿。滕固从日本回国时，也常在我们这里住。六逸和他们都很合得来。我们都不善于处理日常家务，六逸是负起了经理的责任的。他担任了那些琐屑的事务，毫无怨言，且处理得很有条理。

我的房里，乱糟糟的，书乱堆，画乱挂，但他的房里却收拾得整整有条，火炉架上，还陈列了石膏像之类的东西。

他开始教书了。他对于学生们很和气，很用心的指导他们，从来不曾显出不耐烦的心境过。他的讲义是很有条理的。写成了，就是一部很好的书。他的《日本文学史》，就是以他的讲义为底稿的。他对于学生们的文稿和试卷，也评改得很认真，没有

一点马糊。好些喜欢投稿的学生，往往先把稿子给他评改。但他却从不迁就他们，从不马糊的给他们及格的分数。他永远是“外圆内方”的。

曾经有一件怪事，发生过。他在某大学里做某系的主任，教“小说概论”。过了一二年，有一个荒唐透顶的学生，到他家里，求六逸为他写的《小说概论》做一篇序，预备出版。他并没有看书，就写了。后来，那部书出版了，他拿来一看，原来就是他的讲义，差不多一字不易。我们都很生气。但他只是笑笑。不过从此再也不教那门课程了。他虽然是好脾气，对此种欺诈荒唐的行为，自不能不介介于心，他生性忠厚，却从来不曾揭发过。

他教了二十六七年的书，尽心尽责的。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由他主持了很久的时候。在“七·七”的举国抗战开始后，他便全家迁到后方去。总有三十年不曾回到他的故乡了，这是第一次的归去。他出来时是一个人，这一次回去，已经是儿女成群的了。那么远迢迢的路，那么艰难困顿的途程，他和他夫人，携带了自十岁到抱在怀里的几个小娃子们走着，那辛苦是不用说的。

自此一别，便成了永别，再也不会见到他了！胜利之后，许多朋友们都由后方归来了，他的夫人也携带了他的孩子们东归了，但他却永远永远的不再归来了！他的最小的一个孩子，现在已经靠十岁了。

记得我们别离的时候，我到他的寓所里去送别。房里家具凌乱的放着，一个孩子还在喂奶，他还是那么从容徐缓的说道：“明天就要走了。”然而，我们的眼互相的望着，各有说不出的黯然之感。不料此别便是永别！

他从来没有信给我，——仿佛只有过一封信吧，而这信也已抛失了——他知道我的环境的情形，也知道我行踪不定，所以，不便来信，但每封给上海友人的信，给调孚的信，总要问起我

来。他很小心，写信的署名总是用的假名字，提起我来，也用的是假名字。他是十分小心而仔细的。

他到了后方，为了想住在家乡之故，便由复旦而转到大夏大学授课。后来，又在别的大学里兼课，且也在交通书局里担任编辑部的事。贵阳几家报纸的文学副刊，也多半由他负责编辑。他为了生活的清苦，不能不多兼事。而他办事，又是尽心尽力的，不肯马糊，所以，显得非常的疲劳，体力也日见衰弱下去。

生活的重担，压下去，压下去，一天天的加重，终于把他压倒在地。他没有见到胜利，便死在贵阳。

他素来是乐天的，胖胖的，从来不曾见过他的愤怒。但听说，他在贵阳时，也曾愤怒了好几回。有一次，一个主省政的官吏，下令要全贵阳的人都穿上短衣，不许着长衫。警察在街上，执着剪刀，一见有身穿长衫的人，便将下半截剪了去。这个可笑的人，听说便是下令把四川全省靠背椅的靠背全部锯了去的。六逸愤怒了！他对这幼稚任性，违抗人民自由与法律尊严的命令不断的攻击着。他的论点正确而有力。那个人结果是让步了，取消了那道可笑的命令。六逸其他为了人民而争斗的事，听说还有不少。这愤怒老在烧灼着他的心。靠五十岁的人也没有少年时代的好涵养了。

时代迫着他愤怒、争斗，但同时也迫着他为了生活的重担而穷苦而死。

这不是他一个人所独自走着的路。许多有良心的文人们都走着同样的路。

我们能不为他——他们——而同声一哭么？

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写

（原载1947年9月15日《文讯》7卷第3期）

哭佩弦

从抗战以来，接连的有好几位少年时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济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在朋友们中，佩弦的身体算得很结实的。矮矮的个子，方而微圆的脸，不怎么肥胖，但也决不瘦。一眼望过去，便是结结实实的一位学者。说话的声音，徐缓而有力。不多说废话，从不开玩笑；纯然是忠厚而笃实的君子。写信也往往是寥寥的几句，意尽而止。但遇到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却滔滔不绝。他的文章，也是那么的不蔓不枝，恰到好处，增加不了一句，也删节不掉一句。

他做什么事都负责到底。他的《背影》，就可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描写。他的家庭负担不轻，但他全力的负担着，不叹一句苦。他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在南方各地教，在北平教；在中学里教，在大学里教。他从来不肯马马糊糊的教过去。每上一堂课，在他是一件大事。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课之前，还须仔细的预备着。一边走上课堂，一边还是十分的紧张。记得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坐着，见他紧张的在翻书。我问道：

“下一点钟有课么?”

“有的,”他说道,“总得要看看。”

像这样负责的教员,恐怕是不多见的。他写文章时,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写得很慢,改了又改,决不肯草率的拿出去发表。我上半年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向他要稿子,他寄了一篇《好与巧》来;这是一篇结实而用力之作。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一封快信,说,还要修改一下,要我把原稿寄回给他。我寄了回去。不久,修改的稿子来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证。他就是那末不肯马马糊糊的过下去的!

他的主张,向来是老成持重的。

将近二十年了,我们同在北平。有一天,在燕京大学南大地一位友人处晚餐。我们热烈的辩论着“中国字”是不是艺术的问题。向来总是“书画”同称。我却反对这个传统的观念。大家提出了许多意见。有的说,艺术是有个性的;中国字有个性,所以是艺术。又有的说,中国字有组织,有变化,极富于美术的标准。我却极力的反对着他们的主张。我说,中国字有个性,难道别国的字便表现不出个性了么?要说写得美,那末,梵文和蒙古文写得也是十分匀美的。这样的辩论,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临走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还说,他要编一部《中国艺术史》,一定要把中国书法的一部门放进去。我说,如果把“书”也和“画”同样的并列在艺术史里,那末,这部艺术史一定不成其为艺术史的。

当时,有十二个人在座。九个人都反对我的意见。只有冯芝生和我意见全同。佩弦一声也不言语。我问道:

“佩弦,你的主张怎样呢?”

他郑重的说道:“我算是半个赞成的吧。说起来,字的确是不应该成为美术。不过,中国的书法,也有他长久的传统的历

史。所以，我只赞成一半。”

这场辩论，我至今还鲜明的在眼前。但老成持重，一半和我同调的佩弦却已不在人间，不能再参加那末热烈的争论了。

这样的一位结结实实的人，怎么会刚过五十便去世了呢？——我说“结结实实”，这是我十多年前的印象。在抗战中，我们便没有见过。在抗战中，他从北平随了学校撤退到后方。他跟着学生徒步跑，跑到长沙，又跑到昆明。还照料着学校图书馆里搬出来的几千箱的书籍。这一次的长征，也许使他结结实实的身体开始受了伤。

在昆明联大的时候，他的生活很苦。他的夫人和孩子们都不能在身边，为了经济的拮据，只能让他们住在成都。听说，食米的恶劣，使他开始有了胃病。他是一位有名的衣履不周的教授之一。冬天，没有大衣，把马夫用的毡子裹在身上，就作为大衣；而在夜里，这一条毡子便又作为棉被用。

有人来说，佩弦瘦了，头上也有了白发。我没有想象到佩弦瘦到什么样子；我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一位结结实实的矮个子。

胜利以后，大家都复员了，应该可以见到。但他为了经济的关系，径从内地到北平去，并没有经过南方。我始终没有见到瘦了后的佩弦。

在北平，他还是过得很苦。他并没有松下一口气来。

暑假后，是他应该休假的一年。我们都盼望他能够到南边来游一趟。谁知道在假期里他便一瞑不视了呢？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见到瘦了后的佩弦了！

佩统虽然在胜利三年后去世，其实他是为抗战而牺牲者之一。那末结结实实的身体，如果不经过抗战的这一个阶段的至窘极苦的生活，他怎么会瘦弱了下去而死了呢？他的致死的病是胃溃疡，与肾脏炎。积年的吃了多少粒与稗子的配给米，是主要的

原因。积年的缺乏营养与过度的工作，使他一病便不起。尽管有许多人发了国难财，胜利财，乃至汉奸们也发了财而逍遥法外，许多瘦子都变成了肥头大脸的胖子，但像佩弦那样的文人、学者与教授，却只是天天的瘦下去，以至于病倒而死。就在胜利后，他们过的还是那末苦难的日子，与可悲愤的生活。

在这个悲愤苦难的时代，连老成持重的佩弦，也会是充满了悲愤的。在报纸上，见到有佩弦签名的有意义的宣言不少。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给我以时间，我要慢慢的学”。他在走上一条新的路上来了。可惜的是，他正在走着，他的旧伤痕却使他倒了下去。

他花了整整一年工夫，编成《闻一多全集》。他既担任着这一个工作，他便勤勤恳恳的专心一志的负责到底的做着。《闻一多全集》的能够出版。他的力量是最大的；他所费的时间也最多。我们读到他的《闻一多全集》的序，对于他的“不负死友”的精神，该怎样的感动。

地山刚刚走上一条新的路，便死了；如今佩弦又是这样。过了中年的人要蜕变是不容易的。而过了中年的人经过了这十多年的折磨之后，又是多末脆弱啊！佩弦的死，不仅是朋友们该失声痛哭，哭这位忠厚笃实的好友的损失，而且也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的损失，损失了那末一位认真而诚恳的教师，学者与文人！

三七年八月十七日写于上海

（原载1948年9月15日《文讯》9卷第3期）

第二辑

(1949—1958)

忆 贤 江

杨贤江先生和邹韬奋先生相同，都是一生苦学的。很早的时候，贤江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上投稿了。他靠着稿费作为升学的费用。他那时候写着各种性质不同的论文，尤以关于青年修养的为最多。我正在中学里念着书，颇受他的论文的影响，也主张吃苦自修。仿佛还把《五种遗规》和《读书分年日程》、《小学集注》《近思录》、《大学衍义》等等，弄得颇有些“道学”气。

《新青年》的出现，使我们整个的人生观都改变了。贤江也开始用白话文来写文章。他进了南高师，还是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觉得自己的外国语不够用，曾努力的学习着英文和日文。

后来，他被《学生杂志》社聘请为编辑，到了上海做事。我那时候也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我们曾经同住在闸北的一所旧式楼房里好些时候。

他的日常生活很严肃，起居有时，饮食有节。记得，我住在前楼，他住在另一部分。每天早晨，他都要早操一次。他用的是练气力的钢做拉链。不知道要拉多少次——数目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对铁哑铃，他也常常的双手执持着在晒台上操演着。他洗冷水澡，洗冷水脸。他的脸色红红的，身体相当的高大，显得十分的健康、结实。

我和几位同住的朋友们，却过不惯那末有规律的严格的生活。早上，要出去散散步，傍晚，也许有时候要到小酒店里喝喝酒。这些事，贤江都是不参加的。有一天，还是相识了不久的时候，天气好极了，（太阳刚刚升上来。）我到了他房里，问他道：

“出去散散步吧？”

他摇摇头，说道：“没有工夫。还要读英文呢。”果然，他手执着一本英文书，正在小房间里踱着，边走边念，念的声音很高。我抬头一看，墙上正贴着一张“工作日程表”一类的东西，每天上午七时到八时半的时间，正填着“英文”这一个项目。我很不好意思的走开了。

大革命之后，他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但朋友们都知道他正做着“工作”。他很忙，生活依然的严肃而有规律。不知他在上海又住了多少时候；只知道他曾经到过日本。

我写过一篇论文，说起介绍西洋文化的问题。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是很模糊，还是带着很浓厚的“五四”时代的见解。我主张，我们的文化应该“全盘欧化”。

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封很厚的信，是贤江寄来的。这封信有两千多字长，满满的写了十多张信纸；他反复详明的阐述着“全

盘欧化”的主张的错误、不妥。他说明，西欧的文化不完全是健全的，是对我们有用的；其中，有毒的成分很多。我们介绍西洋文化必须有所选择，必须有所分别；绝对的不能说，凡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就都应该介绍的。他说得那末恳切，那末周详，那末明白而确定。我非常的感谢他的箴谏与启发。这个及时的警告，使我，还有许多抱着同样见解的人们，不致糊涂到底，更不致一直沿着错路走去。

他是一位真实的好朋友!

在我的想象里，他一直是健全而壮实的——在身体上与思想上。想不到，他的思想是一天天在进步着，而他的身体却一天天的坏下去了。他到日本去医病；听说，他的病是肠结核一类的症候。谁想得到，那末健壮的贤江，会染上了这个病呢？更谁想到，他竟为了这个病而死呢？在许多朋友们里，他是最能照顾自己身体的人。不料，病魔的力量，竟大过他，压倒了他。

他死了已经十八年。革命已经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可以告慰于他的!

（原载1949年8月9日《光明日报》）

鲁迅——“民族魂”

千千万万的中国儿女们，中国的人民们，带着沉重的心，说不出的悲哀，低着头，排列着整齐严肃的队伍，把鲁迅先生的灵柩送到上海虹桥公墓安葬。这是中国从来未有过的“人民”的葬礼！当鲁迅先生的灵柩徐徐的下降到穴底时，棺上覆以丝绣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四周有低低的啜泣之声。

“民族魂”这三个大字，说明了鲁迅先生的精神，说明他一生为人民奋斗到底的历史。

鲁迅先生是中国民族的最好的儿子之一；他表现了中国民族的最好的一面。他抛弃了传统的封建坏的成分，但保留着中国民族的最可夸耀的精神——所谓浩然之气——还加上为人民服务的新的观点。

他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他是以坚决的反抗封建主义的姿态出现的。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许多杂感，对于打倒封建思想是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就在那时候开始了。

从此以后，他不断的和封建余孽和买办学者们作争斗。他不

断的受迫害，到处的不安于居。但他从来不曾退却过半步。他一点也不妥协。和他同时的人纷纷的落后了，甚至向旧的社会投降了。但他始终如山岳似的屹立着，为无数的青年儿女们奋斗的“旗手”。他这面大旗——“民族魂”始终是拿在手里，不曾倾斜过。

以中国民族的最可夸耀的精神——浩然之气——来从事于新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便是鲁迅先生的道路，也便是无数的现在知识分子们走的道路。他是属于中国民族的，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的。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启发了那末多后一代的青年儿女们，之所以能够有那末伟大而深入的影响，便是他这正确的道路的导引力。

他受了无数的冷箭，同时也受了无数的公开的迫害。就在他受着最严重的迫害，隐姓埋名，退居于密的时候，也还有无数的冷箭向他射去。

他对那些或明或暗的敌人们的回击，也是无情的，沉重的。他决不宽恕敌人。他很快的发现了他们，立刻便加以打击，他不姑息以养奸。他揭露了许多伪装的君子，消灭了许多埋伏在左近的敌人。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不能以真名发表任何文字，便用了许多的笔名来写作。当敌人们很快的发现某一个笔名是他的时候，他很快的又改易了一个。他使他们那末狼狈，往往“相惊以伯有”，只要文章稍为写得犀利些，便指指点点的说道：“又是鲁迅写的！”

同时，他的同志爱是无限量的！他爱青年的儿女们。他全心全意的为他们服务。他审查了许多青年们的稿子，他仔仔细细的一字不马糊的替他们校改译稿。有的时候，还替人家作校对工作。当他最后的一夜，他还在执着笔替别人校改清样。秋白同志的《海上述林》是他一手编的，校的，而且连装潢也都由他设

计。这是错字最少的一部书。可见他的认真精神。

他是无处不认真的。他反对“空头文学家”。他是一丝不苟的。他说，“革命是件麻烦的事”，能够克服了种种的大大小小的“麻烦”，方能真正的从事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有多少的青年儿女们是承继着他的这种精神来为人民服务的。

那末坚定，那末仔细，那末认真，那末一丝不苟，不是“一鼓作气”，而是长期的持久战，这便是鲁迅先生的精神——“民族魂”。

鲁迅先生生活在中国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代。他没有见到中国革命的成功而即一瞑不视。这是中国最大的损失。但冬天来了，春天也不会很远了。鲁迅先生是充分的有这个信心的。他抱着这样的信心而入土。

今日是“东方红，太阳升”了。我们站在阳光满地的新生的中国的土地上，悼念着鲁迅先生。那心情不复是那末沉重了。我们堪以告慰于鲁迅先生，他的那份工作，已得到了最大的成就！千千万万的青年的中国儿女们，正继续着他的精神，为新的中国的建设事业而服务。

建设事业不比革命事业来得简单容易。建设也是件麻烦的事，也是一针一线的艰苦的巨大的工作。正应该继续着鲁迅先生的精神而努力。

（原载 1950 年 10 月《人民画报》）

峇厘观舞记

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诗之岛”峇厘，在那里住了八天，欣赏了不少峇厘岛上的艺术，从绘画、木雕刻到舞蹈，尤其以舞蹈看得比较多，南派的、北派的、宫廷的、民间的、古典的、现代的，差不多全都看到过。看到，便不容易忘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到中国来了，特从日记里摘出有关峇厘舞的几段，写成本文，作为介绍也作为欢迎。

又，上次印度尼西亚艺术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时，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地方、各个派别的舞蹈的代表，但独独没有包括峇厘岛的舞蹈在内。这是因为峇厘舞有其特殊的风格，且需要的乐队人数特别多，故有单独进行访问的必要。到捷克斯洛伐克去访问时，也是峇厘艺术团单独去的。

峇厘岛在爪哇岛的东边，隔水可以相望。但风俗人情却相差颇远。峇厘岛自有其不同的宗教（印度教），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好几座神龛，每天都要上供。天气仿佛很润湿。到处都是深的绿色。大树蔽天，茂密郁润。石墙和砖块上，全长满了青苔，显出

苍老的古气。家家户户都有墙、有大门，这就和中国的住宅有些相似了。说起来，在峇厘，中国的风趣还有不少。在一些庙宇里有中国式的佛像，还流行着中国的铜钱（明万历到同治的最多）。他们用这些铜钱编成神像，还布施到神庙去。所以，我们到峇厘岛去，觉得十分地亲切。

七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在峇厘岛上的南部大城邓巴刹，第一次看到世界著名的峇厘舞蹈。一大群的乐器，分列两厢。乐师们三十多人陆续登场坐下。（一个乐队的乐师们，多者达六十多人，少者也有二十四人。）乐器以大铜锣、球锣和铜的刹龙（Sarun）为主，而以“甘梆”（鼓）为之节，也用上了弦乐的竖琴（很像胡琴）和管乐的箫、笛，不过不是主要的乐器。到了九点钟，海风徐来，夜凉如水，忽听得晴天霹雳似的一声响，金鼓齐鸣，急如骤雨，直震撼得听者们心肺俱为之荡动。“前奏曲”开始了。豪雄刚健，像千百只狮子在同声怒吼，像暴风雨之前，雷电交闪，殷殷轰轰，天空为裂。但渐渐地由急而缓，箫声和刹龙声像在微语，像凉风吹过万松之巅，像清溪流过乱石堆头，细腻到荡人魂魄的地步，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然后，又一声狂响，百乐大鸣。那乐调似乎并不陌生，有好几节简直像中国的吹打细乐。如此地忽高忽低，忽扬忽抑，足足有十多分钟才停止。我们被震慑得耳无旁听，目不旁视。像这样的打击乐器的演奏，乃是最高级的技术的挥施。有一个聪明的批评家说，这乃是大规模的拆散了的“钢琴”的大合奏。这句“绝妙好辞”的形容的话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嘎木兰”（乐队）说来，的确是当之无愧的。歇息了一会，舞者们登场了。随着“嘎木兰”的乐声，或表演雄武的斗争，或描写抒情的步调，都足令人心醉。二少女演的“甲虫舞”，细致地表现出一对甲虫的恋爱和相依为命的感情。面具舞则紧张曲折，变化多端。查宛夫人的独舞，尤为光朗明快，充分地显示出峇厘舞的修养深厚而细腻精巧的技术来。一举手，一

投足，都具有迷人、动人、感人的力量。那把扇子在她手里是那末灵活地挥动着；那双眼，那头部，那纤纤的双手，是那末美妙地随着乐声而转动着，特别是手部，那动作是无穷尽的繁细，每一指尖的伸屈，都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她或前、或后、或进、或退，或左旋以翩翔，或右转而急却，诚有宛若游龙，翩若惊鸿之感。这是需要精致的推敲与专心的欣赏的，粗心人不会体会其最细微的美妙处。有人说，峇厘舞脸部没有表情，我们看了查宛夫人那末丰富灵活的表情，便知道那句话是不确的。

二十四日到达“狄打岗加”。沿途海水碧绿，到处是盐场。椰林矗立，若巨人相向而揖。“狄打岗加”是一位逊王的别墅。别墅里有几道喷泉，淙淙地在飞溅着清凉的水珠。泉中蓄有红色鱼，游泳自如，我们就在喷泉旁，坐着看峇厘岛的宫廷舞。这种舞在外间已不多见。舞者都为幼童及幼女，尚须人抱、掖以进。乐队亦是用“嘎木兰”。那位逊王亲自陪着我们。舞者之一，即逊王的七岁孙女。舞技是很工的，疾徐进退，莫不应节。

同日下午，到了“革隆公”，在一个故宫里，看面具舞剧。峇厘岛上的面具，是多种多样的。有戴上了整个面具，不能出声的（以扮王公者为主）；有虽戴了面具，而露出双眼与嘴部来的（像丑角）；有面具的下部，当嘴部的地方，是活动的，能够发言，但有些模糊不清的；有脸的上部露出，仅鼻部和嘴部有半个面具的；也有像中国新年时跳“月明和尚度柳翠”舞里所用的和尚、妇人的面具，整个地套在头上的。所演的故事，有取之于印度两大史诗《摩诃菩拉他》和《拉马耶那》的，也有是演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故事的。

晚上，在邓巴刹又看了东峇厘舞，比较地现代化，有不戴面具的舞剧、有群舞、有独舞。舞剧除了表演印度史诗的故事和历史故事之外，大都是表演善与恶的斗争的。恶神虽猖獗一时，但

善神终于得胜。舞的时候，武功很深，摔交立起，非训练有素的人，必会受伤。其中，以群舞的“蝴蝶舞”最得人赞扬。

二十七日，从邓巴刹动身到新加拉夜（即狮王城）。咖啡树和荔枝树，杂在芭蕉林里，绿意至浓。要经过几座高岭。一路上，风光极为秀丽。远远地见地下有一泓湖水，又经过一座焦黑的寸草不生的火山。最高之地，称为“金打曼尼”，意即极乐世界。过此，即北部峇厘了。省长公署，即设在新加拉夜城。

二十九日晚六时许，在省长公署的前面石廊上，看北峇厘舞蹈的演出。古典舞表情深刻，技术甚高。有演唱“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虽不懂其歌辞，而甚惹乡情。又有八个女舞蹈者和九个男舞蹈者，或坐或立，彼此歌唱着，舞蹈着，“山歌互答”，音节甚为优美。据说，那彼此问答的歌辞里，含有很多幽默和讽刺的漂亮话，但我们是不能了解的了，只能意会其且舞且歌的大意耳。又有东南省蒂汶岛的歌舞，地方的色调很浓厚，也可欣赏吟味。

看了几场的峇厘舞，说不上就懂得其精华所在，但其好处是不会忘记的。虽然相别已经一年多了，但邓巴刹的“嘎木兰”的响声还如在耳边，查宛夫人和其余的舞蹈家们的妙舞清歌，还如在目前。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峇厘岛上的艺人们，全不是职业的。他们是专家，但并不以此为业。像“嘎木兰”的乐队，如要演出，就须事前召集那一批音乐家们凑在一起。临时召集，是办不到的。又像查宛夫人那样的高超的舞蹈家，也还不是职业的，她和她丈夫都是每天要劳动的职工。那一位“嘎木兰”的击鼓者（即领导人），乃是在街头卖咖啡的。不仅舞蹈家、音乐家们如此，就是峇厘岛上的画家们和木雕家们也都是业余的为多。这个“诗之岛”是那样地富于诗意。可以说整个岛乃是一个艺术的涵养地，孕育地。

（原载1956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记茂物的“总统别墅”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上午，我们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前往茂物的总统别墅访问，并由代表团里的艺术家们作小规模的演出。茂物离雅加达不很远，是一个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的地方。在那里，有一座闻名世界的植物园。总统别墅就位置在植物园里，乃是它的一部分。

汽车在很好的公路上走着。一路上绿树红花，碧草清流，无不引人入胜。走了一个半钟头，越走越高，却不怎么觉得。但空气却渐渐地显得清新，鼻孔里嗅得到一股山地上所特有的花或树的香味。远远地望见一大片绿草成茵的草地，总统别墅到了。常青的高大的树木包绕着大草地的周围，仿佛拱立着在守卫着它似的。树下的草场上有数不清的梅花鹿，或行，或息，全不避人。纯白色的大理石建筑的总统别墅，照耀在太阳光下，显得净洁、庄严、弘伟。红白色的印度尼西亚的国旗，高高地悬挂在旗杆上，迎风飘扬，说明了别墅的主人翁正在那里。一塘池水，盈盈迎人。池上红、白色睡莲正盛放着。

苏加诺总统站在大厅里，和我们亲切地握手。他要猜猜看，

能不能在人群里找出来唱《梭罗河》的周碧珍女士，演《霸王别姬》的黄玉华女士和在《盗仙草》中饰白蛇的张美娟女士来。当我向他介绍袁世海先生时，他想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位“袁世凯”，笑着说道：“不是一家吧?”

他接着说道：“你们在总统府国家宫的开幕演出，已经轰动了整个印度尼西亚。你们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和光荣，使我自己都愿意变成你们团员的一分子。”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他又道：“各地人民都写信给我，要我邀请你们到他们那里作访问演出。这说明了不仅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的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就是全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对你们也都是友好的。”他转过头来问我道：“这一次有没有三国戏?”我心里一动，想道：“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带三国戏来呢?”稍顿一下，我答道：“因为演员不够，所以演不出三国戏。”他点点头。

进了茶点后，演员们去化妆，我们进了后厅，坐在藤椅上看演出。京剧是《庆顶珠》和《泗州城》，舞蹈是“盘子舞”、“红绸舞”和新近才学会的印度尼西亚的“伞舞”。“伞舞”演出时，我们觉得不大纯熟，显得有些生硬。但被观众们的热情的掌声和赞叹声把所有的缺点都淹没了。“怎么这样快就学会了?”苏加诺总统说道：“跳得好，跳得好!”

将近下午一时，才演毕。苏加诺总统和其他客人们向我们道别，先后离场。

我们三三两两地到池边，到草地上，到植物园里去游逛。茂物植物园收集热带植物最为丰富。处处是参天大树，处处是未曾前睹的奇花异草，简直是目不暇给。最令人注意的是，每一株大树上，几乎都滋生着形形色色的寄生植物，显得苍古之极。那些寄生的植物，种类多到不可计数，有的是藤类，有的是热带草类，有的还开了花。斑斑点点，把不知名的大树装缀得奇妙异

常。各式各样的果子，在争妍斗艳似的悬挂在高高矮矮的树枝上。像大蝴蝶似的花朵，仿佛暂时飞憩在枝头。红色的和黄色的花，长得古古怪怪的，令人惊叹不已。有一种棕榈科的植物，长着翠绿异常的叶子和朱红得耀目的杆子，那红的绿的颜色，鲜艳可喜到极点，我久久地站在那里，舍不得走开。是我们画家们所作的朱竹么？是用人工把朱漆涂抹上去的么？随地都有奇异的植物在招引着我们。

回到总统别墅的白石阶上，恰好遇苏加诺总统坐着汽车经过，再次的殷勤地招呼着、告别着。

我们在大厅里进午餐。听说山上还有一个植物园，餐后，便乘车向山上走。走了好一会儿，才到一个游泳池。池水清澈极了，泛出浅绿色的光彩来，引诱着人下去游泳。这时，太阳光有些西斜了。我们傍晚还有事，只得匆匆地往雅加达回去。但茂物的景色还老在我们的心头盘绕着。

（原载1956年10月4日《文汇报》）

轻歌妙舞送黄昏

——观印度卡玛拉姊妹的表演后作

假如有什么好书使你读了一次之后，还想再读两次三次的话，有什么风光明媚的山畔水涯，使你到过一次之后，还想再去两次三次的话，那末，那些好书或那些风景区的确是值得人们吟味和留恋的了，也就是古语所云："好书不厌百回读"之意。我看了印度婆罗多舞舞蹈家卡玛拉姊妹的表演就有这个感觉。我看了一次，又看了一次，但余味无穷，还想再看三次，四次，以至更多次，如果有可能的话。

那些场极高超的艺术的表演，是那末简朴，又是那末丰富多采。舞台上着不得一丁点儿背景、或道具什么的，几千只眼睛只集中在一位或两位的舞蹈者的身上，随着她或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扬眉，一转眼的疾如脱兔、宛若游龙的细腻之至，却又是变化无端的动作而移转着，只恐怕疏忽了一个身段，漏掉了一个手势。她们的舞姿，是那末柔媚，却又是那末刚劲；柔若无骨，刚如利剑。也许只有一句话可以描述她们："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不经过"百炼"，怎能如此地颈肩柔转，臂指圆融呢。卡

玛拉女士的脸上表情是无穷无尽的，一会儿欢欢喜喜，一瞬之间，又一变而为痛楚凄凉，又一变而为愤怒填胸，你简直有点赶不上她的变化。她的象牙色的十指，会表演出各式各样的姿态。在印度舞蹈艺术里手势的表演本来占很重要的地位。舞蹈家的十指尖尖，是会说出无穷尽的话语，无穷尽的情意来的。不仅如此，全身的各部分，特别是眉、眼、嘴、唇、面颊、颈、肩、臂、足，无不会说出各式各样的话语和情意的。卡玛拉女士的开合迅速的十指和眉、眼、颈、臂，是成功地而且优雅地达到了印度舞技的高峰了。见到她的一场舞蹈基本动作的表演。表演蜜蜂，仿佛就使观众像听到营营之声，渐飞渐近，绕着香花而转，而憩息了下来。表演双角岐嶷的牡鹿，就使我们见到它的确在惊奔着，双眼是那末恐怯。表演孔雀，就使我们觉得它是悠闲而高贵地在散步，在饮啄，在骄傲地张开锦色斑斓的尾屏。

卡玛拉姊妹是从印度的南部大海港马德拉斯来的。马德拉斯是保存着印度风趣最醇厚的地方，也是印度舞蹈艺术的重要宝库之一。卡玛拉姊妹的婆罗多舞和其他的好些舞蹈都是属于南方一派的。但那不是说，他们就不擅长别的舞蹈了。卡玛拉女士的北方卡塔克舞，是那样地迷人。随着音乐的缓奏，手、足和眼、眉，逐渐舞开了。缓缓地挥着手，缓缓地转着足，铿锵悦耳的脚铃声，有节奏地响着，像天上彩虹似的百褶裙子，也有节奏地时张时合，眉眼之间仿佛含着无限的幽怨。突然地，舞步由缓而疾，乐声也急骤地变快了，表情也顿时紧张起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姿态优美极了，就像一只五色缤纷的蝴蝶，在眼前飞翔着，就像彩色幻变不穷的虹霓在眼前闪耀着。看她那脸部的表情，也便是瞬息万变，和舞蹈的动作紧紧地结合无间，配合得奇妙可喜。

卡玛拉姊妹的每场舞蹈都给予我们以二小时以上的无上的欢

愉与欣爱。没有一秒钟容许你转眼他顾。一下子疏忽，或偶然地没有全神贯注的话，便会失去了一段、一节最美妙的柔姿妙态。舞蹈者以整个的身心，整个的感情，整个的灵魂在舞台上舞着，观众们也必须打叠起全副精神来观看。粗心大意的人是不会充分地欣赏得到其细致优美的好处的，但即使是他们，也绝对不会无动于中，不会不屏息宁神在观看着，而到了红幕垂下时才轻喟一口气的。

乐队只有四个人，一位吹笛，一位击鼓，一位击磬兼歌唱，一位是导演，有时也参加歌唱。人数虽不多，却配合得十分紧凑。假如我们能够听得懂那些歌词，一定会更加感动的，但即使是不懂它们，而这场轻歌妙舞已足够使观众度过一个最有意义和最愉快的黄昏了。

印度这个伟大民族，正和中国民族似的，蕴蓄着的是多大的力量，多末繁赜，多末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的遗产啊！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世界上最优秀艺术的源泉。

（原载1957年4月5日《人民日报》）

赞歌朝霞般的舞蹈

——观印度乌黛·香卡舞蹈团的演出后

桃红色的曙光从东方升起。天空一望皆碧，四散地点缀着浓厚的云块。是一个令人心身俱爽的大好晴天。还未与人见面的太阳光，先染得天上的云块陆离光怪，变幻无穷；这里是一片紫红色，那边是一块鲜红的霞光，再过去又是金黄色的一堆云块，另一边乃是黑黑的一片，边缘上却已被涂上了金红的光彩，像镶上了艳丽异常的花边，衬托着云罅的碧空，益显得逗引人欣悦。把整个天空合起来看，乃是各种各样的光与色彩的奇妙的结合；分开来看，每一片，每一块，每一堆的云层，又各自有其奥妙与变化的特点。这便是灿烂的朝霞，宇宙间的绝妙景色之一。

把这样的光与色彩捕捉入音乐里去的，便会成为一位不朽的作曲家；把这样的奇妙的良晨美景绘写到画幅上的，便会成为一位大画家。但与它最适合、最吻合无间的、最气味相投的，乃是舞蹈家们。舞蹈家们的变幻无常的手舞足蹈，变动迅速的动作，绚丽非凡的服装，最能够具体的形象化的把这样的俪天的朝霞的景色表现出来。在其间，印度的五光十色的舞蹈尤具有那末撼人

心腑的魔力。在其间，印度乌黛·香卡舞蹈团尤其能够充分地表现出印度古典舞蹈与民间舞蹈的有机的奇妙的结合，而显示着朝霞般的五色缤纷的奇妙的景色。我们如果赞歌朝霞，便也不能不赞歌这朝霞般的乌黛·香卡舞蹈团。

乌黛·香卡先生今年五十六岁，他已经从事于舞蹈的编导与演出事业整整三十七年。他所编导的各种舞蹈，是古典的，又是民间的，是古老的印度民族的，又是结合着若干现代化的动作。一眼望去，乃是彻头彻尾地印度的，也是彻头彻尾地乌黛·香卡的。就在演出印度古典舞的时候，也浓厚地渗透着乌黛·香卡的气氛。乌黛·香卡的作风自成一派，很壮大的一派。

我们且看乌黛·香卡自己表演的“因陀罗舞”。他把这位至尊无上的神道，人格化了；以既柔且刚，又猛又爱，慈祥如恋子之母亲，勇烈如扑兽的狮王的瞬息百变的舞姿，曲曲传神地表现出这位神道的惊人的力量来。浑身都是劲，浑身都有动作，也就是说浑身都在舞，差不多身上的每一部分的肌肉都在活动着，柔若无骨而刚若“泰山石”。那功力深湛极了，他的“卡尔梯基亚舞”，描写着湿婆神的金儿子卡尔梯基亚在出发斩魔之前，向诸神祷告着；祷告后，就坐着战车出发。他是那么威风凛凛，英姿动人。伴奏的乐声有些特别，金声配着悠扬的笛声，骤听之，大似中国曲调。仔细推敲了之后，颇疑心是取之于印度尼西亚的。乌黛·香卡气魄弘伟，是会不怯于取材于印度本土以外的。

有他领头的许多别的舞蹈，像“锡达塔王子的伟大出家舞”（且举这个舞为例），整个场面全都活了起来。他是那样地善于体会或掌握那位哲人厌弃尘世的心情。脸上的表情和手足的动作都深刻细腻异常，的是入骨三分，赚人酸心落泪。

亚玛娜·香卡是乌黛·香卡的夫人，也是这个舞蹈团的女主角。她的舞技是到家的。像颂神（克里希纳神）的“曼尼普里

舞”，就比一般的曼尼普里舞来得丰富。眩目的盛装，多感的脸部，会说话的眉与眼，能传达出心意的迅速地变化着的手势，合拍地响着脚铃的优美地进退着的双足，凑合起来便成为醉人的美妙的一折上好的舞蹈。她的“克里希南尼舞”，在我所看过的不少次、不少人表演着这个同样的舞里面，她的确是一个杰出者。这舞是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的舞蹈，充分地表现着天人相接的感情，充满了多情善感的妇女们的爱恋与思念。而其实，人格化了的神，也便是有血有肉的人。她在这里，脸上的表情是变化多端的，或喜或愁，若慕若怨，曲尽了深刻的心理描写的能事。她的手势在朗朗地说着话，十指尖尖，忽张忽合，忽伸忽屈，配合着歌者的唱词而迅快地变换着手势。但愿我们能够听得懂那曼声长吟的歌词啊！如果懂得，将更会如何地领会到和同情于她的倾慕之心呢。

几个有亚玛娜·香卡在领头的集体舞，像“阿萨姆舞”，她也表现得很突出。她的舞姿细致曲折，转如回风之舞雪，进似猎狗之扑兔，能够把悲惨的运命和与大自然搏斗的失败，感人地体现在舞台上面。在大自然的残酷的灾害的面前，人类变得如此的嫉妒无情。两条人命被河水冲走了，那消息只是像河水上的涟漪，一转眼就消失了。战胜大自然的灾害和战胜不幸的社会的不平是不可分割的。

舞蹈团演员们表演的“收获舞”，是表现印度农村生活片断的集体舞。农村的男男女女，在收获之后，就是节日了。他们以歌舞来庆祝收获，并以种种舞姿来追忆雨天、播种、收割等等的农家的辛苦。这是一个民间舞，但经过乌黛·香卡的大手笔，成为比较现代化的一个集体舞了。我们在这里闻得出乌黛·香卡的创作的劳动之气息。他改进了民间舞蹈，磨去了其间粗糙的和原始的部分，加入了些适合于现代人的趣味的东西。这样的大气

魄、大手笔的改革，很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

“旁遮普”民间舞蹈，也是一个集体舞，也是同样地由乌黛·香卡改编过的。“改编”耗费了他很大的苦心。但站在吸取印度民间舞蹈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而加以提高，加以改革，加以重行整练过，乃是使印度民间舞蹈能够为现代人，特别是非印度人所能接受、所能欣赏的主要原因。也因此，印度民间舞蹈乃能更广泛地流传于世界各地了。

乌黛·香卡先生的改编与创作的勇气与雄心是令人钦佩的。他的舞蹈团是刻刻在前进，时时在发展。他没有一刻停止过。他自己告诉我说，“也希望在中国学习到些舞蹈。”的确，他不仅吸收了印度的古典的与民间的舞蹈的精华，而且也吸收着印度以外的世界上的好东西。他是那样地博取广收，取精用弘！乃能使他的舞蹈团成为一个整体，——不是零零碎碎的乃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像陆离光怪的朝霞似的，是那末令人心醉地出现于舞台上面啊。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记

（原载 1957 年 7 月 28 日《人民日报》）

美的丝织的网

——欢迎乌黛·香卡舞蹈团

如果有什么事物或动作，能够使你全神贯注地屏息地盯视着，一瞬间也不得松劲，偶一旁视，就会是一个损失，使你再也追赶不上那疾驰而飞去的美，那末，这样的事物或动作，一定就会是“美”的自身，就会是运用高超深邃的艺术来表达出群众的喜爱、生活与力量的那种美妙的舞姿与歌声了。

不论是单身一人、或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集体，当他（她）或他们，随着悠扬曲折的乐声，并紧切地、细致地描绘出或雄健、或绮腻、或哀怨、或颂扬、或崇慕的歌声而翩翩起舞的时候，那迅捷若脱兔，或欲疾故缓，似顿实动的舞蹈和抑扬顿挫的乐声和歌声，就会立刻紧紧地抓住了你，抓住了你的双眼，抓住你的全部注意力乃至你的整个心身。

在欣赏印度舞蹈家们的艺术的当儿，每个人几乎都有以上的体会。特别是观看乌黛·香卡舞蹈团的演出，尤其必须心身都凝注在舞台上，偶一疏忽，就是一个不可追悔的懊恼。乌黛·香卡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亚玛娜以及其他舞蹈家们，都是技艺异常精练

的高超的艺术家，他们的那个团，就像是一面美的丝织的网，那面丝网，编织得那末坚固而紧凑，分开来是一幕幕的舞蹈，合起来却是完整的一部大舞剧；那全体舞蹈家们配合得那末美好，在闪闪地发出耀目的光彩，表露出他们的“文化热望”，他们的“梦”。他们把整个心身都投入于他们的舞蹈里，每一个动作，一举手，一投足，都施展出了浑身的解数。他们在舞台上，是没一秒钟的迟疑和停顿的，那变化无穷的眼睛，那若颦若语的双眉，那动态多端的脸部，那秀削的双手，那柔软若杨柳枝，刚劲像百炼钢的肢体，那或进或退，从未停止过的脚部，几乎没有一部分不是有精神，有力量，有表情的；他们浑身上下，似乎都会说话，都在表达他们的全部的情绪。

那一面无形的美丽丝织的网，撒布在整个剧院，不管有多少观众，无不会被网住而摆脱不掉，是那样的美，又是那样的变幻无穷，直像无穷尽的放射着的五色缤纷的烟火或活动的画面，谁有狠心忍舍得离开它呢！直到幕布下垂了，还是恋恋地不肯走开。

乌黛·香卡是一位大艺术家，一位大创作家，他耗尽了半生的精力在发掘印度的古典舞蹈，也在发掘印度各地的民间舞蹈。他把印度的“古”与“今”，现实与理想，组织得那末好，编排得那末紧凑，简直成为他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是取精用弘的。不论什么题材，包括许多印度山区里的许多少数民族的舞蹈在内，他一发掘出来，就把它们运用到他的作品里来。他的创作乃是一个大熔炉。能把任何种类或式样的东西都随心所欲地变成了他的作品。他对印度的现代舞蹈，贡献是很大的。

他说道：“今天我们感到我应该对公众作更多的贡献；艺术家所能贡献给人民并从人民获得的东西真不少啊！”的确，他和他的团体是在对印度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作出更多更多的贡献的，

而且他也不断地从人民那里获得更多更多的东西。这不是艺术家们的明亮的事例么：当你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当你表达人民的生活、力量、进步和创造的精神的时候，你就有了生活，有了力量，有了进步，有了创造的精神，也只有从人民那里你才能获得你所需求的一切东西。乌黛·香卡的有了创作上的大成功，其关键也就在这里。

乌黛·香卡有一个新的创造，像那样的同样的创造，在别的国家里，似乎还没有出现过，那就是“影子戏”。这种“影子戏”，和我们的“皮影戏”不大相同，它是用活人扮演的。表演的时候，需要很深广的舞台面。舞台前张挂起白色的幕布，舞台的后边使用强烈的灯光，将舞台上演员的动作，都投射影子于幕布之上，当最后表演完毕时，幕布一揭，灯光大亮，舞台上出现了衣冠灿烂、色彩鲜明的一大批演员，顿时令人产生强烈的对照。这是很勇敢的一个创造。我在印度观看过他的“影子戏”的表演，觉得很奇妙，现在，他带到中国来表演的“影子戏”有两个：一个是“罗摩利拉”，取材于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里的一段故事；一个是“佛的一生”，取材于佛本行经，即释迦佛出生、修道及成佛的故事。这两个“影子戏”对我们都不陌生。我相信，我们会喜欢乌黛·香卡的这个新的创造的。

乌黛·香卡说：“我们真诚的相信，我们能够通过艺术彼此接近并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愿望：通过艺术，通过艺术的创造与表演，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彼此接近并联合起来”。

1957 年 7 月 20 日写

（根据清样，此文未发表）

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秋白遇害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他遇害之前的四五年我们已经不大见面了。偶然见了一面，我也从来不去打听他的住处，甚至有几次在街头遇到了，他戴着鸭舌帽，帽檐低压着眉梢，坐着洋车，疾驰而过，我们只是彼此望了一下，连招呼也不打。

在现在虽然是隔了近二十年，秋白的瘦削而苍白的脸，带着很浓厚的常州口音的谈吐，还是活生生的活在我的心上，活在所有他的朋友们，同志们的心上。

秋白和我的岁数不相上下（他生于一八九九年）。在五四运动的前后，我们都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而他却显得十分的老成持重颇有些老大哥的样子，好些问题，我们不能解决的，总要请教到他。他的筹划和见解都不像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是那么早熟而干练!

他的早年的环境很不好。在北平念书的时候，是寄居在一位他的堂房哥哥的家里。这位哥哥在外交部做一个小官，生活也不怎么充裕。不过，我常到他住的房子里，觉得房子收拾得很干

净，明窗净几，笔砚罗列；靠墙摆了一排书架，架上的书，有哲学的，有古文学的，那时，我见了颇觉深奥，有点不容易了解。他还会刻图章，听懂得的人说，他对于刻印的一道，功夫很深。他对于古文学的修养远比我和同时的许多朋友们高深的。

那时，常聚在一起的朋友们，有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秋白和我，还有济之的弟弟式之等六七人。为了我们全都住在东城，为了兴趣的关系，我们在无形中竟形成了一个集团。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但彼此往返得比同学亲热得多。

我那时也是寄居在叔父的家里，有点像清教徒的样子，不抽烟，不喝酒，生活异常的刻苦，不论多远的路，总是步行，反对坐洋车，绝对的不穿绫着缎，不问冬夏，老是布长衫一袭。秋白、济之他们就显得比我阔绰得多。我记得，秋白那时已经吸上了纸烟，烟瘾很大。手指上都染得黄黄的。也会喝酒了，而且喝得相当的多，酒量很不小。这些，都叫我吃惊而羡慕。我当时觉得，他的生活经验比我是丰富得多了。

北平的青年会会所在东城。我常到会所里去看书——虽然我不是一个会员，更不是一个教徒。秋白、济之他们也常去，地山和世英，因为在盔甲厂燕京大学念书的关系，和青年会的交往，经常是密切的。这时，青年会的干事是一位美国人步济时。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思想相当的进步，而且也很喜欢文学。在青年会小小的图书室里，陈列得最多的是俄国文学名著的英文译本和关于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书。我开始接触着托尔斯太、柴霍甫、高尔基几位的小说和剧本。而秋白和济之在俄文专修馆里也正读着托尔斯太和柴霍甫。他们从俄文开始译托尔斯太的短篇小说，我却从英文译本重译柴霍甫的剧本。我们那时候对于俄国文学是那么热烈的向往着，崇拜着，而且是具着那么热烈的介绍翻译的热忱啊！我们第一次得到的稿费，记得都是翻译俄国的作品的稿

费。秋白和济之合译了一本《托尔斯太短篇小说集》交给共学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的译本。我编的《俄国戏曲集》，其中有秋白，济之，我自己，还有好几位俄专的同人们所译的剧本，也交给了共学社，不久，也由商务出版了。

青年会想出版一个青年读物，一本周刊，找着我们几个人谈着编辑的事。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秋白、济之、世英、地山和我，共五个人。经理部的事务，由青年会的一位学生干事负责，我负责编辑和校对的事。这周刊，定名为《新社会》。我们经常的讨论着编辑方针；这些会议，在秋白寓所举行的不少。为的是他身体不好，有肺病的征候，而且晚上失眠，早上起不来。我们到了的时候，他每每是还坐在床上，也就拥被而谈，滔滔不绝。他的见解是很正确的。我们不能不细细的倾听他的意见。

后来，《新社会》被北方的军阀封闭了，我们的经理也被捕下狱。幸而，是青年会的刊物，被捕的经理很快的就被释放出来。我们愤慨极了！特别是秋白，主张非再接再厉的干下去不可。我们立刻和青年会方面商量着，想要继续再出一种刊物。好容易说动了他们，决定再出一种月刊——为的是，他们怕周刊太尖锐了，不如出月刊——经过了短期的筹备，这个定名为《人道》的月刊第一期出版了。这个《人道》月刊，主要的推动力是秋白。他是那么勇敢而兴奋的工作着。可惜，第二期快要编成，而因为经费来源的关系——主要的还是青年会方面害怕了——竟不能继续的出版下去。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发难者；打“赵家楼”的一幕，我们没有参加。可是，我们都代表着我们的学校参加了学生会。秋白和济之都是俄专的代表。世英是燕大的代表。我是铁路学校的代表。我们是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的。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都很秘密。秋白有一次在路上走着，被暗探跟上了，差一点没被捉去。

李守常先生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秘密的主持着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们的联合阵线；有共产党、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郭梦良等）、还有我们，秋白和我是对社会主义有信仰而没有什么组织的人。经常的在北大图书馆和教室里开会。相当的秘密。守常先生尤其谨慎小心。在开会之前，必须到室外巡视一周，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在左近。但这个“会”，很快的就结束了，一来是，为了环境更劣恶下去的关系，二来是，联合阵线显得不太联合，而共产党需要一个更严密的组织。

我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我们五个人都是发起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秋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到苏联去。北平的晨报社，一个“研究系”的机关报纸，要派遣几位记者到欧洲去。他们决定了派遣俞颂华、李宗武和秋白三位，先到苏联。俞颂华和李宗武二位后来到德国去。秋白始终留在苏联。这次的出国，奠定了秋白的思想路线，也使他成为一位最坚强的共产党的斗士。

他的通讯继续在《晨报》上发表，犀利的笔锋，正确的报导，震撼着当时的读者群。后来集为一本《新俄游记》交给我，作为一本“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商务出版。

他回国以后，行踪就没有一定了；他的《赤都心史》也是“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我记得，这部书还是原稿，不曾在报纸上发表过。那时候，《晨报》上已不登载他的通信了。不久之后，连《赤都心史》和《新俄游记》也都被军阀们禁止发售了。

就在他做着党的工作，而行动相当秘密的时候，他还替我的

《俄国文学史》写了最后的关于苏联文学的一章。关于这部分的材料，在那时候，我自己是一点也找不到的。

虽然从此以后，见面的机会极少，也就从此天人永隔，可是他的声音笑貌，一闭眼还是如在目前的。

（原载 1949 年 7 月 18 日《文汇报》）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瞿秋白同志的早年生活，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当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我和他是比较接近的。他和耿济之同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他的远房叔叔瞿世英和许地山同在汇文大学读书；我则在李阁老胡同的铁路管理学校读书。因为我们全都住在东城根一带，便彼此熟悉了。

秋白同志的早年，因为家庭环境的恶劣，心情是十分灰暗的。懂得“人情世故”也特别早。他的父亲独自住在济南，他的母亲很早的去世了，死的情形很悲惨。“一家星散，东飘西零。”他和两个弟弟住在北京叔伯哥哥瞿纯白家里，还有两弟一妹则住在杭州他的伯父家里。纯白先生我见到好几次。他是一位好好先生，那时在外交部做一个科员，收入微薄，但负担很重。秋白兄弟三人住在他家里，很得到他的照料。我记得，秋白独自住一个屋子，屋子里有书桌，书架，收拾得干干净净。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是有“少年老成”之称的。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和我的年龄都比他大。地山在入大学之前，还曾“饱经世故”，到过南洋，做过教师。但比起秋白来，似乎阅历都没有秋白深。

秋白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够得上是“老大哥”。他说的话，出的主意，都成熟、深入、有打算、有远见。他的中国书念得很多，并大量的刻苦的读着哲学书。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我那时只读些刘知几《史通》，章实斋《文史通义》之类的书，见解很幼稚，对于他的博学和思想的深刻是十二分的佩服的。有许多事，都要去请教他。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北京的大学生全都卷入这个大运动中了。它像一声大霹雳似的，震撼醒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青年学生，以至工人和中年的知识分子。山洪暴发了。由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的影响，中国走上新的革命的道路了。这个开始，这个以反帝的爱国运动开始的学生运动，在实际上已经是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的序曲。而且，实际上的领导者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秋白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个大运动中，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和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完全一致的。我们有辩论，有斗争，有说服，有打击，有协商，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复杂而严肃的。其中也显得出有“封建性”的“门户”，像在“学生联合会”里，北京大学和高师就是两“派”。不过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却是以万钧之力领导着大家向前走，总的方向和总的口号是一致的，是能泯灭了一切不同的意见的。我们几个人代表的都是小单位，而且在那些单位里，做工作十分困难，群众意见多，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越到后来，我们的活动越困难，北大、高师都无法开会

了，只好到东城根的“汇文”去开。开的时候，老在夜间。悄悄的个别的溜进来开会。散了会之后，也一个个的悄悄的溜出去。军阀的走狗们变得更狡猾了，说不定就埋伏在附近，叫一声你的名字，如果回头一答应，就会被他们捉去。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已经捉了好几个人。秋白是很机警的，曾经被一个走狗追踪了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人力车，但他转弯抹角的兜圈子走，终于甩掉了那个狗子。自此之后，秋白的行动显得更小心了。有时，总是我们三两个人一同走，以便彼此有照应。

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济之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出来，大家都很喜悦它们。但那时，他们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不知道的，对于托尔斯泰和其他作家生平传记，也是知道得很少。因为“俄专”里是不教授这些课程的。

我受了他们两人的影响，也要找些俄国作家们的小说、戏剧来读。我看不懂俄文，只好找些英译本的俄国作品来读。在北京，那时很少有公立图书馆或私人藏这一类的书。恰巧在某一天，我认识了一位孔君，他在青年会做学习干事，约我去青年会玩玩。在那里，我看到了两个玻璃橱，橱里装满了英文本的小说、戏曲、诗歌，特别是英译本的俄国作家，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足足摆满了一橱。我高兴得很，便设法向他们借几本来读，贪婪的读着。那时青年会想出版一本专给青年阅读的杂志，约了我们几个人做编辑。我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出一个周刊，是八开本的十六页，定名《新社会》。孔君负责做经理，我负责集稿并校对。我跑印刷所，也经常跑到秋白、济之、地山、世英的家里去取稿。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

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

“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

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他的国文根底好，——在学校里他的国文得过一百零五分——写的白话文，“文言”气息很重，有时，用的典故，我还不大懂得。可惜《新社会》如今是一本也找不到了。我想不起来，当时写的都是些什么题目的文章。但我们所写的开头还谈些青年修养，介绍些科学常识；到了后来，却完全鼓吹起社会改造、家庭革命，向当时的统治者直接进攻了。《新社会》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队伍里的一支勇敢的尖兵队。远到四川、两广、东北等地，都有我们的读者。秋白的尖利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分量的。

像这样的刊物，当然不多久就受到统治的军阀的注意与取缔了。警察局把经理孔君抓了去，坐了好几个月的牢。《新社会》就此停刊。但我们很愤慨，要斗争到底，努力说服青年会，继续出版一种刊物。秋白表现了最积极的斗争精神。等到孔君出狱，我们已商量好要出版一种“月刊”定名为《人道》，写稿和编辑的人还和《新社会》相同。在写稿的态度和观点上，却有了些进步。

不过，当我们编辑《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时，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争论的，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

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我则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却以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们的影响，而主张什么“人道主义”。《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但他并没有提出别的名称出来，大家也都赞成我的意见，当即定名为《人道》。

《人道》月刊只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已经编好，而且“目录”预告也刊出了，但青年会方面却有了种种的推托，借个题目，主要是说经费没有了，干脆停刊。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其中有关于作家的介绍，就是由我从那本小书里抄译出来的。我当时曾写信在给日本的田汉同志，希望他能介绍些俄国文学史给我们。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秋白和济之合译了一本《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济之和我译了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等十种剧本，编为《俄罗斯戏曲集》，还有其他的若干俄国文学的中译本，也都交给这个“丛书”的编辑部，交上海商务印书馆陆

续出版。

大概因为这个因缘，北京晨报社要派三位记者到苏联去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就选上了秋白同志。还有两位，是俞颂华和李宗武。记得我们很兴奋的送他上火车，他也很愉快的像新生了似的踏上了远远的征途。

我们几乎不断的读着他的游记和通信，那些充满了热情和同情的报道，令无数的读者们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我相信，那影响是很大的。后来，这些报道集成了两部书《新俄游记》（今收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恢复了原名《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今收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由我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里，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隔了不久，因为反动派的干涉，《赤都心史》就首先不出卖，《新俄游记》继之也绝版不印了。

他回国之后，我们在上海见面了。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坚定的信仰，他已从学生时代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成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了。他已经冲破墨漆漆的黑暗，受到红光的照射，摆脱了一切过去的负担，成为走在战斗最前列的最勇敢的战士之一了。我没有和他细谈，我还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向往者"，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走到最前列去。他那时，还抽出时间来，写作或翻译文学作品。当我编译一本《俄国文学史略》的时候，其中最后的一章第十四章"劳农俄国的新作家"就是他替我写的。他还有一篇介绍新俄文学的作品：《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也刊登在《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六号（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出版）上。他还写了很多篇短文，篇篇都是针对着当时受着帝国主义买办胡适等人的影响的文坛进军的；这些短文，像尖锐的匕首似的，直刺中他们的要害之处，及时的、深刻的揭发了他们的不

可告人的藏在假面具之后的狰狞的面目。他的这些短文，后来集成为《乱弹及其他》出版。

过了不久，秋白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行踪就更加秘密起来，从此我们很少见面。

最后一次见面，我还记得，是在上海宝山路上。我从工厂里放工回家，在这条路上步行着，他坐在人力车上，头戴一顶打鸟帽，低低的压在额前。我们彼此互望了一眼，但并没有点头打招呼。从此就成了人天之隔。今年离开秋白同志就义，已经二十周年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已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中国已经是一个红光遍地的自由、独立、繁荣、幸福的国家。秋白同志一生为之奋斗以至于牺牲了自己生命的理想是实现了！我们在幸福里永远纪念着他，这个卓越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最好的最勇敢的战士之一——秋白同志!

一九五五年六月五日写

（原载1955年《新观察》第12期）

悼王统照先生

我刚从国外回来，就听到了王统照先生的噩耗。这个不幸而令人悲伤的消息使我沉默了好几天。我写不出一个字来哀悼他。无言的悲戚不是平常的人对于最沉重的哀悼之感的一般的表现么？等到心境比较安静下来的时候，一桩桩、一件件的回忆就都涌现在心头了。一个平常的小事，足以令你突然的感泣起来。一件当时看来很平凡的无足轻重的谈话，这时都会叫你追想起来，心肠绞痛。四十年来的交情是不平常的。常常有三五年或七八年不相见了，却彼此相信得过，彼此知道是在工作着，在努力着，在不辜负彼此的期待而向着正确的光明的道路上走着。

王统照先生是一位恳挚坦率的人；他有时很沉默，但实在是很喜欢谈话的，而他的话永远是那样的亲切而动人！如今仿佛还在耳边响着他的一句接连一句的迅速而略有模糊的口音，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那熟悉的声音了！凡是和他熟悉的人，想到这里能不啜泣么？

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最前线。那时他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一同

编辑了《曙光》月刊，而瞿秋白、耿济之和我等，那时候也正在编着《新社会》旬刊。我们开始认识，并立即成为很好的朋友。《小说月报》由茅盾同志和我主编的时候，他是很热心支持它的一位作家。他在《小说月报》上写了不少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具有特殊的风格，表现出“五四”时代所共有的反抗的精神，同时却加上了他自己的婉曲而沉郁的情绪。是的，他的情绪一直是婉曲而沉郁的。他比我只大一岁，但他显得比我老成得多，也显得比我早衰。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着“老话”。

在上海编辑《文学》的时候，好像是他一生里最为怫郁的时代，他要应付一切琐碎的编辑事务，还要准备着敌人们的不意的袭击。编辑部有一个铁门，那门是常常拉上，而且加了锁的。他的生活也很困苦，收入戋戋，常和我们一同吃着烘山芋当一顿午饭，就在这样困难的时期，他对他所负责的编辑工作是坚持到底的，是一丝不苟地担任起全部责任。但他的心境似乎有些颓唐，或衰老。他老是说着他山东老家的故事，老是说着他先代的许多遗闻轶事。我们那时在私下就说他道：“剑三老了!”的确，他似乎是比我，或年龄相仿佛的朋友们老得多。他很瘦弱，常常咳嗽，却诊查不出有什么病。他开始有些气喘，晚上失眠，有时，要坐到天明，因为一躺下去就会喘得利害。我们都为他的身体担心，劝他戒酒戒烟。他一边抽烟，一边呛着，实在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我在上海编写《中国版画史》，先成“图录”若干册，“史”却一字未曾动笔，不过那篇“长序”倒早写成了。王统照先生的字是写得很劲秀的，一手褚河南，深得其神髓，在今日的“书家”里，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但他从来不自己吹嘘，所以，知道他会“写字”的人很少。我却把那篇“长序”托他替我写了。足足有一万多字，他整整的花了一个暑假的工夫才写成，

写了四十页，首尾如一，无一划败笔。有二十多年了，他这篇手写的序却未曾印出，虽然还保存在我的书箱里，却已为恶鼠咬得只剩下一半。我找了出来看，不能不内疚于心！幸亏他的妙迹我们还有一篇可见，那就是鲁迅和我重印的《十竹斋笺谱》后面所附的我的一篇跋，有十多页，就是出于他的手笔。再版本的《十竹斋笺谱》，把这篇跋拼合成为二页，用木刻印出，颇失去他的丰韵。原本的《十竹斋笺谱》附的是珂罗版印的大字原页，可惜跋里有“痛饮黄龙”的话，在敌伪时期大都被惧祸者撕拆下去了。

表面看起来，王统照先生是随和得很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般的。他和谁也没有争吵过。但他是“有所不为”的！他是内方外圆的，其实，固执得很。对于不义正的事，他从来不肯应付，或敷衍一下。他嫉恶如仇。他从来没有向任何罪恶的力量低过头，不问是敌伪时期的坏蛋们，或国民党的反动派。他在山东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乃是一盏明灯，照耀着学生们向光明大路走去。他是“有所为”的！无论在这个时期或在上海编辑《文学》的时期，他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他知道只有和党走一条路，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才能够走上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他是认真的。凡是从事于任何一件工作，他都是认真负责到底的。就是在他很忧郁的时候，他也从来不放弃了他自己的任务。只要他答应你做那一件事，他就会用全副精神全副力量来办好它的。像上面所讲的在上海编辑《文学》的事就是如此。他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时候，他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他对学生们是那样地喜爱，又是那样地导引着，恨不得把全身的本领，或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他们。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教导他们如何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走上

革命的道路上去。

当在全国解放的时候，他在山东是很活跃的。他顿时年轻起来，再也不说什么“老话”了。他领导着山东省文化事业。他和党的领导同志们相处得融洽无间。他的身体很衰弱，喘哮病也没有好，有时，还更加剧，但他的精神却是异常焕发，和在解放前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他不再沉郁悲愤了。他以满身的热力，从事于他所负担的工作。他更加认真负责了。只有一个遗憾：他的身体太坏了，有时不得不被强迫地休息若干时期。他自己经常地抱歉，说，自己的工作做得太少了，党对于他照顾得太多、太好了。只要是他的体力之所及，他总是要尽力于他所应做的工作的。我去年到了济南，他就力疾地出来招待，到处陪同着我参观、访问。我看着他的衰弱的身体，要依靠着手杖走路的情形，心里十分的难过，坚决的辞谢了他的相伴，他却始终地坚持下去了。我私下还在想：一同走走也好，可以多谈谈话。其实，在那时候“谈话”对于他已是一种负担了。有一次，上了千佛山，他停留在山脚下的茶馆里，说道：“我实在走不上去，就在这茶馆里坐着等候你们吧。”我顿时警觉着：他是衰老了，他的身体是太不行了。但想不出办法来怎样地去让他根治那致命的哮喘病。有一天，我对他说道：

“到南方去治疗，也许会好的。”

他答道：“是要去的，只是放不开工作。”

我应该责备我自己，那时候并没有下决心立即使他有机会到南方去治疗。就这样拖延下去，他的病情是一天天地严重了。我们总以为这是“老病”，没有什么危险的。他自己常说，“一到了冬天，病就要大发了，”但也没想到要转地疗养。

今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到了北京。等到我在第二天到他的座位上找他时，却是空着，他已经进了医院。我一直

没有时间到医院去看望他，只是通过几次信。老想等空闲了些，就去探望他，却又怕见了面，我谈几句话伤害他的病情和静养。就此忍耐住了不去看他。他还买了一本纪念册子，要茅盾、圣陶、老舍、克家和我题些字在上面。我们都写了送还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出了医院，回到济南去。我竟没有去送他。

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热情充溢的歌颂十月革命节的长诗，我心里很高兴，觉得他的病是已经大好了，他的坚定的意志，似乎已克服了顽固的病魔，像这样的豪迈而具有积极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颂歌，是非有健全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写不出来的。他既写出了这样的颂歌，可见他逐渐走向健康的路上来了。听说，他还有两篇性质相同的诗歌，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但我没有读到，古语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只是消极的一句话。王统照先生是远在解放之前就已经"闻道"的。在解放之后，他仿佛年轻了多少年，正在积极地为人民办事，却不幸死了。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闻道"的同志，不仅仅是在友情上哀悼他而已，实在也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界和中国人民的失去了他而惋惜不已！像他这样的一位成熟的老作家正在挥笔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正在积极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而突然地停止了他的响亮的歌声，那个损失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和中国人民的!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写

（原载 1958 年 1 月 8 日《人民文学》第 1 期）

欢迎缅甸文化代表团

我们热诚地欢迎缅甸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们欢迎他们来看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后的新中国；欢迎他们来看新中国人民的愉快生活和各种活动；欢迎他们来看站立起来了的新中国人民怎样勤劳勇敢地从事于经济的和文化的建设事业；欢迎他们来看新中国的艺术和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之间，有悠久而深厚的友谊。中、缅两国的文化，特别在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相信，两国的文化是长久地互相影响着的。我们对于缅甸文化感到亲切；缅甸人民对于中国文化也一定会感到亲切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缅两国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文化方面所受的损害尤为严重。我们看到仰光大学的大礼堂的被炸毁，图书、仪器等设备的被掠夺，被破坏，看到缅甸故都曼特里的重大损失，特别是皇城内的弘伟壮丽的故宫的被全部炸掉，只剩下一堆堆的废瓦颓垣，便感到满腔的愤恨。在中国，被这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所破坏、所掠夺的情形，也同

样的惨重。许多学校，许多学术机关和许多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都遭受难以形容的破坏。因之，对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中、缅两国的人民是同样地怀着惨痛的回忆和深切的愤恨的；对于防止帝国主义者的挑拨战争的举动，对于保卫亚洲和平，保卫世界和平，是同样地具有决心的。

我们需要和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求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彼此尊重。但为了保卫和平，我们勇敢地迎击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和侵略行为。

我们在缅甸访问的时候，受到缅甸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殷勤的招待。我们看到许多新的事物和许多名胜古迹；接触了许多缅甸文化界的人士和专家们，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我们至今心里还感到温暖和愉快。我们忘不掉那短短的二十天在仰光，在东枝，在高乐，在曼特里的生活。为了建设我们新的国家，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中、缅两国文化界的人士和专家们应该亲切地联系着。我们的友谊是在发展，是在更亲切地发展着。

我们相信，缅甸文化代表团在这次访问新中国的首都和各地区，看到新中国人民的生活，看到古老的名胜古迹，看到新中国的生气勃勃的建设事业，结识许多中国文化界的朋友之后，一定会在中、缅两国的文化联系和两国文化界人士们的友谊上，有很大的发展的。

我们热诚地欢迎缅甸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

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原载1955年9月25日《人民日报》）

华 沙 行

一 华沙城的新生

没有比华沙城被纳粹匪徒破坏得更彻底的城市了。人口损失了八十万人，住宅烧毁了百分之七十五，工厂炸掉了百分之八十，历史纪念物损坏了百分之八十，学校、科学机构、博物院、图书馆毁坏了百分之七十，桥梁全部被炸断。纳粹匪徒有计划的残酷无伦的大规模的屠杀华沙居民，在各个大建筑里埋下炸弹、炸药，按街按区的炸毁。我们游览了华沙城一周，还可以看得到好些被破坏了的遗迹与废墟。许多工人还在清除破砖碎瓦，还在辛勤的重建新的华沙城——更宏伟、更辉煌的华沙城。

破坏得最厉害的犹太人区城的中心，至今还是一大片荒地，地上长着荆棘和绿苔。春夏的时候，一定还会满生着野花。在这荒地的当中，矗立着犹太英雄的纪念碑，那些英雄们是在武装起来，反抗纳粹的时候殉难的，犹太区也就在那个时候被毁为平地。这个纪念碑，一面雕刻着起义者们的勇敢赴敌的群像，一面

雕刻着殉难时的群像。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的纪念物。纪念碑的黑色大理石，乃是纳粹从丹麦运到华沙的，原想用来竖立一座希特勒的纪功碑的，没想到却被波兰人民利用来作这个殉难英雄的纪念碑的石料了。

华沙古城，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杰作之一，是古色古香的一座古老的堡垒。中间是一个市集，四周是市房，还有王宫和宏伟的礼拜堂。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也全部被纳粹匪徒炸毁。今天已经依照原来的形式完全恢复重建了。一点一滴，一门一窗，乃至房屋中的一切装饰，彩色玻璃的灯和木做的座椅，都是原来的布置，连墙上的色彩，墙角上半剥落了的壁画，广场上的街灯等等，都一丝一毫不走样。波兰人民以这个古城的恢复原状为骄傲。的确，这是值得骄傲的。波兰的艺术家们、建筑师们在这个恢复工作里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与爱国精神。他们充分的表现出波兰民族的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的可宝贵处。波兰的古老文化是美好的，是宏丽的，是值得赞颂的。

许多从外省来的参观者们，从外国来的参观者们，从各地来的青年学生们，都得在这里徘徊，留连个半天一天的。这是波兰人民最具体的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纳粹匪徒想要把波兰古老的文化艺术整个的彻底的毁灭掉。但我们告诉世界：波兰的文化艺术的优秀传统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波兰人民更辉煌的把自己的文化发扬起来。这古城的恢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引导我们游览的魏连斯基同志说道，"不仅古城，就是整个华沙城，我们也尽可能的照原样重建。不过，那些形式丑恶的，受外国的坏影响的建筑物却是不再恢复了。"

照我们看来，华沙城不仅照原样恢复，而是比原样更加辉煌，更加壮伟，更加现代化了。以古城为例，外表上完全是古色古香，是保存原来形式的完整样子，但街灯已经不是用煤气而是

用电光的了，每间房屋里已经不是用壁炉的煤火取暖，而是全部装置暖气了。——虽然壁炉的形式保存着。

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咖啡的浓烈香味扑鼻而来。完全是原来的十七、八世纪的风趣。有两位工程师正坐在一张小桌上喝酒，一见我们走进，立即站了起来，热烈的招呼着。他们邀请我们一同坐下，同干一杯酒。一位工程师在纳粹占据时代，他没有离开华沙，身经千艰万险。他高声的说道："兄弟！兄弟！"同我们每个人拥抱，恋恋不忍离开。他道："兄弟这一个字，包含一切！"热情喷薄，真心的恳挚的友谊在紧握的双手的温热里传达出来。

市集的广场上，不断的有一群群的人来参观。我们一到广场，立即为一群从卡拉柯夫古城来的女学生们包围住了。她们有的取出纪念册，有的拿出一张纸，有的拿着一张明信片，纷纷的要我们签名。有一个女学生用中国话高叫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其余的女生们都跟着高喊"万岁！"

我们进到"古城恢复博物馆"参观。那个博物馆保存着有关古城的许多图样，保存着古城遗物的"一草一木"，保存着恢复或重建工作中的一切文献！

我们游览了华沙城的大街小巷，处处看见重建后的华沙城的新面貌，更美丽、更整洁、更宏壮的新面貌。住宅区的房屋都是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公寓式的建筑，每座大建筑前面，都有绿化的广场，奇花异卉在春夏时候一定是很多的，可惜在冬天看不到，但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地，像地毡似的平铺着，已足够令人兴奋了。

哥白尼的铜像被纳粹毁坏了，但今天已在原地重新竖立起来；圣十字教堂前面的耶稣立像，被纳粹推倒在街旁的，今天也已在重建的这个教堂前面再行建立。许许多多的战前有名的大建筑都已恢复了。

波兰文化科学宫的新型建筑，快近完工了，这是苏联人民赠

送给波兰人民的礼物。五千个工程师们和工人在昼夜不停地工作着，其中苏联的工程师和工人就有三千多人。所有的建筑材料大部分都是从苏联运来的。所有的工资和一切用费都是由苏联方面付出的。这一座标帜着苏波人民的深厚友谊，标帜着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大建筑物，矗立在新的华沙城的中心，将成为永远的世界和平与民族友谊的象征。

还有不少地方仍存留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断垣颓壁，还有些建筑物，一半是钢骨突出的被破坏的遗物，一半是已经重建好，且已住了人的新房屋，但华沙城的重建与扩大的计划是以惊人的速度在进行着，这是和平事业的大贡献。这表现出波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其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成就。为保卫和平而斗争，波兰是不孤单的。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和波兰一样，在努力重建被可怖的战争破坏了的城市之外，还更努力于防止新的战争。在这个宏伟的创造性的重建事业中，就可看出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是一天天的壮大起来。波兰的著名科学家英费尔德在维也纳和平理事会里说道："华沙城的重建就足以证明英勇的波兰人民是如何努力于保卫和平事业。在美国，战争挑拨者正在叫嚣着新的原子战争，要把城市建成'线型'呢。"

到一九五〇年为止，华沙城已经完成了三千一百万立方米的房屋建筑；所有的桥梁全部恢复了，学校、工厂都已重建，且都已大大的扩大了。到了六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华沙城将是一座比过去更远为宏伟、扩大的新的华沙城了。

二　一个集体农庄

波兰解放后，就把全国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也就进行了农业集体化的组织。这种集体化的组织，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互

助组，农民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退出。第二级是生产合作社性质的组织，土地集中，但仍有一部分收入是按土地计酬的。第三级是集体农庄，这是最高级的组织形式，全部按劳取值；但每户农民可以畜养二只牛，若干只的猪和鸡，还有百分之六十五英亩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由其自己作为菜园或花圃。现在那高级的集体农庄发展得很快。全国已成立了八千个集体农庄，包括农民全数的百分之三十五。

十一月十七日清晨，魏连斯基同志偕我到华沙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参观。这个集体农庄是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组织起来的，现在已发展到三十三户，六十八人。由农庄主席和工作组组长向我们介绍这个农庄的一般情况。

庄员以个人为单位，其收入按劳动日计算。每一劳动日的质量，均由政府规定，但可按地区的不同情况而稍有变通。像这个集体农庄，拉肥料的一组，即以拉八车的肥料为一个“劳动日”。每一庄员，每年的工作，不得少于一百个劳动日，但妇女可不加规定。像这个集体农庄，每人平均工作二百五十个劳动日左右。有一个寡妇，专职照料乳牛，她的工作异常的积极，一九五二年就做了四百三十四个劳动日的工作。她的收入是：小麦一千七百三十六公斤，燕麦一千二百十五公斤，土豆六千五百八十五公斤，糖一百九十三公斤。她还养着十只猪，还有她自己的牛乳，均可以出售。她的生活是很优裕的。农庄主席则不要求做工作；他所做的管理工作，每月以二十六个劳动日计算。此外，额外做多少工作就算多少。工作组组长则多算百分之二十。这个集体农庄的庄员的平均收入，较之附近的个体劳动的农民均高出不少。像每英亩小麦的收获量，个体农民不过收获二千公斤左右，集体农庄则收获了三千公斤以上；每一乳牛，个体农民每年不过挤牛乳二千多立脱，集体农庄则每年挤了三千八百立脱。所以，许多

个体农民 都纷纷的自己组织起来或加入附近的集体农庄。拖拉机站的拖拉机，在农时就来帮助农民耕作。农业的操作，尽量的使之机械化，俾能工作少而收获多，多留出时间来学文化。集体农庄的全年收入，除缴纳国税百分之三点五外，还留下百分之五为福利基金。这个福利基金，作为补助老年的人和病人的生活之用，还用来购置图书及俱乐部的费用。

我们到俱乐部去看看，房间不很大，但很整洁，墙上挂着剪纸，艺术的趣味颇浓厚，一幅剪纸是波兰妇女纺织图，一幅剪纸是跳舞图，均用各种颜色的纸张剪贴得活泼生动。这种剪纸和布制的人形，乃是波兰民间艺术中最著名者。那位农庄主席打开了书柜给我们看，其中的图书至少有一千册以上。在其间，我们看到了一本波兰文译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觉得很兴奋。

出了门，到田地里去。这时是冬天，正是施肥的时候，田地里一无所见。有一大片土地，栽种着各种果树。主席说，今年庄员们公议，划出十五英亩地作为果园，明年即可有收成了。又到马房、猪圈和牛棚参观。他们共有九匹马，十五只牛和很多的猪。牧养的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方法是科学的，牲畜一年年的滋多。

参观后，到附近的一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午餐。学生们要求我们到每个教室去看看。教学方法全部采用米邱林的学说，动植物标本很不少。他们所畜的乳牛，每年挤出的牛乳量较之集体农庄更多。

我们离开时，学生们排队在门外欢送。由青年团主席致辞，并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我们还一同唱着民主青年进行曲。天气快黑下来，风很大，相当的冷，但波兰青年们则仍穿着不太厚的衣服，站在晚风里欢唱着送我们：国际主义的热情竟赶走了寒冷的威风！

三 “波兰文字之家”与华沙汽车工厂

“波兰文字之家”是一个在世界和平运动的历史上，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当世界和平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华沙举行时，波兰人民就选择了这个将近完工的大印刷工厂的厂房作为会场。大会闭幕之后，这个印刷厂就积极建立起来。“波兰文字之家”是名副其实的。最销行的日报，最流行的画报、期刊，最重要的古典书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许多诗歌、小说、哲学、历史、艺术和自然科学的著作，都在这个大印刷厂里大量的印刷出来。这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印刷所之一。波兰人民以拥有这样一所具有最现代设备的大印刷厂自豪。这个厂的机器，绝大部分都是自动的。排字工作机就有一百台以上。一边打字，一边就能把铅字自动的铸出来。日报印刷机和书籍印刷机，从印刷到折叠工作，都是一气呵成的。装订的工作也是自动的。制版部的技术是很高的。模糊的照相底片，经过修整后，便成为清晰的铜版。修整加工的技师都是从美术学校出身的。彩色印刷机，同时可 印三种颜色以上。许多招贴画、宣传画都是这个厂的出品。我们的参观，受到了全体工人的热烈欢迎。处处恳切的招呼着，虽然不曾停下工作。我们在印刷机上看到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集《塔台乌希先生》正在印，这个诗集已有了中文译本（孙用译），所以我们特别感到亲切。我们在装订的地方，也看见了《斯大林全集》的波兰文译本正在大量的装订出来，那印刷和装订都很精致而慎重细心。

这个大印刷厂的自动机器，从排字机、印刷机到装订机，大部分都是苏联的出品，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大力帮助，波兰的

复兴事业，乃能以飞跃的进度前进，这个印刷厂就是其中之一。

更有意义的是“华沙汽车工厂”的建立。华沙汽车工厂的自动机器绝大部分也都是从苏联运来，且由苏联工程师装配起来的。波兰本来是一个农业国，解放后，工业突飞猛进。这和苏联的无私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华沙汽车工厂”的一切设备都是最新式的，都是自动的。它的出品，形式美观，而又坚固耐用。每辆车都装有暖气设备。我们从装配车身参观起，直到制造发动机，外部喷漆，内部装璜，以至全车完成，经过仔细检查，开行出厂，每一步骤，每一工作过程，全都看到，且经工程师的详尽的解释，使我们不懂“工程”的人也都“心中有数”。有“听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这个汽车工厂的装备，还有若干不曾全部完工。全部完工后，每八小时的“工作日”，就可有四十辆车子出厂。规模不算小。在波兰，汽车工厂乃是从无到有的工业之一；“不是苏联的大力帮助，”工程师说，“这工厂决不会在一九五三年就会有出品的。”

四 “文艺复兴时代在波兰”展览

为了纪念哥白尼，国立华沙博物院举办了“文艺复兴时代在波兰”的展览。这个“展览”规模很大。华沙博物院把陈列波兰近代绘画的部分，全部停止开放，特别辟作这个展览之用。魏连斯基同志陪同我们去参观，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有一个专室陈列关于哥白尼的生平和著作。布置得系统分明。首先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般介绍和波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和地理的介绍。以后，分室的陈列文艺复兴时代的波兰文学、天文学、算学、地理、医

学、化学、语言学、历史学、植物学、印刷术、绘画、建筑学等各方面的成就，尤着重于有伟大的创造性的成绩的文学家、诗人、画家、建筑师和科学家的介绍。所陈列的资料和展览品都是经过了仔细选择的。一共有四十二个陈列室，内容丰富之至。匆匆的浏览一遍，就得花上两个多小时。我们不认识一个波兰文字，但也不自禁的对波兰民族的辉煌的成就与其优秀的传统的丰厚，起了敬仰之心。这样的展览，对于波兰人民说来，无疑的是有其更重大的意义与影响的。

这个展览是集中了全国最杰出的专家们来通力合作的。所有资料和陈列品也是集中了全国艺术品的精华的。有的是用征集来的实物，有的是用模型，有的是用照片。模型有的是缩小的，有的是原大的。照片有放大到原大的。有一个陈列室展出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建筑物的一间房子，连天花板上的绘画，都是把照片放大到原来大小的尺寸来黏贴在陈列室的天花板上。大概能够移动的文物，像善本图书，小型雕刻物，绘画等等，都把实物运来，至于不能移动的建筑物，壁画，大雕塑等等，则都做了模型。

这是一个新型的展览，在陈列方法和布置上，都值得我们仔细的学习。

五　《哈尔珈》与《幸福》

在华沙看了两次戏。一次是古典歌剧，一次是话剧。波兰的戏剧家们从古典戏剧作品里仔细的选择出进步的作品来重演。那些演出都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演员们的技术是湛深的，纯熟的，能够细腻的表现出剧中人的性格来。我们虽不懂他们的语言，但那动作与神情是能够体会得到的，剧情是能够明白了解的。

《哈尔珈》是一个歌剧，剧作者为十九世纪前半期波兰著名

的作曲家莫纽茨珂(S. Moniuszko, 1819—1872)。演出的地方是华沙国家歌剧院。这剧院很华丽，也是重建起来不久的，全部是原状复原。哈尔珈是一个农家少女，和一个贵族少年恋爱。但那个少年是不忠心的。他又和一个贵族少女订了婚。哈尔珈来寻找他，被他花言巧语的打发回家了。她正在伤心的时候，那个贵族少年却和他的未婚妻到她所住的山里的农村教堂里来结婚。婚礼在进行，哈尔珈却心痛欲裂的站在教堂门外，终于投身到山涧中自杀。

《幸福》是一个讽刺喜剧。作者弗里特洛(A. Fredro)，也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位波兰重要的剧作家。《幸福》演得很成功，博得了批评家们的很多好评。他大胆的揭发出当时波兰贵族阶级的腐烂与下流的生活。在《幸福》里，有自私的图谋财产的人物，有寄生虫似的“破落户”贵族，有自高自大的妄人，有被压迫的无告的农奴们。虽以贵族的少女们的恋爱故事为主题，其实是尽了对贵族阶级的嬉笑怒骂之能事的。那个寄生虫柏卜金由著名演员瓦士兹洛维奇扮演，博得了全场的欢声。这位瓦士兹洛维奇就是在屈原纪念会上朗诵屈原作品的。他的滑稽的动作，夸大无根的话语，淋漓尽致的表现出那个没落的贵族柏卜金的虚怯无耻，卑鄙无聊的性格来。

把这样的具有进步性的古典戏剧选来重演，是有其意义的，也是值得我们的戏剧工作者们注意考虑的。

(原载1954年2月《人民文学》第2期)

长 安 行

住的地方，恰好在开“陕西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碰到了不少位在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的代表们，个个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看得出是蕴蓄着无限的信心与决心，蕴蓄着无穷的克服任何困难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是一日千里地在进展着，眼看见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大西安城，一个空前的宏大的工业城市。灰色的破落的西安，将一去不复返。我想，明年今天再来时，将很难认识现在的街道形式了。许多久住在这个古城里的朋友们和我一同出城一趟，便说：“变得多了。已经连道路也认不出来了。前几个月来时，哪里有那末多的建筑物！新房子叫人连方向也辨不清了。”的确，这是最年轻的工业城市，就建筑在一座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城市的基础上。

说起长安，谁不联想到秦皇、汉武来，谁不联想起汉唐盛世来，谁不联想到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就在这里写出他们的不朽的大作品来，谁不联想到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来，他们的许多伟大的诗篇就在这里吟成的。站在少陵原上的杜公祠远眺樊川，一水如带，绕着以浓绿浅绿的麦苗和红馥馥的正

大放着的杏花，组成绝大的一幅锦绣的高高低低的大原野，那里就是韦曲、杜曲的所在，也就是一个大学的新址的所在。杜甫的家宅还有痕迹可找到么？每一寸土，每一个清池的遗迹，都可以有它们诗般地美丽的故事给人传诵。相隔不太远的地方，就是蓝田县，就是辋川，也就是有名的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所留恋久住的地方，就是有名的辋川图，和裴迪联吟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地方。从少陵原再过去，就是兴教寺的所在了。那是三藏法师玄奘的埋骨之地，一座高塔建筑在他的墓地上，旁有二塔，较小，那是他的大弟子圆测和窥基的墓塔；关于窥基曾流传过很美丽而凄恻的一段故事。这个地方的风景很好，远望终南山白云封绕，唐代的诗人们曾经产生出许多诗的想象来。

站在长安城的中心——钟楼的最高层上，向北看是大冢累累的高原。刘邦、吕雉的坟，以及他们的子孙的坟都在那里，晓雾初消的时候，构成了一幅像烽火台密布似的沧荒的奇景。向南向东望，是烟囱林立，扑扑突突地尽往天空上吐烟，仿佛蕴蓄着无限的热与力；就在那儿，十分重要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相当完整地被保存着。再向东望，隐隐约约地可指出骊山的影子来；秦始皇帝就埋身其下。华清池依旧是最好的温泉之一。七日七夕，唐明皇和杨贵妃站在那里私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长生殿也就在那里。向南望，双塔屹立，尖细若春笋的是小雁塔，壮崛而稳坐在那里似的是大雁塔。终南山在依稀仿佛之间。新建筑的密密层层的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密布在那里。向西望，那就是周文王、武王的奠立帝国的根据地，丰京和镐京遗址所在地。灵台和灵囿的残迹还可寻找呢。读着《诗经》，读着《孟子》，不禁神往于这些古老的地方了。就在这些最古老的地方，新的建筑物和工厂，纷纷地被布置在丰水的两岸。还可望到汉代的昆明池，大的石雕的牛郎、织女像还站在那里，

隔着水遥遥相望呢。——当地称为石公、石婆，并各有庙。

没有一个城市比之今天的西安更为显著地糅合着“古”与“今”的了。在没有一寸土没有历史的古老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和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长安城，毫无疑问地，将比汉、唐盛世的长安城，更加扩大，更加繁华。点缀在这个新的工业大城市里的是处处都可遇到的赫赫有名的名胜古迹和古墓葬、古文化遗址。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起，中国历史的整整大半部，是在这个大都城里演出的。它就是历史的本身，就是历史的具体例证。这些，将永远不会没灭。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都知道将怎样保护自己的光荣的古老的文化和其遗存物。在林林总总的大工厂附近，在大的研究机构和学校的左右，有一处两处甚至许多处的古迹名胜或古墓葬或古代文化遗址，将相得益彰，而绝对不会显得有什么“不调和”。他们在休假日，将成群结队地去参观半坡村的仰韶遗址，那是四千多年以前的原始社会人民的居住区域。他们看到那些圆形的、方形的住宅，葬小孩子的瓮棺。他们看到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怎样在红色陶器的上面，画出活泼泼两条鱼在张开大嘴追逐着，画出几只鹿在飞奔着，画出一个圆圆的大脸，却在双耳之旁加画了两条小鱼，仿佛要钻进人的耳朵里去。他们看到那时候人民所用的钓鱼钩、鱼叉、鱼网坠。他们会想象得到：在那个时候，半坡这地方是多水的，多鱼的——那时候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但似以捕鱼为副业。他们看到骨制的鱼钩，已经发明了“倒钩”，会惊诧于那时的人民的智慧的高超的。他们将远足旅行到汉武帝的茂陵去。在那里，会看见围绕着那个大土台，有多少赫赫的名臣、名将的墓。霍去病、卫青、霍光都埋葬在那里，还有李夫人的墓也紧挨着。在那里，还可以捡拾得到汉砖、汉瓦的残片。霍去病墓的石刻，正确地明白地代表了汉武帝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艺术创作。现

存着十一个石刻，除了两个鱼的雕刻——似是建筑的附属物——还在墓顶上外，其他九个石刻都已经盖了游廊，好好地保护起来。谁看了卧牛和卧马，特别是那一匹后腿卧地而前蹄挣扎着将起立的马，能不为其“力”与“威”震慑住呢！“马踏匈奴像”是那样的真实。一个胡人在马腹下挣扎着，手执着弓和箭，圆睁双眼，简直无用武之地，而那匹马却威武而沉着地、坚定勇猛地站着不动。那块“熊抱子”的石头，虽只是线刻，而不曾透雕，但也能把子母熊的感情表达出来。那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雕刻家们的作品，是和希腊、罗马的雕刻不同的，是别具一种民族风格，是世界上最高超的艺术品之一部分。谁能为这些石刻写几部大书出来呢？有机会站在那里，带着崇高的欣赏之心，默默地端详着它们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还将到华清池去，过个十分愉快的休沐日。他们还将到唐高宗的乾陵去，欣赏盛唐时代的石刻，一整列的石人、石马，一对驼鸟、一对飞马，还有拱手而立的许多酋长、番王的石像（可惜都缺了头），都值得看了又看，看个心满意足。长安城的内外，是有那末多的名胜古迹，足资流连，足以考古，足以证史的地方啊。一时是诉说不尽的。韦曲、杜曲、王曲以及曲江池、樊川等古人游乐之地，今天只要稍加疏浚，也就可以成为十分漂亮的人民公园。我想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弘伟而美丽的大公园在长安城南出现的。“古”与“今”，古老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结合得如此的巧妙，如此的吻合无间，正足以表现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不仅西安市是如此，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城市也都是同样地把“古”与“今”结合起来的，而西安市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值得特别提起的，一个典型的好例子。

（原载 1957 年《政协会刊》第 1 期）

春风满洛城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午夜，我从西安到了洛阳。这个城市也是很古老的，又是很年轻的。工厂林立在桃红柳绿的春天的田野里。还有更多的工厂在动土，在建筑。但古老的埋藏在地下的都市也都陆续地被翻掘出来。从周代的王城，汉代的东都，直到诗人白居易、历史学家司马光他们的遗迹，全都值得我们的向往和注意。这个古城的东郊，是白马寺的所在地，那是相传为汉明帝时代，白马驮经，从印度把佛教经典初次输入中国时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佛教寺院。今天，山门的两座穹形门洞，其上嵌着不少块汉代的石刻（是取当地出土的汉代石刻而加以利用的，据说明朝人所为)，其四周墙角，也多半使用汉砖、汉石砌成。可以说是世界上十分阔绰的一个寺院了。寺内古松苍翠，至少已有三五百年的寿命。大殿里的几尊古佛、菩萨的塑像，古雅美丽，当是元代或明初之物，甚至可能是辽、金的遗制。再往东走，乃是李密城，即金村遗址所在地，在那里曾出土了七十多块古空心墓砖，五十年前曾经震撼了一世耳目。那扑扑地向天惊飞的鸿雁，那且嗅且搜索地、威猛而稳慎地前进捕捉什么的猎狗，那执杖前行的

老人，那手执竹简而趋的学者，那相遇而揖的两个行人，都将二千多年前的艺术家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力，活泼泼地重现于我们的眼前。这全部墓砖，现在陈列于加拿大的博物院里。但我们是永远地不会忘记它们的。还有好些绝精绝美的战国时代的金银镶嵌（即金银错）的铜器，特别是那面人兽相搏的古铜镜，成为世界上任何博物院的骄傲。可惜，包括那面古镜在内，绝大多数都不在国内。

除了帝国主义者们长久地在洛阳掠夺出土古物之外，解放后的几年之内，才开始做着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一个“无牛眠之地”的几千年的古墓葬、古遗址的累积地。单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就发现了六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一千七百三十八座已经加以发掘。古遗址也已发现了两处。所得的古文物，从仰韶时期的彩陶，龙山时期的黑陶，到汉代的大量遗物，成为临时博物馆，周公庙里的辉煌的陈列品，吸引了许多游人的注意与赞叹。

我走在大道上，春风吹拂着，太阳晒得很暖和，就看见工人们在使用“洛阳铲”钻探古墓。就在那大道上，发现了一个汉代的砖墓和一个较小的土墓，我都跳下去考察一番。在农民们打井挖渠的时候，也出现了不少石墓。在新开辟的金矿公路上，有一个大汉墓，中有壁画，还保存得不坏。我也去看过。在新鲜的春天的气息里，嗅得到古代的泥土的香味。但随地有古墓的事实却引起了从事建设工作的担心。有一个干部宿舍，把两个床陷落到地下的古墓中去了，幸未伤人。新建的水塔，倾斜得很利害。压路机掉落到七米多深的大墓里去。有此种种经验教训，建设部门才知道非清理好地下的古墓葬，便不能在地上进行建设，因之，也便加强了和考古部门、文化部门的合作，因此，便处处出现了“洛阳铲”的钻探队。这是完全必要的。不清理好地下的，便不

能建设好地上的。这道理已经是建设部门所“家喻户晓”的了。但有不相信这道理，一意孤行，鲁莽从事的，没有不出乱子。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那些地方工业系统的“打包厂”“砖瓦厂”“纺纱厂”等等。

在周公庙看到的好东西多极了，也精彩极了，往往是前所未见的。像一面出土于唐墓的嵌螺钿的平托镜，那镜背上的图画，精丽工致的程度，令人心动魄荡。可以说是一幅“夜宴图”。月在天空，树上有凤凰，有鹦鹉，树下有池，池上有一对鸳鸯，相逐而行。还有两位老者，席地而坐，一弹阮咸，一持杯欲饮，一双丫鬟侍立于后。这面古镜远比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同类的唐代物为精美。

二十八日，到龙门去。这是值得在那里停留十月、八月，或一年、两年的时光，应该写出几本乃至几十本的专书来的一个伟大的古代艺术宝库。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一下。龙门的佛像多被帝国主义者们盗去。但存在于各洞里的大小佛像，仍有二万尊以上。西山区以潜溪洞、新洞、宾阳三洞、双窑南北洞、万佛洞、老龙洞、莲花洞、破窟、奉先寺、药方洞及古阳洞为最著。宾阳洞被剜斫下去，盗运出国的两方著名的浮雕，即北魏时代的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斧凿的遗痕犹在，令人见之，悲愤不已！那些保存下来的石雕刻，表现了从北魏到唐代的各时期的雕刻家们最精心雕斲出来的伟大的精美的艺术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最辉煌的若干篇页。我站在若干大佛像、小佛像的前面，细细地欣赏着，只感到时间太短促了。有人在搭木架，以石膏传摹若干代表作下来。但愿有一个时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这些最好的中国雕刻的石膏复制的代表作品。

经过一座横跨于伊水上的草桥（这草桥到了水大时就被冲断，东西山的交通也就中断了），到了东山区。以擂鼓台、四方

千佛洞为最著。十多尊的罗汉像，神情活泼极了，在国内许多泥塑木雕的罗汉像里，这里所有的，是最古老的，也是最庄严美妙的。东山区的石洞，中多空无所有，破坏最甚。有几个石灰窑，在万佛沟里烧石灰。幸及早予以制止，免于全毁。

东山的高处是香山寺，现已改为某干部疗养院。徒然破坏了这个重要的名胜古迹，而绝对解决不了疗养院的房屋问题。且山高招风，交通时断，实也不适宜于做疗养地。在山上走了一段路，到了诗人白居易的墓地。墓顶还有纸钱在飘扬。清明才过，白氏子孙住在山下者，刚来上过坟（听说他们年年都上山上坟）。黄澄澄的将落的夕阳，照在黄澄澄的墓土上，站在那里，不禁涌起了一缕凄楚的情思。

二十九日，去访问东汉时代的太学遗址。这座太学，在其最盛时代，曾经有六万多学生在那里上学。到今天为止，恐怕世界上还没有比它规模更弘伟的一座大学。但这遗址，知道的人却不多。我们渡洛河，过枣园，沿途打听，将近二小时，才到达朱圪塔村。一路上时见地面有烟雾似的尘气上升，飞扫而过。有人说，这就是庄子所谓“野马也，尘埃也”的“野马”。一位李老者引导我们到遗址去。显著地可看出是一大片较高的地面。许多农民正在辛勤地打井，我问他们：“有发现石经的碎片么?”他们说：“近半年来已不大出了。”他们人人都知道“石经”，发现有一、二个字的碎块就可以卖钱。过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农闲的时候就去挖地寻“经”。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时，在黄氏墓地上出土过晋咸宁四年（公元二七八年）的“皇帝重临辟雍碑”。李老者领我们到这坟地上去看。他说，还有石经的碑座散在各村呢。我们在朱圪塔村见到一座，在大郊村见到三座。这些碑座底宽二尺三寸四，长三尺六寸，厚一尺九分。有中缝，深三寸，宽五寸又二分之一。此当是汉三体石经的碑座，应予以保

护保管。“辟雍碑”也在大郊村，侧卧于地。我找了村长来，要他好好地保护这座碑，并建筑一座草屋于碑上。

下午，到倒塌掉的砖瓦厂去查勘。在这个砖瓦厂的范围里，周、汉、宋墓密布，一受大批的砖瓦的巨大重量的压力，即纷纷下陷，以至停工不用。大洞深陷的大周墓和弄塌的窑穴，互相交错着。见之触目惊心。这是“古”与“今”同受其祸的盲目地动土的活生生的大榜样。

入邙山，登其峰，见处处白纸乱飞，皆是清明时节，子孙们来上坟的余迹。坟上套坟，不知有几许历代的名人杰士，美女才子，埋身于此。有大冢隆起于远处，有如一个大平台，乃是一座汉帝的陵墓。邙山西起潼关，东到郑州，南北阔达四十里，直到黄河边上。山上均是大大小小的古今墓葬。北邙山在洛阳之北，乃是百年来有名的出土陶俑和其他古器物的所在地。大部分精美的古代艺术品都已出国。发掘之惨，旷古未闻。解放后，此风才泯绝。

洛阳市的建设规划，即如何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进行新的大规模的建设，不破坏或少破坏古墓葬和古代遗址，并如何好好地保护它们，使在崭新的林立的工厂当中，保存着特出的非保存不可的古墓葬和古代遗址的问题，正在研究讨论中。正像西安市相同，“新”和“老”，“古”和“今”，在洛阳市也一定会结合得十分好的。

龙门石窟，必须坚决地大力地加以保护。有三个大问题，必须尽快地予以解决。一、龙门煤厂，在西山区石窟附近开采，必须立即制止。绝对地要防护龙门石窟的安全和完整。这事，市委会已经注意到，并筹划到了。二、龙门石窟的洞前大车路，要予以改道。否则，各洞里常会有人在内住憩，很难防止其破坏或污损。这条改道的大车路，也已在计划中。又，河水常常要漫涨到

这条大车路和下层的石洞里去，为害甚大。应该乘此修路的时机，于河边加筑石坝。三、各洞窟之间，应该开凿道路互相通联。山上并要建筑石墙，以堵住山洪、雨水的流下；奉先寺尤须急速修整，以防大佛像的继续风裂。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共同加紧进行的。东、西山区仅靠草桥交通，也是很不方便的。已毁了的桥梁，应该早日修复。

（原载 1957 年《政协会刊》第 2 期）

郑州，殷的故城

郑州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也是河南省的政治中心。自从河南省人民委员会由开封迁移到郑州以后，这个又古老、又先进的城市就开始大兴土木。在处处破土动工的当儿，发现了不少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特别以殷代的遗存物为最多。二里岗是新建筑的重点地区，建筑任务，急如星火。曾在那里发现一片有字的牛骨，接着又发现了殷代的烧瓦器的窑址，炼铜和制造青铜器的工场，接着又发现了殷代的制造骨器的工场。二里岗这个没没无闻的地方，顿时变得举世皆知。当时我们曾使用了一部分专家的力量，到那里从事发掘工作。但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建筑工程也随着在填土砌墙。没能坚决地把那些在学术研究上有重要价值的殷代遗址保存下来，只是把现场情况做了模型，并把遗存物全部取了出来而已。这是科学界的一个绝大损失！至于发现的殷代的大批墓葬，则更是随着这个城市的建设的发展，而即时发掘，即时填坑。

过了不久，更重要的消息来了，说是发现了殷代的城墙。这个远古的城墙遗址是相当于荷马史诗所歌咏的特洛伊古城的，是

相当于古印度的摩亨杰达罗遗址的。在中国，恐怕是一座最古老的城墙的遗存了。是这个大消息，引动我到郑州去。

三月三十日上午，从洛阳到了郑州。下午，就偕同陈建中同志等，到白家庄看那个殷代的城墙。这座城墙曾被白家庄作为寨墙的一部分，原来展开得很远，乃是一个可测知的三千多年前的大城市。但后来经过取土或拆毁，现在只保存着几十丈长的两段。就在那末一眼所及的古城址上，看到了那夯土堆砌得层次分明的城墙，每个夯眼（即打夯时的遗痕）都十分的明显。有一个特点，那夯眼很小，比起西安汉城的夯眼来，显得小得多了。可肯定地是属于更早的时代的遗迹。城墙之上，有若干殷代的墓葬，打穿了城头。可见这城墙乃是殷代的，甚至是更早期的。在那个遗址里，古代陶片俯拾皆是。龙山期的陶片也出土得不少。曾经出土过属于龙山期的一个瓦鬲，陶质薄而精致，有柄，有流。在殷代遗址里，也发现过同类型的陶器。这个遗址的时代问题，值得更加仔细的探索。但至晚是属于殷代的遗存，那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在这座古老的城墙的四周走着，又走上这座古城的城头。太阳光很大，但并不猛烈，天气很令人觉得愉快。时时俯下身去，捡拾些破碎的古陶片。我们决定：这一部分的城墙，绝对地不能允许有任何的破坏了，应该立即设法，积极地、周到地保护起来。

为什么郑州这个地方会有那末重要的殷代的文化遗址和大批殷代墓葬呢？在古书上没有提到过这个地方是殷代的故城。只知道郑州是“管城”故城。周初管叔封于此。《史记·殷本纪》说，周武王灭殷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同书《周本纪》也说，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

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说：“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当时周武王封管叔、蔡叔时，一定是就殷故地封之的，故有“相禄父治殷”之语。今郑州既为“管城”故城，也就是管叔“相禄父治殷”之地，可见郑州乃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殷城。我们在郑州发现了许多殷代的文化遗存，是不足怪的。

接着到郑州文物清理队，看他们的陈列室和仓库。他们在短短的清理工作时间里，就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殷代的墓葬，战国到唐、宋的墓葬也发掘、清理了不少。在他们的院子里，就堆存了不少大的空心墓砖，有的是从战国墓里得到的。砖上的图案，以几何文的为最多，但也有人物图像和建筑图样的。

最重要的是殷代的种种遗存物。殷代的冶铜设备和遗址的模型，使我们看了益感到把这末重要的殷代冶铜工场毁坏了，实在是一件莫大的遗憾。制骨器的工场，也只是存留了些骨器的原料和半成品而已。骨器的原料，分为人骨、鹿骨、牛骨，各放一处，不相掺杂，且也已把可用的材料拣选齐整。像这样的大作坊，如果不是属于一座大城市，便不可能存在的。还见到一只殷代陶虎，也是极不多见的。在殷城附近，曾掘出了殉葬的犬坑九个，每坑里，少者有犬十余只，多者有犬三、四十只。可能有大墓在其附近。一只犬架上还附着金片若干，这是唯一的可见的犬身上的饰物。用犬作殉葬的墓葬，在安阳也有发现。可见这是殷代的风俗之一。

在清理队附近有一座宋代墓葬，遗存物已空，而墓的建筑却还保存得很好，可作为宋墓建筑的标本。在这一带地区，也有殷代的文化遗址。不能再听任破坏下去了。要坚决地予以保护。不可一掘就算了事。

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冒着蒙蒙细雨，到铭功路（杜岗）工地看刚发掘、清理出来的几个殷代墓葬。就在大路之旁，就在立将填坑平土、进行建筑的工区，一个是孩子的墓，一个是成人的墓。二墓的人架均在。成人的骷髅头旁，还放着一只碧玉簪。有两个墓已经清理完毕，遗存物和人架都已取出。在一个墓里得到过青铜器（小鼎?），墓的下面，发现有殉葬的犬架。这里也发现过殷代人民的居住区，还有窑址，但全都在急急忙忙的配合基建的工程里给“平整”掉了。那个地区将建筑一所中学。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而毁坏掉可以作为下一代教育的具体生动的历史、文化资料，这是合理的么？至于为了建筑一所饭店，一个招待所，一座办公大楼，甚至为了盖某一个机构的厨房，而大量毁坏了殷代的文化遗址、居住遗址，乃至极为珍贵的殷代的制造骨器工场、冶铜工场，也岂是合理的么？不可能再在别的地方见到或得到的比较完整的殷代冶铜工场，制造骨器工场，如今是永远地消失无踪了！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这一个时代，从地面上消失了去！这悲愤岂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站在这个殷代的文化遗址上，心里感到辛辣，感到痛苦，眼眶边酸溜溜地像要落下泪来。只怪我们没有坚决地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只怪我们过于迁就那些过分强调不大重要的基建工程的重要性，而过分轻视或蔑视先民的文化遗存物的人的主张！所有造成这种不文明的毁坏，我们是至少要负一半以上的责任。为什么斗争性不强呢？为什么不执法如山呢？为什么不耐心用力，多做些教育说服工作呢？

有了这样的一场惨痛入骨的经验，遇事便不应该再那末胡涂地迁就下去了。

就在大道旁，有新建的一座人民公园，规模很大。这个地区也便是殷代文化遗址的一部分。据说是为了保护这遗址，建筑公

园是再保险不过的，因为不进行基建，不盖房子，不大动土（即使动土，也不会很深），遗址当然会保存得住。但我一走进这所公园的大门，就知道有些不大对头，满不是那末一回事。有好些清理队工作人员，搭盖了田野工作时所用的几座篷帐，在那里紧张地工作着。此时，雨点大了起来，淅淅沥沥地有点像秋天的萧索之感。他们不能继续在工地上工作，都躲到篷帐里来。我们也在一座篷帐里休息着。

“有什么新发现的东西么?”陪伴着我们的赵君问道。

“又清理了几座殷代墓，出土了不少东西，”一个人指着堆在旁边的陶器等等说道。

我的心情就同天气般的阴暗。原来这个公园，动员了青年人，在挖一个“青年湖”。好大的一片湖，也就正在这殷代的文化遗址和墓葬的所在地方，而清理队的工作人员们便不得不移到这里，配合挖湖工作的进行，而急急忙忙地在发掘、在清理着。所谓建了公园便会保护得好，便不会破坏的话，也便成了“托辞”或“遁辞”。

开元寺的遗址，现在成了郑州市医院的分院。我们看见在这个医院的院子里，还危立着两个经幢。一个是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所立的道教经幢，上面刻的是“度人经”。像这样的道教经幢，在全国是很少见的。会昌灭法，不知毁坏了多少佛教艺术的精英，却只留下了这个道教经幢，作为活生生的见证，可叹也！另有一座尊胜经幢，是石晋天福五年（公元九四〇年）所立的。这座经幢上所刻的飞天及其他浮雕，都很精彩。我们说：“这两个经幢都很重要，要好好保护着。”医院里的人点点头。

晚上，和陈局长们谈保护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古迹事，谈得很多。我们有信心和决心要做好这个保护工作。

郑州是有关古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必须更加仔细，更加谨慎小心地从事基建和考古发掘工作，不能再有任何粗率的破坏行为了！

（原载1957年《政协会刊》第3期）

金梁桥外月如霜

汴梁是开封的古称。宋时，也叫做东京。有一部《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代的开封的社会生活，甚为生动；还有一卷有名的古画，叫做《清明上河图》，为宋代大画家张择端画的，很长，从城外画到城里，把那时候的封建社会生活里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等的情况，都收摄在那弘丽大画卷里了。宋人平话，常讲到这个繁华的都市。《水浒传》里也常提到开封府。“包公”的故事，也常在这里发生。明朝初年，有一位藩王（周宪王）名叫朱有燉的，写了不少剧本，民间常常搬演他们。所以李梦阳曾有诗道：“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这是一个多么为历代诗人和艺术家所向往、所歌颂的一个繁华的都市啊。今天虽然已经不再是一个首都，甚至不再是一个省会，但那股诱惑人的劲儿还是存在的，它还是叫我们不能不去访问，不能不在那里留恋忘返。假如我们有时间到大相国寺遛遛，我们还能够依稀仿佛地看得出旧日的繁华面目来的。它还是一个市场，但已经不再是北宋时代的大相国寺了。它正处在新和旧之间。旧的已经死了，新的正在诞生。“农业合作化运动”展

览，正在大雄宝殿里展出。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旧的东西，正像钟楼、鼓楼和其他建筑物似的，有的已经湮灭不见，有的快要塌倒。新的大相国寺，就将要在这个破落的旧址上建立起来。

新的开封，新的汴梁，像许多别的古老的都市似的，是新生了。

我于四月一日中午到了开封。第一件事就是到省博物馆参观。它是出土文物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大博物馆之一。其陈列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布置的。原始社会部分和奴隶社会部分，和别的博物馆没有什么不同，但陈列品却丰富异常。仰韶文化的遗址和安阳的殷代文化遗址都就在河南省里。不仅解放前的出土物还有不少保存着，而且解放后更有许多新的发现。封建社会部分，不分朝代，而分为生产工具、农业、手工业、阶级对比、文化艺术等类。这完全是新的有创造性的陈列布置。工作人员们内部就有了不少争论。在夕阳斜照里，为了此事，开过一个座谈会，我认为：我国封建社会为期甚长，变化很多，这种“总结式”的陈列方法，的确值得慎重考虑。但既已摆出来了，也不防暂时成为一个类型，作为讨论的资料，他们也同意我的这个意见。这个博物馆更吸引人的，乃是从汲县、辉县、新郑、安阳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辉县出土的东西，乃是前所未见的，破碎的很多，尚未整修好。修复后陈列出来，一定会使社会上震动一下子的。两廊陈列着石刻、石像及墓志等，蔚成巨观。说是“小碑林”，其实，这碑林并不小。有魏三体石经、宋石经、北魏石棺、隋造像碑及墓志八百多方（均嵌于墙上）。最可注意的是汉代黄肠石有四十多方，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值得深入的研究。石雕像美极了，汉唐的陶俑也有极好的，令人徘徊不忍离开。他有伪品掺杂其间，但那是旧存的东西。如果把真伪好坏分别明白，这个

博物馆的辉煌的光彩，是决不下于西安的碑林与陕西省博物馆的。出馆后，曾到旧书店转了一下，简直一无所有，只购得汲县志一函。

晚上，在工人俱乐部看豫剧《春香传》。开封原是歌舞的产生地之一，宋代的“瓦子”里出现了不少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玩意儿，特别是“杂剧”、“平话”、“诸宫调”等等，都是开天辟地之作，影响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者极深且远。至今，在大相国寺还有不少艺人仍在弹唱、演奏着。豫剧乃是地方剧里流传最广的剧种之一。它吸收了各个剧种的长处、好处，而以其特有的曼声的歌调融化之，使其完全适合于自己的需要，决不显得格格不入。《春香传》的题材是取之于朝鲜人民所创作的剧本的，但演起来却宛然是道地的豫剧。这个剧种是有其广阔的前途的。就在这里，演着这个《春香传》，不正在表示出“齐唱宪王新乐府”的汴梁城的飞跃地在前进，在更勇敢地发扬其传统的歌舞的光辉么？

第二天一早，就到铁塔去。周密《癸辛杂识》说：“光教寺在汴城东北角，俗呼为上方寺，有琉璃塔十三层。”李濂《汴京遗迹志》云：“宋仁宗庆历中，开宝寺灵威塔毁，乃于上方院建铁色琉璃砖塔，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俗称铁塔寺。”这个塔靠近城墙边，坚实雄健地矗立在大空地上。塔的上层有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炮火所中的大弹孔的痕迹，但并没有影响这铁塔的坚厚与稳定感。这当是今所知的最早的一座以琉璃砖建成的大建筑物。那琉璃砖至今还坚实异常，琉璃釉作深褐色，故远远地望去，像是铁质的。塔旁，有知止亭，亭中立着一尊铜制的接引佛，重约一吨，是明代的作品，很端庄、静定。

继到龙亭。这龙亭，在解放后已经修整一新。北宋的繁华的东都，其遗存物殆只有这个龙亭了。阶石及亭基均甚古老，非宋

代以后物。四面都是水，仿佛令人有到了中南海及北海之感。当是汴京的内苑的一部分吧。亭前，有二水池，相传一为杨府，一为潘府，二家相仇不已。元剧里有《谢金吾诈拆天风府》，即演杨家被奸臣王钦若指使谢金吾拆毁天风府的故事。难道这里就是天风府的遗址所在？又有《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焦光赞活拿萧天佑》等剧。明代有《杨家府演义》，详述杨府诸将的忠义英勇和潘仁美的屡次加以陷害之事。不知怎样，二家府邸均下陷为池了。杨府遗址，尚留下一个铁座，相传是招集将士之物。这个故事并无任何根据，这二池明明是属于宫苑里的。但“杨家将”的故事深入人心，所以传说得津津有味。据说，大相国寺有一位老说书的人，他说“杨家将”，能够说到第十二代。龙亭左右，将辟为一个大公园，风景很秀丽，正是劳动人民的大好的休憩、游览的地方。

继到山西会馆，像是关帝庙改建的。那个建筑物很奇特，时代不过一二百年，但其中作为建筑装饰的木刻和砖刻却繁缛细致之极。在中原地带，像这样的砖术雕刻，十分少见。又到河南烟厂，看繁塔。这个塔的形状十分古怪，大塔只有三层（不像是塔基），在第三层上，又建造了一个小塔，十分地不相称。我怀疑：在建造大塔时，造到第三层，经费就没有了，或因什么事变，竟中止继续造下去。后来的人，就在这上面，草草地造成了另一个小塔以完全这个“功德”。从来没有见到过另一座和它形制相类的塔。

相距繁塔不远处，有古吹台，这台在农学院内，风景极好。《汴京遗迹志》云：“相传汉之鼓吹台，一名梁台，一名云台，俗呼为二姑台。今改为禹王台，祀禹于其上，两庑祀古之善治水者，为卫河患也。”今此祠已不可见，但登吹台远望，汴梁城是历历在目。

赶着到大相国寺一游。正有新兴的气象。旧的封建遗存物死去了，属于人们的大市场正在兴起，那繁华的景象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

（原载 1957 年《政协会刊》第 5 期）

石　湖

前年从太湖里的洞庭东山回到苏州时，曾经过石湖。坐的是一只小火轮，一眨眼间，船由窄窄的小水口进入了另一个湖。那湖要比太湖小得多了，湖上到处插着蟹簖和围着菱田。他们告诉我："这里就是石湖。"我跃然的站起来，在船头东张西望的，想尽量地吸取石湖的胜景。见到湖心有一个小岛，岛上还残留着东倒西歪的许多太湖石。我想："这不是一座古老的园林的遗迹么?"

是的，整个石源原来就是一座大的园林。在离今八百多年前，这里就是南宋初期的一位诗人范成大（1126—1193）的园林。他和陆游、杨万里同被称为南宋三大诗人。成大因为住在这里，就自号石湖居士，"石湖"因之而大为著名于世。杨万里说："公之别墅曰石湖，山水之胜，东南绝境也。"我们很向往于石湖，就是为了读过范成大的关于石湖的诗。"石湖"和范成大结成了这样的不可分的关系，正像陶渊明的"栗里"，王维的"辋川"一样，人以地名，同时，地也以人显了。成大的《石湖居士诗集》，吴郡顾氏刻的本子（1688 年刻），凡三十四卷，其中歌

咏石湖的风土人情的诗篇很不少。他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田园诗人，继承了陶渊明、王维的优良传统，描写着八百多年前的农民的辛勤的生活。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就是淳熙丙午（1186年）在石湖写出的，在那里，充溢着江南的田园情趣，像读米芾和他的儿子米友仁所作的山水，满纸上是云气水意，是江南的润湿之感，是平易近人的熟悉的湖田农作和养蚕、织丝的活计，他写道：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农村里是不会有一个“闲人”存在的，包括孩子们在内。

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
笺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

他是同情于农民的被剥削的痛苦的。更有连田也没有得种的人，那就格外的困苦了。

采菱辛苦废犁钼，血指流丹鬼质枯。
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他住在石湖上，就爱上那里的风土，也爱上那里的农民，而对于他们的痛苦，表示同情。后来，在明朝弘治间（1488—1505），有莫旦的，曾写了一部《石湖志》，却只是夸耀着莫家的地主们的豪华的生活，全无意义。至今，在石湖上莫氏的遗迹已经一无所存，问人，也都不知道，是“身与名俱朽”的了。但范成大的

名字却人人都晓得。

去年春天，我又到了洞庭东山。这次是走陆路的，在一年时间里，当地的农民已经把通往苏州的公路修好了。东山的一个农业合作社里的人，曾经在前年告诉过我：

“我们要修汽车路，通到苏州，要迎接拖拉机。”

果然，这条公路修好了，如今到东山去，不需要走水路，更不需要花上一天两天的时间了，只要两小时不到，就可以从苏州直达洞庭东山。我们就走这条公路，到了石湖。我们远远地望见了渺茫的湖水，安静地躺在那里，似乎水波不兴，万籁皆寂。渐渐地走近了，湖山的胜处也就渐渐地豁露出来。有一座破旧的老屋，总有三进深，首先唤起我们注意。前厅还相当完整，但后边却很破旧，屋顶已经可看见青天了，碎瓦破砖，抛得满地。墙垣也塌颓了一半。这就是范成大的祠堂。墙壁上还嵌着他写的《四时田园杂兴》的石刻，但已经不是全部了。我们在湖边走着，在不高的山上走着。四周的风物秀隽异常。满盈盈的湖水一直溢拍到脚边，却又温柔地退回去了，像慈母抚拍着将睡未睡的婴儿似的，它轻轻地抚拍着石岸。水里的碎磁片清晰可见。小小的鱼儿，还有顽健的小虾儿，都在眼前游来蹦去。登上了山巅，可望见更远的太湖。太湖里点点风帆，历历可数。太阳光照在粼粼的湖水上面，闪耀着金光，就像无数的鱼儿在一刹那之间，齐翻着身。绿色的田野里，夹杂着黄色的菜花田和紫色的苜蓿田，锦绣般地展开在脚下。

这里的湖水，滋育着附近地区的桑麻和水稻，还大有鱼虾之利。劳动人民是喜爱它的，看重它的。

“正在准备把这一带全都绿化了，已经栽下不少树苗了。”陪伴着我们的一位苏州市园林处的负责人说道。

果然有不少各式各样的矮树，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地栽种

着。不出十年，这里将是一个很幽深新洁的山林了。他说道："园林处有一个计划，要把整个石湖区修整一番，成为一座公园。"当然，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东山一带已将成为上海一带的工人的疗养区，这座石湖公园是有必要建设起来的。

他又说道："我们要好好地保护这一带的名胜古迹，范石湖的祠堂也要修整一下。有了那个有名的诗人的遗迹，石湖不是更加显得美丽了么?"

事隔一年多，不知石湖公园的建设已经开始了没有？我相信，正像苏州——洞庭东山之间的公园一般，勤劳勇敢的苏州市的人民一定会把石湖公园建筑得异常漂亮，引人入胜，来迎接工农阶级的劳动模范的游览和休养的。

（原载1958年1月4日《人民日报》）

移山填海话厦门

这是“旧”话了，但还值得重提。

几年前曾到过厦门。那时厦门还是一个海岛。从集美到厦门去，一定要乘帆船或小汽轮。我在小汽轮上，望着前面一重山、一重山的无穷尽的小山岛，耸峙于碧澄澄的海水之上，恰巧那天没有风，连小波浪也不曾在粼粼的跳跃着，太阳光照射在绿水上，燠暖而作油光，是仙境似的为无数小岛屿所围绕的内海。小汽轮在海面上像滑冰似的走着。但有一件事使我们觉得很诧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帆船停在这内海的当中呢？不像是渔船，也不像是远海的归帆。总有一二百只的数目，当然也不是为了避风，问问同行的本地人。他脸上闪耀着喜悦的光亮，微笑的说道：

“你们还不知道么？厦门将不再是一个岛屿了，她将和大陆连接了起来。我们将在集美和厦门之间建筑一道长堤，走火车，也走汽车。过个三两年，你们再来的时候，就可以乘火车或汽车来了。这些帆船都是运载石料，倾倒于那里的海中，作为这道长堤的基石的。”

“这有可能么？”我心里有些怀疑，这不像小说里写的樊梨花

移山倒海的故事么？一面问他道："这个填海的大工程有把握么？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当然有把握。我们准备削平三四座山，用山石来填平这一段预备筑堤的海水。现在已在积极进行着了，并且已经削平一座山。每天总有二百只以上的帆船，从那边把石块运载到这里来。"他一面说，一面指着道："你们看，那边船上的人不是在把石块倒在海里么？"

果然的，在那边密集着的帆船上，有无数的人在搬运着大大小小的石块，往海水里抛下。无数只手，无数块山石，在不停的倾抛着。"精卫填海"，只是寓言。想不到如今是竟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的事迹了。

到了厦门，觉得街道整洁，沿街的房子，以洋式的为多。公园是一座很幽深的园林。在那里，有一座很大的文化馆，外表是宫殿式的建筑。我所见到过的文化馆，恐怕要算这一座是最漂亮的了。可惜内部正在整理，没法进去参观。

"厦门大学"是一所著名的南方的大学，就建筑在海边。站在海边就可以隐隐约约地望得见尚为敌人所占领的大小金门岛。奇怪的是，一点战争的气氛也没有。我们看不出她是坐落在国防最前线。"弦歌之声"不绝，教职员们和学生们完全按时工作，按时上课，和内地的任何大学没有什么不同。更奇怪的是，这所大学，那时正在大兴土木，建筑一座可以容纳五千多人的大礼堂；还在建筑一个大运动场，它的露天的四周的圆座，足足可以坐上观众近五万人。那气魄是够弘大的。

说起闽南人的弘伟的气魄来，从泉州的洛阳桥开始，就能够看得出。洛阳桥本名万安桥，落成了北宋仁宗时代，离今已有九百年了。蔡襄的《万安桥记》说：这桥始建于皇祐五年（1053）四月，落成于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桥长凡三千六百尺，广

丈有五尺。这九百年前所建筑的石桥，桥基还很稳固。被敌人炸毁的一段，已用木板补好，照样能够通车。我们走过这座著名的桥梁就想起九百年前的工程师们具有怎样的高度的设计能力，能够在昼夜为海潮所泛滥的水面上，架起这座长及三华里的石桥来。后来越向南走，就知道像这样长到四五华里的石桥，在闽南是不足为奇的。在一个地区，在海湾之上，我们的先人们就建造了一座大石桥，像在弧形的弓上，安上一根直弦，使走路坐车的人少走了不少弯路。那座桥本来可以走吉普车，但为了安全起见，已经禁止通车。汽车都要沿着海边的公路走，不走那座长桥了。而那条海边公路足足有三十公里长。我们之中，有几个人奋勇地步行从桥上走过，而我们则坐了汽车沿海边公路走。几乎是同时到达目的地。由此可见那座石桥是如何的“便捷”了。

“厦大”还在建筑着物理楼之类的。他们有充分的信心，知道师生们虽身处于国防最前线，却是安如泰山。他们相信我们的国防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威力，丝毫也没有任何的担心受怕之感。不仅大学的师生们有这样的感觉，整个厦门市的人民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恐慌。有一天傍晚，我们在中山路上闲步。防空的警报响了。市民们仍是安闲地走着，并不急急地想回家。街上的电灯照样地亮着，热闹的市容，一点也没有减色。我们有点不解了，就去问一家店铺里的伙计：

“警报响了，你们为什么还不关上电灯?”

他徐缓地答道：“这是常有的事。对面的飞机起飞了，我们就响起警报来。但根本上不用去理会他们，他们是不敢飞过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不关灯，还是照样地做买卖。”

是的，我们的强大无匹的国防力量是足以保卫着人民的安全的！在国防前线上，特别的看得出我们人民是怎样地爱戴和信赖我们的解放军。有一个故事，流传得很广。解放军在某山区挖壕

沟。但在那里，老百姓已种下了不少白薯。军士们怕把那些白薯搞坏了，连忙代为掘起，移种到附近的山坡上去。第二天，老百姓上山一看，他们的白薯已经搬了家。这是有名的“白薯搬家”的故事。不，这不是“故事”，乃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实事。

我们在厦门住了好几天。除了工作之外，还能有时间到几个名胜古迹的地方去游览。那里的名胜“南普陀寺”，就在厦门的附近的五峰山上。

我们登上了五峰山顶，心旷神怡地恣意吸取着四周的风景。海水是那末无穷的广大、深远，它拥抱着大大小小的无数的岛屿，白色的浪沫在澎澎湃湃地有节奏而徐缓地扑向海边的赭苍色的古老的岩石上来，仿佛是摔碎在岩下，却又像是有节奏而徐缓地引退了。这时，有微风在吹拂着。白色的帆船在安稳地驶进或驶出港口。绿水和青山在这里是最和谐地构成了不止一幅两幅的好图画。是那样地山环水抱的海湾。是那样地轻云微罩，白波细跳的水面。是那样地重重叠叠的山峰，一层又一层的显露地雄峙于海上。是那样地像南方所特有的润湿温暖的山水画。我们想，在晚霞斑斓的夕阳西下的时候，或在曙红色的黎明带着紫黑色的云片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或是银白色的月亮朦朦胧胧地映照在这平静的夜的海湾上的时候，或那样地蒙蒙细雨，像轻烟薄雾似的笼罩着这些海上的群峰的时候，那些景色的变幻，是更会十分迷人的。就在这晴天白日的时候，我们也为这四围的风光所沉醉而舍不得下山。

这里的物产丰富极了，特别是香蕉，整年地都有得卖。家家有一株或好几株的墨绿色的荔枝树或龙眼树，就像北京那里家家有棵枣子树似的。不时的有暗暗的浓香，扑鼻而来，那不是月桂花——在那里，桂花是四季皆开放着的，故名月桂——就是香橼花在喷射出它的香气来。在那里，几乎没有冬气。许许多多的花

卉，此开彼谢，从没有停止过“花朝”。元人张养浩有诗道：“山无高下皆行水，树不秋冬尽放花”，正道着这里的特色。

是这样仙岛似的厦门岛，而如今却已经不再是一个岛屿，而是和大陆连接在一起了。从今年的元旦起，鹰厦铁路已经可以运载旅客了。移山填海的大工程，不再是幻想，不再是空想，而已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再要到厦门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乘坐着火车直达厦门港了。这样弘伟的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会有可能实现。我们正在做着许许多多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事业。这一番移山填海的足以使洛阳桥或其他的那些闽南的大石桥都暗然无色的大工程，就是空前的建设事业之一。洛阳桥的故事，已成为“神话”，已播为戏曲。这远远地超过洛阳桥的移山填海的海上长堤的故事，难道不会也变成了现代的“传说”，而被写入诗歌、小说和戏曲里去？

（原载1958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春天在呼唤

一大早就听见炮仗的声音，劈劈拍拍地在大门外响着。这欢乐的呼唤，是唤起了潜伏的春天，也是唤起了亿万人民的起来更加起劲地干活的信号。炮仗的火药味儿是够刺激的，带给人们一股说不出的既愉快又振奋的劲头。震撼人心的霹雳般的响声，使孩子们掩着双耳又喜又惊地在尖叫。一切都是春天将要到来的征兆。

冬天的太阳光特别和暖，田野的空气显得特别新鲜。千千万万的人，从东方刚露出桃红色的曙光的火苗儿，就纷纷地起来下地了。他们在紧张地兴修水库、开沟、挖渠、打井、积肥，要把千千万万亩的旱田化为水田，要和大自然争个胜负，把世世代代，自有人类以来，吃尽无量数的苦头的涝、旱和虫灾，一下子扫 除干净。“人定可以胜天”这句话，在这个大时代里是可以实现的了。

有句老话“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是走在时间的前头了。不仅是，“一年之计在于冬”，而且是，“一年之计在于秋”。

农民热火朝天地在秋收一完毕，就不曾歇一口气地继续地赶

作着田间的活计。翻地，积肥，开沟，挖渠，打井，修建着大、中、小型的水库，都已经在秋收刚完的时候就开始动手了。“秋收冬藏”是句过时的话了。如今，即在秋、冬二季，也是农村里十分忙碌的时候，农民兄弟们正和工人兄弟们在竞赛，全都鼓足了干劲，一刻也不曾让时间从指缝里滑溜过去。他们现在是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了。封建时代的“农历”和规律，在社会主义里是完全不合用的了。一切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生产服务。秋天和冬天打破“常规”的忙碌，不仅为了“春耕”做好准备工作，而且，也是为了世世代代的农业生产准备更好的条件而努力着。

今年的春耕，有了去年的秋冬二季的准备工作，包括积肥和兴修水利在内，条件是大为不同了。社会主义本来是革命嘛，农业生产也是同样地要来一个革命。向来不能种水稻的地方，如今也种上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向来是一带荒山，一片草原，一区洼地，如今是要变成碧油油的田地和水果累累，压弯树枝的果园地带了。向来是黄沙蔽天，白霜满地的塞北，如今是，将要使之成为“杂花生树”春水粼粼的江南了。

这个春天，是好一个愉快而热烈的春天呀！是打破一切常规的春天。是从旧式的农业生产走向新的科学的农业生产的开始。是“人定胜天”，是打破大自然的束缚与限制的开始。

将怎样描绘这样的一幅“春景”呢？

将怎样叙状大自然的古老面貌的“改头换面”的经过呢？

弘伟的场面就将在江南开始了，也就将在黄河南北开始了，也就将在塞北漠南等等地区开始了。

千千万万的人，掮着锄头，赶着牛群和马匹，走向广漠无边的田野，在晨曦的柔光之下，一齐动手，播种的播种，插秧的插秧。千千万万的人，像一个人似的，在辛劳地工作着，人们在齐

声地唱着“青年突击队”的歌，歌声高响入云，把几万年来就飞集在新翻过的田地上啄食虫儿的乌鸦都吓得远走高逃了。这弘壮的歌声，这社会主义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农民的内心的感情与欢乐。这就是解放了的生产力的伟大的表现；这就是无穷大的人民的“原子能”的解放!

人们浑身是劲，浑身是力。是无穷尽的光与热的放射，是无比光辉的集体力量的显示。不管冬天是多末寒冷，是零下二十度还是更冷的天气吧，人们还是照旧地辛劳地下地干活。人们所放射出来的光与热，把严寒赶跑了。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出现在从来不曾有过的大时代里。到了春天，这股不可测知的力量就要更加巨大了。

这一声声的炮仗的响亮的呼唤，就是春的呼唤，就是无穷大的解放了的人民的力量的呼唤。

街树的枝头上已经泛出了隐隐的绿意。黑色的和黄色的田野上，一堆堆的积放着肥料。只等待到地上开了冻，春耕就要开始了。

春天在呼唤着呢。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晨写

（原载1958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苏州赞歌

苏州这个天堂似的好地方，只要你逛过一次，你就会永远地爱上了它，会久久地想念着它。它是典型的一个江南的城市，是水乡，又是鱼米之乡。

春天的时候，一大片的开着紫花的苜蓿田，夹杂着一块块的娇黄色的油菜花儿的田，还有一望无际的嫩绿可喜的刚刚插好稻秧儿的水田，那色彩本身，就是一幅秀丽无边的绝大的天然的图案画。谁不喜爱这表现着春天的烂漫而又娇嫩的颜色呢？很像维纳丝刚从海水泡沫儿里生了出来，一双眼睛还朦朦忪忪地带着惶惑之意①。它就是春天她自己！田埂上还开放着各色各样小花朵，白色的，黄色的，还有粉红色的，深红色的。清澈的春水，顺着大渠小沟，哗哗地流着。小鸟儿在叫着。合作社的男女社员们，一大早就肩负着锄头，手拿着小筐子下田去了。他们彼此在

---

① 维纳丝是希腊罗马神话里的爱神，她是从海的浪沫里产生出来的，意大利画家S·BOTTCELLI 画的一幅《维纳丝的诞生》，就表现出她刚出生时的双眼的朦忪惶惑之感。

竞赛着。“青年突击队”歌，高响入云。他们把春天变得更活跃又有精神了。

千万盆的茉莉花、代代花和玫瑰花都已从玻璃房里搬出来，在花田里竞媚斗艳，老远地，就嗅到那喷射出来的清馨的香味儿。站在虎丘山的大石块上，望着桃红柳绿的山景，望着更远的五色斑斓的田野和躺在太阳光底下放亮光的湖泊和小河流。天气老是润滋滋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一阵春雨，在云端飘洒下来。

走在留园、西园一带的石塘上，望着运河的流水，嘴里吟着：“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足旁有一大块深绿色的菜园，正开着紫中透黑的蚕豆花儿，那不时钻入鼻孔的菜花香，夹杂着泥土气味，甜甜地像要醉人。在西园的略带野趣和荒凉味儿的后花园里，有游人们在等候着大癞头龟在池塘里出现。留园的引人入胜的园景，吸引着更多的外地的客人们。还有城里的许多花园，个个有特色，够你逛个一天半天的，狮子林的假山洞，钻得你不禁嘻嘻哈哈地大惊小怪起来。拙政园不再是几十间东倒西歪的老屋和千百株将枯未倒的老树，显得凄凉暗淡的园林了，它成为精神百倍的大好的游逛的地方。汪氏义庄就剩下靠北面的一带假山和几间房子了，但还别有风趣的吸引着游人们，它们活像是小摆设，不，它们并不小；它们乃是模拟着名山大川而缩小之于寻丈之地的。这显出了我们老祖先们怎样地喜爱自然，又怎样地能够把自然缩小了搬运到家园里来。从一扇小窗里望过去，不是有几棵碧绿的芭蕉树，一峰玲珑剔透的太湖石，还有小小的几株花木么？那就显得那个屋角勃勃地有生趣、有远趣起来。无梁殿是一座很坚实的古建筑。沧浪亭就在水边，具有渺荡的深趣。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图”和“舆地图”就放在孔庙里。许多的记载织工们斗争的石碑，也在玄妙观等处发现。这些美好的园林，和重要的古迹名胜，不仅供应了苏州市人民自己和它四乡的

工农兵的享用和游逛，而且，更重要的是给予江南一带的特别是大上海市的工农民以惊喜，以舒畅，以闲憩的休息和快乐。苏州人和扬州人所擅长培植的小盆景，这些苏州市的大大小小的园林，就活像是一座座的大盆景。

苏州不完全是一个游逛的、休息的城市。它有长久的斗争的历史。苏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的手工业城市。织坊老早就成立了，织工们的斗争史值得写成厚厚的几本书。“吴侬软语”的苏州人民，看起来好像很温和，但往往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勇猛无前，坚忍不屈，它那里产生了不少民族英雄，革命烈士以至劳动模范，他们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是十分地感动人的。

苏州城外有一座寒山寺，那是以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著名的。清初诗人王渔洋，就为了要题一首诗在这寺的山门上，半夜里坐船赶到那里，在山门上用墨笔写了诗，然后就下船离开了，连大殿也没进。到了今天，还有不少人慕名而去到那里。有一口大钟，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口钟了，听说原来的钟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盗去的，下落不明。如今，这座本来荒凉不堪的寺院，变成了很华美。有一座盘梯的楼，很精致，是从城里一个旧家搬来的，包括搬运、重建、修整、油漆等等费用，只花上五千元。苏州人民就是会那末勤俭起家的。听说那些美丽的园林，也都是花了不多的钱而都收拾得“有声有色”，漂漂亮亮。

苏州的许多工艺美术品，特别是刺绣、云锦等等，乃是国家的光荣，也是国家的财富。它的农业的成就，乃是属于全国高产地区，供给着许多城市，其农业的 生产技术和经验乃是值得推广的。

苏州城和苏州人民是勤俭的，谦虚的，温暖的，却又是那末可喜可爱。凡是到过那里一次的人，准保不会忘了它。

（原载 1958 年 10 月 30 日《人民日报》）

郑振铎全集

第二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贾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